

田心無邪滙寶。

卷拾貳

陳慶治博士、王秋桂博士 主編

續金瓶梅(中) / 曹·雪蘭道人 編

思無邪滙寶 ③④⑤ 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續金瓶梅]^(中)

／清・紫陽道人 著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合作出版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思無邪滙寶》

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為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真面目，也難於作為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為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為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為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為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為《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為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為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為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為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為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為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為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叢書總序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為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為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為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為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為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為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為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 and 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為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為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敘寫性愛或以敘寫性愛為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敘寫男歡女愛為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為《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為《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為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為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叢書總序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為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為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鴻凡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思無邪滙寶》

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編輯凡例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思無邪滙寶

叁拾貳

冊

目錄

《思無邪滙寶》總序

453

編輯凡例

459

目錄

461

續金瓶梅(中)

463

思無邪滙寶 ③④② 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續金瓶梅」
(中)

清・紫陽道人 著

續金瓶梅後集卷三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正法品

第十三回 陷中原徽欽北狩 屠清河子母流離

詩曰。

千古興亡憑造物。逝波終日去滔滔。

漢王廢苑生秋草。吳主荒宮入夜濤。

滿屋黃金機不息。一頭白髮氣猶高。

總因人事繁華盡。往業多從劫裡消。

這首詩單說世界衆生不可淫奢太過。暴殄天物。上自帝王卿相。下至

續金瓶梅

第十三回

四四一

思無邪集

此回說朝廷
治亂之本大
有關係

續金瓶梅

第十三回

四四二

思無牙滙寶

士庶百姓。俱生來有一定的福祿。享用太過。福過災生。如古史上說那堯舜爲君。土階茅茨。這是太古淳風。不可復得。就是漢文帝不肯造一露臺。惜十家之產。宋仁宗夜想燒羊。怕御廚司爲例。寧可忍饑。愛惜這些物命。古來帝王奢泰亡國。說之不盡。勤儉愛民的也自不少。所以國祚綿長。享太平之福。全在這點天心上。那感應篇上說道。無故剪裁。非禮烹宰。散棄五穀。勞攘衆生。又說。輕蔑人民。擾亂國政。逸樂過節。苛虐其下。豈不是帝王的規鑑。士大夫的良箴。因此佛經上說。這些五穀是地肺上出的。養萬物脂膏。稱爲外命。綾羅是天蠶口吐的靈絲。萬縷纔成一疋。名曰天錦。修佛果仙道的。再沒有肯穿到身上的。不過粗布淡羹。粒米不敢拋棄。這些享天祿天爵的大老。穿着朝廷衣冠。紫袍象簡。何等尊榮。前輩先賢還有布袍草履。公孫布被。萬石君的襍服。以示儉德。如今末運。不止縉紳富室。徹底小衣都是綾錦。隨意剪裁。纔一着身。

卽賞與僕役。甚至賤人下妓。俱要依樣學着奢侈。或是倡優后飾。市儈官服。只不敢戴珠冠。攘品繡。其餘珠玉雲錦。一切僭用。京城地方淫奢更甚。婦人將白綾纏脚。軟紗拭穢。無所不至。既然貴賤不分。風俗奢靡。因此天地生的物力。不夠這衆生作踐的。必要報應他。或是先富後貧。或是來生化作乞丐。手足殘疾。耳目聾瞶。跪在路前討那文錢不得。不是前世驕淫。化作這些餓莩。天豈有不慈悲他的。因他罪業如山。明明現報。如有在人上的。愛人節用。怎得到風俗大壞。因上帝恨這人人暴殄。就地獄輪迴。也沒處報這些人。以此釀成個劫運。刀兵水火。盜賊焚燒。把這人一掃而盡。纔完了個大報應。這些衆生遇此大劫。說是天運。不知平日作業太重。大家湊將來的。今日因西門慶身後災禍。妻子流離。說入大劫。以勸世人惜福。話表宋徽宗宣和年間。有一女子生了髭鬚。有一男孕生子。此等妖事。載在玉堂綱鑑上。難道是我做書編的不

續金瓶梅

第十三回

四四四

思無牙滙覽

成。蓋因國運將傾。陰陽相反。遂有此異。不消數年。大金兵入。這些蕩夫淫婦。賊吏貪奴。平生積得罪孽。盡投天網。到徽宗北狩。纔說是宰相誤我。全不想自己不肯修德。用的是佞臣蔡京。王輔。楊戩。高俅。童貫。朱勔。這一班人。或借邊功封王。或進花石獻媚。林靈素講神仙。魏漢津鑄九鼎。纔築了萬壽山。千門萬戶。又修延福宮。碾玉堆金。忽然平地要築山林。在西北上起一山。名曰艮岳。遣宦者下江浙等處。取太湖山的奇峯怪石。劈鑿玲瓏。俱是一二丈高的。數萬斤重的。一路拆壞民居。使車運船裝。不知用民工幾十萬。纔到汴京。聞這百姓人家有株好花好樹。即使公人用黃紙封了。要拆開宅子。使本縣民工連根移取。詐得良民錢銀無數。哄那徽宗說道。這不過山林之物。又非民間財寶。取之何妨。全不想這些石峯。可是米元章袖來的。西湖上飛來的。把這奇石異草。蒼鹿文禽。都捕將來山上養着。在那奇松古檜之下。山石壘成曲澗。激水

環作清流。從山上引下瀑布。周圍上下。折磴迴巒。有七十二峯。各有一峯爲主。俱有佳名。曰紫雲峯。翠蓋峯。玉几峯。種種不一。各肖其形。這山上又有三十二泉。泉上俱是芙蓉薜荔。野菊山花。蒙茸沿蔓在半山腰裡。或懸在古柏高枝。紫竹黃楊。冬青石樹之下。千態萬狀。俱依唐人畫譜。取江浙名匠裁成。總似深山光景。這泉上有十六院。院內各有美人掌管。或扮作女冠道士。就是劉阮遇天台的二仙。或扮採藥仙人。就是武陵源避秦的古洞。那些道院仙宮。長廊曲檻。或在石縫中嵌出懸崖。或是山凹內轉上絕頂。比那迷樓更巧。阿房還勝。這聖駕一到各院中。古董玩器。名畫道書。棋枰琴几。鐘磬笙歌。禪杖蒲團。紗廚暖帳。無一不備。又有那綠足赤頂的老鶴三五羣。一聲長唳。谷應山鳴。又有那錦毛長尾的山雞百十隊。亂舞亂飛。水邊飲啄。這道君把國政交與蔡京。邊事付與童貫。或是召林靈素石上講經。或是召蔡攸來松下圍棋。選幾

續金瓶梅

第十三回

四四六

思無牙滙覽

個清雅內官。捧着蘇製的榼盞。一切金玉杯盤。雕漆宮器。俱不許用。逢着水邊石上。一枝簫笛。清歌吳曲。這道君不服御衣。戴一頂軟紗道巾。穿一件西洋浣布。草履絲縑。筑（筇）竹曲杖。真似個大羅仙子。東華帝君。那日登高一望。見樓閣太麗了。又移了口外喬松千樹。河南修竹十畝。俱是連土用布纏裹。大船裝就。萬夫繹來。一時間就風雨蕭森。龍蛇蟠屈。真是國家有移山之力。道君就松竹深林。起造了花板石牆。細茅粉洞。幾座板橋。一帶曲曲竹籬。栽些蘆葦。又是一孤村小市。漁父酒家。俱有宮人扮成布素。另一種風流典雅。用的是素窰古碗。水磨桌凳。瀟灑清幽。好一似雲林秋色畫。米芾墨皴山。但見。

岳名艮地。位鎮乾宮。幾條瀑布玉虹懸。四面奇峯青黛舞。山

半亭臺。路徑兒斜斜窄窄。水邊樓閣。梯磴兒曲曲彎彎。猿啼

鶴唳。時時霧銷烟籠。水遶山廻。處處草香花艷。古木架藤蘿。

偏臨絕壑。孤村依水竹。斜映板橋。淒淒風景。龍樓變作山林。

淡淡雲霞。鳳禁忽來麋鹿。百姓膏血移到。築怨築愁。千里車

舟運來。貼兒貼婦。翠巘有情留不住。白雲無語笑空忙。

到了宣和九年。外國進了奇楠香木。做就一坐團瓢。俱是紫檀香木磨成雕欄曲檻。安在半山懸崖瀑布之上。御筆親題曰紫筠軒。內設玉几端硯。古墨名箋。以備聖駕揮灑。善作墨鷹唐馬。自打玉璽。寫宣和御筆。賞賜公卿。也就是個清客的朝廷。仙人的皇帝。後來百姓取利的。都去網禽捕獸。栽竹盤松。連莊農不做。一個活兔有賣到十兩的。這促織秋蛩。都賣成錢。送在艮岳山草裡。那些地方官進媚。或獻鸚鵡白鸛。翡翠杜鵑。玄猿雪兔。靈芝朱草。都栽在石眼中。又有一件怪事。向太行山頂發雲的窟窿裡。待五更發雲時候。使瓶扣住。把雲氣裝滿。馬上飛獻。聖駕遊山時放在石孔上。也就綑綑縲縲的如出雲一般。名曰貢雲。只因

續金瓶梅

第十三回

四四八

思無牙滙覽

朝廷所好。天下奔走。那時士大夫各以花石相尚。一盆石竹也賣數金。終日招權納賄。那時軍國錢糧。弄得個邊事廢弛。全無實政。童貫張瑄引得金人入寇。東京河北各處郡縣土崩。那徽宗支持不來。沒奈何。纔禪位與欽宗。自稱太上皇道君教主。終日在艮岳上遊玩。欽宗改年靖康。纔用李綱。①又革了以謝金人。纔用老种經略。又停了經略。朝中還是蔡京擅權。諂佞蒙蔽。沒人敢言。後來有個太學生陳東。率着四百監生擊登聞鼓。上了本。說道。不斬蔡京。無以謝天下。那朝廷纔知道國本全傾。民心已散。下了罪己之詔。以招勤王兵馬。又使第九子康王領兵救援。金人兩路出兵。粘沒喝攻京東。幹離不下河北。各處雪片文書告急。逢府州縣。瓦解冰消。那有一人遮擋。長驅過汴河紮營。直至城外。那些奸臣庸將。還要講和。再無個背城一戰的。金人索歲幣金銀幾百萬兩。傾國庫藏。也沒有這許多。因此搜括官民。直至富戶倡優。無一不盡。

應前

詞曰。載之甚
詳。

李卓吾批曰
好辭性。

力聚歛。那些金珠錦繡。侈靡玩好。其賤如土。金人圍汴。矢石用盡。把艮岳的花木。砍作柴薪。那些奇峯怪石。使百姓運來的。不知費幾萬取來。打碎了。在城上做砲屑。爲禦敵之物。紫筠軒的楠木。滿城上燒得香烟不絕。把數年清供。金人一掃而盡。豈不是天報淫奢。以消人怨。那時童貫蔡京六賊臣。各已誅貶抄籍。殃及平民。扳賊追賄。有妻妾分賞軍兵的。有卽時斬殺不留一人的。後來金人假名講和。召徽欽入營。留住不放。到了靖康二年。把這徽欽父子。連皇后妃嬪。王子皇孫。宮女數千。攜個罄淨。拔營北去。那時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殺得萬戶哀號。盈城盈野。徽宗過了汴橋。放聲大哭。纔知是蔡京父子蒙蔽朝政。不料天下到此地位。全不思自己爲君。不惜民力。不畏皇天。一味胡弄。到了國勢不支。推與兒子。沒處收拾。把個天下。輕輕送與大金。幸有康王泥馬渡江。纔延了南宋一百五十二年天下。總是奢靡浮華。上下偷安。以致滅亡。

續金瓶梅

第十三回

四四九

思無邪

續金瓶梅

第十三回

四五〇

思無牙滙纂

天史同此一
段

豈止天運。看黃袍加身。便知今日青衣北狩的因果。

宋祖開基二百秋。

當時天命有人謀。

契丹昔借陳橋返。

兀朮今來汴水遊。

燭影不明開斧鑕。

金鰲失信自箕裘。

始終亡國皆奸相。

寡婦孤兒一樣休。

却說這粘沒喝兵下了京東。韓離不分兵攻河北大名。堯東青齊一帶。不消說焚殺之苦。百姓逃亡。單表這清河縣地方。是經過一番的。這些人家一聞得金兵過河。東奔西躲。星散雲飛。那有軍兵守城敢去截殺的。那知縣已先懷印而逃。不消金人兵到。土賊放火亂搶起來。也是這清河縣幾年來人心刁詐。士女淫奢。該有此番屠殺。但見。

處處說人因
果

東門火起。先燒了張二官人蓋的新樓。西巷烟生。連焚到西門千戶賣的舊舍。焰騰騰。火烈星飛。搶金帛的你奪我爭。到

底不曾留一物。亂荒荒。刀林劍樹。尋子女的倒銜臥巷。忽然沒處覓全家。應花子油舌巧嘴。哄不過潼關。蔣竹山賣藥搖鈴。那裡尋活路。湯裡來。水裡去。依然瓮走瓢飛。小處偷。大處散。還是空拳赤手。惡鬼暗中尋惡鬼。良民劫外自良民。

看官聽說。大凡生死數定。有在劫的。逃也沒處去。有不在劫的。偏有活路。臨時惡鬼善神。暗引那兩條生死路。那一時。人的聰明機巧。俱用不着。卽如要往東走。忽然遇兵趕散。只得往西行。那有一定主意。人家還是男子領路。可憐月娘和這六歲孝哥。寡婦孤兒。那裡藏躲。一個玳安夾傷了腿。小玉又是個老實丫頭。從來不出門的。見人家亂跑。也只得和玳安背着孝哥。一行主僕母子。挾着個包袱。一床布被。走出城來。也在人叢裡亂走。心裡糊塗。兩腳總不住下。尋思一會。往那裡去好。只得還往城西薛姑子庵裡去罷。一時不定。只見黑霧黃沙漫漫的接天遮。

續金瓶梅

第十三回

四五二

思無牙滙覽

日。對面都不見人。小玉月娘拉着孝哥正走。那些逃難的百姓總是羊羣亂攛。不辨東西。如山崩地震相似。俄頃間。金兵早到。但見。

人人都戴雉雞翎。個個緊穿羊皮襖。高鼻成羣。拐子軍連排。

鐵馬。蓬頭垂辮。牛皮帳盡是金人。嗚嗚角聲振地。三軍銀甲。

似披霜。慘慘皂纛遮天。百里烏雲如潑墨。風起處。神號鬼哭。

馬到時。電走星飛。幽冥遣下衆魔君。陽世追來羅剎鬼。

那月娘小玉緊緊扯着奔走。玳安背着孝哥。正在慌忙。只見金兵一沖。把這百姓馬踏刀砍。殺的殺。擄的擄。一似鳥驚魚亂。那裡還顧得誰來。這月娘和小玉攙扶着亂跑。回頭看孝哥玳安。不知隔在那裡去。一回面叫着。那些哭聲振地。喊殺連天。那裡去找尋。眼見得。母子分張。六歲孤兒拋路側。主僕失散。中年寡婦走天涯。未知月娘母子。玳安夫婦。何日相逢。且聽下回分解。

親見此景

校記

①「李綱」原作「張綱」，據影抄本及《宋史》卷三五八改。

②「地」原作「池」，據影抄本、務本堂本改。

續金瓶梅後集卷三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廣仁品

第十四回 夢截髮大士解冤 不食牛帝君救劫

詩曰。

春風秋雨自時時。天道從來隱盛衰。

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花隨舞蝶吹還轉。月逐浮雲滿又虧。

自是吾心同大造。盡驅幽細入鑪錘。

梓潼帝君救劫寶章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未嘗虐民酷吏。周人之

續金瓶梅

第十四回

四五五

思無邪集

續金瓶梅

第十四回

四五六

思無牙滙覽

至此焚香禮
誦

急。濟人之乏。憫人之孤。一心如此。聽命於天。天帝命爲太玄無上上德眞君。上主三十三天仙籍。中主人間壽夭禍福。死生貴賤。下主十八重地獄輪迴。吾閱善簿。得忠孝功德陰騭者若干人。閱惡簿。得忤逆不孝。奸詐不忠。淫暴殘貪者若干人。奏之上帝。以劫報惡人。以福旌善類。寅卯而後。劫運可駭。吾憫劫運將臨。世人造惡。無有窮極。故遣十惡大魔三百萬。飛天神王三百萬。又有大風。大雨。大火。大疫。收取惡人。以五道雷神主之。用克劫運。深可哀憐。今勸衆生。每日清晨持誦❶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尋聲赴感太乙救苦天尊。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金闕化身天尊。朔望誦救劫寶章❷。並太上感應篇。以消罪愆。得免劫數。又曰。今之士大夫。恃其文章。孝行陰功。略不加意。或父子憎嫌。兄弟分爭。或恃富勢而凌小民。恃才能而侮前輩。種種罪犯。難可解雪。人之一身。以孝爲本。人多不孝。劫數將來。福力已盡。悔之

何及。以上俱載在文昌帝君救劫章。分明勸化衆生。不到了死臨頭上。人誰肯信。及至遇了大劫。兵火滿地。死在眼前。却纔信了。口中念佛。又不中用了。單說這些世人。平日貪財好色。欺心害物。百巧百能。到了大亂。那些機巧枉然。把這不義之財。一掃而盡。往往殺身皆因貪起。也有那真實好人。孝父母。敬神明的。就在劫中。常有神靈顯應。可見因果之報不爽。且說東京有一貧民趙居先。父母止他一子。每日賣菜爲生。天性甚孝。寧可自己減了口裡的。每日必留些錢。買些酒肉。養他父母。父母年八十餘歲。性甚嚴急。常常鞭打居先。受責不怨。照前奉養無缺。有妻李氏。一樣勤苦。平日一家供奉着一尊觀音菩薩。雖在灰屋裡。晨昏焚香擊磬。有四十餘年不曾斷缺。這一年。金人大亂。進了城。逢人就殺。一月之前。見觀音菩薩在夢中說道。趙居先。你前世有一冤仇。該死在金兵完顏活之手。因你平日孝行不虧。上天加你壽命一紀。超了劫數。

續金瓶梅

第十四回

四五八

思無牙滙覽

如前冤不解。來世也要還他。我今爲你一家敬佛。慈悲救你。以待金人進城。你不可隨衆亂逃。在家開門靜坐念佛。等有一人持刀進門。生得鐵面黃鬚。左眼有一疤記。你可說他名字是完顏活。菩薩着我在家等你。可宰下一雞煮熟。他吃了。決不殺你。你央他使刀割下你的頭髮。算是還了冤債。從此可免來生之報。趙居先醒來。是一夢。與父母妻子說了。菩薩前。一家拜謝。不題。到了那圍城之日。趙居先果然買下一隻好大肥雞。煮得半熟。又做了一盆飯。沽了五斤好酒。擺在院落中間。安下一把椅子。朝南居中寫了一個紅紙牌位。是都督完顏活生位。果然攻城之日。金兵進來。殺得這城裡百姓倒街臥巷。俱棄家逃走。只有這趙居先一家關門。似有人在家。聽了聽。佛前磬聲不絕。一似念經的一般。那完顏活提刀躍牆。先上屋一看。只見趙居先父子頭頂香爐。跪在庭中。看見果是夢中所說的模樣。高聲叫道。完顏活老爺。觀音菩薩分付

小人等夠多時。小人一家窮人。備下雞酒。請老爺進來多少用些。也是一點窮心。那個金人大驚。你因何知我名字。卽從屋上跳下來。又看見他正南擺下香桌。甚是恭敬。滿心歡喜。就取順袋小刀將雞割開。坐在椅上一頓吃淨。趙居先斟過酒去。他老婆送上兩大碗蒸飯。金兵甚喜。忙道。我知你是個好人。如今不殺你了。起來提刀揚長就走。只見趙居先攔門跪倒。又稟道。都督老爺。小人原是該死在你手裡的。如今不死。來生還欠你一死。不如殺了罷。那完顏活倒笑起來。有這等一個獸蠻子。如今不殺你了。倒要叫我殺你。吃了你的雞酒。就叫我殺也手軟了。殺不得。趙居先那裡肯放。說。老爺既不殺小人。只把小人頭髮割了去。就是放生了。那完顏活把頭搖着道。怪哉。我今夜夢見一白衣人送我一縷頭髮。變了一縷金絲。想你這頭髮是個寶物。既然如此。把頭髮放開。這趙居先跪在面前。將頭上挽的一個角兒。不夠核桃大。原是個禿

續金瓶梅

第十四回

四六〇

思無牙滙覽

嘶不多些兒。這完顏活又笑了。取下小刀。將頭上長毛割了一縷。放在弓袋裡。又向腰間拔下一枝番字箭來。插在門上。不許金兵輕入。以此得全一家性命。纔知道菩薩早已兩下托夢以解此劫。若不是他的孝感天地。有此一番超度。既在劫中。那得不死。如此等事。不止一家。有詩嘆世人不孝。贊趙居先以孝免難。

佛在高堂人不知。

百年牛馬可慈悲。

巢成雛去誰知母。

月落烏啼尚哺兒。

但苦遺金分未足。

不知負米在何期。

富多驕子貧多孝。

天道昭明那可欺。

華嚴經十住曰。菩薩於諸生發十種心。謂利益心。大悲心。安樂心。安住心。憐憫心。攝受心。守護心。同己心。師心。導師心。種種佛心。不外慈悲二字。所以佛法先戒殺生。我儒家又說。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

食其肉。與佛道相同。只因大禮祭祀。不可斷宰。因此只說遠庖廚三字。以見聖道通權。不拘小節。嘗戒這殺生。只有這牛最不可殺。看官聽說。凡世上生靈。如羊豕雞鴨魚蟹等物。雖各有一個性命。俱不該害他。這些物無益於人。自古有個庖犧聖人出來教人肉食。或是祭祀天地祖宗。奉養父母。朝廷宴會。婚姻賓客。原是廢不的。如果以戒殺爲仁。這是梁武帝的麵牲。齊宣王的愛牛。都該平治天下。雖是一點仁心。他却執在這愛物上。反不惜百姓身家性命。爭城爭地。殺的人盈野盈城。好行小惠。却救不得身亡國破。只有這牛是自古耕田的根本。他生來不比虎豹害人。豬羊無用。天下萬萬生靈吃的五穀田苗。是他種的。高田下地。是他耕的。秋收一畢。還要與人牽車運載。把筋力用盡。只掙得一飽。死後更有苦處。皮骨角筋。又爲國家效力。就是零星碎骨。錯成簪棒。血毛腦髓。熬做燈燭。世上畜類的苦。到了耕牛。真是無量之苦。該憐憫。

續金瓶梅

第十四回

四六二

思無牙滙覽

他。因此佛經首戒殺牛。西域只食乳酪。那感應篇和文昌寶誥上。俱要戒食牛肉。凡有三世不食牛者。子孫昌盛。有勸十人以至千人不食牛的。算一大功。可怪世人就是不能持齋戒殺。這一點牛肉戒了有何難事。那衆生昏迷。習性不改。只道這是迂談。各人的命有禍福。壽有長短。一口牛肉。有甚大事。除（殊）不知這一點忍心。現在陰隲不行。還說甚麼救雀放龜。仁民愛物。今日單說這兵火大劫。有一家不食牛的。免了大難。世人不可不知。丁野鶴曾有個屠牛歌說京城牛死之多。殺牛之慘。

燕市西番舊羗落。屠殺天生自安樂。都城用牛不計萬。遠近羣驅就束縛。撐拄蹄角側不起。弩張血目睛猶爍。飲刃一吼微帶聲。中節晝然遂解縛。庖丁見慣談笑輕。一瞬十牛如振撻。衆牛旁立相待死。毛角濺濺神自若。背肪同登大俎盤。皮

骨羣分百匠錯。死猶濟物不辭用。生本利人代耕作。猛虎兇殘出於柙。羸特力盡填溝壑。功罪報施已不均。造物何曾分

厚薄。東風春草年年生。老牛死盡犢猶耕。

且說大明萬曆年間。金陵朱之蕃狀元會試以前。夢一神人說。今科狀元是鎮江徐希孟。因他曾與鄰女淫奔。上帝把名勾去了。他家祖宗陰德與你家一樣。狀元定是你的。只他有一件陰德。三世不吃牛肉。你家却無有。不能及他。如能戒了吃牛。狀元定然是你。夢醒。告知他父親。父親笑而不信。道。應天府門前牛肉有名。誰肯不吃。到了夜間。父親也做了一夢。與之蕃所說一般。父子大驚。焚香告天。從此誓不食牛。來年果狀元及第。徐希孟殿了榜眼。此是近事。出自縉紳之口。又有一富翁專好吃牛肉。聞人說活取牛舌。美且大補。因先與屠家錢。說凡殺牛先割牛舌留給他吃。後來此人生子皆無舌。落地即死。一女不能言語。臨終

續金瓶梅

第十四回

四六四

思無牙滙覽

嚼至舌根。牛吼一日方亡。如此顯應。肉有何美。不肯戒殺。且說這東京城破。金人進了城。有三個秀才。俱藏在關帝廟。有個大供桌。外面磚砌。內却是空的。三人俱伏在裡面。不敢言語。到了半夜。中一人夢見帝君說道。這二人去罷。只留此一人。他不食牛肉三十年了。其人夢醒。果然二人都去別處藏躲。只落下自己一人。明日。二人伏在別處。俱被金兵擄去。金兵入廟。親向供桌下鎗搠刀刺。再不會搜着。得以全了性命。到了三日。金兵放火出城。這秀才忙忙奔家中。找尋妻子。只見正在屋裡坐的。細問他道。先隨着婦女們出城亂走。到了夜裡沒處去。有一個大白牛。引着到一破廟藏了一夜。今日兵退了。還是這個牛引了回家。纔進城。這個牛不知那裡去了。秀才大驚。原來他三人曾約下不吃牛肉。後來這二人都破了戒。只我至今一家不吃牛肉三十年。在廟中帝君救護。在外妻子全生。豈不是戒牛的報應。從此鄰里都戒了牛肉。這秀

才刻了一部戒牛的書。各處傳送。當初徽欽北狩。那宣撫使宗澤留守東京。又是個仁人君子。就發榜禁宰耕牛。說道。金人亂後。民無牛力。以致田土荒蕪。不能耕種。如有私宰耕牛。如殺人之罪。行以軍法。因此救了多少牛命。不消一年。把東京荒田開遍。屯兵立寨。百姓俱來復業。又在河上立二十四屯。種田養兵。金人知東京有備。不敢來攻。漸漸北去。宗澤上本請高宗回汴。那些奸相汪黃二人和高宗都是被金人殺怕了的。先都建康。後遷杭州。一步步走得遠了。因此成了南北分裂世界。可見這大劫中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到了生死眼前。誰肯信這因果。後至太平無事。人又不信了。可憐一點善根。不食牛。有何難事。不肯遵行。後有西江月四首勸世。

奉勸世人自愛。從前作過該休。天崩地陷不回頭。何日是個了手。
半世機關使盡。眼前何物堪留。虧人處處結冤仇。

續金瓶梅

第十四回

四六六

思無牙滙覽

分明自作自受。

燒盡清堂瓦舍。家家生死分離。只因貪巧費心機。報應眼前

現世。骨肉傷殘可憫。滿堂金玉成灰。轉時又要占便宜。

辜負皇天教誨。

好似破船過海。大家一體同心。一家人害一家人。波浪掀天

胡混。拙的先推下水。巧的豈得常存。連船畢竟海中沈。

還是自家倒運。

粟米三餐可飽。粗衣幾丈能溫。吃穿以外是閒人。何苦勞心

惹恨。清白傳家堪敬。慈祥到處人親。財多未必養兒孫。

亂世多爲禍本。

這四個西江月。也只爲世人過了亂世。不肯回頭。不畏天理。比以前貪殘更甚。這個殺運。還不得止。看這西門慶身後妻子的報應。便知這財

是積了無用的。不知後來月娘子母那裡藏躲。正是春過冰消。過去韶華無色相。雲開日出。後來聚散在空門。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 此段眉批原缺，據影抄本補。

❷ 「章」原作「帝」，據影抄本改。

❸ 「三」原作「二」，據影抄本、務本堂本改。

續金瓶梅後集卷三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戒導品

第十五回 應伯爵掠賣孝哥 吳月娘窮逢秋菊

詩曰。

忽忽枕前蝴蝶夢。悠悠覺後利名塵。

無窮今日明朝事。有限生來死去人。

終與狐狸同窟穴。却從蠻觸鬪精神。

槿花開落從朝暮。始信蜉蝣未是真。

單表這天地的大劫。要翻覆這乾坤。出脫這些惡業。因此使生的死。死

續金瓶梅

第十五回

四六九

思無邪集

續金瓶梅

第十五回

四七〇

思無牙滙寶

奇文至文一
部綱目不如
此簡快

的却生。富的貧。貧的却富。貴的賤。賤的却貴。巧的拙。拙的反巧。這衆生積攢的家私。算計的銅斗一樣。一齊搶個罄淨。花花世界。弄作一鍋稀粥相似。沒清沒渾。沒好沒歹。真像個混沌的太古模樣。休說這百姓人家。先把一個大宋皇帝父子兩人。俱是青衣大帽離了鳳闕龍樓。在那牛車馬脚下。妻子不保。隨營北去。何況你我士庶之家。那得個骨肉團圓。一家完聚的。原來天運一南一北。一治一亂。俱是自北元魏。至五代六朝。唐遼金元。更迭承統。好似一件衣服。這個穿破了。那一個又來縫補拆洗一番。才去這些灰塵蟲蟻。又似一件瓷器。這個使污了。那一個又來洗濯磨刷一番。才去了那些三醒（腥）革泥垢。又似一個破銅鐵器。這個使得漏了。那個又來毀了。另下爐錘。打造得有長的短的。方的圓的。還有造得兩件的。三件的。也有還成一件的。隨各家款制不同。終是這一塊銅鐵。儘他支爐改竈。又像一盤棋子。這一盤輸了的。那一盤

又下。有高的低的。占了腹的。占了邊的。或是角活兩持。或是殺個罄淨。才完了這場。你爭我鬪。各費心機。這等看起。一部綱目。把這天地運數。只當作一個大裁縫。大燒窯匠。大銅鐵爐火道人。極大的一個棋盤。豈不勾消了一部二十一史。看到此處。這世上的死生名利。一場好笑。這些蟲蟻汙泥。得有何得。失有何失。這些本領。要從各人心眼裡看得明白。骨脊上擔得堅定。不受那慾火焚燒。愛根撥亂。才成一個丈夫。豈不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那閻羅老子見了我高高拱手。那得有輪迴到我。可不知如今世上有這條好漢沒有。且歸正傳。却說那吳月娘和小玉緊緊攙扶。玳安背着孝哥。一路往人叢裡亂走。忽然金兵到來。把拐子馬放開一衝。那些逃難百姓。如山崩海湧相似。那裡顧得誰。玳安回頭。不知月娘和小玉擠得那裡去了。叫又叫不應。只得背着孝哥。往空地裡飛跑。且喜金兵搶進城去。不來追趕。這些人拖男領女。直跑

續金瓶梅

第十五回

四七二

思無牙滙覽

到十里以外。各自尋處藏躲。這些土賊們。也有奪人包袱的。也有報仇相殺的。生死在眼前。還改不了貪心狠毒。如何不殺。可憐這玳安又乏又怕。忽望見應伯爵臉上着了一刀。帶着血往西正跑。他家小黑女挾着個包袱。跟着應二老婆一路走。玳安也是急了。叫聲。應二叔。等等。咱一路走。你沒見俺大娘。應伯爵回回頭。那裡肯應。玳安趕上道。咱且慢走。金兵進了城放槍去了。咱商議着那裡去。伯爵騙得人家銀錢。做了些生意。都撇了。腰裡帶了些行李。都被人奪去了。還指望玳安替月娘有帶的金珠首飾。就立住了脚。和玳安一路商議往那裡去躲。伯爵道。西南上黃家村是黃四家。緊靠着河崖。都是蘆葦。那裡還認得人。且躲一宿。依着玳安。還要找月娘。又不知往那裡去好。沒奈何。跟着走罷。把孝哥放下。拖着慢走。這孩子又不見了娘。又是饑餓。一路啼哭。應二老婆看不上。有帶的乾餅和炒麵。給了孝哥些吃。這孩子到了極處。也就

不哭了。一口一口且吃餅。走到黃昏時候。那黃四家走得甚麼是個人影。床帳桌椅還是一樣。鍋裡剩了半鍋飯也沒吃了。不知躲得那裡去了。這些人餓了一日。現成家伙。取過碗來。不論冷熱。飽餐一頓。前後院子靜靜的。連狗也沒個。原來黃四做小鹽商。和張監生合夥。先知道亂信。和老婆躲在河下小船上。那裡去找。這些土賊要來打劫人家。逢人就殺。年小力壯的。就擄着做賊。那夜裡。商議要來黃家村掃巢子。虧了應伯爵有些見識。道。黃四躲了。這屋裡還有東西。咱多少拿着幾件。休在他家裡宿。恐有兵來。沒處去躲。且到河下看看。見這婦女們都藏在蘆柴裡。沒奈何。也就地打了個窩鋪。到了二更天。聽見村裡吶喊。發起火來。把屋燒得通紅。這些人們誰敢去救。待不多時。這些男女們亂跑。原來賊發火燒這蘆葦。一邊擄人。又搶這人家的包裹。月黑裡亂走。誰顧得誰。到了天明。把玳安不知那裡去了。只落得個孝哥亂哭。撇在路

續金瓶梅

第十五回

四七四

思無牙滙覽

旁。應伯爵撇了各人去躲。他老婆還有人心。道。丟下他也過意不去。咱當積個天理。領着他罷。等玳安回來交與他。再做商議。應伯爵只得帶着孝哥。也沒人背他了。跟着飛跑。只怕撇下他。一直往西去。要尋謝希大家。也都沒有主意。順着河沿而去。不題。且說這月娘和小玉叫了玳安一回。不見答應。人馬亂撞。只得走開。要找薛姑子庵。全不知那條路是。隨着這些逃難的人亂走。到了天黑。沿着林子裡。一南一北的亂撞。不敢住下。直走到二更天氣。不知離城走有多少路了。月娘哭一回。走一回。只見面前有一條白光。照得明朗朗的。引着又走。聽得狗叫。幾間小屋露出燈光來。有個小籬笆門兒。是一家莊戶人家。小玉道。咱走乏了。月黑裡又沒處去。且等等。明日只怕玳安來找咱。月娘沒奈何。只得在屋後野場上坐下。着小玉叫門要碗水吃。這小玉推門一看。只見。

一盤土坑。(炕)坐着個蓬頭白髮八十歲的老嫗。兩扇柴

門。站着個赤脚麻鞋二十多的貧婦。竈前牛糞。燒了一屋黑煙。鍋裡米空。煮着半盆黃菜。梁頭上捆兩束蘿蔔葉。門背後掛幾把葫蘆條。木扒一桿。日間打草餵牛。破犁二根。秋後耕田種麥。

小玉推開門道。家裡有人麼。俺是躲難的。要口水吃。只見屋裡跑出個小媳婦子來。也沒穿布裙。拖着兩條褲腿。道。你是誰。這聲響兒好熟。倒像大娘家小玉姐一般。進屋去掇出燈來照了照。上下一看。可不是小玉麼。小玉也看了一會。才想起來是潘金蓮房裡使的秋菊。因陳經濟和金蓮春梅作了業。都嫁了。後來把秋菊叫他娘家來做了三千錢就贖了去。今年二十二歲了。嫁了個莊家漢。叫王有財。在這河崖上住着。兩口小屋子。每日打柴。城裡去賣。只有一個牛。着土賊趕了去了。他漢子去找。他娘和他守家。這秋菊極孝順。婆婆着他去躲。死不肯去。見了

續金瓶梅

第十五回

四七六

思無牙滙纂

小玉說道大娘在屋後場上哩。跑過來。才請了月娘進屋去了。這老婆婆沒眼又聾。小玉把燈剔了剔。着月娘上炕一頭坐着。忙去罐裡倒水做飯。好不慇懃。正是。

歌兒舞女歸何處。

畫角朱門住不成。

不及田家癡蠢婦。

猶存一飯主人情。

按下月娘不題。且說應伯爵夫婦領着孝哥走得乏了。小黑女背了一會又丟下了。又哭又叫。幾番要撇在路上。伯爵一行罵着道。想恁爹活時。姦騙人家婦女銀錢。使盡機心權勢。才報應你這小雜種身上。今日你娘不知那裡着人擄去養漢爲娼的。你倒來累我。我是你的甚麼人。那孝哥越發哭了。伯爵跑上去就是兩個巴掌。打得這孩子殺豬似叫。又不敢走。又不敢住。倒是老婆心裡過不去。道。咱當初和他老子也吃酒。也吃肉。你就這等沒點慈心。不強似你一路上打罵他。等到個寺院

裡。把他寄下罷。也是個性命。半路上丟下這孩子。千軍萬馬的。也傷了天理。說得伯爵不言語了。走到天晚。可到的到一個觀音堂。緊閉着門。伯爵走渴了。叫門要碗水吃。老和尚開門請進去。伯爵見和尚去打水。沒個徒弟。道。老師父。你多少年紀了。和尚又聾。說了半日才知。答道。今年七十了。伯爵道。你沒有徒弟麼。和尚道。命裡孤。招不住。前日。一個徒弟把些衣裳都拐去了。還敢招徒弟哩。伯爵道。我有個孩子。捨在寺裡罷。如今因路上沒有盤纏。只要你一千錢做脚力。老僧道。可好哩。領進來我看看。伯爵領着孝哥進來。和尚道。好個孩子。幾歲了。伯爵道。七歲了。說着。和尚進房去拿出一串銅錢。伯爵接去了。又要留他住宿。怕金兵出營放槍。伯爵領着老婆一路往西面去。可憐這是西門慶恩養的好朋友。有詩以戒交結小人之報。

食客場中定死生。

悠悠安得歲寒盟。

續金瓶梅

第十五回

四七八

思無牙滙覽

虎狼分肉呼知己。

鷓鴣成羣號弟兄。

春到桃花偏有色。

秋來楊葉自無情。

托孤門下馮驩少。

狗盜雞鳴不足評。

老和尚收下孝哥。問他是那裡人。那孩子養得嬌慣。又說不明白。只說他娘不見了。這個人。我不認得他。老和尚才知道半路裡拾了來賣的。怕後日有人家來認。還賴我是收留人口。好不懊悔。想了一會道。就是他父母找着。只當寄養他的兒子。待領去就領去。我一個僧家收養孤兒。也是好事。就把孝哥剃了頭。找出領舊破衲綴來。改成一件小僧衣。又做了僧鞋僧帽。起名了空。教他打磬燒香。念經寫字。那了空原有善根。也就合掌拜佛。和天生小沙彌一般。也是孝哥安身立命的去處。月娘捨珠雕佛的因緣。世間絕處逢生。苦中得樂。原是這等。按下孝哥在此爲僧不題。却說這玳安在河下蘆葦中守着孝哥。蹲了一夜。誰敢合

眼。只見村裡喊殺連天。火把亂明。把河裡葦柴燒着。男婦們怕火燒。都走出來。被這土賊們搶衣裳的。擄婦女的。把玳安也上了繩。拴着些人們到了一個大空寺裡。坐着十數個賊頭。一個價裝成韃子。也有戴皮帽子穿皮囤子的。又沒有弓箭馬匹。都是些莊家鎗棒。滿滿的一寺婦人。也有認得放了去的。也有留下的。這些壯漢們拿來跪下。但說不做賊的。就殺了。玳安尋思一會。這些賊們且哄着他。臨時再尋法逃命不遲。將主意已定。問到他的名字。說是玳安。一個賊跑下來看了。笑道。你不是玳振寰麼。原來玳安號振寰。在西門官人宅裡。誰不知道。下來忙解了繩子。請上殿去。有的是熱酒大肉。都是村裡擡來的。讓玳安吃。玳安一看。才知道韓道國兄弟韓二搗鬼在這裡做賊。問道玳安西門慶家的事。玳安才說失散在路上。應伯爵一處躲在河裡。說了一遍。要辭了去找孝哥。韓二道。你沒處去。出門去。撞着人。連命都丟了。我有人。各

續金瓶梅

第十五回

四八〇

思無牙滙覽

處替你找找罷。這村裡孩子們。我都叫來你看。原來韓二和他嫂子王六兒姪女韓愛姐領着接客。又被金兵搶去了。因此在這裡做賊。過了二日。這韓二給玳安一桿鎗。着他管五十個賊。那夜又去搶村。玳安瞧着無人。丟下鎗。一溜烟走上大路。各處問月娘孝哥信去了。真是。珠沈罔像無尋處。雁過秋空不定踪。且聽下回分解。

續金瓶梅後集卷三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廣慧品

第十六回 沈乞兒故園歸夢 翟員外少女迷魂

詩曰。

林中百舌聲仍亂。洞裡新桃花又疏。

芳草歸期今尚爾。美人顏色近何如。

芳草歸期今尚爾。美人顏色近何如。

夏侯得似應傳業。詹尹無心爲卜居。

最是深山鴻雁少。一春猶沮上林書。

續金瓶梅

第十六回

四八一

思無邪集

續金瓶梅

第十六回

四八二

思無牙滙纂

財懷惡。見色欺心。百般成算。百樣巧作。那管那輪迴因果天理。說甚麼良心陰陽果報。却是何人見。但財色二字。那個肯不貪不戀。只是財不可見而喪心欺昧良心而取。就是那色。誰不愛。但不可以謀占機心。壞人一妻。報之一女。世間財帛是命中註定的。該是你的財帛。隨手而得來。不但一生受用。還可以留於子孫。永遠長久。若不該是你的財帛。使機謀用勢力逆取到手。不過螢蟲光彩。一時富足。那能悠久。●話說這金人擄了二帝北去。把這東京城裡安了一營人馬。立了張邦昌爲帝。百姓無主。一任金兵搶劫。這些富戶們先被搜括。已是家業罄淨。也還有身上藏些金銀的。到了金兵一搶。俱是非刑弔拷。把這富戶死的死。傷的傷。婦女擄了去。掉下一身。人人乞丐爲生。也顧不得差恥。却說那黃表沈三從那日封門搜家。把家內金銀盡行入官。還指望有回來的日子。搬在袁指揮家外邊客位暫住。誰知一日亂似一日。金兵不退。擄

了二帝北去。又另立了皇帝。把人馬進城紮營。做了他的天下了。這些大衙門。大宅子。皇親勳戚。公侯宰相。花園府舍。都是官兵占住了。連袁指揮家眷俱趕出來。那沈三的妻子原是有姿色的。擄了罄淨。只落得金哥沒眼的一個瞎子。和生他的那醜婢。先還在舊親戚家。這裡住一日。那裡住一日。後來各人生死不顧。誰肯留他。這沈三就氣成青盲雀瞽。有雙目而無珠。對面看着似人。其實不見。只得拄杖才行。又有一件怪病。脊梁胸前長出兩片黑肉。如蟲鑽蛆咬相似。癢起來必要拳打磚捶才快活一時。到了夜間。又做一夢。還是送金磚那人。沈三依舊貪心。把磚不放。父子抱着頑要。醒來時。只見一碗大磚在蓆傍。恰湊怪瘡正癢。兩隻手擎磚打起。好不快活。有一家欠他五百兩銀子。一無所湊。只准一個母狗來。這沈三餓到三日。全沒一人收留。只得牽着狗。各家求食。老婆抱着失目的金哥。緊緊相隨。初時只說往熟識人家要碗飯。

續金瓶梅

第十六回

四八四

思無牙滙覽

吃。難道就是乞丐。後來每日如此。見這叫街的花子。都是京城的大人家。彼此一樣。❶無可奈何。也就隨緣度日。連呼老爺奶奶不絕。把一根長繩使狗引路。這狗也有靈性。到了人家門首。站住不去。等接了這飯。又走一家。到了長街。一時肉癢難熬。只得把金磚高舉。打個蓮花落爲樂。看官聽着他道。

東京有個黃表三。也會吃來也會穿。一生好放官例債。不消半年連本三。巢窩裡放債現過手。他管接客俺使錢。線上放債沒賒帳。他管殺人俺管擔。積得黃金拄北斗。臨了沒個大黃邊。蓮花落。蓮花落。

看看爺娘不是親。有錢且去敬別人。三年乳哺成何用。娶了媳婦就要分。好酒好肉老婆吃。不怕爺娘餓斷筋。生前不曾見碗米。死後誰人來上墳。蓮花落。蓮花落。

看看兄弟不是親。三窩兩塊說不均。同胞也要分彼此。爭多爭少要理論。有酒只和旁人吃。自家骨肉作仇人。蓮花落。蓮花落。

看看老婆不是親。三媒六證結婚姻。嫌貧愛富竇家女。半路辭了朱買臣。牆西有個劉寡婦。守到五十還嫁人。夫妻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蓮花落。蓮花落。

看看朋友不是親。吃酒吃肉亂紛紛。口裡說話甜如蜜。騙了錢去不上門。一朝沒有錢和勢。反面無情就變心。孫龐鬪智則了足。那有桃園結義人。蓮花落。蓮花落。

沈三員外唱罷多時。那街上的閒人也有嘆的。也有笑的。嘆的道。這等一家米爛陳倉。財高北斗的人家。如今乞食爲生。無有立錫之地。那笑的道。黃表沈三這個光棍。錢眼裡翻身。終日鑽衙門。拿訛頭。倚官害良。

續金瓶梅

第十六回

四八六

思無牙滙覽

縱賊窩盜。今日天不殺他。父子雙瞎。使他活受。給人現眼。大約暢快得多些。過了年餘。那沈三是受用過的人。那受得飢寒。到了那十二月。數九寒天。下得大雪。把破瓦窰門屯住。那一時。東京搶劫一空。誰家肯捨。可憐沈三幾日街上打磚。並無人睬。吃了一口冷湯。回來死在路傍。連蓆也沒有捲的。自然送與烏鴉黃犬。以爲葬身之地。落了金哥。人只叫他小沈花子。漸漸成人長大。不消說。父子相傳。這一塊磚是水磨成蘇州礮泥一樣。母子同狗三口。晝走長街。夜宿古廟。他也不怕那兵火。他也不想那家緣。常言說。三年討飯。不肯做官。想其中定有一個樂處。到了南宋登極。金人講和北去。東京漸漸平息。這些花子們散往各府去趁食。那金哥母子先到山東臨清。住了半年。遊到清河縣地方。進得西門來。不往別處去。那狗只往當日提刑千戶西門慶的住宅裡領進。在那大門首高叫一聲。老爺奶奶。討一碗飯吃。也是天合有緣。原來玳安

找月娘孝哥不見。兵退之後又回縣來。那時城內人家沒了一多半。張二官人全家擄去。這無主的空宅。也是鳥戀舊巢。玳安又住在舊宅門房內安身。猛見一個狗領着個貧婆。拖個小瞎子進來。抱着一碗磚討飯。心裡好酸。想起月娘孝哥不見。眼中淚落如雨。便說。小花子休打磚罷。我也是纔回來的。沒有家小。有幾個冷燒餅。你吃去罷。說着。拿出來遞與小花子。給狗吃了一半。可霎作怪。那狗擺尾搖頭。只在玳安身邊打滾不去。好似見他舊主一般。天色晚了。沒處去宿。要在這大門簷下討把草過一夜。玳安只得依他。那時十月天氣。還不甚冷。玳安把炕上草抱了一抱。給他母子二人宿下。不題。正是。

鶴歸華表人難識。

犬過東門世已非。

玳安想想道。我身邊原有帶的劉學官還帳的幾兩銀子。大娘臨出城交與我收着。不料拆散。如今大娘和孝哥身邊一文也無。就和窮婆一

續金瓶梅

第十六回

四八八

思無邪滙覽

是真是幻

點題

筆力閃幻

樣。又想起妻子小玉。那得個信來。不覺淚眼不乾。到了三更。方才合眼。也是一靈不散。玳安忠義所感。只見西門慶進來。項戴長枷。身圍鐵索。道。玳安。你還認得我麼。玳安道。我如何不認得爹。西門慶道。我因陽世間貪淫罪大。閻王把我二目摘去。罰我乞食十年。今日門首小瞎子就是我。那狗就是王婆。你今不忘舊恩。要打探你娘消息。可向東京給孤寺找尋。說畢。往外走了幾步。又回來道。堂房門檻下還有些東西。你此時動不得。日後留你用罷。說畢。把玳安推一把。驚醒。却是一夢。聽聽。正打四更。一夜悲酸。到了天明。玳安起來看看那小瞎廝母子。不知甚麼時候去了。④又想道。夢是心頭想。還是因念爹的舊恩。想糊塗了。又想道。我且把夢裡說的銀子去看看。如果銀子是實。就件件是真了。玳安尋了一把鑊鍋的鏟子。把門關上。走到後堂屋門坎下邊。只見一塊青石光滑滑的。那得有銀子。看了看傍邊兩個方磚。一似新安的一般。把

磚用鏟子掘了半日方動。取了一個。那個也隨手揭起。有黃土半尺餘深。用一個小醋罇盛滿。却有五百之數。玳安大驚。才知夢裡相逢別故主。天邊有信覓離人。這玳安原是好。人。後來有些造化。自然識見不同。說道。這個銀子再取出去。又做了來安的禍。況夢裡言語說不可動。只得依行。好個玳安。就把原土掩上。依舊把方磚扣緊。一個門檻往來之地。誰知有寶。那玳安一面打探月娘信息。要上東京找尋。不題。有詩說西門慶化身乞丐。再返故園。也是一段因果。

當時歌舞歡遊地。

此日悲哀乞化心。

三過門間老病死。

一彈指頃去來今。

鴻飛雪迹踪難覓。

犬吠花陰影易沈。

富叟貧兒同一相。

化身無定欲何尋。

按下沈金哥乞丐不題。却說李師師自那搜括倡優奉旨出城以後。那

續金瓶梅

第十六回

四九〇

思無牙滙覽

還是一瓶兒

些術術人家。都剝得赤條條出來。遇見東京大亂。也有被金兵擄去的。也有被官府拘回。又入樂籍的。也有在各村店集酒店接客的。只有李師師原有手眼。未會上本。先知道信。把家事就轉了一半出城。珠寶金銀重器。和那綾錦上色衣粧。不曾失落一點。他又曾與帥將郭藥師往來。如今郭藥師降金。領兵打頭陣。金兵一到城下。就先差了標下將官來安撫他。不許金人輕入他家。以此在樂戶裡還是頭一家。後來在城外第一條衢衢裡。臨河蓋造起一路新房。比舊宅還齊整。因沒有道君。越發大開巢窩。不作那官腔了。那時袁家女兒年已二八。袁指揮夫婦俱亂後死了。大大的開着門面。常姐改名銀瓶。日日教他撥阮調箏。清歌妙舞。把個銀瓶嬌養得真如花花解語。似玉玉生香。他是內院體統。不肯輕見一人。只好看花起早。愛月眠遲。在那小樓窗上時露出半面來。看那章臺走馬的情郎。柳陌折花的浪子。單單等一個肯撒錢。喜飄

風。金十萬。銀十萬的。才接他採花。那銀瓶心裡又想一個宋玉才。潘安貌。石崇富。十八歲的狀元來。才和他偕老。各人心事不同。看官聽說。世上的事。偏是佳人才子不得湊巧。紅嘴綠毛的鸚哥。偏遇着餓老鴟。自古好事多魔。那有天天一對過到老的。那銀瓶想起當日因打鞦韆。遇見聖駕。後來受了御酒銀瓶。遭着大亂。不得進宮。反落了烟花陷穽。找尋父母。俱已遇亂身亡。這個身子。桃花柳絮一般。也不知嫁得個好人。才丈夫沒有。看了李師師家還有十個粉頭。打起來。各樣刑法。好不狠。如今這樣敬奉着我。只爲留着我掙錢。將來如有一事不遂他的心。也是一樣。這女子聰明絕代。那裡不想到。到了三月三。是上巳佳節。清明已過。各處鞦韆豎起。銀瓶春思懨懨。又愁又困。懶對妝臺。傍有侍女櫻桃。取過阮來。撥着唱一套新習的吳騷。

解三醒

續金瓶梅

第十六回

四九二

思無牙滙覽

恨鎖滿庭花雨。愁籠着蘸水烟蕪。也不管鴛鴦隔南浦。花枝外。影踟躕。俺待把釵敲側喚鸚哥語。被疊慵窺素女圖。佳期誤。一霎時眼中人去。鏡裡鸞孤。

銀瓶一面唱着。一面眼中掉下淚來。想起那日鞦韆上得遇見聖駕。也非偶然。後來遇着兵火連天。一段姻緣。好似一場春夢。又唱。

北寄生草

怕奏陽關曲。生逢汴水枯。是江干桃葉凌波渡。汀洲草碧流雲路。這河橋柳色迎風訴。纖腰倩作綰人絲。自家飛絮渾難住。

櫻桃送過茶來。銀瓶啞了一口。輕輕放下。想起那日清明。爹娘送我過沈家。多少婦女頑耍。如今孤另另。一個親人不在眼前。掉下淚來。又唱道。

解三醒

俺怎生有聽嬌鶯情緒。誰待去整花朵工夫。正寒食泥香新燕乳。行不得。怕提壺。三春別恨調琴語。一片年光攬鏡虛。消魂處。多則是烏啼冷夜。夢破香餘。

又想一回。這當日說聖駕在李媽媽家樓上見俺一面。就遣了兩個內臣。捧着羊酒金緞。聘俺入宮。因何又送在李媽媽家來。今日說是要親選。明日說是要進宮。等到半年時。我留在他家全無消息。看來此話也不辨真僞。怎生把人坑陷到此地。哭着又唱。

北寄生草

不語花含悴。長顰柳怯舒。冰壺迸裂薔薇露。欄杆碎滴梨花雨。珠盤濺濕紅綃霧。怕襄王暮雨近虛無。爲誰斷送春歸去。

按下這銀瓶悲怨獨坐傷春不題。却說這洛陽有一富家員外。號翟四

續金瓶梅

第十六回

四九四

思無牙滙覽

官人。在徽宗朝納粟。做到金吾衛千戶之職。他家萬貫。富甲一城。因投在蔡京門下做乾兒。又和翟管家認同宗。才做了這個官。爲人雖有些浮財。慳吝貪鄙。尋常一個錢不肯使。却有一樁毛病。單好嫖婬子。不甚擇好歹。家下娶下兩三個院裡人。也花費幾千銀子。他生得一臉赤麻。大鼻凹額。一部落腮黃鬚。五短身材。豐頷大肚。倒是富態像。只言語粗俗。一身厭氣。常在巢窩裡走動。這些浮浪子弟。有鄭千戶兒子鄭玉卿。王招宣府兒子王三官。這些小幫閒沈小一哥。劉寡嘴。張斜眼子。都日逐陪他們在這巢窩裡打成盤。只有鄭千戶家兒子。今年十八了。因他生得白淨面皮。苗條兒典雅。從小和這些人們有些後庭朋友。也學了幾套南曲。吹得好簫。蹴得好氣毬。又有一般武藝。打得好彈弓。一日也打十數個雀兒頑耍。就是個女色裡的班頭。幫閒中領袖。那翟四員外因這李師師家在城外頭一條衚衕。大開了巢窩。不比以前借着官家

名色拿腔。他和這一般人常去閒串。那李師師家有十個丫頭。也會品竹彈箏。拆牌識字的。有個侍女巫雲有些姿色。翟員外嫖了幾夜不見出奇。他聞得李媽家有個銀瓶姐。是選了進上的。不出來見客。李師師養如愛女。真是倩人施粉黛。不自着羅衣。這翟員外也就有個扳高之意。只不知這李師師的口氣。又知他是使大錢的。自家又不肯破鈔。正自兩難。却說李師師把這銀瓶作養得花朵一個玉人兒。每日口裡噙着他。兒長兒短。我只有你一個女兒。好歹揀了天下頭一個風流才子。做我的女婿。成了親。決不肯把你看做下賤。他却在外邊聲揚出去。是當初道君皇帝親自選過的才人。就要進宮。遇這大變。才撇在這裡。比我女兒還敬重他。誰敢使他見人。又叫銀瓶隔壁彈箏。隔窗度曲。樓窗上露出那粉面招人。紅顏送盼。這是娼家慣要拿人的手段。不消細說。後來因徽宗北狩。李師師故意要捏怪。改了一身道粧。穿着白綾披風。

續金瓶梅

第十六回

四九六

思無牙滙覽

趣極

豆黃綾裙兒。戴着翠雲道冠兒。說是替道君穿孝。每日朝北焚香。儼然是死了丈夫一般。自稱堅白子。誓終身不接客。一切人來。有十個侍兒陪侍。好不貴重。因翟員外是個大家。寫了通家晚弟帖子來拜。才待了一杯茶。就進去了。又養着兩窮內官。時常在門首立着。一似和宮禁一般。又常見人啼哭。說是道君托夢。喬張喬致的。扯天大架子。那翟員外和這些丫頭說要娶銀瓶的話。人都笑他出不起銀子。那日翟員外在客廳上坐下。侍兒巫雲陪着吃茶。只見揭起簾子。一陣異香襲人。一個女子遮着臉。往花園裡去了。但見。

婉若游龍。輕如飛燕。淡掃蛾眉。却嫌脂粉污顏色。鬆籠蟬鬢。

天然風致勝鉛華。裙拖湘水。纖就一枝梅。髻挽巫雲。斜簪三

寸玉。對客欲回遮舞袖。見人驚走露蓮鈎。

原來有座花園在後河岸邊。須從客廳前過。銀瓶住着一間小閣子在

畫簾

伏案

續金瓶梅

第十六回

四九七

思無邪寶

園側。每日晚去園內小亭上。或是彈琴看書。和櫻桃侍女鬪骨牌頑耍。這日李媽叫他採茉莉花兒晚粧。不知有客。走不迭。使一柄湘妃金扇遮着臉。笑嘻嘻過去了。險不把翟員外驚開五葉連肝肺。酥透三魂邪骨心。問道巫雲。過去是誰。雲姐笑道。翟大爺。你猜猜。這就是你算計的那人兒。只怕你的福小。消受不起。翟員外知是銀瓶姐了。呆了半晌。問道。雲姐。他今年十幾了。巫雲道。今年十六歲。長得苗條。就是十八九的。又說。箏。簫。琵琶。琴。棋。書。畫。在沈員外家就學全了的。俺這門裡。還學不到他精處。俺太太不叫他見人。知道他出來。還了不成。翟員外和巫雲說。我拚出一百兩銀子。四疋尺頭。和你太太說。我梳櫳他罷。雲姐笑道。俺太太要一千兩銀子下財禮。還怕不肯。你說梳櫳他。這又是巢窩裡講包月的話了。少也得三五百銀子。還怕俺太太不肯放口哩。我不敢說。你另央人探探口氣兒。又道。俺太太常喜鄭玉卿會吹得好簫。你

續金瓶梅

第十六回

四九八

思無牙滙覽

着他來說過。俺再替你幫襯。喜得翟員外搖搖頭。大踏步去了。不知將來銀瓶和翟員外姻緣成否何如。有分教。花柳巷中。癩蝦蟆空想天鵝肉。雨雲臺畔。野鴛鴦別續塞鴻群。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 以上一八六字原無，據齊魯書社排印本加。齊魯本此回之回首詩亦與各本不同，作：「好把良心莫亂行，前生造業及今生。休倚我貴將他賤，才說他貧到我貧。世事循環人難料，勸君何必苦勞心。人間善惡無果報，天理何曾放一人。」

② 「擎」原作「擎」，據務本堂本改。

③ 底本以下至「人只叫他小沈花」句，刊本缺佚二葉，係後人配抄。

④ 此段眉批原缺，據影抄本補。

⑤ 「三」原作「二」，據影抄本、務本堂本改。

續金瓶梅後集卷三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淨行品

第十七回 給孤寺殘米收貧 兀朮營鹽船酬藥

詩曰。

風吹花片過溪頭。或落重裯或落溝。

奴有衛青能尚主。功如李廣未封侯。

窮通每自機緣合。巧拙難將理數求。

鄉衍譚天聊自慰。免將幽憤看吳鉤。

前講過感應篇中所說暴殄天物。散棄五穀甚明。不必重記。這佛經所

續金瓶梅

第十七回

四九九

思無邪集

續金瓶梅

第十七回

五〇〇

思無牙滙覽

說。多有拋米撒麵。油鹽茶酒用得無節。死後堆積如山。罰他罪孽。折算他來生的。所以前輩不肯妄費一物。有一個京師大老的寵妾病危。自言殺的雞鴨太多。要他償命。力辯是主人所使。不得自主。傍有一鬼取出茶汁一缸。說。雞鴨雖不全責於你。這茶是天地的寶物。你一用即拋了。一年妄費了多少。口出此言而死。那大老親見此言。以後用茶。必加水二次方換。可見事無大小。俱有主管的。看官定說此話太迂。今日講一段有憑據的因果。出在東京雜記。說那徽宗朝第一個寵臣有權有勢的蔡京。他父子宰相。獨立朝綱。一味諂佞。哄得道君皇帝看他如掌上珠一般。不消說。那招權攬賄。天下金帛子女。珠玉玩好。先到蔡府。才進給朝廷。真是有五侯四貴的尊榮。石崇王愷的享用。把那糖來洗釜。蠟來作薪。使人乳蒸肉。牛心作炙。常是一飯費過十金。還說沒處下筭。何況用的粳米。不知又費過多少淘洗揀擇。才敢下鍋作飯。他那大掌

續金瓶梅

第十七回

五〇一

思無邪集

家翟雲峯。又是一個小宰相。六部大堂都是通家相與。一飯宰十隻羊。只用羊耳後一塊肉。名曰羊臄湯。因有席請客百十餘位夜飲。想鴨頭羹吃。不夠片時。各人面前一碗。坐客大驚。又戲說。還能再一碗沒有。翟管家說。快添。不多時。又是各人一碗。坐客再不敢言語了。只此一兩事。可知權貴家暴殄的物件。不可計算。那得不報應在後。當時有一座給孤寺。與蔡京太師家緊鄰。寺中有一長老。甚有道德。守得普賢行戒。不看經。也不化緣。只領着徒弟們打草種田。拾這路上拋撒的米豆菜根。大衆同吃。見這蔡太師家一條陰溝。每日從寺前流過那些剩米殘飯。水面上的葦油有二三寸厚。長老取一竹籠。將這些粳米層層撈出。用幾領大蘆蓆曬在殿前。也有那些南筍香蕈蘼菇燕窩。只用了嫩稍。俱撇在陰溝裡。長老每日都一一撈出曬乾。一封封包記。不止一年。及到金人將亂。蔡京父子先貶了遠惡地方。行至半途。取回正了法。把家抄

續金瓶梅

第十七回

五〇二

思無牙滙覽

籍。那寺裡陳米通計有十餘囤。曬的乾菜有幾十簍。這長老也不肯自用。做了十數個木牌子。都寫着蔡府餘糧。每十石米是一囤。到了東京大變。這些權臣家貶殺抄沒。人口俱亡。只有蔡太師之母封一品太夫人李氏。年過八旬以外。得因老年免罪。發在養濟院支月米三斗。後到汴京失了。另立起張邦昌。誰還有管那支月米的。這些富民乞食爲生。何況貧人。這老夫人左手執一棍拄杖。右手提一個荆籃。向人門首討些米來度日。也有知道的。寧可吃不成。也給他碗米。那不知道的。和貧婆一例相看。誰去瞅瞅他。一日行到給孤寺前。長老正在門前拾那街上殘糞。蔡老夫人走到面前。忙來問訊化米。長老不認得。細問緣由。才知是太老夫人。不覺慈悲。念了聲南無阿彌陀佛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把那老夫人請入方丈。忙忙待茶。又備一盤點心。一大盆粟米粥。一碟醃的蘿蔔。一碟鹹椿芽。老夫人吃完齋待去。只見長老取出一本冊

子。上寫某年月日收蔡府宅內餘糧若干。通計有八十餘石。乾菜五十餘筐。那老夫人點了點頭。才知道福過災生。天不佑。官隨祿盡。命難長。長老合掌當胸。稟上老夫人。此寺中有延壽堂。是接待十方老病大眾的。如今不開叢林。久無人住。就請老夫人權住在此。把小門塞斷。另開一門。招一個老貧婆服事。指着寺中的陳米說道。這原是蔡老爺的口祿。還該太太享用。老夫人只用這一囤十石。也還用不了。其餘剩的米。也就着施給行路貧人。完了一場功果罷。不二日。收拾起一所延壽堂來。支鍋盤炕。請老夫人搬了住。恰好街上有一寡婦。無兒無女。情願來吃現成飯。和蔡老夫人做伴。寺門掛一個施米牌。上寫殘米留衆。米盡即止。寺前立了一個茶棚。板凳十條。寬桌數張。擺些粗碗木筯。也有吃粥的。也有討米的。東京城裡善士們見給孤寺有此好事。都來送米送柴的。人心好善。遠近相傳。就堆下了許多柴米。立起個大粥場來。每日

續金瓶梅

第十七回

五〇四

思無牙滙覽

伏案

幻象

鳴鐘吃飯。何止有三五百人。或有年老無主窮婆。俱送延壽堂去住。可霎作怪。這蔡老夫人每日來那園裡取米。已及兩月有餘。忽然鍋裡盛着飯吃。那老夫人也不嫌那米陳飯爛。吃到第二碗。纔待入口。只見這些飯都變成些螺螄。謊得連忙把碗放下了。再盛一碗。看着是飯。待要入口。又變了一碗螺螄。看了又看。別人碗裡却是米飯。忙去報知長老。另往園裡取米。那一園米都變成一園螺螄了。也有死的乾的。也有活的。當日傳將出去。走了一寺人來看。都道。好異事。長老合掌道。有何異事。爲說偈曰。

一切衆生命。

皆從粒米生。

地氣合天時。

人力牛種苦。

耕耘收穫功。

春簸水火煮。

粒米得成湯。

亦費十夫力。

朱門酒肉臭。

道傍餓殍死。

奢用增減算。

口祿亦如是。

佛見天雨花。

修羅見刀戟。

業因種種現。

餓鬼不得食。

目連持鉢來。

母食化爲火。

施彼餓鬼食。

彼足我亦飽。

米螺同一觀。

念彼觀音力。

長老說偈已畢。才知這米是蔡府的孽因。不許老夫人享用。自此以後。只在大衆吃粥的竈上。來取一碗去。又教他未曾舉筋。先念佛一百聲。懺悔。才可舉筋。果然依法念佛。才得平安。不題。却說這金人斡離不攻了河北。逢縣破縣。到了清河縣。百姓逃走一半。或殺或擄。把這壯漢不殺的都拴了來。伺候攻城。推在前頭。擋城上的砲箭。這擄的人不計其數。到了夜裡俱是鐵鐐杻鎖。或十人一連。五人一連。別人不消說。那蔣竹山。湯來保。賁四。應伯爵。也都擄來鎖在一處。到了次日。先要把胖蠻子吊起來。打着要銀子。只有湯來保一向得了西門慶的本錢。在河下

續金瓶梅

第十七回

五〇六

思無牙滙覽

現報

埋伏

奇想

開了酒飯店。門前又賣青布。開錢桌。極是方便。吃得黑胖。第二個應伯爵。吃得大人家好酒好肉。生得油光光一個大臉。不像窮漢。又得的西門慶賣宅子銀三四百兩。開了兩個綿花店布店。也吃得白胖。這金人弔在樹上。先使髀頭擣了十數箭。來保受不得。招出有一罐銀子埋在家裡。押着老婆起銀子。原來天理不容。已被土賊掘了個大坑。沒有了。回來說。只道是哄他。可憐兩口一刀。喪於樹林之下。又問伯爵的銀子。死不肯招。又使髀頭擣脯臍。只一箭。擣得屎流了一褲。才招他老婆包袱裡有賣孝哥的那一千錢。還有幾件衣裳。十兩的一錠銀子。兩塊零的。金人打了有三百皮鞭。見實沒有。也就放了。賁四領了當舖裡取東西。金人把張二管(官)家銀子盡得了。把賁四和老婆都放了。只有蔣竹山又沒銀子。使刀背打得鼻口裡流血。打到晚。沒有一分銀。綁出去殺。才剝衣裳。只見沈甸甸響亮一聲。和本書。一個包裹。掉在地上。只

道是銀子。細看了一看。甚麼東西。但見。

圓陀陀一條生鐵。似天王手搭的銅圈。響噹噹一個銅舌。比

老人肩搖的本鐸。董藥師造來杏林伏虎。孫真人執定橘井

醫龍。包裹裡。陳皮半夏。白朮黃芩。數包破紙捲柴胡。破書上。

寒熱溫涼。虛實陰陽。百樣單方記本草。才知是。岐黃教下懸

壺客。扁鵲爐邊賣藥人。

你道是什麼奇物。原來醫家遊方賣藥。又沒個鋪面。不定個行踪。只將個鐵圈搖起。響動了村巷中。有病的出來取藥。說是過路的郎中來了。一名曰響傳。一名曰病皆知。也有投着病好了的。也有投不着病無用的。還有錯用了藥死了的。他是草頭大夫。騙錢就走。倒是個救急的本錢。還有一件好處。藥殺人。再不償命。這蔣竹山在外賣藥久了。一聞亂信。就把本爛藥方。幾樣草藥。包裹起來。和那響圈。藏在搭包裡。蔣竹山

續金瓶梅

第十七回

五〇八

思無牙滙覽

見剝下這個東西。只道命在頃刻。那知道透出吉星來。那金將幹離不
便問。這是甚麼物。蔣竹山才說起。是個醫家賣藥的本錢。把個番將喜
得跳起來道。快解了他。這是個中用的。險不錯殺了他。連忙拿衣服與
他穿了。教他坐下。取了一壺酒。一隻大肥雞。一塊半生的羊肉。番將自
己割了。遞與蔣竹山吃。你說爲甚麼這樣敬他。原來有個新得的婦人。
收做老婆。極是愛他。舊有心疼病犯了。吃不得飯。要叫竹山用藥。竹山
進去看脈。才認得是西門慶家李嬌兒。嫁了張二官人。擄進營來。說。此
乃胃脘疼。非心疼也。不過一帖而愈。哄得個番將如得了神仙一般。也
是他活該發迹。即時立了一方。名曰祛寒薑桂飲。

乾薑。

草豆蔻。

良薑。

官桂。各一錢

厚朴。薑製

陳皮。

砂仁。

枳殼。

甘草。炙

茴香。酒炒

香附。各五分

以上薑三片。磨木香同服。

竹山取開藥包。內皆咀片細藥。看着煎了。一服而止。把個韓離不喜得極了。賞了一錠大元寶。換了紬緞衣服。只在大營聽用。却說四太子金兀朮因立了張邦昌。紮營在汴梁河上。猛然得了瘟疫之疾。就要起營回北京來。傳韓離不上東京分兵屯守。這韓離不星夜馬上趕去。就帶着蔣竹山去治病。到了大營。見了兀朮太子。說是我營裡有個蠻子會治病。即傳竹山進去看了脈。知道是受了南方暑熱得的瘟疫。只用了。一帖麻黃桂枝湯。竹山在面前煎了。怕兀朮疑心。先跪下飲了一半。才送與四太子吃。半夜一汗而愈。這兀朮滿心歡喜。賞了一件狐皮袍子。貂鼠暖帽。藍緞番靴。又是金鍍刀一口。荷包一個。馬一匹。金鐙鞍轡一副。留着在②他營。吃一個千戶的俸。一時間。把蔣竹山擡在天上。就有數個番兵跟隨。眼見得成了一韃官了。過了幾日。兀朮的寵姬阿答里夫人有病。看看欲死。竹山一問。知道是寒症。用了一帖四逆湯。

續金瓶梅

第十七回

五一〇

思無牙滙覽

大附子。一個去皮
鹽生用

乾薑。五錢

甘草。六錢

分作二劑。水二鍾。煎七分溫服。

果然次日一汗。平復如初。喜得個四太子把蔣竹山半步不離。那蔣竹山江湖熟嘴。又善奉承。兀朮待爲上賓。些些小事。該打的。該罰的。竹山說說就依了。滿營兵官都敬竹山。稱爲郎中。忽然有一起鹽商的船在河下。一船是貨。一船是鹽。一船是粗重家器。久在東京。因大亂。要裝載回揚州去。不料金兵到了。把船拿住。並鹽商要殺。央竹山說分上。情願出一萬銀子謝竹山。那日。兀朮太子打圍回來。與竹山吃酒。打着緊急鼓。胡琴琵琶一弄兒唱得入闌。正是歡喜。竹山忙跪倒。稟這客人和他是親戚。求不殺他性命。情願把這貨船都入官。還要謝小人二百兩銀子。兀朮便說道。我這裡用兵船使。叫他把船留下。只不殺他。就是你的情了。也不消稀罕他那二百兩銀子。就這三隻船。賞你那鹽船。也賣一

二千銀子。說畢。竹山叩頭謝了。卽傳了鹽商十餘人。都是數十萬之家。聞說免死。俱來叩見。兀朮說。你們俱是我的百姓。因要私回揚州。本該殺了。今饒免你一死。把這三隻船俱留下我用罷。每人賞了一枝令箭。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只得叩頭去了。兀朮使人河下看貨船。都是蘇木胡椒。粗細紬布等貨。約有數萬金之物。又看家器船。俱是桌椅床帳。花梨木。鐵力木。豆柏楠木的家器磁器。粗重不等。約有萬金之物。只有鹽船。俱是蒲包載鹽。用繩網垛在船上。使粗蓆搭蓋。又沒人來買。倒是滯貨。兀朮說道。將這鹽都賞了蔣蠻子罷。賣了鹽。還是我官船。可不知這船上甚麼物件。正是。運去黃金無寶色。時來瓦罐有雷聲。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纔」原作「讒」，據影抄本、務本堂本改。

②「在」原作「隨」，據務本堂本改。

續金瓶梅後集卷三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正法品

第十八回 吳月娘千里尋兒 李嬌兒鄰舟遇舊

詩曰。

白楊風急野飛塵。車馬紛馳秋復春。

天地無窮身易老。山川如舊恨常新。

雨中果落空辭樹。花外鶯啼又送人。

柳絮何曾知去住。過江飄曳一沾巾。

單表吳月娘被金兵沖散。不見了玳安孝哥。只領着小玉連夜亂撞。到

續金瓶梅

第十八回

五二三

思無邪齋寶

續金瓶梅

第十八回

五一四

思無牙滙纂

了個林子裡河崖邊。幾間草屋。點着燈。問了問路。却遇個窮老婆。燈下細看。才認得是潘金蓮房裡使得小秋菊。嫁了個莊家。在這裡種田。慌得秋菊連忙刷鍋做飯。宿了一夜。明日月娘起來尋思。看他窮人家。不是住處。可往那裡找尋孝哥的信。哭了又哭。又沒個男人領着。只小玉和我。往那裡走。真是尋思得沒法。住不多時。他女婿王進財回來了。也沒找着牛。知道賊趕了那裡去。見月娘炕上坐着。才知是大娘。也來磕了個頭。就取了木扒往場後擔草。還要做飯給月娘吃。月娘過意不去。忙取出一根銀掠兒。重三錢。叫他去糴米。道。你往城裡去糴米。打聽兵的信。尋個人貼個招子。四下貼着找找。就在這近村裡。咱還不知道哩。秋菊道。娘且住二日。等等哥的信。這玉姐又沒出門。小女嫩婦的。自己那裡找去。只怕俺這窮人家沒甚麼孝順你。這王進財極老實。窮是窮。他還待買個禮去宅裡磕頭去。大娘且住二日看。說得月娘只得依着。

也是沒路了。不多時。王進財糴了些米。使個破布褂子包着。又是一個大南瓜。買了些鹽。放在炕上。說道。城裡亂紛紛的。兵沒去淨。那裡有糴米的。這是東村裡熟人家找的。又尋不出個寫招子的來。前村教書的劉先。我今請了來了。他說還要五十個錢去買紙。說着。那訓蒙的劉先進來。取了一塊板。在鍋臺上寫。月娘哭着念道。

立招字人清河縣西門吳氏。於本月十三日有家人玳安。帶領七歲小兒。乳名孝哥。城外避兵失散。不知去向。玳安二十七歲。長面無鬚。穿青衿襖。藍綿布褲。布襪青鞋。孝哥上穿藍布綿襖。青布夾褲。青雲頭鞋。如有見者報信。奉謝紋銀貳兩。收留者紋銀伍兩。在河下村王進財家報信。決不食言。

招字寫了二十餘張。叫王進財貼在大路上。那裡有個影兒。月娘問道。秋菊。這裡到薛姑子毘盧庵多少路。秋菊道。不遠。上大路往西北走。不

上三里路。過了河。一座林子過去。就望着了。上年隨着會燒香。我也去了一遭。月娘因住了二日。不耐煩。要換個去處好打聽信。就和小玉出了那屋。要往大路問毘盧庵的路。秋菊穿起布裙。道。我送娘去。月娘和小玉秋菊上了大路。走不多時。只見一個賣卦的瞽者從西走來。拿着那布寫招牌。上是。看陰陽吉凶婚葬。知八字六壬奇門。月娘看見是賣卦的。問道。先生你會占課麼。那先生道。占課是大易渾天甲子。那有不知道的。月娘道。請先生在這林子樹下。替我占一課。是人口失散的卦。那先生取出幾個銅錢。就地鋪下一片黃布。念道。單單拆。拆拆單。把錢搖了兩搖。擺在布上。道。是個睽卦。睽者。離也。一時不能卽見。世應屬卯。該在東南方上討信。日神是滕蛇。有小人駁雜。喜得子孫宮旺相。日後還有相會之期。又變了一個家人卦。這却好了。且喜天月二德。到處有救。貴人扶持。到前邊就有信了。占課已畢。月娘沒帶着錢。取下一個戒指。

有一錢五分重。送與先生去了。往前走了三四里路。過了一條小河。穿過林子。秋菊指道。看着那些松樹。就是薛姑子庵了。說不及話。只見一個人穿着白布直綴。白布帽子。背着一條小口袋。從林子過來。看着月娘。遠遠站下了。往前走不一會。小玉道。這不是薛師父徒弟妙趣麼。走到跟前。妙趣往前來迎。大娘那裡去。好些時不見個信。月娘問他因甚麼穿白。妙趣道。俺老師父着土賊火燎殺了。庵子裡發了一把火。虧了大殿沒有燒。把東西搶得淨光。妙鳳擄了去。三個多月纔有個信。如今在東京姑子庵裡。叫我去接他來。才去村裡化了這些米來。且捱日子。庵裡通不成過活了。大娘進去看看。只央了俺的個親戚來看門。我才出來走動的。說話中間。早到庵前。叫了半日。一個八十多的老聾婆子來開門。月娘一行人進去。但見。

佛座欹斜。鐘樓傾倒。香案前塵埋貝葉。油燈內光暗琉璃。梅

續金瓶梅

第十八回

五二八

思無牙滙覽

檀佛有頭無足。何曾救祆廟火焚。韋馱神捧杵當胸。無法降
修羅劫難。野狐不來翻地藏。山僧何處訪天魔。

月娘只見後邊三間方丈都●燒了。只落了兩間廚房。大殿的門也沒了。梅檀佛也在地下放着。連供桌磬爐都沒了。月娘進得庵來。好不悽慘。先在正殿上燒起一爐香。拜了佛。妙趣讓到廚房炕上坐下。正待去取米做飯。只見聾婆子道。夜來有一個漢子來問道信。說是西門老爹家。往東京去了。原來玳安找月娘不着。又來庵裡問信。因西門慶托夢上東京找月娘。那知道月娘還在近處。月娘一聞此信。好似孝哥在眼前的一般。恨不得一時間母子相會。便道。想是孝哥有了信。纔往東京去。又問道。這是幾時的信。婆子道。前日晚上些。他說腿走不動。要往臨清河口裡船上去。如今纔二日。有人去還趕得上。那妙趣又道。早知他去。我和他搭着伴。一路接了妙鳳來倒好。月娘道。只怕還在臨清河口

裡雇船也趕上了。說了一會。妙趣安下一張炕桌。請月娘吃飯。兩大碗醃蘿蔔丁。一碗苦瓜瓜齏。共盛着一大盆小米稀粥。大家守着盆吃了。月娘心裡有事。只吃了一碗。秋菊吃畢飯。辭月娘回去了。一夜俱宿在廚炕上。月娘和小玉商議。如今孩子沒信。玳安不得個實信。怎肯往東京走。想是金兵擄着往北去了。我如今沒了孩子。也是不過日子。爲甚麼坐的蹲着。這裡一頭那裡一頭的。像個沒腳蟹一般。不如大家趕到臨清口河上。找着玳安。和他一路走。強似在家愁得慌。小玉道。沒個男子人領着。不知東西南北。兵慌馬亂的。知道往那裡走。妙趣接過來道。大娘要去找孝哥兒。我陪你走走。也要去接妙鳳。他在京裡皇姑庵。是有處找。這一路上的女僧庵。他都有咱接衆去處。不消下那飯店。咱婦道家也甚便宜。幾句話說得月娘心裡定了。道。明日早起來。咱先到河口上問問玳安的信。不該遲了。只是我身邊沒有銀子盤纏。小玉腰邊

續金瓶梅

第十八回

五二〇

思無牙滙覽

還帶着幾根簪子。賣着吃罷。妙趣道。我的奶奶。俺出門再使錢。不如不剃這根頭髮了。一個木魚子。到了誰家門上。化不出兩碗齋來。你老人家管吃不了。大家笑了。月娘一夜沒合眼。到天明。梳洗淨了手。向佛前頂禮禱祝。暗中保佑早母子相逢。妙趣早煮了飯。吃畢。妙趣怕白布衫不好乞化。依舊穿上舊皂僧衣。帶了一個木魚。月娘小玉使舊手怕裹了頭。項下掛了一串數珠。恐怕路途無力。小王拿了一根拄杖。原是薛姑子的。也像在家女道一樣。三人打扮已畢。俱向韋馱前拜了出門。囑咐龔婆子用心看守。往臨清河口而去。可憐月娘自幼不出深閨。母子流離之苦。

閨中少婦不知愁。

春色年年滿畫樓。

曉起倩郎爲敷粉。

晚粧呼婢代梳頭。

亂離零落如風絮。

兒女飄流似水漚。

今日關山堪涕淚。

一條藜杖過荒丘。

不到了幾日。早至清河口下船的去處。河岸上一個小小尼庵捨茶。認得妙趣是毘盧庵師父。忙請進去吃茶。這上船的人來千去萬。那裡找玳安去。原來亂後找兒的極多。月娘問了問捨茶的師父道。這二三日裡內。有個長大漢子三十歲的。穿個青布襖。找孩子的。不知過去了沒有。那道姑不知是那裡帳。就胡亂應道。有這個人。過去了。只問上東京的路。只這一句。投着前言。月娘放心趕去。走了二日。路上沒有宿頭。尋了寡婦家住了一夜。妙趣道。奶奶。你一日走不得幾十里路。這幾時到京。不如搭個人載船。賃他個後艙口。咱三人坐了。到汴梁。打發他再糴上幾升米。隨着船稍上吃飯。也便易些。月娘道。隨你怎樣走罷。我一些力氣也走不上了。恰有一個小鹽船帶着些人在船頭上。也有拿傘的。拿包裹的。妙趣久走外化緣的。他就知是載人的。連忙上船來和艄公

續金瓶梅

第十八回

五三

思無牙滙覽

打了問訊。說是一位奶奶上京探親的。只賃你一座後艙。到京與你一兩銀子。艄婆請進去看了。在廚後船稍上。尿馬子都全。妙趣扶月娘進了船艙。艄公②問他要錢糴米。妙趣道。按人頭一日兩碗米算。下船總找錢罷。艄公見是女僧。說話在行。也不計較。從此月娘只在船穩坐。不題。却說玳安因在黃家村被擄。到了賊營。遇見韓二搗鬼。叫他入夥。細問道他。方纔知道他哥韓道國死了。他嫂子王六兒姪女韓愛姐從東京逃回來。遇在村裡。又被金兵擄去。因此流落在賊中。後來叫玳安領着一隊賊去打劫村坊。他就丟了鎗走了。又回清河縣。各處找問月娘去了。不料金兵來攻這土賊的寨子。殺了個罄淨。把韓二拴去。已是綁了要殺。虧他姪女韓愛姐就在金元帥幹離不營裡做了夫人。正然吃酒。在傍彈着琵琶。看見韓二綁進來。有二三十人。見金幹離不分付要殺。愛姐認得是他二叔。認做了父親。連忙跪下求饒。這幹離不就都放

了。賊們收在營裡充兵。把韓二賞了個千總。隨營聽用。那一日。從臨清上船。要上汴梁去見兀朮四太子。這大船有兩隻。一隻是韓離不坐的官船。一隻是家眷船。擄的臨清婦女不計其數。因韓愛姐會彈琵琶。又會奉承。枕蓆上把金將軍弄得昏了。把他做個小夫人。打扮得明珠翠羽。粉粧玉琢。和天仙巫女一般。那王六兒四十五歲了。還梳得水鬢長長的。抹上些胭脂嘴上。裝作老太岳母模樣。那韓離不那知他母子是久在巢窩。積年的衕衕。後來韓二搗鬼知韓愛姐得寵。也就作腔裝起岳丈來。穿着一件半新不舊的雲緞蟒褶褂。束一條金鐃透花的花銀鞵帶。斜墜着一口倭漆鞘。鏡磨光龍吞口的腰刀。頭戴一頂水獺皮罩紅纓寶石頂的番帽。脚穿馬皮綠線滾雲頭的戰靴。日日在營前搖擺氣勢。那知道是積年的鑽龜二打六。那一日上了船。放砲扯起大帥字黃緞旗來。那兩座船前後行開。艍公打號開船。約有幾百人。船上簫鼓

續金瓶梅

第十八回

五二四

思無牙泄寶

並奏。彩鷁輕飄。真如憑虛御風而行。兩邊人船貨船鹽船。都開在兩岸邊去。閃開一條河路。誰敢亂走。那兩崖上都是連環甲馬。夾船而行。旗旛隊伍。一連百里不斷。月娘小玉在鹽船後艙。往外窺看。緊隨他家眷船行走。這些光景好不熱鬧。過了二日。俱是綁着大船住下。只見一個人從大船上走過來。從月娘這鹽船上過。要去買燒酒。小玉上船取東西。看得甚真。道。像是牛皮巷韓夥計他兄弟二搗鬼。只是胖了些。忙忙和月娘說了。月娘不信。道。他一家都上東京投蔡太師去了。怎麼在這裡。原來這官船上桶子封皮糊着。船邊上婦人亂走。看得極真。忽見一個中年的婦人出來。但見。

水鬢斜拖。面皮黃白。年紀有四十多歲。唇上抹兩溜胭脂。身

腰兒三尺多高。臉上搽一堆膩粉。高底雲頭鞋。半村不俏。長

眉涎瞪眼。慣戰能搖。久在暗巢開狗洞。更從假道做龍陽。

小玉看了。叫月娘出後船來看。道。這不是韓道國老婆王六兒。剝了皮。我就不認得這淫婦了。月娘正自疑惑。只見船邊上又走出一個年少的婦人。有二十一二歲年紀。但見。

金絲高髻。一半是京樣宮粧。油鬢斜梳。又像是巾頭娼扮。面

皮〔兒〕不紅不白。疑似芙蓉出水。腰肢兒不長不短。猶如

柳線臨風。吞肩蟒袖。昭君馬上少琵琶。到膝宮靴。焉支山下

無顏色。

月娘看了一會。認不出來。小玉道。倒像韓家那小愛姐。咱買了送給翟大爺的。只是出落得長大。胖了些兒。只怕也是他。不知幾時回來了。說不及話。只見兩個盤髻的番婆。船頭上叫。韓太太。韓太太。來這裡頑。原來艖公拿着網。船上打魚哩。引得些婦女們都出來看。內有一人在衆人背後。見月娘小玉出來看這大船上婦女。他却回頭先看見月娘。那

續金瓶梅

第十八回

五二六

思無牙滙覽

月娘只道在外邊沒人認得他。只管露出身子來。呆呆的看。那知那人早已看得分明。高叫一聲。大娘。你怎麼在這裡。這一聲叫的。險不把月娘驚回旅夢秋江上。疑在故園明月中。

雲中孤雁。啣蘆江上遇前羣。池畔飛鴛。失水沙邊逢舊侶。破

鏡飛上天。湊成團圓明月。雙龍會入水。再連紫氣豐城。莫道

花飛無聚處。應知萍散有逢時。

月娘回頭一看。諕了一驚。不是別人。乃是他二娘李嬌兒。從西門慶死後回了院裡。又嫁了張二官人。不足三年。這遭被擄入營。他做了夫人。月娘不敢上這官船。只到前艙。二人相望流淚。月娘說。不見了孝哥。要上東京找尋。李嬌兒說。城破被擄。如今要帶上燕京去了。不料這裡又得相逢。看見月娘衣衫襤褸。滿頭塵土。就知道路艱難。連忙頭上拔下一根金簪子。一雙金戒指。悄悄遞與月娘。月娘不肯受。李嬌兒道。也是

咱姊妹們一點心。知道那裡再得相會。月娘才袖了。大家拭淚而別。那王六兒看見。明知是月娘。躲進艙裡去了。一聲鑼響。婦人各進官艙。見幹離不岸上紮營。密密層層都是帳房。到了五更。吹角起營。這大船上金鼓齊鳴。放了大砲。就是細樂悠揚。應着水聲。吹吹打打。開船而去。李嬌兒不敢出艙。推開一扇桶子。遙望月娘。垂淚不絕。却說吳月娘在鹽船艙裡。不消半月。●早到汴梁城門首。這還是張邦昌攝位。金兵亂走。沒有人攔阻。先使妙趣下船。當鋪裡把金簪當了二兩銀子。打發了船錢。然後下船往城裡找皇姑寺。六街三巷。走了幾處尼庵。俱不對話。又走了一回。見一個老婆婆在那寺前石臺上坐着。妙趣打個問訊。進得二門。一羣貧人正吃粥哩。問道了一聲當家師父。只見長老過來道。過往的師父。請吃些稀粥結緣。那妙趣也走得飢了。看了看。有男女兩席。男子們在廚外地下坐着。婦女們在房裡。一個大法炕坐着個老婆婆。但見。

續金瓶梅

第十八回

五二八

思無牙滙覽

髮垂白蒜。面皺黃紗。衣服檻樓。殘絲破襖。露團花。笑語從容。
拄杖蒲席。多道氣。高坐無貧婆之乞相。舉止有大家之威儀。

這是蔡老夫人。在這齋場看大眾吃粥。見妙趣是個尼僧。打個問訊。忙請上炕。問有甚事到此。妙趣道。有個在家女道。來東京尋兒。還沒個安身的去處。尋了幾個尼庵。都不湊巧。現在門外立着。老夫人道。快請進來。妙趣出來請月娘小玉進去。見了禮。都上炕坐着。月娘把不見了兒來找。說一路苦楚。不覺淚下。老夫人便道。不消去尋別庵。我這給孤寺留衆捨米。既然沒處去。且在我這院子裡住些時罷。找兒子也要慢慢的探信。那有一到就有了的。月娘也是無可奈何。見老夫人說話忠誠。細問了一遍。纔知是蔡太師之母老太夫人。下來謝了。早有貧婆盛上粥來。衆婦女吃完飯。過那邊院子去了。這月娘暫寄給孤寺中。妙趣自去訪問妙鳳和孝哥的信息。不知將來月娘母子何日相逢。正是。雪隱

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都」原作「淨」，據務本堂本改。

②「葡公」原作「稍工」，據上文改，下同。

③「月」原作「日」，據影抄本、務本堂本改。

續金瓶梅後集卷四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戒導品

第十九回 宋道君隔帳琵琶 張邦昌御床半臂

詩曰。

萬象紛華一化工。 花開偏占上林風。

吳姬舞雪春歌急。 漢苑題紅夜夢同。

舞蝶戀香拋遠塞。 野鶯啣片出深宮。

君聽月下胡笳曲。 多少園陵白露中。

感應篇上說。賞罰不平。逸樂過節。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況這人君爲天

此文專講君
臣大義豈可
作小說看過

續金瓶梅

第十九回

五三一

思無邪集

續金瓶梅

第十九回

五三二

思無牙滙覽

下之主。人臣受君父之恩。豈無報應。却說宋徽宗重（宣）和七年。童貫開了邊釁。密約金人攻遼。後又背了金人。收遼叛將張穀。金人以此起兵責宋敗盟。童貫無力遮擋。只得把張穀殺了。送首級與金。因此邊將一齊反叛。大將郭藥師降了金。引金將粘沒喝。幹離不。分道入寇。徽宗內禪。欽宗改年靖康。不足二年。擄徽欽北去。皇后太子。皇妃宮主。宗室無一人得免。立了張邦昌爲楚帝。粘沒喝起營大搶。京城一空。這些番兵把民間婦女不留一人。車上的。馬上的。那些沒有姿色的。趕着空行。如羊群蟻陣一般。也有死的病的。馬踏車碾而過。塵土迷天。朔風打面。那徽宗道君皇帝和欽宗並太子。都上了牛車。戴着大青寬簷氈笠。青絹長衣。父子並車而行。前後番兵圍擁。何止千百。那皇后妃嬪。貴人公主。有名的宮官。另在車後。別有番將押着。兩不見面。只是遙聞哭泣之聲。一時間。又隔在千軍萬馬裡邊。夜間各有帳房宿臥。也不容在一

處。過了汴河。迤邐往北而去。兵馬婦女相連。千里不斷。也不知有多少
人烟。過了天雄。將次白溝界河岸邊紮營。時八月中秋。那些軍營帳房
密密層層。四下角聲吹起。明月滿天。衆番兵過了中原。離邊不遠。解鞍
卸甲。也有飲酒彈唱的。也有操弄胡琴。打緊急鼓的。原來徽欽的帳房
安在圍中。與這金將粘沒喝帳房不遠。滿地都是番兵睡臥。四面又有
柵欄。柵欄外又是人馬。也不知幾十重。八面周圍。真是鳥飛不過。那上
皇在帳中悶坐。只見郭藥師送了一隻牛腿。腥臭不堪。一瓶酒。酸薄如
醋。想要對月下少飲一杯解解愁悶。如何吃得下。因賦詞一首。遙憶當
年汴中樂地。名曰望江南。

南朝事。回首夢中看。細雨草生金殿冷。小樓人去玉笙寒。切
莫倚危欄。傷心處。汴水幾時還。馬角不生冰雪窖。烏頭

白斷雁鴻天。朔塞夜漫漫。

續金瓶梅

第十九回

五三四

思無牙滙覽

行樂事。歲月幾般般。微服狹邪花爛漫。石山艮岳玉嶺岼。四海怨傷殘。堪恨處。邊禍起無端。國喪不知猶信佞。身亡

方悔誤從姦。拋骨黑河灘。

賦詞已畢。道君背手出帳。月下閒行幾步。只有一老內監相隨。人馬無聲。見番兵俱鼽鼽而臥。聽隔帳箏箏胡樂一齊奏起。笑聲不絕。望見紅絨氈銀葫蘆帳頂。像是粘沒喝的帳房了。停不多會。聽得琵琶淒淒切切。緊擗慢①點。不是民間指撥。細聽一會。是昭君怨兼帶漢宮秋。

新水令 上馬嬌

俺本是巴山閬水藐仙姑。受丹青畫工嫉妒。承恩來禁苑。上馬去穹廬。②朔塞馳驅。玉鞭稍指定了烏江路。

駐馬聽 望鄉引

勒馬踟躕。葱海灘頭邊月苦。回頭鄉故。雁門關外雁聲孤。斷

筆不到處使人自想乃爲至文

腸蘇武寄邊書。消魂衛律河橋處。遠辭了舊家墳墓。恨角聲
斷送人歸去。

沈醉東風 第一怨

第一怨。毛延壽徵金縢賦。汗嬋娟點紫奪朱。倩着俺傾國容。
明決定君王顧。倒做了撒珊瑚。滄海遺珠。望斷了昭陽美女
圖。因此上困長門。梧桐夜雨。

殿前歡 第二怨

第二怨。臣宰掌兵符。把邊庭破壞。細柳稀疏。一任他甘泉獵
馬南來牧。一個價束手無謀。弱君王沒個主。誰堪訴。笑兩班
文武。那裡有金城方略。只憑着紅粉支吾。

雁兒落 天山獵

猛聽見傳箭令。敲邊鼓。吹畫角。擎鷹鷂。驚起了滿山頭雉與

續金瓶梅

第十九回

五三六

思無牙滙覽

鳩。趕不盡四野裡麋和兔。

得勝令 小點軍

呀。錦氍毹擁定老單于。列兩行貂帽闕氏婦。密密層層戈甲排。
番部。亂紛紛旗旛聚把都。吃着屠酥。亂蓬蓬氍毹前舞。打着番
語。醉醺醺馬上扶。

川撥棹 大合圍

大合圍。把軍馬分三部。走過了沙磧邊榆。雪嶺飛狐。黑海青
蒲。玄菟伊吾。追得那虎奔荒區。雁落平湖。好一似電走霜鑪。
月映彎弧。畫角悲鳴。蘆管吹噓。下團營插下了皂鵬旗幕。一
搭裡炙黃羊。傳酪乳。

七兄弟 雁傳書

見幾行雲雁影南浦。^③馬頭前落下孤鴻侶。待寫個問平安。

詞曲宮調妙
合元人此書
可冠古今小
說之祖

淒淒切切素帛書。你與俺問君王。把嬌嬌滴滴紅顏誤。

梅花酒 琵琶恨

斜撥着鶻絃自語。滴檀槽碎玉噴珠。大趂鼓北風吹瀑布。小
重山姜女哭城隅。風散雁。月啼烏。別鶴怨。隻鸞呼。鹿失母。鳳
將雛。鐵指撥。玉蟾蜍。^④恰便似楚重瞳趕散了八千義旅。虞
夫人馬上血模糊。

收江南 下馬嬌

呀。邊庭秋盡老黃蘆。待畫個昭君出塞怨江湖。俺怎肯卸官
粧去國投沙漠。且趁着單于獵出。慢下了雕鞍金鐙自嗟吁。

鴛鴦煞 青塚怨

雁書不到黃龍府。節毛落盡白狼渡。沒要緊浣女投江。生羨
殺屈父沈魚。暢道是漢室婕妤。女流規矩。折不了俺中原禮

續金瓶梅

第十九回

五三八

思無牙滙覽

數。黃陵泣血湘妃竹。做一個青草塚綠裙腰。煞強似北邙山

泉下土。

道君聽罷多時。不覺傷心淚下。你道琵琶是誰彈的。原來玉熙宮鄭婕妤平日精習這一套。昭君怨。內有二十四拍。上馬嬌。下馬嬌。思鄉引。出塞引。鴻雁傳書。大點軍。小點軍。大打圍。都是大套數。彈到月落烏飛。馬嘶人起。那些各帳內淫聲四起。全不可聞。道君怕番將知覺。不敢久立。悄悄回帳。連衣而寢。又作詩曰。

東海羣兒拜木公。

圍棋常賭鳳凰籠。

醉中誤失東南角。

輸却蓬萊一座宮。

直至天明。起營上車。遙望見一羣內家。俱換了胡姬打扮。錦繡絨裝。弓靴窄袖。簇擁着順上皇車前而去。遠遠見一柄鏤金螺甸曲柄琵琶。才知是鄭婕妤了。又是一羣戰馬雕鞍。繡裘銀甲。却是南人衣裝。輕弓軟

李卓吾批曰
大悟性絕倒

英雄小卒愧
死一時人物

帶。遙望着上皇笑嘻嘻而去。才認得是降將郭藥師。這上皇父子垂頭長嘆。才悔那艮岳的奢華。花石的荒亂。以致今日亡國喪身。總用那姦臣之禍。不消一日。到了北都。金主封徽宗爲昏德公。欽宗爲重昏侯。止給皇后一人。老醜宮女十人。其餘妃子俱分賞各營去訖。牛車一輛。護兵五百。遷往五國城。離遼陽三千餘里。金主說。待烏頭白了。馬生出角來。召你回國。從此喪生沙漠。不題。却說張邦昌受了金人僞命。立爲楚帝。聞二帝北行。同百姓遙送於汴京南薰門外。拜了幾拜。百姓哭聲震天。回了朝。要昇殿聚文武百官。共議登極的大事。有一羽林軍吳革。是無名小軍。平日勇力過人。專報不平。能使三百斤銅鎚。見張邦昌受了金人的命。合了城裡二三百好漢。要大朝日子進朝打殺邦昌。往江南獻捷。不料有個錦衣衛官范瓊。先知其謀。密哄營軍說是他謀反。夜間把吳革殺了。衆人皆散。這范瓊自說是有保駕擁戴的功。強搜出城內

續金瓶梅

第十九回

五三九

思無邪雀寶

續金瓶梅

第十九回

五四〇

思無牙滙覽

文字絕倒

藏的幾個文官武將。排班朝賀。那邦昌也不知天高地下。從御座上跌將下來。把個皇帝帽子。倒像着脚踢了十來丈遠。從此邦昌知天意人心不順。也就不敢升殿。在禁中議事。一任金兵城裡劫掠。把邦昌一個女兒也搶了去。不敢言語。因此把各官都加了權字。或稱權御史。權將軍。權平章軍國事。不消說。他也是一個權的了。却說哲宗朝。有正宮孟皇后。極是正大的。因與劉婕妤爭寵。那奸相章惇串通劉婕妤。告孟后詛罵皇上。廢了在冷宮中十有餘年。這是一件大冤事。那知天道暗佑這好人。到了靖康。金人把太后。美人有名的。不留一個。都擄了北去。那知道冷宮中還有個皇后。因此單單留下孟娘娘。後來在江南壽九十二歲而終。這却不是個因果。那時有個大臣呂好問。勸着邦昌道。這皇帝不是好做的。金人把這個擔子交付與你。那時節不敢辭。因爲這一城百姓。如今金兵退了。你當真要做皇帝。行不得。九王渡江。已改了

一段因果載
通鑑中帶出
正大

年號。不去上表請旨。人都要起兵來征討你。怎麼了。依我說。先請出孟娘娘來垂簾聽政。一面遣官去南京請康王回汴登極。這是正理。那張邦昌從沒嘗着皇帝的滋味。又愛又怕。沒奈何。請出孟娘娘來設朝。滿城官民歡呼踴躍。不題。這張邦昌要看看這宮裡光景。那時宮中擄不盡的宮人。也還有五七百名。朝廷的床帳享用。也還有不曾搜到的。到了中秋。他就叫了幾個殺不盡的內官來。呼皇道寡的裝起來。要幸玉熙宮飲酒賞月。那亂後的御廚司光祿司官員。久都散了。那有大宴。這些太監是慣奉承的。忙傳與宮中老宮官伺候御宴。張邦昌坐了一頂黃幔八仙小轎。八個錦衣校尉擡起。進得後宮。果是一日爲君。勝似萬載爲民。但見。

金釘朱戶。豈止萬戶千門。璇閣瓊樓。盡是珠圍翠繞。掖廷曲巷。隱簾櫳。無非花貌。獸面銅環。封鎖闥。各有宮官。聞駕到。樂

續金瓶梅

第十九回

五四二

思無牙滙覽

奏鈞天。處處列金釵象管。但行幸。酒斟醺醖。重重上異果珍盤。龍圍寶柱。罌罌月影下鸞聲。鶴舞瑤階。合殿花香驚鹿夢。

三島路迷通艮岳。五雲光暗冷乾宮。

邦昌進宮。神魂不定。如醉中相似。真是看得眼花了。却說這宮中美人名位不同。從來說三宮六院。三十二嬪妃。七十一御妻。又有貴人才人。婕妤二十四內院。有爵的女官。不知其數。約有千百。住滿了這皇宮內苑。這金兵揀着有名的皇后貴妃去了。宮裡不曾細搜。況這些宮人怕死。或是藏在天花板上的。冰窖裡的。艮岳山洞石縫裡的。那宮中周圍四五十里。樓閣穿廊。彎彎曲曲。那裡去找。這一時。宮女存的還有數百人。中有一位夫人。是徽宗幸過。封爲華國李夫人。頗通書畫。原在艮岳道觀中管司文書。也是有名的了。此人是杭州選來嬪秀。典雅風流。精於吹簫鼓琴。一代絕色。有詞曰滿庭芳。

典雅安詳。天然丰韻。江南體態溫柔。更能文知詩。簫管度清謳。隨意鬢鬆釵卸。一笑時。紅暈嬌羞。輕盈步。素裙長帶。羅襪露雙鉤。腰肢常帶弱。尤雲殢雨。善病多愁。抱孤琴自弄。玉墜搔頭。偏喜是薰爐花墊。茗碗香篝。安能夠。秦樓一曲。同跨鳳凰遊。

好說
該死

這太監要奉承張邦昌歡喜。那一時做着皇帝。知道是真是假。因有此夫人在內。忙忙去傳來接駕。其實張邦昌原無此意。那李夫人見宮中無主。二帝北狩。康王過江去了。婦人不過求那一時寵幸。原無甚麼氣節。這些內外文武大臣。尙自苟免求生。何況婦女。這李夫人聞邦昌爲帝。豈有不求寵幸之理。這裡有徽宗遊艮岳的一套蘇意下程。先使宮人擺設齊整。俱是香楠器具。素密玉碗。名酒異果。山海珍羞。擡了二十盒牙盤美饌。自己打扮出舊日宮裝。前後美人抱着樂器。坐了藤花小

續金瓶梅

第十九回

五四四

思無牙滙覽

杌。四人擡上玉熙宮來。大凡禁中規矩。上幸一次的賜一錦杌。二人擡上幸二次的四人擡。這李夫人常在聖駕左右。自坐着四人錦杌。真如天上飛瓊。玉霄彩鳳。冉冉從空而下。到了玉熙宮門首。見張邦昌小輦將到。照舊跪倒接駕。那邦昌如何當得起。忙叫落輦。輕輕扶起來。不覺肉麻心跳。玉熙宮是徽宗遊幸之地。都是平臺曲檻。幽閣迴廊。不比外朝大殿。這李夫人引入一個小小閣子。都是白綾糊的香牆。碧紗糊的圓窗。每一窗前。俱安就的御榻。黃羅紬幔。遍掛流蘇。那御案上。筆墨書畫。玉軸牙籤。宛然如新。轉上平臺高閣。一路暗洞斜通。就有各樣花石盆景。懸的鸚鵡。養的金魚。黃楊翠檜。松盆水石。各有款制。真是玩之不足。到一處。就有茶食小果。細酌薰香。只遊了半日。受用不盡。張邦昌才知道做皇帝的光景。這等滋味。早已月上平臺。照得畫閣朱扉如珠簾玉箔相似。那李夫人已將擡來御宴。擺在大理石方几之上。安了一張

小李將軍念
習宮畫不如
此妙

龍榻。繡墊香墩。侍女們笙簫奏起。真如天鈞仙樂一般。這張邦昌就是一死。吹得魂靈兒從頭頂裡。不知走到那天上去了。李夫人奉上西洋貢的一隻琥珀大桃杯。斟上江南惠泉香醞。李夫人纔取過一枝紫竹。輕吐朱唇。吹起關山調梅花三弄來。宮人執牙板相隨。真是引鳳招凰。凝雲度曲。邦昌又是一死。吹得心眼裡從脚跟湧泉穴。不知麻到那國裡去了。一曲未盡。在傍宮女慣會逢迎。送果送膳。斟上一杯。又是一杯。邦昌原沒酒量。不知天高地下。醉眼蒙騰。起來小淨。就捧過金盆浴了手。又轉入一個暗暗小閣子去。却是圍碁。李夫人擺下碁子。與邦昌對着。原來夫人是國手。看這邦昌碁低。故意平了。又斟上一大玉杯西域貢的葡萄酒。聽了一曲琴。這邦昌從來不曾過這一日。意足心滿。樂極興動。不知不覺與夫人握手談心。這夫人也就細腰偎近。忙取手縫的淡黃半臂來。要與邦昌更衣。那邦昌不知宮中更衣就是行幸。那時月

續金瓶梅

第十九回

五回六

思無牙滙寶

色正中。宮女知趣。俱在平臺上。不敢進閣。李夫人早把邦昌外衣解去。自己倒入懷中。解下那貼肉一件羅衫來。替他換上半臂。露出雪白的肌膚。李夫人上前一把摟住。忙叫親親不迭。邦昌只得倒在御榻上邊。原有臥枕倚枕。大小不同。堆在床邊。這李夫人脫去底衣。透出香肌。高懸玉戶。這邦昌又是一死。却是連骨酥麻。從心到肺。跳在香水池中。不知死在那裡去了。原來宮中行樂。房術甚多。俱是奇方秘藥。李夫人早將香藥入爐。暖如春水。香似幽蘭。豈是人間常味。可憐那邦昌不曾經此。反驚得一泄而盡。把夫人久曠之情。無可發洩。不覺羅衫透濕。怏怏而起。有一詞減字木蘭花。

桃源誤入。春在落花流水處。洞轉花溪。未到春歸路已迷。

亂紅深淺。欲聽啼鶯聲更緩。暮雨雲橫。但聽花間滴露聲。

原來金兵圍汴。哄誘徽宗父子入營講和。怕那宋家勤王兵到。因此劫

小說中無此
正論此作書
苦心有益風
化境

着二帝連夜北去。只傳了后妃王子們隨駕。那金人大兵到底不曾入宮。這宮中陳設的寶玩。還有未動的。張邦昌雖僞受金命。即是看家奴一樣。怕金人回汴。留作行宮。也不敢動大內裡的分毫。若論邦昌臣子盡忠的道理。不死就該逃了。雖死也不可受命。這是第一着。就要全城百姓。不能逃躲。暫時領受。待粘沒喝北去了。即時還歸臣職。請孟后臨朝。自己赴行在請罪。聽高宗遣大將留守。這是第二着。爲人臣子。有死無二。除此二着之外。再無個騎兩頭馬的道理。就如一個寡婦。被人強逼成姦。雖不是本心。日後姦夫去了。還聽那姦夫看守他的門戶。何面目回來見他的丈夫。自然是該死的。如今張邦昌乘機受命。便說他是天賜的皇帝。私入宮禁。僭用嬪妃。分明是臣姦主后。子納父妾。一樣禽獸所不爲。天地所必誅。見那臣民不順。又無兵馬可守。才請孟后臨朝。又歸了臣位。却私自入宮。淫汙御榻。世上豈有這個傻獸。豈有不

續金瓶梅

第十九回

五四八

思無牙滙覽

死的理。後來孟娘娘過了江。奏知高宗。把李夫人用非刑。供出口詞來。火燬死了李夫人。將張邦昌明正典刑。剛之於西市。史書上記了一行。曰。張邦昌伏誅。從古來。姦臣不少。王莽曹操董卓朱溫。都是自家取天下。不顧那君臣大義。止有張邦昌劉豫。替人做奴才。不免名滅身死。把自己妻女都被金人淫污了。貽笑千古。怎及得操莽奸雄。還成得一個事業。此是昏主叛臣一段公案。却從淫汙中來。所以收入感應篇中。講出這亡國殺身的因果。不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慢」原作「漫」，據務本堂本改。

②「廬」原作「癩」，據務本堂本改。

③「浦」原作「鋪」，據務本堂本改。

④「蜎」下原衍「玉蟾蜎」三字，據務本堂本刪。

⑤此段眉批「文」、「字」、「倒」三字原漫漶，據影抄本補。

⑥「妾」原作「妻」，據務本堂本改。

續金瓶梅後集卷四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遊戲品

第二十回 李銀瓶梅花三弄 鄭玉卿一箭雙鵰

鍾離祖詩。

生我之門死我戶。 幾個惺惺幾個悟。

夜來鐵漢自尋思。 長生不死由人做。

呂祖詩。

二八佳人體似酥。 腰間杖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裡教君骨髓枯。

續金瓶梅

第二十回

五五一

思無邪集

續金瓶梅

第二十回

五五二

思無牙泄寶

佛經道書先從斷色慾入門。我儒家也只講個寡欲。

看到屎溺穴中。

真是輪迴種子。

却說翟員外和一起幫閒子弟。在李師師家廳上吃茶。忽然見銀瓶掀簾子上花園裡去了。不覺魂飛心蕩。恨不得一時到手。托那侍兒巫雲和師師說。要出一百兩銀子梳櫳銀瓶。巫雲笑道。我不敢提起。怕瓶姐知道罵我。你叫幫閒的鄭玉卿來。探探太太的口氣。我纔敢說。原來鄭玉卿才十八九歲。一手好琵琶。各樣子弟六藝無般不會。又慣會偷寒送暖。自幼兒和人磨光。極是在行。人物又好。手段兒又高。汴京巢窩裡有名幫閒小官。自從他父母亡過了。千金家事嫖得精光。人只叫他作小鄭千戶。金兵亂後。又襲不得職。終日和人在巢窩裡鬼混。那日在家。翟員外進來坐下。央他和李師師提那梳櫳銀瓶的話。鄭玉卿搖了搖頭。道。這件事休看得容易了。倒要費彎曲。才得到手。你休看作是門裡

先小後大好
讓片

句法

人。指望一說就成。皮狐打不成。還惹下一身臊。李師師是個見大錢的。把這銀瓶嬌養得比自己女兒還重十分。動不動說是道君選過的妃嬪。就是一位皇后相似。他心裡還不知安下個甚麼網兒。要打一個餓老鴟。你我如今拿着百十兩銀子。就要去破天荒。採了鮮花兒。那能夠。他就依你梳櫳。給銀瓶破了瓜。你不成一兩夜就中跣開了。就講包月包年。還少不得幾百兩銀子。倒不如講嫁娶。破着費五七百金。他還等個大體面。扯大架子。至少也還騙他三二百兩陪送的粧奩。你不過淨費三四百兩。還不夠那包月的錢。說得翟員外滿心歡喜。道。玉卿。你不枉是個積年子弟。到底算計得長。咱如今怎麼去開口。玉卿道。終不然這樣空手白去提親。他不笑麼。依我。明後日是李師師的生日。你買一副大大的下程。我替你先去探探。憑着我三寸不爛之舌。管成有幾分准。翟員外與玉卿商量已定。到了正月十三日。是師師的正壽。這東

續金瓶梅

第二十回

五五四

思無牙滙寶

京有名的行戶。誰敢不來進奉他。就是舊日相識官員內監。都有往來。自家常養着兩個長班書辦。答應往來禮帖。倒像個縉紳家的體面。到了日西。禮節將完。鄭玉卿打扮一身蘇款。戴一頂玄紗軟巾。斜嵌着古玉玦兒。穿一領烏綾碎雲宋錦花樣的直裰。又襯着一條水紅花皺紗的褶裯兒。脚下朱紅紗履。白綾細襪。手裡拿着一個紅綾鴛鴦汗巾。繫着銀三事兒。又袖籠着出奇的一個大佛手柑。和一大塊沈香火。埋了一個壽字紫銅薰爐裡。俱籠在袖中。薰得透體異香。要悄悄送與銀瓶的。他却要借翟員外的戀錢。來賣自己俏。這是葉底偷桃手段。畢竟是在行的子弟。安排停當。把衣衫抖了幾抖。上李師師家來。讓客廳上坐下。他這院裡規矩。如要回了。就說。太太有病。久不見客。如要見。就等一會。才請到書房。又等一會。才出來相見。這是御院裡的規矩。比不得巢窩裡沒內沒外。一把就抱在懷裡。分外還有許多腔調。如不依他。就說

是不在行的。一世也不得見他面。所以都要尊他的。玉卿坐在前廳上。只見兩壁排的俱是香楠木椅桌。當面鐵梨木天然几。可間的二丈餘長。上設漢銅大花瓶。插一枝半開的老梅。護瓶口又一枝寶珠大紅茶花。傍倚着個周紋饗饗古鼎。足有六寸餘高。香煙縷縷不絕。玉卿坐了一會。出來個蓬頭小京油兒。打着一個蘇州髻。屯（純）絹青衣。拿着雕漆銀鑲盅兒。一盞泡茶。杏仁茶果。吃了。說。太太才睡醒了。梳頭哩。就出相見。又等一頓飯時。另有一個侍兒。穿着織金豆綠衫兒。銀紅綾比甲。束着個花綾白汗巾兒。掀着簾子。不進來。笑着說。太太請書房中相見哩。這玉卿又抖抖衣服。進入幾層門戶。彎轉迴廊。俱是一片松竹。太湖石邊。臘梅盛開。又有兩樹紅梅相映。進得五間書房來。師師還在繡閣未出。那得就見。玉卿坐在中間一個倭漆大理石小椅兒上。未見佳人。先看陳設。但見。

續金瓶梅

第二十四

五五六

思無牙滙覽

正南設大理石屏二架。天然山水雲烟。居中懸御筆白鷹一軸。上印着玉章寶璽。左壁掛東坡大字。題文與可墨竹淋漓。右壁掛米顛淡皴。仿趙大年遠山蒼老。但見牙床雕鏤龍鳳。懸掛着錦帳流蘇。盡是內宮陳設。香榻高鋪文綺。平墊着隱囊繡簟。無非御院風流。瑤籤玉軸。多藏着道笈仙函。端硯紋琴。俱列在朱几素案。又有那床上盆松。三寸高枝。能向畫圖作幹。籠中鸚鵡。一聲巧語。忽傳客到呼茶。紫簫斜掛玉屏風。香縷細焚金鴨鼎。

讀宋元史有感。

亂多治少使心悲。
一段須傾酒一卮。

元末勝場王保保。
宋家敗氣李師師。

鄭玉卿看有多時。忽然湘簾高揭。宮扇半遮。前後四個濃粧侍兒。簇捧

是是

出來的是師師了。也有三十歲年紀。身子兒不短不長。面龐兒半黃半白。顏色也只平常。打扮得十分嬌貴。穿一件天藍翡翠漏地鳳穿花縐紗衫兒。下襯着絳紅縐羅衲襖。繫一條素羅落花流水八幅湘裙。緊罩着點翠穿珠蓮瓣雲肩宮袖。總是內家。一陣異香。蘭芬桂馥。鄭玉卿雖幫閒到他家。只見了幾個侍女們。那曾見師師一面。見了這等一個威儀。如何不心驚骨軟。早不覺磕下頭去。師師用手攙起。笑容可掬。道。這一個禮那裡當得起。左右侍兒安了座。玉卿取出禮帖兒。早把翟員外名帖換去。是他鄭玉卿的名字。寫。眷晚義男鄭璉頓首。祝叩李母太夫人千秋。師師看了帖兒。歡喜得當不得。早有從人擡進兩架新漆篋絲食盒來。揭開擺在階下。是一疋天藍織金萬壽字倭緞。一疋陝西姑絨雲褐。俱約有五十餘尺。紅紙束的兩大捲。使硃紅捧盒盛着。才是燒羊二肘。燒鵝二隻。燒肉一方。燒蹄一副。又是壽桃壽麵。細果八盤。無非松仁

續金瓶梅

第二十回

五五八

思無牙滙覽

榛栗荔枝龍眼。又是南菜八盤。無非天花香蕈魚翅燕窩。又是兩壘江南金橘酒。師師見禮厚情謙。玉卿年少標致。又會說話。太太長。太太短。也就有些肉麻的光景。要收這小官做個門下安祿山的意思。即便分付。看酒桌兒。小坐坐。玉卿故意起身說。太太事煩。這些小禮孝順。怎敢就好取擾。師師笑說。以後是一家了。家常便飯。坐坐何妨。玉卿只怕扯脫了。如何肯起身。躬着腰又坐下了。玉卿看見內外有數十個侍兒往來答應。俱是濃粧艷服。珠翠盈頭。只師師高挽宮髻。橫插一枝碧玉龍頭簪子。單鳳斜挑幾個大胡珠。却是雅淡。更覺典雅。不多時。捧出一盞桂露點的松茶來。金鑲的雕磁茶杯兒。不用茶果。吃茶下去。就擡了一張八仙倭漆桌來。就是一副螺甸彩漆手盒。內有二十四器。隨方就圓的定窑磁碟兒。俱是稀奇素果。橄欖梟菰。蘋菱葡萄。欒片香橙。山珍海錯。下酒之物。兩副金壽字杯兒。一隻銀壺。才待斟上。鄭玉卿眼快。卽忙

接杯在手。先送在師師面前。早磕下頭去。師師全攬不起來。喜得滿臉是笑。然後回敬玉卿。安了座。才待坐下。只見師師喚巫雲伏耳低言。不知說句甚麼。巫雲飛也似去了。酒過三巡。只見後院子一片笑聲。先是兩個侍兒掀起簾子。進來一位天仙。險不驚得襄王魄散。宋玉魂消。但見。

暈紅粉頰。却纔夢醒扶來。淡綠眉彎。恰是晚粧重畫。偷覷人一點秋波。內藏着許多羞態。洩露出三分春色。外安排無限風流。丁香未破雨中春。豆蔻初含枝上血。

這鄭玉卿一見。骨軟筋麻。忙起來作揖讓坐。李師師才說道。是小女銀瓶。坐在李師師側首。不題。原來師師因玉卿送此大禮。拜了乾兒。件件可人意兒。叫出銀瓶來陪坐。即是兄妹之意。不料鄭玉卿前世裡積下欠債。該有此一段風流緣法。銀瓶起來另行酒禮。還要替師師磕頭。師

續金瓶梅

第二十四

五六〇

思無牙滙覽

形容入微

師免了。又與玉卿拜了。各安席而坐。那些家妓們。早箏箏笙管。一齊奏起來。下菜斟酒。另有一班小童。真是湯翻香雪。肉膾銀絲。俱是內廚製造。不與外邊相同。我做書的到此也替他快活。何況鄭玉卿一個才出胎胞的少年蕩子。見了師師。眼裡已是出火。又見了銀瓶。只是心窩裡亂跳。不是動了心。倒像見了狼虎來吃他的一般。眼忙心亂。倒弄成一個木偶人了。這銀瓶從來不曾見客。見了鄭玉卿。生得清秀風流。又打扮得蘇意。雖是嬌羞。把眼睛不住斜覷。見玉卿看他。又把頭低了。到底在門裡出身。見這些侍兒們接客光景。自然會勾情賣俏。又況他年過十八。才色絕代。豈有不愛風流之理。當時彼此留盼。眉目送情。只嫌師師礙眼。無巧不成話。忽然舊日黃太監來送壽禮。師師起身收禮去了。落下銀瓶。二人才敢放眼相看。玉卿扳話。就取出袖中紫銅壽字薰爐。併佛手柑來。放在桌上。說是拙兄的一點心。送賢妹頑耍。見此物就如

見拙兄一般。銀瓶分明愛。只推不受。不多時。李師師回來。銀瓶說是鄭哥哥送我的。我不好受。師師笑道。一家姊妹們。收了何妨。只央你鄭哥哥替你早尋一家好親。還要謝他哩。只這一句。勾起了玉卿的話來。兩相湊巧。玉卿把翟員外要求娶銀瓶的話。才提來說了一遍。道。論起賢妹才色青年。就是配一個狀元也稱的。如今大亂以後。大家都窮了。那得班配。翟員外也是洛陽有名的大家。着他多多盡個財禮。許了親。只說要他招贅。養母親的老。日後就是個兒子一般。他也不敢忘了恩。他今年三十歲了。論人材也中中的。心裡誠實。不是虛花子弟。如今只取他這個心罷了。師師問道。他出多少財禮。我這女兒是上皇選過的。休當作門裡人看。琴棋書畫。品竹彈絲。無般不精。就拿金子打這個活人兒。我也不換。少也得三千兩來下聘。珠冠金鐲。寶石環佩。衣服插帶在外。也得千兩才出得門。玉卿笑道。娘這話就說得遠了。他一個百姓富戶。

續金瓶梅

第二十回

五六二

思無牙滙覽

自爲之地

快活

埋伏後案

之家。那得有此。如今叫他竭力湊個財禮。大吹大打的請些官客來下聘。不在銀子多少。只講過完了婚不許過門去。到底瓶姐還是咱的人。刀靶還在咱手裡。東方日子長着哩。那一時。只由着咱擺佈。不怕他貓兒不上樹。細細嚼他。強似囑囑嚙。講得財禮多了。人上不來。倒是一拳的買賣。顯不出咱娘們的做手來。只這幾句話。打動了師師的心。取出一隻漢玉紫鴛鴦杯來。足盛五六盞。斟個十分滿。叫瓶姐雙手送給玉卿。以作謝禮。銀瓶翠袖高擎。筍芽斜露。玉卿慌忙來接。早用手把銀瓶手腕一招。調了個暗情。兩人笑眼傳心。師師正要他勾扯掙鈔。衍衍人家。那管他們嘲笑。吃了幾杯。大家熟狎了。玉卿裝着醉道。我聞得說一座好花園。叫兒子去看看。到外邊也好說。師師心喜。又見玉卿伶俐。就叫侍女們攜着盒酒去看梅花。擺在園亭石几之上。這條路。要從書房東廂後串到銀瓶臥房前過去。才是園門。師師前行。玉卿銀瓶隨後。都

有幾分酒了。月色初上。正是燈節。街上遊人鬧熱。師師要上小閣看河上花燈。玉卿步到閣上。才知是銀瓶的臥房。存在心裡。閣上香薰繡被。春暖紅綃。是不消說的。下閣來到梅花樹下。一方石桌。兩條石磴。俱是花斑石。天然竹葉松梅的。磨光如漆。玉卿師師相對。取了錦杌來。銀瓶橫在師師下手。(首)却要玉卿相挨。早已把暖酒斟在三個兇杯中。三人吃得各有春心。叫玉卿吹簫。師師却用琵琶隨板。叫銀瓶歌一套梅花三弄隨簫。三人湊成一樣。好不趣絕。

綿搭絮

繡闌清峭。梅額映輕貂。畫粉銀屏。寶鴨薰爐對寂寥。爲多嬌。探聽春宵。那管得翠幃人老。香夢無聊。兀自裡暗度年華。怕樓外鶯聲到碧簫。

前腔

續金瓶梅

第二十四

五六四

思無牙滙覽

睡痕宜笑。微酒暈紅潮。昨夜東風。戶插宜春勝欲飄。係春朝。

微步纖腰。正是弄晴時候。閣雨雲霄。紗窗綵線重添。把淡翠

眉峰懶去描。

原來師師酒量甚大。風月有名。打動皇上。全在枕席上用工。且有內美。雖夜夜。如女子一樣。海內享名。人求一面。常費百金。這一向負個大名。不好接客。只偷藏兩個心知舊人。做得不快。這一夜酒興。逗得春心津津欲動。看上這個鄭小官在行。留他做個小閒。又拜成了兒子。穿房入閣的。好擋人的眼目。吃着酒。在石桌下把小小金蓮輕輕一勾。這玉卿積年子弟。就知道了。連忙裝醉。倒在亭子臺基上。叫着也裝不醒。只說。我走不得了。師師笑道。這小官家吃的老實酒。我見他杯杯乾了。倒不藏量。叫巫雲扶他書房睡去罷。兩三個丫頭才攙扶起來。踉蹌着往書房裡去。師師也到書房。看着他連衣睡倒。教侍兒們取燈出去。各人知

趣去訖。玉卿見師師醉興勃勃。淫心已動。扒起來跪在面前。忙叫親娘。把師師抱在一張禪椅上。輕解紅綃。早已淺抽玉麈。兩人俱是積年。玉卿精強力壯。內材養得十分豐銳。往師師內外左右。斜排深搗。照依嫖經上九淺一深磨按抓揉之法。把這婦人淫水直流。蓮房高簇。不一次昏迷如醉。兩情相對。貫注不休。師師覺美不可言。忙叫哥哥有這等本事。我今生再不離開你了。又把上下底衣脫個淨。馬爬在玉卿身上。自己揣摩。玉卿竭力迎湊。直至三鼓方泄。力倦而寢。正是三春未定裴航杵。一夜先偷阿母桃。不在話下。却說銀瓶見師師送玉卿書房去宿。早知其意。悄悄上那閣子上把燈吹滅。在那窗眼。映着月光。偷看師師送玉卿而去。心中也有些動情。女兒家沒受這個滋味。只爲玉卿吹簫點板。鈎搭了幾番。倒叫李媽先收在手裡。就和吃醋的一般。到了房中。連衣而臥。心窩裡亂跳。又不知說的翟員外何等樣個人。怎麼得像鄭玉

續金瓶梅

第二十回

五六六

思無牙滙覽

卿一半也罷了。却說師師睡到四更。酒醒力倦。起來淨手。見玉卿睡得鼾鼾的。一身雪白皮膚。和個女兒一般。着實愛他。拍拍叫醒。道。哥哥你自己睡罷。我到後房裡去。天明了。丫頭們看着不好看。倒是乾娘把乾兒子耍了。你往後常來常住着。人那裡知道。連慌取了床上的錦被。替他蓋了去訖。不題。誰知道這玉卿積年的乖賊。一心看上銀瓶。倒不料師師先把我來姦了。雖然有趣。還不如銀瓶一朵鮮花。又不知是甚麼滋味。聽了聽。正打四更。正月裡天短夜長。這小官跳起來穿了個襖。裝去淨手。角門全不曾關。院子靜悄悄。人都睡熟了。一直蹚過東廂。那銀瓶的小閣子來。原來銀瓶思情。花心滴露。只把房門輕掩。那知道玉卿走來輕輕啓戶。露得身子光光的。看那月色透過紗窗。照見銀瓶解了羅裙。倚枕而臥。叫了聲。冤家。我爲你費了一場心。怎肯罷手。上前一把按住。忙解底衣。那銀瓶故意星眼朦朧。低聲問。是誰。那褲帶早已解開

了。玉卿餘勇可賈。不敢猛進。只得加些津液。銀瓶扭了兩扭。也就不言語了。只見。

蝶粉初開。鶯黃未褪。顫巍巍花朵。何曾經雨打風吹。密密匝匝雲叢。略帶些水香花氣。初入桃源。溪轉峰迴。猶認路。深探花潤。波明石動。漸通津。此處自家知痛癢。直教鰓入菱窩。到來隨地任浮沈。真似魚遊春水。暮雨乍開三峽夢。輕舟已過萬

重山。

銀瓶初破嬌紅。玉卿不敢大戰。只得扶起。鬢亂腰鬆。下床來全立不住脚。玉卿抱起來。唇臉相偎。十分親熱。銀瓶忽淚下道。哥哥你有心。奴有意。只怕不得做長遠夫妻。我又被你採去新紅。日後如何好。玉卿笑道。姐姐放心。今日尋的這個主兒。全是個死樁。把你不要過他家去。只在這裡。和包月的一樣。你媽媽又收了我做他的拐。咱兩個似水如魚。夜

續金瓶梅

第二十回

五六八

思無邪淫覽

去明來。叫那翟員外打着幌子。咱快活到了幾年。再做商議。這天下大亂。有了咱一對夫妻。那裡不是過日處。銀瓶說。你既有實心。和你月下賭誓。於是推開樓窗。雙雙跪倒。道。月光菩薩。我兩人有一個負心的。死於刀劍之下。賭咒已畢。玉卿還要再幹一度。銀瓶護疼不肯。許下改日另來罷。親唇嚙臂而別。不知後來翟員外與銀瓶結婚如何。有分教。月老檢書。添上幾層離恨譜。風流續債。還他半世負心盟。且聽下回分解。

續金瓶梅後集卷四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正法品

第二十一回 宋宗澤單騎收東京 張邦昌伏法赴西市

詩曰。

髮枯身老任浮沈。更泥秋風好苦吟。

新事向人堪結舌。殘書開卷但傷心。

汴宮花石成烟雨。漢代江山自古今。

躍馬臥龍終草草。拍床不渡淚沾襟。

單表這君臣父子。爲人生五倫的大綱。父母是生養我的。略有人心。再

續金瓶梅

第二十一回

五六九

思無邪齋

續金瓶梅

第二十二回

五七〇

思無牙滙覽

沒有肯忤逆他的。就不能大孝。到底是天性上一點骨血。生事死葬。也還爲自己一個體面。怕人說他是禽獸。只得勉強去做那孝的模樣。若論這個孝字。除了大舜文王。也完不到十分上。只略有幾分。就是今之賢者了。只有君臣一倫。比這孝極是難的。因此忠臣義士。到了國破君亡。要捨了性命妻子。替那國家出力。又有那強敵在外。我兵微將寡。敵不過外寇。也是死。又有那奸黨在內。忌我成功。朝廷信了讒言。也是死。做那太平的忠臣。不過清白守法。還是易事。只有那國勢將傾。君孤力弱。把這一手擎天。不惜身命。明明破着一死報國。往前做去。這纔是忠臣義士。所以諸葛孔明的出師表。郭子儀單騎退虜的功。至今凜凜如生。也只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自古來。史書上記這盡忠死節的。能有幾人。却說宋朝靖康之變。金人擄二帝北去。高宗渡江。改元建炎年號。這河北東京百姓。搶劫屠殺去了一半。受本朝二百年恩養。誰肯順了

此回爲忠臣
義士說法可
補忠經

金人。聽那張邦昌的亂命。或是哨聚山林。保守村落。千百爲羣。與金人對殺。那粘沒喝大軍撤回。止存了一營金兵。往來河上搶掠。這些百姓立起大砦來。各尊出一個頭目。遠近相連。不下幾百營。以先還怕金兵的連環甲馬。如今一味野戰。只用大木棍棒。連盔甲帶打下馬來。或用大斧。專砍馬腿。使水濕透綿襖爲甲。箭不能傷。使長鈎勾住。拖下馬來。打個稀爛。弄得金兵不敢過河。這些百姓膽越大了。從東京沿河一帶。都紮了寨。陷馬坑和鹿角排滿了。因不聽張邦昌的號令。俱扯起大宋建炎年號的旗來。又有山東梁山泊招安後散了的嘍囉。河北王慶舊日的草寇。湊成了一百餘萬的人馬。豪傑響應。只不得一個主將。無所統一。那時。高宗在建康。都御史趙鼎特上一本。薦了副元帥宗澤。因屢屢戰敗金人。連奏了七捷。手下名將強兵。還有三萬餘人。使他留守東京。給張邦昌一道旨意。迎請孟太后入朝見駕。這宗澤自金人圍汴。同

續金瓶梅

第二十一回

五七二

思無牙滙覽

康王統兵入衛。久負重名。一片忠心。也就是後漢●朝的孔明。唐朝的郭汾陽了。建炎二年七月。奉了旨。即日上路。把前軍分遣各路防守。自己只落得老弱軍不上一萬。這汴梁城大。如何戰守。何況這汴河遠近。城堡有百十處。盡被金人拆毀。從前整頓。無兵無餉。民逃地荒。真是無可措手。高宗又被汪黃二人嚇得往南遷到浙江。還要下海。也是個孤注。分明把汴梁棄於度外。就是請兵請餉。也是無米之炊。當日同事有都統制曲端。是個名將。與宗元帥一力同心。誓要報國復仇。迎回二帝。兩人商議。說。東京搜括已空。城外人民逃盡。略有身家的。俱投入土賊結寨。俱從着河北太行山的大寇王善。不下一百餘萬。又不能征服他。如今外防金兵。內防山寇。孤立一城在衆圍之中。又少糧草。又無救援。此兵法所忌。怎敢輕進。宗元帥沈吟一會。忽然大喜。向曲統制說。我的兵餉俱有了。煩將軍領軍先到汴梁。宣了旨意。使張邦昌奉孟娘娘回

朝。只要一百匹人馬相隨。自有調度。那曲端再問。宗元帥笑而不言。屯營下帳。次日。那曲統制領兵去了。不題。這宗元帥見一帶河邊立的屯堡。甚是堅壯。各有旗旛。上寫建炎年號。就知人心不肯忘宋。各懷忠義之心。只此百萬土寇。若肯降服。就是百萬精兵。立下屯田。各有汛地。不強我另去招兵買馬。心中計算已定。作招兵檄書一道。先使人四下飛傳。把那東京留守元帥的大旗。使一人前導。只使百騎後隨。俱是輕裘軟帶。不用兵甲。往太行山一路穿營而去。但見山勢好凶。

連燕帶趙。接岱分嵩。居天下之中央。控四方之要地。山勢蜿蜒。走游龍。峯巒出沒。林麓彎環如伏蟒。草樹陰深。千重紫翠。藏得劊子手。吃膽剗心。百里烟雲。隱着吃人鬼。青頭紅髮。但尋常舂碓油鐺。打人爲糧。全似剗生的朱粲。但行動刀山劍樹。嬰兒貫槩。不讓赤地麻胡。逍遙亂世惡魔君。掃蕩乾坤真

續金瓶梅

第二十一回

五七四

思無牙滙覽

太歲。

却說這太行山大寇王善。原係秀士出身。因欠蔡京小總管李安的債。被他扯衣面辱。後來他把李安殺了。投上梁山泊。因宋江受了招安。他却同着些嘍囉不願去的。來河北和王慶一夥。坐第二把交椅。占了太行山大寨。這時王慶死了。他見金人圍汴。二帝北狩。因此連合河北山東豪傑。四方響應。有二百萬人馬。各府有一大頭目。州縣村鎮俱有小頭目。立了烽燧。(墩)傳箭爲號。把金兵殺得全不敢過河。這王善常有報國忠心。只不得個道路。那日營中正坐。見有報來說宗元帥親自招安。先送上檄文一看。

大宋建炎二年七月。欽差提調山東河北軍馬宣撫防禦知
開封府事兼留守東京大元帥宗。爲普天同憤。合力勦賊。乘
時建功。立膺爵賞事。切照金人肆虐。蹂我社稷。二帝北轅。萬

姓切齒。此臣子不共戴天之仇。實英雄一舉封侯之會也。本鎮三戰河北。王彥挫其前鋒。再進河東。劉衍擒其酋長。敵之虛實。已在目中。當國家之再造。非一木之能支。今見兩河三晉。山東山西。雖寇騎紛紜。豪傑聯絡。衆心成城。不下百萬。尚念我祖宗之櫛沐。不忘天地之同仇。或據田橫之島。各懷魯連之憤。義旗所指。何敵不摧。同心所攻。何怨不雪。本鎮親奉俞旨。面賜虛銜。凡屬首領之大小。各安品級之尊卑。倘有奇材。擢以不次。前所迫勒。一概赦豁。猶恐徬徨歧路。坐失事機。本鎮單騎入營。面頒賞典。瀝血披誠。各宜鼓勵。特檄。

王善看畢。傳令大小頭目。人人奮激。即時忠義堂鳴起聚衆的鼓來。披掛整齊。迎接宗老爺。不多時。只見宗元帥的帥字旗先到營前下了馬。這王善率領營將二百餘員。俱盥申鮮明。在路旁跪接。只見宗元帥綸

續金瓶梅

第二十一回

五七六

思無牙滙覽

巾野服。率領的家將俱是輕裘短劍。緩緩而來。將到面前。宗元帥下馬。把王善扶起。說。有勞將軍遠接。真英雄也。叫王善上馬。緊挨馬尾而行。到了大寨。王善把交椅公案安在正中。納頭便拜。說。山野小人。一時犯法。不敢下山。屯聚多年。又不能替朝廷出力。致令金人內犯。擄了二帝。不能救援。在此苟延性命。不料今日得見天日。言畢。放聲大哭。宗元帥說道。我國家因朝中用六賊。致使民不安業。失身爲盜。原不得已。今日將軍肯同心殺賊。以此百萬之師。可以直掃北庭。救回二帝。成了千秋名節。又受了封侯之賞。因何把這等一個英雄付之草野。總因國家不能用人。以致流落。說畢。涕泣不絕。這營中大小頭目。並這些土賊們。人人淚下。個個思忠。都說道。早有宗老爺這樣好人。我們不替朝廷出力。誰肯做這草寇。俱一齊投順。受了招安。把王善面給金牌印劄。受了統制之職。以下都監團練千百戶不等。就分了有五百張印劄。銀牌五百

好兵法

庸人之見如
此多多

餘面。一時間。衆軍歡聲如雷。大開筵宴。大吹大擂。留宗元帥三日。打點行裝。王善領十萬人馬。隨宗元帥同上東京留守。宗元帥細看王善的冊籍。遠近不一。足有百萬。還有山東河北三十^②二團營。八十五小砦。

不在其內。就發了幾路文書。使王善家將各給令箭。俱歸東京標下分守汛池。各營屯種。收糧充餉。上本與朝廷免徵。把這山寨所積金銀。即以養兵。望汴梁進發。不題。且說曲端已到東京。張邦昌接了旨。次日。一隻大座船。請孟娘娘半朝鑾駕。把宮人俱送上江南。百十餘船。邦昌說他讓了皇帝。不肯僭位。是古來頭一個忠臣。定是封王封公。揚揚得意。一路上鼓樂喧天而去。那日。曲端差人打探元帥上太行山的信息。有說道士賊不可招的。勢大人多。招安了。那有錢糧養他。有說道不該親入虎穴。恐賊心難測。就是降了。日後還要反叛。紛紛之說不一。待不二日。只見十萬人馬紮着大營。遮天映日的旗旛。漫山募嶺的隊伍。來得

續金瓶梅

第二十二回

五七八

思無牙滙覽

好不雄壯。當初金兵圍汴。終日求和。那有這一個好漢來也不枉了。前哨離汴梁不遠。紮下大營。選了五千精兵和王善一班首領。前後紮隊。隨宗老爺進城。那些百姓們簞食壺漿。在路旁觀看。纔知道宗元帥不費一兵一餉。單騎上太行山收了雄兵百萬。把那金人謊得離河退了三百里。後人有詩贊宗澤好處。

出師二表悲諸葛。

退敵單騎說令公。

國亂始知支廈力。

疆殘方見挽天功。

全身果可稱明哲。

授命何嘗盡暗庸。

自是頭顱人愛惜。

千秋頑懦笑孤忠。

這裡宗元帥上了疏。薦了曲端爲大將。築壇拜了印綬。王彥劉錡岳飛楊進等一班名將。俱在麾下。立了二十四個連珠大寨。一千二百輛戰車。沿河兩岸俱是旌旗。一面開屯。一面戰守。把失去城池漸漸恢復。殺

得金人遠避。不敢窺河。屢屢上本請高宗回汴。雖被奸臣所沮。這山東河北豪傑。專等渡河大舉。指日可復中原。却說張邦昌同孟太后面了高宗。陞邦昌爲侍郎。因後來李綱上本。考劾順賊三案。把邦昌貶往潭州。中秋入宮。僭臥龍床。與華國夫人姦事。早被孟娘娘奏知。高宗大怒。先把李夫人詔送宮獄勘問。那李夫人怎受得刑罰。又有當日在旁的宮人面證。只得實實說出。因供了半臂通姦口詞。宮中法嚴。不比外邊。有許多刑罰。把一個嬌滴滴美人。用鐵瓮火烘炙成了一段香灰。可憐明眸皓齒。今安在。暮雨朝雲。何處歸。有詩爲證。

玉面桃花粉黛香。

當時錯認楚襄王。

一朝骨燼塵灰冷。

雲雨巫山枉斷腸。

張邦昌已貶潭州。即差錦衣衛官用木籠盛了。扭械而來。原是實事。不用六問三招。只把當初伏事的宮人一對。邦昌供了口詞。推上西市。釘

續金瓶梅

第二十一回

五八〇

思無牙滙纂

上木椿。問了凌遲之罪。這百姓們恨邦昌受金人僞命。都來爭割他肉吃。這纔是奸臣的結果。正是。三窟徒存。不救圍牆之禍。郿塢喪盡。難免噬臍之災。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後漢」原作「宋朝」，據務本堂本改；影抄本作「漢朝」。

②「十」原作「一」，據影抄本、務本堂本改。

續金瓶梅後集卷四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淨行品

第二十二回 翟○雲峯義送月娘 韓搗鬼路濟玳安

詩曰。

十年多難與君同。 幾處移家逐轉蓬。

白首相逢征戰後。 青春已過亂離中。

行人杳杳看西月。 歸馬蕭蕭向北風。

汴水楚雲千萬里。 天涯此別恨何窮。

却說吳月娘小玉因尋孝哥。到了東京。寄養在給孤寺。與蔡太夫人爲

續金瓶梅

第二十二回

五八一

思無邪匯寶

續金瓶梅

第二十二回

五八二

思無牙滙寶

伴。吃那些寺中米粥。不覺一年有餘。妙趣打聽着他師兄妙鳳已還俗嫁人去了。自己又回清河。只落得月娘在京。各處打探。並不見孝哥踪影。月娘幾番要死。又怕孝哥還在。因此柔腸牽掛。待要回家。那得盤纏。況且沒有妙趣領着。路上如何行走。因此愁成一病。偶感瘟疫大行。東京之人十死七八。倒虧小玉捧湯捧水。過了一月。纔得平復。那蔡夫人又病了。八十餘歲的人。又沒人服事。月娘終日替他煎湯捧飯。倒像服事公婆一般。可奈老人命壽已盡。到了半月以上。嗚呼哀哉。這夫人生經宦地多榮貴。老死空門少子孫。一時間。忙得個寺裡長老心焦。沙彌步急。說道。這夫人又無子女親戚。棺槨衣衾從何而來。忽然想起他家總管翟雲峯。先同蔡太師流貶在江西。後來把他取回正法。翟雲峯替他收葬已畢。因金人亂了東京。就投在張邦昌衙門裡做了個書辦官。依舊體面起來。決不知他家太太在寺中。快使人傳與他知。必然來此

續金瓶梅

第二十二回

五八三

思無邪集

照管。即時使小和尚找到府前。問了他家。叫開門。雲峯見個和尚。只說是化緣的。纔待問他。只見他說。蔡老爺家太太在寺裡故了。這翟雲峯雖久在權門。也還有些人心。即忙取出幾兩銀子在身邊。往寺裡走去。長老接着。細說一遍。纔知道太夫人住已年餘。到了延壽堂中。老夫人停在床頭。穿着破布百衲的皂直裰。項下一串菩提子數珠。面色如生。如坐化的一樣。不覺悲啼落淚。焚香叩拜已畢。取出十兩銀子。買口松板壽器。忙了二日。把太夫人送葬於寺後。待太平再回舊家墳墓。到了送葬之時。見有婦女二人扶棺甚痛。翟雲峯身披重孝。不及細問。喪事已畢。細問長老。蔡宅經此抄籍。全沒親戚在京。此是何人。哭得哀痛的好不急切。長老細說道。是前年有一清河縣人。說是他夫舊日做過提刑千戶。來此找尋兒子。不能回家。和老夫人在此作伴。已近二年了。因此悲痛。這翟雲峯一聽說清河縣提刑千戶。就想到。西門親家是我好

續金瓶梅

第二十二回

五八四

思無牙滙纂

友。莫非有些來歷。又不知大亂以後。他家消息何如。因請月娘出來。要面謝送喪之情。月娘原不知是翟雲峯。只得出來相見。雲峯行禮拜謝相還。因問月娘。何事到此。月娘眼淚雙垂。因說。係清河千戶西門慶妻吳氏。自先夫死後。止有一子。因遇亂分離。聞說擄在東京。一路尋來。得遇老夫人收留作伴。就如母子相似。同居年餘。今日他老人家拋撇去了。怎麼不痛。如今夫人既去世。我是個外路婦人。也不好在此久住。只得別尋去路。又沒個男人。如何回得去。說着。淚落如雨。雲峯聞言已畢。上前深深一揖。道。老盟嫂不知。我就是翟雲峯。當初西門親家在世。俺兩人親如兄弟。義比雷陳。怎麼知道今日老嫂你流落到此地。既然相遇。一切事俱是小弟身上照管。今晚便使人接過去。那邊住着。月娘也就如久旱逢甘雨一般。上前又謝了。雲峯一揖而去。到了家中。和老婆說了一遍。也甚是悽慘。說。這等一個富家。如今妻離子散。在個寺裡吃

粥。你使迎兒先去看。再自己去迎他來家住幾日。送他回去得個伴纔好。只找不出這個伴來。翟雲峯〔說〕極有道理。打掃一個院子。一口淨房。安置月娘。不題。却說月娘見了雲峯。不免喜出望外。和小玉商議說道。只怕他是京師人。做個虛體面。如肯來照顧就好了。小玉道。如今人有良心的少。一個應二花子日日受咱的恩。到了難中。還不肯借出一個錢。買個饅饅給孝哥吃。休說人生面不熟的一個京裡人。當初爲韓道國家閨女。結的是乾親家。如今小愛姐回去另嫁了。和咱甚麼着急的親。一言未盡。只見一個盤頭的丫頭。捧着一盒子大米。又是一盤點心。一盤豆腐乾進來。給月娘磕下頭去。道。俺奶奶待來看大奶奶。天晚了。明日來。使轎子接過去。月娘忙忙的收了。賞了他五十個錢。說。多多拜上。丫頭去了。明日。雲峯的娘子坐了一頂小轎。又擡了一頂空轎來接月娘。進得寺來。先使丫頭來說。月娘迎出去。見翟雲峯娘子四

續金瓶梅

第二十二回

五八六

思無牙滙覽

十餘歲。白淨面皮。腰粗臂厚。胖大身體。上穿着天藍雲緞衫子。下繫白綾拖地錦裙子。兩隻小小鞋兒。說的一口京話。滿面和氣。進來討甌。要行禮。月娘不肯。平拜了。小玉前頭問長老討了茶來吃了。即時請月娘同行。親家長。親家短。一似熟了幾年的一般。月娘只得去謝了長老。同小玉上轎。往翟雲峯家來。雲峯在門首迎候。進去作了揖。道。親家只管放心住。我一邊去找公子的信。一邊打探有上臨清的船。好送你回去。只要個伴去。我才放心。不然。我就使人送也不打緊。月娘千恩萬謝。雲峯不好相陪。辭別出外而去。有詩贊雲峯義氣。

莫道長林霜雪深。

一枝猶有歲寒心。

平原好客知誰是。

多半悠悠行路金。

翟大娘和月娘吃了茶。就炕前放下八仙桌子。知道月娘吃齋。兩碟甜食。冰糖黏的茶葉。兩碟細果。龍眼核桃。大娘子使筯送過來。月娘也沒

動。就是四大碗素菜。一碟油醋燒的白菜。一碟醬炮麵筋。一碟油燂的水茄。一碟炒香椿。兩盤油饅餛子。又是兩大碗蒸的粳米飯。一道粉湯。月娘吃飯。小玉自去廚炕上吃去了。飯畢。大娘子讓月娘過東屋後一個獨院子。三間正房。一個葡萄架。好不清雅。鋪設得桌椅床褥。件件俱有。月娘看看翟雲峯家光景。

宅院兒不大不小。還有富貴家風。器皿兒有舊有新。多有亂離置買。冰山雖倒。門前車馬尚崢嶸。綿力猶存。眼底人情多樸厚。雖然僕役權門使。猶勝衣冠陌路人。

月娘每日與翟大娘說些閒話。纔問道。韓家孩子爲甚麼着他回去了。翟大娘笑道。親家你還不知道。這丫頭一家沒個有良心的。他爹因沒兒尋妾。托着親家送將來。擡舉他的金燈樓環子。四季衣服。大皮箱盛着。因他老子來京投他爹。連忙拿出五百銀子來。着他開個銀鋪。不想

續金瓶梅

第二十二回

五八八

思無牙滙覽

伏案

因宅裡老爺有了本參着。貶了。他知道俺家有了事。就拐銀子。和女兒連夜去了。那件待他不好來。月娘說。遇見他在金兵的船上。和他娘在一處。翟大娘道。這人終不得好。一處無恩。百處無恩。就是金兵也是個人。將來還作下了。這裡閒話不題。却說翟雲峯忽聞得宗元帥文書到京。要張邦昌上江南。請孟太后和這大小宮人並宮中器具。都要上船。大船以外。少說也得百十隻中號船。翟雲峯想了想。和船家講了艙口。不拘那個船上。送到月娘臨清。離家百餘里。就是他家清河縣了。又是官船婦女。極有體面。再沒有這個機會好了。忙來和月娘商議。月娘恨不得一步到家。找尋孝哥的信。忙忙謝了。翟雲峯原有體面。又歷練事體。就和管船的太監說明。在第十二隻宮人船上。給了一個艙。連米都是艍公的。做了五兩銀子。月娘還有幾根簪子。這一向也盤費了許多。取出兩個金戒指重五錢。金頂簪二枝重九錢。叫翟雲峯去打發船錢。

翟雲峯那裡肯收。道：「小弟就窮了。也還雇得起個艚。着你使錢。不如我不管了。」月娘只得收回。到了臨行之日。擺了一桌素菜。與月娘換了一身紬絹素衣。小玉換了布襖。送上了十兩雪花紋銀。翟大娘子親送到月娘船上。千恩萬謝。灑淚而別。宮人上完了船。等太后的座船到了。纔隨後次第而行。如魚貫相似。張邦昌的大官船。吹打放砲。押後緊隨。月娘去了半月。離臨清三百餘里。忽然來報。金兵從山東濟南破城了。來臨清要截取太后宮人的船。謊得艚公不敢前進。就從小河口。有一條湖水通淮河。改了路。不走臨清。上宿遷沭陽一路而去。這月娘又不敢下船。怕遇金兵。只得隨船南去。再作商議。正是：風飄蓬轉隨南北。人似鴻飛少信音。按下月娘南去不題。却說玳安因西門慶托夢。說是月娘在東京給孤寺。要來京找尋。又到薛姑庵裡問信。留了話。那聾婆子聽了。只說玳安起了身。其實玳安各處探問。還沒起身。及至月娘行後。又

續金瓶梅

第二十二回

五九〇

思無牙滙覽

義僕着眼

到庵裡去找。聾婆子又說月娘妙趣。一路去東京找你去了。這玳安纔往東京一路而來。茫茫大路。密密人烟。那裡去問。玳安真是個義僕。若是別人。有了那宅子裡五百兩銀子。那裡成不得人家。還來尋那主母做甚麼。離臨清去了幾日。正行間。忽見金兵在河上攔人。玳安走得又困又乏。那裡去躲。說不及話。被番兵趕上。叫他跟馬。不敢不跟。原心裡安排到夜間走了罷。不料夜間和拿的這些蠻子。一條鎖拴着。交給一個鎖頭上的。去了一人。那十人俱死。因此走不脫。到了天明。只見一員番將坐在帳點名。打扮得好不齊整。玳安看了看。不是別人。這不是韓二搗鬼麼。他做了賊。幾時又投了金兵。做了將官。心裡又喜又怕。喜的是撞着熟人。不肯攔了我去。說得他心軟了。必然放我。怕的是前番叫我入夥和他做賊。我半路裡走了。他又撞着我。一時怒了殺我。可怎麼處。正自尋思。把頭扭着。只推看不見。那韓二早認得他了。笑道。你不是

是官是賊

玳振寰麼。玳安忙陪笑跪下道。我又來央及你了。我因俺家主子沒有信。我怕你留我。纔偷走了。如今俺主子在東京。要去接他去。你千萬看些舊情。韓二故意道。我好好留你入夥。要依我說。如今已做官了。你自去了。今日又落在我手裡。把牙咬着道。拿了去殺了罷。唬得玳安磕頭沒命。只叫。韓爺饒命罷。千萬看俺韓大嬸子面上。他老人家從來待得我好。只這一句。韓二忍不住嗤的笑了。跳起來道。你道不害怕。怎麼就這麼個嘴臉。一把拉起來道。我哄你哩。謊得玳安只管哭起來了。韓二拿了一壺酒。一塊羊肉。給他吃。那裡吃下去。玳安纔和韓二說。他因月娘孝哥不見了。找了一年。才有了信。在東京給孤寺裡。如今要去接他去。不爲這主人家的舊恩。那裡不是吃飯處。我還求不出你這引進來。韓二點了點頭。說。你還是個好人。這也不枉了西門官人養你一場。我擁撮你去罷。即向荷包裡取出一錠銀子來。有四兩。送與玳安道。你往

東南上去。怕明日打圍。別人撞着你。再不能夠脫手了。玳安纔謝了他。把羊酒吃畢。如游魚脫網。抱頭而去。不一日到了東京。問了給孤寺長老。說月娘在翟雲峯家接了去。及到雲峯家問信。他認得玳安。連忙待了酒飯。才說月娘去了一月有餘。上臨清下船。你快去趕。這玳安長嘆了一聲。只得再出東京。奔回舊路。正是。北斗星稀。水底連天十四點。南風雁杳。日中帶影一雙飛。未知玳安趕上月娘何處相見。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翟」原作「翟」，據書前目錄改。

續金瓶梅後集卷四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遊戲品

第二十三回 翟員外大撒買花錢 鄭玉卿穩吃新紅酒

呂祖沁園春詞。

火宅牽纏。夜去明來。早晚無休。奈今日不知明日事。波波劫劫有甚來由。人世風燈。草頭珠露。幾見傷心眼淚流。不堅久。似石中迸火。水上浮漚。休休聞早回頭。把往日風流一筆勾。但粗衣淡飯。隨緣度日。任人笑我。我又何求。限到頭來。不論貧富。着甚干忙。日夜憂。勸少年。把家園棄了。海上來遊。

續金瓶梅

第二十三回

五九四

思無牙滙覽

天人三教無
此直截

單表人世上一點情根。從無始生來。化成色界。人從這裡生。還從這裡滅。生生死死。總從這一點紅白輪迴不斷。要依佛法說來。盡該滅除。是把造物生人的路絕了。那如來還有摩耶夫人。老子豈是李樹下生的。仲尼聖人也不該生下伯鯉。來。這段大道理。自聖聖相傳。原不曾說絕欲。只說個寡欲。所以老子說。有欲以觀其竅。伏羲的易經。乾坤二卦爲首。一陰一陽之謂道。那關雎首章。講那淑女好逑。寤寐琴瑟。豈不是段色心。大學誠意先講好色。豈不是個人道。依佛經上說。忒。利諸天人以目成胎。還有欲界。何況凡夫。生化的源頭。乾坤的正位。須從夫婦男女中造端。人人色心。豈不是天上帶下來的。從魂魄中生精髓。又從精髓中生出魂魄。乃成人道。把精髓弄竭了。魂魄沒有根基。又把魂魄弄竭了。精髓沒有存留。乃成鬼道。精髓化爲魂魄。魂魄化成精髓。乃成仙道。魂魄化到無魂魄處。却處處是魂魄。精髓化到無精髓處。却處處

是精髓。乃是佛道。魂魄不離了精髓。隨他消息。精髓日守其魂魄。全了性命。可生可死。是吾儒家聖道。只此道理。不着大聖大賢。參不透玄關。凡夫無知。憑着那一時快樂。兩物交合。從一竅至膀胱。從膀胱至命門。傍有一小孔。透入夾脊關。直接玄元精腦之府。搖蕩鼓摩。相火燒動。一身精腦。直貫尾閭。不覺真水浸淫。自上而下。精出眼閉。火烈水騰。分明是個死界。只說是人世上第一樂。不論甚麼樂事。比不得這個滋味。把這男女媾精。造出許多罪孽。因此盜色偷情。姦殺貼騙。變做淫殺輪迴地獄中第一大案。如蜂偷花。如蠅鑽糞。但見香美。那知元陽真性漸漸枯竭。多有中年不壽。未老先衰的。回頭年少風流。真成一夢。看我這心愛的美人。也變做了雞皮鶴髮。真可哀嘆。如今講金瓶梅公案。說李瓶兒化生報應因果。只得粧點出淫樂光景。引誘世人參悟。恐又落了導欲的淫書。反添口孽。因此講出一段道學。雖然爲少年所笑。他到了六

續金瓶梅

第二十三回

五九六

思無牙滙覽

十歲。腎枯陽痿。自然要說我講的不迂。閒話攔起。且說鄭玉卿因來替翟員外提親送禮。和李師師勾搭上了。月夜去到銀瓶臥房。偷採新花。二人誓結同心。無人知覺。依舊宿在書房。天明洗面整衣。悄悄而去。回復翟員外的話。到了他家。還不曾起來。在前廳坐着。翟員外忙披衣而出。道。你來的恁早。是在巢窩裡婊子家宿來。玉卿搖頭道。我如今還幹這營生。也不是人了。來替你報喜信兒。你先說把甚麼謝我。翟員外笑道。那事有幾分了。等我家去梳了頭來。一面分付小廝。安排早飯。和你鄭大爺吃。笑着進去了。待不多時。翟員外打扮新服。搖擺出來。甚是鮮明。穿一套荔枝色漏地縐紗直裰。玉色線羅銀紅京絹的襯衣。頭上烏紗方幘。漏出那赤金龍頭簪兒。巾上斜嵌個琥珀漢玦。薰得香風撲鼻。與玉卿作揖謝了。小廝排下八仙桌兒。吃過一杯松子仁茶。就是小金鍾。牙筋兒。一副手盒。無非南果糖食。雞簪鴨卵。鱒魚海蟹。件件精緻。酒

過數巡。就問起往李師師家送禮的事來。玉卿道。你且吃一大杯。我纔肯說哩。即取過一個茶杯。滿滿斟了一杯麻姑酒。那酒又香又辣。翟員外一飲而盡。笑着道。你可說了罷。玉卿道。昨日送禮。原說探探口氣。誰知這等順溜。也是哥的喜事臨門。該是姻緣撮湊。就留我在書房裡吃了便飯。我才把哥的門第家道。人材名望。件件誇贊了一遍。李師師起初全不吐口。又是五千兩。三千兩。一味海說。依他說的。也有些正理。他道。我如今四十的人了。沒兒沒女。只這一個女兒。比我親生不同。招個好人家。就是我養老的一般。名說是嫁了女兒。講些財禮。只是傍人體面好看。論起情來。有甚麼多少。原不比那娶嫁孤老姨子的。日後我老了。這幾個丫頭都嫁了。我就隨着銀瓶過日子。連我的身子和這些家事。還待那裡去不成。我如今因皇上曾親幸過幾番。天下人誰不知道。我是嫁不得人的。人也不敢娶我。就終來老在這個門裡。我也不肯低

續金瓶梅

第二十三回

五九八

思無牙滙寶

果然辭心

絕妙

了我的門面。這銀瓶又經皇上選過一番。雖沒進宮。也是有名器的女兒。比不得泛常梳櫥人家個粉頭。只我這個女兒。姿色才貌。文墨絲絃。件件精通。就是蘇杭兩京。娶這個瘦馬。也得一二千金。休說我這一分家事。不要說穿戴的金珠寶石。只這古董玩器。還值三五萬金。送的財禮。將來還是他的。只好替他收收。叫人好看罷了。說到此處。玉卿不言了。使眼看翟員外。只見他好一似酒醉的螃蟹。全動不得了。只把眼兒瞪着。沈吟了半晌。道。他說的也有理。如今可怎麼樣。玉卿把嘴咂了兩咂。道。依小弟說。如今這件事不是小可。這李媽媽身子和家事。連銀瓶。他要總尋一個好主。就要土上土下。全全的交付給這個人。少說也值③幾萬銀子。一棒打着兩個鴛鴦。那李媽媽看中了纔許親。連他都嫁在裡頭。只是不好說出來罷了。除了哥。那有這個好主。如今咱拿着他的拳頭。打他的眼。雖把銀子幌幌眼。少不得還是咱的。他見小弟說哥

十分忠誠。比不得串巢窩的浪蕩子弟。他就喜得極了。看着小弟。眼裡酸酸的說道。遭這樣亂世。也要早尋安身的個去處。當初朝廷在日。還有些體面。今日不知明日事。但得小女成了親。我也就全家要去過日子。圖下半世的快樂。只這幾句。就是他實心了。他不十分要嫁。還不肯說出這話來。哥。你再自己酌量。小弟不過騙你的喜酒吃。難道你那快活時。一個傾城的絕色。和一個半老的佳人。肯着小弟打個頭兒。也就夠了。說着跳起。這翟員外着實打了一下。玉卿故意的跑。說不多時。翟員外催飯來。撒了手盒。就是一碟炖的稀爛豬蹄。一碗蘑菇小炒的筍雞。一碗醬燒的大方東坡肉。一碗炖的雞子膏。又是一碗汴河裡大鯽魚。一碗生斫小炒大螃蟹。兩盤蒸酥果餡。俱用大官窰五色御膳碗。是新出宮的。各人一碗上白米粥兒。兩個家童不住添換。飯罷。茶漱了口。這翟員外一似蛇鑽了五竅。心裡又癢又悶。不住的在廳臺上來回亂

續金瓶梅

第二十三回

六〇〇

思無牙滙覽

三個亂走絕
妙筆法

如環之筆

走。玉卿又道。你定了主意。應承不應承。咱好回他話去。人家一個黃花女兒。是輕提的。咱回不對。也教他笑咱。不是行家了。說着。翟員外也不答應。遶院子亂走。住一回。翟員外道。畢竟得多少財禮。纔完得事。玉卿道。哥。你嫖了一世。還等人說。你風月兒。那件不在行。來問道。小弟。只估他這家人家。可是輕開口的。倒不如就推件事。早早辭了罷。員外笑了笑。搖一搖頭。往院子裡又亂走。全不言語了。玉卿故意要去。下臺子來。翟員外又拉回去了。把玉卿拉在一個小小書房裡。道。依他口氣。實指望多少。玉卿笑道。小弟愚見。這樣大眼的科子。騙過朝廷的人。你我些小。如何動得他。就極省費。也得二千上下使用。他也得千金的陪送。咱就費了些。我還尋出個法來。叫他倒貼出來。不難。翟員外忙道。怎麼樣。倒貼出來。玉卿道。等下了禮。成了親。你說要娶回家去。他定然不肯。你就依着他說。放在他家裡。少不得你是女婿。他是丈母。一家大小。那

全是自爲之地
以便偷情

個敢不來服事你的。你這些飲食茶水。跟隨的人役。少不得他應承管待。就小弟們到了。少不得他供給。一年半載。和銀瓶熟了。他家裡古董玩器。你那件取不了來。這李師師錯算了。枉是個積年。若是小弟。情願不肯娶過門來。我只在他家和招贅的一般。弄犯了這老鴇。隨着我手轉。他連身子都屬了我的。甚麼一千二千兩。都要貼出來纔罷。幾句話說得翟員外眉花眼喜。怪肉麻起來。道。你說得中聽。只怕小弟沒有這個造化。玉卿又道。世上有福的事。偏尋上門來。平白的得人三五萬家事。和兩個美人。這是件小可的麼。玉卿見翟員外有幾分依從的意思。又催促道。李媽媽昨日要我午間回話。常言道。提姻親如救火。只一歇手。他前後打算。不得咱的便宜。就不依了。如今只講就財禮。立了婚單。一等盤秤過去。再改不得口。翟員外道。小弟這裡也沒有這許多。若是一千銀子。別的金珠尺頭。打算個千五之數。還勉強的來。玉卿搖頭

續金瓶梅

第二十三回

六〇二

思無牙滙覽

妙

前後緣義

道。成不上來。還要添些好。一面說着。往外又走。翟員外又拉下了。玉卿道。我替他算來。你去下禮完婚謝親。還有他家的親眷。添箱的。道喜的。也得十數席酒。這些賞錢喜錢。也得一二百兩銀子。再替他全包了。添上二百兩。共湊一千二百兩之數。他若不依。小弟跪着央也央他允了。咱破着花這些銀子。到底有回來的日子。說得翟員外依了。就忙叫取曆頭。定個下禮的吉日。一總去說成了罷。恐怕更改了。取了曆頭。看的是正月二十八日下禮。二月十五日完婚。花朝大吉。不寒不暖的。玉卿還道日子近了。說着話往外走。道。我去探探。還怕不依。大踏步去了。不題。却說李師師自那日收用鄭玉卿。見他伶俐乖滑。又在子弟行裡透熟。風月頑耍。無一不妙。因他天明早去。不等梳頭。免了外人看破。十分在行。那半夜裡入花園偷了銀瓶。他那裡想得到。過午以後。纔梳洗停當。鄭玉卿早在客位坐下。丫頭來說。鄭二哥來回話了。喜得師師忙叫。

續金瓶梅

第二十三回

六〇三

思無邪

請進書房來罷。自家人還傳甚麼。玉卿抖抖衣裳。忙作揖謝。昨日大擾。費娘的情。說着。兩個涎眼看着師師。只管笑。師師也着袖子掩着口。笑道。二哥。你嘗着滋味了。來的好勤。不一時。吃了茶。玉卿挨近前來道。銀姐的事。有幾分成了。把翟員外許了一千兩銀子。五百兩的穿戴。說了一遍。又說道。娘若嫌輕。兒子再使他包席面。添上二百兩。也是我一點窮心。借花獻佛。不枉娘擡舉我。咱如今沒有胳膊往外折的。說得師師喜了。道。這個不許過門的話。講過了不曾。玉卿道。娘你不消先說。兒子和他說過。着他來求着。咱還要扯硬弓哩。師師喜道。多累哥哥。還叫過銀瓶來。說他知道。即使丫鬟叫姑娘去。說道鄭二哥來提親了。却說銀瓶昨夜破瓜。睡到午後才起來梳粧。聽見叫是鄭玉卿來了。又喜又羞。忙忙勻了臉。下樓來書房。相見已畢。坐下了。師師先說道。你謝謝鄭二哥提了親。是正月二十八日下禮。二月十五日過門。銀瓶害羞。把臉扭

續金瓶梅

第二十三回

六〇四

思無牙滙覽

着笑了笑。不言語了。師師又要留玉卿吃飯。不肯住下。道。我回他話去。師師送至外廳。銀瓶回去不提。話不絮煩。到了正月二十八日。翟員外安排僕馬齊整。衣服華麗。請的官客是張都監。吳春元。及一班兒幫閒子弟鄭玉卿。王三官。孫寡嘴。張斜眼。都借得鮮明衣服。叫了兩班吹手。將着食盒。羊酒茶食細果。一樣簪花結彩。大吹大打。上門兒去。師師家大廳備了六席。請了李武舉奉陪。取過禮帖。擡過食盒來看。却是二十個大元寶。金釵金鐲。裙帶襖領。珠箍環佩。一件不少。外有散錢二百兩。用一書匣捧着。爲席面之費。衆人也自心驚。誇員外揮金如土。這才是個子弟。師師把盞。安座已畢。去收禮。這鄭玉卿賣弄他的慇懃。不住的往後亂走。替銀瓶收簪環。抱尺頭。上來下去。往閣上亂走。俱送在銀瓶櫃箱裡。故使師師不疑。以便來往。師師安席而去。這些來客見此大禮。原要盡歡。先是家樂巫雲兒六人唱畢。又有四個小優兒也唱了

一套錦堂月。

繡幕紅牽。門楣綠繞。春色舊家庭院。烟霧香濛。笑出乘鸞低扇。似朝陽障袂初來。向洛浦凌波試展。

合 神仙眷。看取千里紅絲。百年歡燕。

幸然。王母池邊。上元燈半。縹緲銀鸞光現。一飲瓊漿。藍橋試結良緣。吹簫侶。天借雲迎。飛瓊佩。月高風轉。

合前

兩下笙歌簇湧。衆侍女扶出銀瓶來。席前鋪上紅絨大氍毹。朝上拜了四拜。打扮得天仙相似。不消說金釵玉珮。銀瓶拜畢回去。員外捧出一對大紅麒麟金緞。紅絨繫着白銀二十兩。做了拜錢。前廳唱鬧飲酒。點起滿堂燈燭。把個翟員外醉得似泥人一般。衆人們替他簪花打喜。鬧成一塊。天至二更。那裡肯散。那鄭玉卿知道東角門一條衚衕。直至花

續金瓶梅

第二十三回

六〇六

思無牙滙覽

園。推去淨手。悄悄推開銀瓶閣子。正然夢臥。把兩脚高擎。就着床褥。這一次比前番不同。情寶已開。排闥而入。銀瓶知道此味。也不做客。正是。

春水溶溶月一塘。

中含豆蔻似蓮房。

溫泉欲漱玲瓏玉。

瑤柱中分細碎香。

絳蘂難容雙蛺蝶。

白波時泛兩鴛鴦。

也應細柳風前怯。

無奈嬌鶯喚阮郎。

玉卿洩過一次。忙忙趲至前廳。衆客歡鬧不休。師師出來送了大杯。方才起席。翟員外又費了許多賞賜。正是。歌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不覺到二月初旬。李師師着鄭玉卿過來。要講過在京師買下宅子。才許過門。一時無宅。且在師師家住。翟員外俱依了。師師家也打造了許多珠翠。裁剪了半月衣粧。書房東邊原有一座退廳。中間打上木壁子。安床糊壁。十分潔淨。翟員外做了臥房。二門外邊開個角門。使他家人出入。

俱不許進師師內宅來。那園中小閣子。原是銀瓶內室。依舊自己住着。外人不得到的。一一安排停當。到十五日。翟員外自己催粧打扮。錦上添花。坐着轎子。吹打。燈籠。擡着酒禮。和親迎一樣。還是一起幫閒的陪着來。李師師家依舊設得大席。鼓樂喧天。吃到天晚客散。才扶出銀瓶來入帳。這些幫客怎肯早散。鬧至初更。掌起燭來。玉卿推淨手。往後直走到師師房中。假說翟員外明日謝親。問問娘娘要甚麼禮節。他好治辦。看見銀瓶穿着大紅縐紗底衣兒。銀紅比甲。緊緊抹胸。坐在床上。使巫雲一班丫頭。那裡開面修眉。見了玉卿進來。忙躲不迭。師師笑道。眼前就做新人了。這腯腆甚麼。玉卿說完了話兒。師師手忙腳亂的收拾箱子。取頭面。看首飾。他就丟了個眼色與銀瓶。銀瓶早知。見玉卿去了。不一會。裝去閣下洗浴。洗浴已畢。自己把園內角門開了。却開放外廳的角門。嗽了一聲。玉卿有心聽着。趁衆人鬧裡。走過角門。用手牢關。這

續金瓶梅

第二十三回

六〇八

思無邪滙纂

銀瓶方才浴畢。穿着抹胸。繫着紅紗褲兒。兩人熟了。也不答話。依舊弄起來。這番已是三偷阿母仙桃。不比桃源初入。漸近自然。不敢久貪。一洩而出。已替翟員外掃開鳥道三千里。先到巫山十二層。銀瓶道。今夜沒有新紅。如何是好。只見玉卿笑嘻嘻袖中拿出個白綾汗巾來。是用新雞冠血染了三四塊上邊。叫聲姐姐。我已預備多時了。銀瓶喜之不止。玉卿忙忙入席去了。到了前廳。大叫道。這些人通不在行。再不起身。各人罰一碗涼水。那有這些酒。明日來驗紅吃酒罷。才去了。單表這銀瓶開了角門。自己去到師師房中。打扮已畢。穿一件大紅金麒麟紵絲袍。繫一條錦欄邊豆綠花綾裙。腰束着玉玲瓏嵌寶石瑪瑙金鑲女帶。下垂着金耍孩倒垂蓮的裙鈴。攢領披肩。宮粧錦繡。頭上鳳釵高髻。足下鳧舄輕挑。真是姑射仙人。飛瓊青女。這些十個女樂。濃粧艷服。各執簫管笙篴。吹打擁至。與翟員外交拜了天地。才送到東書房。擺設得錦

帳紅紗。燈燭瑩煌。銀瓶上床端坐。燈下細看翟員外。見他寬額凹鼻。鬚鬚大口。生得腰如垂瓠。面如黑棗。可憐我怎麼嫁到他手裡。虧了鄭玉卿哥哥和我成了親事。把這廝當做個外入流罷了。只今夜怎樣和我同寢。思想起來。不覺淚下如雨。那翟員外見銀瓶落淚。只說是個新人怕羞。那知他三過其門。別有正主。員外上前溫存。用手一搜。被銀瓶一推。險不跌倒。員外見他不喜。勉強替他解衣。還要細看。被銀瓶把燈吹滅。連衣而寢。銀瓶生怕覺（決）撒。待員外纏到四更。略一放手。被他按住。勇往難當。原來老翟陽物原大。就是少婦。常不能容。況銀瓶天分緊縮。玉卿原不敢狂放。此番幸有殘瀝在中。可以少寬。那員外情濃意渴。直入重門。那得不痛叫起來。員外只道是金珠真寶。那知已是破罐子。吃了些殘盤。做個玉卿長班罷了。到了天明。這些幫客早已到門。大喊要喜酒吃。師師也差人討喜。只見銀瓶藏着一方汗巾在袖中。再不

續金瓶梅

第二十三回

六一〇

思無牙滙纂

妙絕

肯放。被巫雲來奪了去。大家婦女笑成一塊。那裡知道這等巧事。翟員外出來。讓李師師行禮。受了他一拜。前廳擺酒。留衆客驗紅。酒至三巡。只見巫雲姐用一個螺甸漆盤。捧出紅來。員外來奪。已被玉卿搶在手裡。衆人觀看。但見。

海棠着雨。新紅亂點胭脂。杜鵑隨風。夜月啼殘口血。燕語聲嬌。假意兒粧成門面。鶯啼舌怯。真情兒另有相思。吃殘蝴蝶麵。借你羅篩。醉倒杏花村。勞君賣酒。

衆客驗紅已畢。把翟員外罰了三大碗。說他無情太甚。員外又封了二兩銀子。賞了巫雲。這裡連住了三宿。銀瓶只推來了月水。就退入內閣。再不出來。等鄭玉卿去了。正是。東園載酒西園醉。摘盡枇杷一樹金。且聽下回分解。

薛

校記

①「鯉」原作「魚」，據務本堂本改。

②「切」原作「切」，據務本堂本改。

③「值」原作「置」，據務本堂本改。

④「一年半載」原作「一半年」三字，據務本堂本改補。

⑤「也」字原缺，據務本堂本補；影抄本作「共」。

⑥「正是」二字原缺，據務本堂本補。

續金瓶梅後集卷四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淨行品

第二十四回 留高僧善士參禪 逢故主義僕得信

詩曰。

休話諠譁事事難。 山翁只合住深山。

數聲清磬是非外。 一個閒人天地間。

雲破月來花簇簇。 草香花發水潺潺。

無人肯與羣公道。 岩桂高枝正好攀。

前說衆生色界癡貪淫妄。流轉輪迴。因是凡根邪種。自然墮落苦海。若

續金瓶梅

第二十四回

六二三

思無邪雀寶

續金瓶梅

第二十四回

六二四

思無牙滙覽

是修行人。自然聖有聖根。仙有仙骨。從生天下界。已有幾分出世的因緣。在那骨性裡。就如那蓮花生在泥裡。到底是染污不了的。單表那吳月娘因好佛法。懷胎時就講經聽道。後來生下孝哥。就有些胎教。因此天戒不吃葷腥。時常敬奉菩薩。從四五歲偏要買個泥佛來燒香。也學着和尚們行那五體投地的拜佛。閒常去把土泥做個寶塔頑耍。偷把月娘的數珠帶着念佛。月娘小玉常笑他道。是個和尚托生的。那知他實實的做了和尚。在觀音堂出家。雖是大亂。母子拆散。被應伯爵掠賣。原是他命該成道。不遇了大難。誰肯把兒子送入空門。單表他八歲爲僧。遇着長老收爲徒弟。起了法名了空。這長老不是別人。就是吳月娘那一年上泰山燒香遇見的雪澗禪師。曾慧眼觀見孝哥是羅漢一轉。後日該主持正覺。化他出家。月娘曾許口爲願。因此雪澗禪師乞化到此庵中。接引孝哥。一住了五年。纔得遇合。這是西來大事。因緣不同小

可。自那日收了空爲僧。就教他念經識字。拜佛焚香。到了三年以外。了空經法俱解。教典全通。教他習學戒行。或是村市乞化。挑柴掃糞。灌菜汲水。開地鋤田。了空年紀雖小。隨力苦行。歡喜受教。這雪澗禪師就知他是內外圓通。戒慧具足的一個羅漢善果。後因金兵劫殺。觀音堂在大路旁。不得習靜。就領着了空習學行脚。且說這行脚二字如何參解。有東山演禪師語錄。

大凡行脚須以道心爲重。不可受現成供養。等閒過日。須將生死二字貼在頭額上。每日十二時中。裂轉面皮。自己討個分曉。若只隨行逐隊。打閑過日。閻羅老子打算飯錢。不是耍處。要時時檢點。那是得力處。那是打失處。走遍天涯。自有到家時候。不可向蒲團死坐。雜念紛飛。轉起轉興。須要猛着精采。提起一個無字。晝夜參詳。此處解免不下。誤了一生。纔有

續金瓶梅

第二十四回

六二六

思無牙滙覽

煩惱。即是煩惱魔入心。纔有歡喜。即是歡喜魔入心。種種禪病。說之不盡。偈曰。

瞻風撥草離家時。

細雨長途好護持。

一鉢千家飽飯後。

腳頭到處着便宜。

方丈前頭掛草鞋。

流行坎止任安排。

老僧腳底無南北。

肯把骷髏在此埋。

行脚一年。了空因念母親月娘沒有信息。未知亂後生死存亡。雖是出家。不可忘母。要拜別師父。回清河縣來探信。就如目連救母一般。不盡人倫。怎能成道。雪澗禪師因了空年幼。今年纔十二歲。如何出得門。只得再回錫杖。使了空擔負衣鉢。一路又到了本庵。那知大兵屢過。燒得大殿皆空。把一尊大士風雨淋浸。蓬蒿二尺餘深。成了一片荒地。可憐。瓦礫堆殘。香爐敬倒。大佛頭燕子啣泥。好似雪山巢灌頂。菩

薩面野鳥啄粉。誰言紫竹任逍遙。路傍野菊綻空花。牆下葛

藤盤夜露。

那城東有一善居士王杏庵。專好行善濟人。修橋建寺。他因捨了地與薛姑子建毘盧庵。梅檀佛的功果未成。經着大亂。這些尼僧支持不住。薛姑子死後。妙趣妙鳳俱各處散了。香火全無。又招不出個僧來。那日。雪澗禪師和了空挑着衣鉢。到他門首化齋。王杏庵正在門首。見禪師雙眉垂雪。一頂光圓。領着個小頭陀。赤脚挑着經擔蒲團衣鉢。來得有些道氣。就請進客廳備齋。問道。禪師自何方來。禪師說。無來無去。不定何方。王杏庵見長老說話不俗。有些來歷。家童捧出一盆白米蒸飯。兩個大油餅。四碟小菜。甚是精潔。禪師盤膝坐於蒲團之上。二人用畢。又是苦茶淨口。正待問訊作別。王杏庵請問。佛法從何入門。雪澗長老合掌當胸而說法曰。凡學佛者。先參戒定慧三○學。

續金瓶梅

第二十四回

六一八

思無牙滙覽

一。受持戒法。迷心爲惑。動慮成業。由業感報。生死無窮。

二。受持定法。欲除苦果。先除苦因。業分善惡。功無起滅。

三。受持慧法。塵去鏡明。天空月照。業盡惑除。情忘性顯。

長老說三學已畢。居士又問。何爲四變。雪澗禪師又爲合掌而說法曰。釋氏之門。以衆生廣度爲報佛恩。而說四變。

一。佛之慈悲。變衆生之暴惡。

一。佛之喜捨。變衆生之貪吝。

一。佛之平等。變衆生之冤親。

一。佛之忍辱。變衆生之嗔害。

長老說四變已畢。居士又問。何爲漸次。長老答曰。從漸入頓。從頓入圓。功到自成。瓜熟蒂落。又問。何爲四斷。答曰。

不去淫。斷一切清淨種。

不去酒。斷一切智慧種。

不去盜。斷一切福德種。

不去殺。斷一切慈悲種。

長老說四斷已畢。居士又問。何爲坐禪。長老合掌而說偈曰。

心光虛映。

體絕偏圓。

金波匝匝。

動寂常禪。

念起念滅。

不用止絕。

任運滔滔。

何曾起滅。

起滅既無。

現大迦葉。

坐臥經行。

未嘗間歇。

禪何不坐。

坐何不禪。

了得如是。

是號坐禪。

長老說坐禪已畢。居士又問。何爲心觀。長老合掌而說心觀曰。

楞嚴云。諸法所生。惟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

欲言心有。如箜篌聲。求不可見。欲言心無。如箜篌聲。彈之即

響。不有不無。妙在其中。又說偈曰。

續金瓶梅

第二十四回

六二〇

思無牙滙覽

諸佛從心得解脫。

心者清淨名無垢。

五道鮮潔不受色。

有解此者成大道。

長老說佛法已畢。居士五體投地。願拜弟子。受羅漢戒。因說。此處有一毘盧庵。自經兵火。無人居住。情願留師供養。就在村前大樹林邊。請老禪師隨喜。這雪澗長老仗錫前行。了空後隨。出了村。不上半里地。果然一座草庵。但見。山門倒鎖有雲封。香積荒殘無月照。王杏庵居士取鑰匙開了門。只見前殿韋馱。中殿毘盧佛檀香像還沒完工。前廚後園。菜畦井水。十分方便。雖方丈燒毀。尚可整理。王杏庵說。如果弟子有緣。老師肯住。情願把家財捨了。修完佛事。那長老方肯住錫。向佛前韋馱竈神參拜了。居士又替長老問訊皈依。也是了空的舊願。月娘捨了那一百八顆胡珠在此。該了此善緣。①自然佛力護持。韋馱接引。還來毘盧庵修行。這王杏庵傳起舊日檀越。衆善信男女知道招了一位有道的

高僧在此。那舊日住的妙趣。因庵上無人。往城裡王姑子庵去了。正愁無人看守佛事。一聞此言。大家送米麵油薪。又招了一個道人做火頭。這長老和了空不消三日。打掃得前後潔淨如新。開園種菜。掃地焚香。閒來和了空講法傳宗。有華嚴綸貫詩借咏。

一百由旬摩頂歸。

片心思見普賢師。

堂堂現在紅蓮座。

落落分明白象兒。

沙劫智悲方滿目。

微塵行願正圓時。

佛功德海重宣說。

愁見波濤轉淼瀾。

却說這玳安自東京尋月娘不見。回來了。又到臨清岡上。問這汴梁來的官船。全沒有信。過了一日。纔知是金兵從山東下來。要截船搶這宮人。因此改了路。上小河口。由湖蕩上淮安去了。想是大娘在船上不得下船。又隨着官船上了南京。又沒個音信。往那裡找。等幾時間問這官

續金瓶梅

第二十四回

六二二

思無牙滙覽

船的信。幾時到淮安。好往南一路找將去。且在宅子裡打混着。東也問。西也問。再不得個真信。那日要尋妙趣。去問問大娘幾時和他分手。走到毘盧庵來。進得山門。只見個老和尚在地下曬些乾菜。一個小沙彌①殿上掃地。收拾得光光淨淨。一根亂草也沒有。纔知道這庵上另招了和尚。不知妙趣那裡去了。見了長老問訊了。問道。這庵上原是尼姑。如今那裡去了。長老回道。俺是新到的。沒見甚麼尼姑。只是個空庵子。說着。曬菜。全不理他。玳安走得乏了。在前殿臺基上坐着。要口涼水吃。長老叫了空。取碗水來。與走路的居士。那了空用盤子捧著碗水。送到玳安面前。玳安接來吃了。了空着眼上下看玳安。像有些認得。玳安也看這小和尚有些熟。認不出來。問道。老師父原是那裡人。這小師父說話。倒像俺這裡人聲音。長老說道。貧僧是西川人。在泰山後石洞住了四十年。來這城東五十里外觀音堂捨茶。俺這徒弟就是這裡招的。玳

安又問道。他是那裡人。了空在旁笑着道。你管他做甚麼。長老道他也是你縣裡人。從前年金兵搶城。和他母親失散了。着個人送到我庵上來。再不記那個人是誰。他年紀纔七歲。那裡記得去。常說他母親姓吳。父親是個千戶官。不在了。是大人家。今年十一歲。常要去找他娘去。只這一句話。纔提起西門家官職。失散的原由。玳安上前一看。道。你不是孝哥麼。了空失散時七歲。玳安日日背他。也還略記得模樣。上前一看。道。你不是玳安麼。兩人抱頭而哭。這纔是。主僕相逢佛力大。亂離重遇世間稀。有詩記之。

世間萬事似風箏。

乍斷還連亦有情。

自有暗中來湊巧。

機緣無處用聰明。

長老見他主僕悲泣。甚是慈悲。喜他骨肉重逢。高聲念。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替他焚了一炷香。了空玳安拜佛已畢。就問母親小玉的信。玳

續金瓶梅

第二十四回

六二四

思無牙滙覽

串插正好做戲

安細說一遍。說往東京去找你不見。又回不得家鄉。在給孤寺住了二年。幸遇翟大爺送了盤費。搭着送太后的船上來。不料金兵要截船。不敢到臨清。只半路上就上小河口。進淮河往南京去了。這又是半年。打探不出個信來。我正來問信。這是薛姑子家。你就沒在這方丈住了一月。那了空道。俱不記得了。只記得你背着我躲兵。和那走路的人。不知姓甚麼。你不見了。他就把我送在庵上。這裡各訴衷情。悲而且喜。不題。天色已晚。忽然狗叫。有兩個人來投宿。都是背着襌囊雨傘。遠行的光景。長老問他是那裡來的。原來是兩個南兵的打扮。從南京下文書要上山東去。因來村裡訪朋友。不在了。天晚沒處去。來庵裡尋個宿處。長老道。俺新到的。不敢留衆。沒有甚麼款待。權在這韋馱殿裡罷。兩人說道。俺自有乾糧。只吃口熱水。這裡宿極好。就住下了。玳安和他坐着。閒問道。這皇帝在南京。不回汴京了。那人道。如今還嫌南京近。怕金人過

江。要上杭州建都哩。還敢回東京哩。玳安又問道。東京孟太后不知幾時到南京。這裡金人立的皇帝張邦昌。還回東京來麼。那人道。一到就貶了。押解着往江西去。還怕不得乾淨。將來有拿問的意思。我們就是張老爺座船上的兵。如今俱發在鎮江水營裡。是都統制韓世忠老爺鎮守。好不利害。如今奉將爺的令。來山東下文書。又聽得金兵有過江的信。不知虛實。這玳安纔想起月娘的信。此人必定知些去向。忙問道。那東京送太后的船上。宮人們極多。還有許多帶載的婦女們。後來到南京麼。那人道。只到了清江浦關上。把官船上宮人們點了名冊。一切閒人俱趕下了船。怕帶過奸細去。那裡肯容他上南。多是在淮安府。各人另寫載船罷了。只這幾句。玳安和孝哥喜之不盡。道。這是實信麼。那人道。我們奉將爺的令。親上船。把這些搭載男女們都趕下來的。怎麼不真。兩人各自宿去了。這裡玳安孝哥商議。要上淮安府探信。不過一

千里的路。如今哥又出了家。我帶起個道士包巾來。和你帶木魚。那裡不化了去。只化着飯吃。就找出信來了。大家歡歡喜喜。都道。今日天賜相逢。又有了真信。要稟辭長老。定日南行。不知將來母子何日相見。正是。世亂年荒。有路但來憑夢寐。蓬飄梗斷。無家何處問庭幃。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 「三」原作「二」，據下文及影抄本、務本堂本改。

② 「心觀」原作「坐觀」，據下文改。

③ 此段眉批原缺，據影抄本補。

④ 「彌」原作「泥」，據務本堂本改。

⑤ 此段眉批原缺，據影抄本補。

續金瓶梅後集卷五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戒導品

第二十五回 美償美兩場大棍 債還債一葉扁舟

詩曰。

秦淮明月楚江秋。往事空悲碧水流。

啼鴂自鳴三月柳。飛花常送五湖舟。

誰家羌管梅先落。何處秦箏雁不留。

忍向鍾情桃葉渡。香風片片過溪頭。

單表這翟員外因迷戀銀瓶姿色。不惜千金結歡了李師師。招在家中。

續金瓶梅

第二十五回

六二七

思無邪集

續金瓶梅

第二十五回

六二八

思無牙滙覽

說子弟猷處
刺骨

每日花攢錦簇。醉舞嬌歌。常言道。佳人有意郎君俏。紅粉無情子弟村。這子弟行中。搗兒愛的是鈔。粉頭愛的是情。假如潘驢鄧小閒。一件不全。也不是嫖客。何況這翟員外。只有了兩個字。那銀瓶少年。喜的是風流乖巧。翟員外幾個憨錢。那裡看得上。雖是勉強陪他來坐坐。不住的往後園裡走。或是過夜。到了床上。就推是心疼。把臉回得朝裡睡去了。常是這等睡到夜半。就走進去。不出來了。要是別家巢窩裡。就好罵搗子。打粉頭。做些硬勢。好使他怕。這李師師是有名花魁。養就的門面。誰敢往下看他。況這翟員外。使過千金財物。偏要在人面前支架。賣弄是銀瓶怎樣和他抓打拿情。就死也不肯說是嫌他的話。常言道。子弟使了昧心錢。又道。年久子弟變成龜。他就明看出幾分破綻。和鄭玉卿勾搭。也只道是幫閒的來襯趣。先拜認的姊妹。一字也不疑。只落得別人吃饅頭。他管燒火。後來鄭玉卿見銀瓶辭得他不像體面。到了後園閣

潘科妙絕

大金世界張
邦昌世界那
客得有此極
樂世界

子上。勸銀瓶道。你還俯就他個體面。咱好行走。弄得他淡了。生起疑心。醋起來。咱倒不便。那銀瓶是沒壞心的女兒。那知窩巢裡拿犯孤老的手段。他蹙着眉兒道。看他那個臉彈子。生何慘煞人。一個嘴唇不知多大。常來人臉上怪毛瞪瞪的。一口蒜氣。倒着人惡心半日。隨他怎麼。我去睡不成。到了七月初八日。是翟員外生日。李師師家設了四席酒。叫了一班小優兒。請的是這些幫閒子弟。叫丫頭們先陪着斟了酒。到了月出時候。李師師和銀瓶打扮得如素娥相似。纔出來把盞入席。把大門鎖了。把桌面移在堂前。另有添換的酒果。先是銀瓶送了客的酒。到了翟員外的酒。他偏不送。就送師師的酒。玉卿一齊插口道。這纔是兩口兒。偏俺們是外客。師師笑道。熟不講禮。姑娘到房裡下個私禮兒罷。大家笑了。那小優兒一個是箏。一個是胡琴。唱了一套繡帶兒。

繡帶兒

續金瓶梅

第二十五回

六二九

思無邪雀寶

續金瓶梅

第二十五回

六三〇

思無牙滙覽

金盞小。把偌大閒愁。向此消。多情常似無聊。暗香飛何處。青樓。歌韻遠。一聲蘇小。含笑倚風無力。還自嬌。好些時。吹不去。彩雲停着。

白練序

虛囂。那年少。曾赴金釵會幾宵。如天杳。江南一夢迢遙。酒醒後。思量着。折莫搖斷了銀鞭碧玉梢。從誰道。兀的是渭水西風。殘照。

絳黃龍

心樵。難聽他綠慘紅消。爲他半倚雕欄。恨妬花風早。倩盈盈衫袖。倩盈盈衫袖。灑酒臨風。按住了英雄淚落。還勞你把玉山扶倒。恁多情似伊風流年少。暮雲飄。寸心何處。一曲醉紅綃。

直吃到三鼓。衆客方散。翟員外餘興未盡。指望移席到他臥房。和銀瓶挨肩疊膝。倚着偎着。一遞一口兒。親近頑耍。也不枉了我費了這些鈔。誰想銀瓶陪完了席。只想着鄭玉卿沒得和他敘舊情。心裡悶悶不足。一直的走了後園閣子。開放月窗。拿起琵琶來。唱一套憶阮郎。

玉交枝

燭花無賴。背銀釭暗擘瑤釵。待玉郎回抱相偎愛。顰娥掩袖低回。到花月三更一笑回。春宵一刻千金債。挽流蘇羅幃顫開。結連環紅襦襖解。

前腔

鸞驚鳳駭。誤春纖搵着香腮。護丁香怕折新蓓蕾。道得個豆蔻含胎。他犯玉侵香怎放開。俺尤雲殢雨權耽待。吃緊處花香幾回。斷送人腰肢幾擺。

續金瓶梅

第二十五回

六三二

思無牙滙覽

翟員外獨坐燈下。長嘆一聲。覺得好沒滋味。因房裡沒人伏侍。師師撥了櫻桃來伺候姑爺。就來替他鋪床。翟員外問道。你姑娘那去了。櫻桃道。姑娘身上不淨。向後房裡洗浴了纔出來。這員外慾火燒身。淫心四溢。看見櫻桃雖沒甚姿色。打着個髻兒。頭髮剛到口角兒。穿着青羅衫兒。月白縐紗裙兒。小小紅鞋兒。一時興動。把櫻桃按住。那丫頭又不肯依。當不過那翟員外粗大有力。掙不起來。就剝下底衣。分開玉跨。直搗中間。那櫻桃原被銀瓶擁撮上。着玉卿偷了二次。不曾經大創。不覺哀痛告饒。怎禁得他恣情抽送。弄得暈了半日方洩。櫻桃怕銀瓶知道。又不敢說。只得抹了血迹。一溜烟走了。正是。張生不得鶯娘意。借着紅娘且解饑。原來鄭玉卿和銀瓶約下。叫他在後園等他。因此銀瓶不肯出去陪翟員外。彈着琵琶通個信兒。玉卿伏在河崖柳樹下。聽那琵琶聲。知道銀瓶在閣子上等他。趲到園邊。有個短牆兒。跳過來。悄悄到閣子

上。見銀瓶還沒睡哩。上得胡梯。就咳嗽了一聲。銀瓶知道。忙把燈吹滅了。上得樓來。二人同心密約。再沒別話。把銀瓶抱起。自後而入。覺鬆美異常。知道深夜無人。因此慢送輕迎。各人盡興不止。却說櫻桃被翟員外弄怕了。走到師師院子裡。還沒睡哩。師師問道。你姑娘在前頭和姑爺吃酒哩。櫻桃把嘴骨突着道。沒在前頭。往閣子上去這一會了。他不出來。叫人家麻犯我。師師道。一個大生日下。不陪他前邊。却來自己睡。不惹得姑爺怪麼。說着話。往園子裡走。到閣子邊。見把門掩着。有人在上面說話哩。師師站住了脚。只聽見銀瓶道。咱兩個的事。休教媽知道。要知道。你就不好進來了。你也來得勤了些。鄭玉卿道。你放心。不妨事。他老人家已是先收了我的投狀了。那一夜在他書房裡。把他弄了個死。哄得他進去了。我纔來你閣子上來。他就知道。也不相干。又誇師師的床上好風月。怎麼樣頑耍。師師聽到此處。不覺傷心大恨。心裡想道。

續金瓶梅

第二十五回

六三四

思無牙滙覽

天理人情報
應因果俱少
不得此一頓
棍棒打得妙

好聰明人

這小廝把銀瓶耍了。還拿着我賣風。就悄悄的回來。叫起七八個女人。拿着大棍門栓。藏在園裡。纔大叫。閣子上是誰說話。謊得玉卿穿衣往外走不迭。纔待扒牆。被這些女人們上去一頓棍棒。沒頭沒臉。打個鼻青眼腫。方放條路。越牆去了。從此分付家人。再不許鄭玉卿進宅子了。師師纔上得閣子來。把銀瓶大罵了一頓。還要拿鞭子來打。謊得銀瓶跪在地下。不敢言語一聲。師師道。我這樣擡舉你一場。還背地偷漢子。拿着我墊舌頭兒。好不好我剝了你的衣裳。叫你和巫雲一班兒去站門子。不拘甚麼漢子。給我掙錢養漢。銀瓶只是哭道。娘教我知道了。師師罵到四更時候。纔下閣子去。使兩個丫頭守着銀瓶睡。不題。到了天明。嚷得滿院子知道。說是園裡有賊。虧了知覺。趕散了。翟員外雖不做聲。也放在心裡。從來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不爲。這玉卿和銀瓶勾搭了一年。這些粉頭們也都看破幾分。玉卿和師師有些連手。誰敢說他。

又見銀瓶把頭上赤金簪子和珠子。成包家給他裝在荷包裡。也都不平。那日合該有事。翟員外八月十五日又請他幫閒的弟兄吃酒。見鄭玉卿淨手。一個紅葫蘆兒金線結的。原在銀瓶抹胸前的。怎麼在他腰裡。十分疑惑。翟員外因銀瓶不奉承他。也久有不快。掀起玉卿裙子。裝看荷包。輕輕的一手揪下來。只吊了根繩兒在裙帶上。玉卿忙來奪。只是不放手。玉卿怕翟員外心疑。就放了手。道。哥。你明日不還我。管情拿你件好東西來准了。大家散了。員外回到臥房。見銀瓶不在。使櫻桃叫兩三遍不出來。員外十分不快。着櫻桃去稟媽媽去。這銀瓶從犯事以後。也不敢十分拒絕翟員外。自知自愧。出來幾遭。只是勉強。全無實意。那翟員外得了紅葫蘆。在燈下看着銀瓶道。我一件東西。是一個人送你的。銀瓶不知道。只道是好話。問。是甚麼物。翟員外取出紅葫蘆來。道。你的物兒。怎生送了鄭玉卿。你家拿着我裝幌子。你可養漢。把那紅葫

續金瓶梅

第二十五回

六三六

思無牙滙覽

蘆照臉一摔。銀瓶道。一件東西。就沒有一模一樣的。怎麼就執着是我們的。翟員外惱了。把抹胸掀起來。道。這不是繫這個的去處。因甚麼沒了。把銀瓶打了兩個巴掌。險不跌倒地下。拿起一根拴門小棍子。一把探倒。打了百十下。虧了櫻桃拉開。銀瓶哭着往後房去了。翟員外怒沖沖的叫開大門。和小廝往他家睡去了。不題。從來說。樂極生悲。甜中生苦。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世間都是這等變化不常的。月明到了十五。還要漸漸缺了半邊兒。何況這世事人心。那有吃沙糖到底的。世上有三件美事。偷情。燎肉。臨明睡。怎麼講。這五更天將明了。多是睡得甜甜兒。怕人驚醒。肉在火上炙得香香兒的。在旁看着。定是流涎。恨不得一時到口。只有偷情更美。拿着別人的老婆。動自己的興。或是佳人遇着才子。曠婦遇着鰥夫。兩意相投。湊在那星前月下。比那自己妻妾。自己的丈夫。偏是有趣。只有一件。到頭來終不長久。不是着本夫殺了。就是

中間另續了別人。爭姦害命。告到官都是斬罪。大禍自此而起。所以說。賭生盜賊姦生殺。有詩奉勸世人。

參透偷情二字禪。

好姻緣是惡姻緣。

既傷天理還傷命。

壞了聲名又使錢。

樂久到頭終有散。

情濃畢竟結成冤。

何如偕老梁鴻婦。

舉案齊眉到百年。

大聰明

却說這翟員外走到他宅子裡。尋思着惱了一夜。纔知道鄭玉卿串通鴇子。着我使憨錢。他做了闊客。這不是俺賣酒。他先醉了。次日。請了孫寡嘴來告訴。要着他上李師師家說話。我賠着一二千銀子。不得和老婆睡一夜。倒貼了別人。我當着個不要宿錢的忘八。不如看了日子擡了我家裡來罷。再不容見客了。如今弄得又不像婬子。又不像良家。倒不如我明明教他接客了。一面去說。李師師因漏出馬腳來。也沒話說。

有悟性有見識

續金瓶梅

第二十五回

六三八

思無牙滙覽

只推道。姑娘年幼。不知好歹。着姑爺生氣。等慢慢的你京裡修起個宅子來。齊齊整整的。有些體面。人也好看。孫寡嘴回了翟員外。李師師這裡又請將鄭玉卿。要央他和員外說話。玉卿使性子不來。請了兩次。玉卿有心要看銀瓶。怕扯脫了。忙忙來到客廳內坐下。只見櫻桃來掀簾子。道。姑娘有句話。叫你到二更天過來說。聽着我喚貓就過來。一言未了。巫雲出來。驚得櫻桃走了。李師師請進玉卿。去書房說話。道。你好個人兒。小小的年紀。裝瘋撒漫的。一句話也藏不住。和這些孩子們驢囉狗咆的。有一點老成氣兒。俺這門戶裡好容易裝得體面。你件件不細密。如今着人看破了。甚麼道理。當初說過銀瓶不許過門。是你講的。有寫的婚單。今日翟員外着孫寡嘴來。要使轎擡過銀瓶家裡住去。也要講過口亮。不着些大大的財禮。也難道就使頂轎白擡了去罷。好個鄭玉卿。見李師師又動了財心。就順口道。這個不大緊。翟員外當初的禮

物。不過是包身的光景。今日要一手兩開的營生。他也惜不得費。娘這
裡甚麼口氣。兒子好去說。他昨日從洛陽販了五千箇青白布來。營裡
官兵們出不上價。還沒賣哩。一時無錢。就兌過貨來也罷。說得李師師
喜了。纔問道。這紅荷包的事。他把銀瓶打了幾下。都是你惹的。我看你
甚麼臉兒見他。說着。笑了。玉卿道。我們小人家好頑。那日問銀瓶討了
這個樣子。要家裡照樣去做。誰想他動起這個疑心來。一向不來。也就
爲這個嫌疑。常常遠着些。人沒得說。師師道。這風月機關上說道。章臺
路不是容易走的。偷寒送暖。全要把口兒放穩些。到處裡就容得了。說
着話。拿茶來吃了。着玉卿晚上來回話。玉卿謝了茶。起身去了。原來光
棍巧嘴。只哄得人一遭。今日翟員外吃了橄欖。曉得回味了。那有還聽
鄭玉卿話的理。他因李師師動了財心。順水推船。哄他個笑臉。好來走
動。那翟員外就十分呆了。那有驚魚還來上鈎的。因此玉卿出了門。不

續金瓶梅

第二十五回

六四〇

思無牙滙覽

出題

尋翟員外。到了自己家屋裡算計。如今翟員外看破了。決不肯把銀瓶放在他家裡。我又有這一番破綻。連翟員外家不便行走。可惜一段好姻緣。半路裡做了個露水夫妻。又想起銀瓶的情來。生死難開。兩下難捨。不如尋個機會。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好個妙計。只今夜就與銀瓶算計定了。趁此機會。李師師求我說話。不提防這一着。教他終日打雀兒。被老鴉賺了眼。等到黃昏。捱到二更時候。換了黑衣裳。趲到河邊。(邊)在李師師後園牆下。伏在柳樹影裡。只聽見櫻桃在牆上露出臉來喚貓哩。當初李瓶兒接引西門慶成姦。原是喚貓爲號。今日又犯了前病。有貓兒山坡羊一首。

貓兒貓兒。你生得十分甚妙。幾日不見葷腥。就嬌聲浪叫。你生得掛玉金鈎。雪裡送炭。實實的稀罕。又會那上樹扒牆。輕身的一跳。老鼠洞裡。你慣使眼瞧。紅綾被裡。親近了我幾遭。

舊本中那得
此詞來

細筆

幾個哥哥看
句法之妙從
出鋪表連出
先帶二字變
來

你有些毛病兒。好往人家亂走。怕的是忘了俺的家門。錯走了路道。昨日裡餵得飽了。不知往誰家去也。你休去竊肉偷雞。惹得王婆子家吵吵。貓貓。你口裡念佛。偏喜這點腥臊。貓。你早早來家。怕撞着那剝皮的去賣了。

這玉卿聽見喚貓。順着柳樹。往牆上下來。牆原不高。櫻桃使個杌子接着。銀瓶半卸殘粧。倚門而候。這一時。把角門關了。櫻桃原是一路的。又梯已賞了他些花粉戒指兒。買得不言語了。只落得兩個人放心說話。上得閣子。把窗上雨搭兒下了。望不見燈光。銀瓶倒在玉卿懷裡。眼淚簌簌。只不敢高聲啼哭。玉卿也自傷情流淚。銀瓶道。如今翟家要擡過門去。我的哥哥。咱就再不得一面了。我當初原爲你纔許了他。既然咱兩人拆散了。我死也不肯嫁他。我的哥哥。今夜見你一面。辭了你。我明日一條帶子就吊殺了。我的哥哥。你還來送我送兒。他這巢窩裡有什麼

續金瓶梅

第二十五回

六四二

思無牙滙覽

麼情。不知給口棺材那沒有。說到這裡。和玉卿二人抱頭痛哭。連櫻桃也在旁揩淚。玉卿看着櫻桃道。我的姐姐。央及你下樓去替我聽着些動靜。怕那院子狗咬。我好早走。休再做了那一夜。險不打殺了。哄得櫻桃下去了。玉卿道。姐姐。你且休哭。我有個心腹話兒。單來和你商議。如今咱在這裡已是做不成夫妻了。你花朵的人兒。難道就死了罷。如今只有一計。這後園就是汴梁河。南船極多。賃下一隻小船。來這河裡接了你去。我又沒有爺娘家事。沒有妻子。戀着甚麼。咱往南京去投奔我的姑夫。在鎮江水營做把總。有了咱兩口。那裡掙不出飯來吃。肯在這裡干死了罷。銀瓶聽說。把淚揩乾。道。哥哥。你這個法兒十分的好。只怕你沒錢。那裡去湊去。我這臥房有五個大箱。都是盛的翟家來下的金子釵兒。珠子挑鳳。纓絡罩面兒。翟員外的大元寶。李媽收去。還有他包席的銀子。封在這箱裡。還有好些整尺頭。不曾剪的。也還值八九百兩

續金瓶梅

第二十五回

六四三

思無邪集

銀子。你早早安排停當。我這裡度日如年。知道那廝幾時來擡我。只得二三日裡。雇下船。趁月黑頭。好接這東西。連衣服被褥。我的鏡架銅盆。好少兒哩。你平日打得好彈弓。把個彈子打在我這樓上來。是個信。我好安排。連櫻桃都拐了去。路上好服事。說完了話。二人如何肯罷。就在床沿上勉強相親一度而別。銀瓶取出金鐺二副。零銀一大包。交與玉卿。依舊過牆去了。到了明日。玉卿叫家人進喜。同到汴河口。賃了一隻浪船。是蘇州來的。因送人的家眷坐下來。急要回南。只使了十五兩銀子。雇到揚州。立下契。交了五兩銀子買神符。說是家眷船。他把家下心的物件。隨身被褥。先下了船。分付進喜在船上守着。他挨到日晚。到那河邊。裝打雀兒。照着銀瓶閣子。不過數十步。一個彈子輕輕打在樓板上。內有一條紙兒裹着。不敢多字。只寫了三更二字。銀瓶時刻在房等信。久已把箱籠包裹停當。見了泥彈。不勝之喜。和櫻桃久已說通。要

續金瓶梅

第二十五回

六四四

思無牙滙覽

出去從良。在這巢窩裡終來不是個常法。講成一路。等到二更夜靜。玉卿早把船泊在後園柳陰下。哄得艍公睡下。叫進喜園外接着。他是熟路。進得園來。櫻桃已把皮箱物件搬在牆根。使一張桌子攔得高高的。玉卿件件運過牆去。纔扶銀瓶過牆。把櫻桃抱在牆上。小進喜接下去了。俱進了艍。那船家是個蠻子。只道是夜裡纔搬了家眷到了。正是順風。一夜就走了八九十里。到了天明。不見櫻桃過院子來取洗面水。李師師起來得又晚。等到日午。角門還不曾開。叫了半日。沒人答應。把門掇開。看了看。那裡是個人影。樓上拾掇得空空的。一地都是紙。連琵琶箏都拿去了。只撇下一個馬桶。西牆根下一張桌子。報與師師知道。嚇了個立睜。這纔是強盜的東西被竊盜剗去。即忙使人往旱路上四下跟尋。報與翟員外騎馬去趕。貼帖子說報信的五十兩。那知他風高水路三千里。帆掛揚州幾日程。不說氣睜了翟員外。活惱殺李師師。要告

狀打官司。不題。却說這玉卿一路長行。過了淮安高郵湖。順風到揚州關上。泊下船。銀瓶甚喜。見了些山水人烟。一路上鮮魚美酒。手邊不少銀錢。大吃大弄。強似那汴梁風景。或是玉卿吹笛。銀瓶吹簫。櫻桃管頓茶酒。到夜來。一床而寢。好不快活。正是。從來好事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不知將來作何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續金瓶梅後集卷五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正法品

第二十六回 薄倖郎貼金易色 癡心婦喪命償冤

詩曰。

汴水隋堤柳線長。繁華勝地閱興亡。

鳥因舌巧多移樹。花爲心多少定香。

洞外白猿常盜女。溝邊紅葉誤逢郎。

隔江日暮行人遠。紅蓼白蘋易感傷。

單表這揚州城有一鹽商姓苗名青。家資有十萬之富。當年夥了水賊。

續金瓶梅

第二十六回

六四七

思無邪集

續金瓶梅

第二十六回

六四八

思無牙滙覽

禍機到了

世上無此快
事可常之理

賣弄生事

曾劫殺主人苗曾。以成巨富。揚州人稱他爲苗員外。爲人心高好勝。吝財重色。在這揚州鈔關上專做鹽過引。新娶了一個妓者董玉嬌兒。在他船上。日日香浮醺醺。醉擁鮫綃。自誇他的富豪無人可比。那一日。鄭玉卿和銀瓶到了揚州。把船緊綁在大船邊。這玉卿從幼年沒出外的後生。見了這繁華烟火。即時下船。沽了一罍三白泉酒。和些鮮魚螃蟹。葶薺風菱之類。使船家整了一席酒。和銀瓶行樂。到了入夜。各船上燈火輝煌。笙歌齊奏。銀瓶沒見這光景。出到船頭。看見水天一色。綠柳垂堤。那畫橋上簫聲不斷。喜得個銀瓶忙把紫簫取來。和着鄭玉卿唱曲相隨。無數的客人倚舟而聽。這苗員外和董玉嬌彈唱了一會。怎比得銀瓶清楚。如鳳泣龍吟。游魚出聽。待不一會。鄭玉卿吹笛。銀瓶琵琶相隨。到了三更。二人猜枚行令。抓打拿情。人就知道不是良家了。那船上董玉嬌道。這一套吹彈。不像揚州。一似京師來的。但沒見這個人甚麼

樣兒。苗員外道。明日我先拿帖去拜他。問他個來歷。看他這光景。不像個良家。要是婬子。就見見何妨。一個鄰船。左右沒人看見。你過去訪他訪兒。看是個甚麼的人兒。過了一夜。苗員外寫個通家侍教弟帖子。着福童過船來。說道。俺員外聽得相公吹得好簫。着實仰慕。特要過來相訪。鄭玉卿初到江湖。要賣弄他的絲絃。聽見朋友。如何不喜。道。快請來相會。那苗員外從大船上走過來。匾巾盛服。生得凹目黃鬚。鷹鼻蛙口。富態中帶些凶像。玉卿使銀瓶迴避。請在前艙。銀瓶忙着櫻桃送過一盞松仁泡茶來。員外接茶。先看見捧茶侍女生得清雅。打扮得內家腔調。就知主人是個大方家了。員外問玉卿道。老兄從何處來。玉卿答道。小弟自東京來。因舍親在鎮江。有字相招。昨日到此。這綃公講過到這裡換船。明日還有一日住。天幸遇兄。先蒙枉顧。員外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因兄爲人高雅有趣。天涯相會。也是有緣。還要扳教。說畢。去了。鄭

續金瓶梅

第二十六回

六五〇

思無邪淫寶

有心誇富

玉卿即時也就回了拜。見船上拿着兩三架天平兌銀子。纔知是個鹽商。玉卿越發感仰他下交之意。待不多時。那蘇州艚公替玉卿另賃了一隻大浪船。越發齊整。玉卿這裡先使櫻桃過去。把皮箱行李一一運過。那苗員外見玉卿移船。料銀瓶出來。要打從大船邊過去。把船窗半開。睜睛久等。見銀瓶從小船過來。扶着跳板。上那浪船。好不嫵娜。

花有嬌香玉有情。

淡描輕染自盈盈。

世間多物皆堪畫。

止有風流畫不成。

苗員外一看。纔知道曾經大海難爲水。看過巫山不是雲。這不枉了是個美人。空自搽脂抹粉。亂唱胡彈。堆千積萬。只好替這人提鞋罷了。回到艚中。尋思了一會。我看看這人來得古怪。就是巢窩裡。也沒有這樣絕色。敢是在那王侯府拐出來的。也不可。知。即寫一。請柬。是翌午奉扳雅會。過了船。投與玉卿。謝了。明日赴席。玉卿恃着手藝。要在揚州子

才人着眼

弟行中奪萃。又見朋友敬奉他。如何不喜。到了次日。穿了一套新衣。過這鹽船上來赴席。苗員外早已筵開錦繡。褥列芙蓉。船上好不齊整。揚州繁華所在。何物不有。擺得饗糖八仙。甘蔗獅鹿。果面杯盤。行了安席禮兒。苗員外見玉卿年小面嫩。漸漸逗他。說這簫和琵琶不是這裡傳授。玉卿誇道。汴京王一娘是大內裡樂師。小弟學了十年。還趕不上他的指撥。家房下是李師師府裡的傳授。記的大套數多些。玉卿又吃了幾杯。心裡發癢。就討琵琶彈了一套。那苗員外贊之不絕。道。小弟從不曾見此妙彈。如老兄不棄。肯同一拜。即兄弟一樣。小弟出妻獻子。還替兄做得些事。不枉今日一會。鄭玉卿那知是局。見他是鹽商。結得這個朋友。也不枉了我江南的事業。就起身來道。小弟極有此意。只不敢高扳。既蒙不棄。小弟執鞭隨鐙。亦所甘心。即斟過一鍾酒來。放在苗員外面前。納頭便拜。問了年紀。苗員外三十八歲了。玉卿十九歲。理當爲弟。

續金瓶梅

第二十六回

六五二

思無牙滙覽

妙

受了一拜。即叫船上小郎二十多人。俱來給玉卿磕頭。玉卿感激。甚不過意。苗員外又傳董玉嬌來。叔嫂行禮。這玉嬌纔二十一歲。打扮得艷粧花面。從後艚出來。玉卿忙忙下禮。苗員外攬手扶起。兩人平拜了。即取椅來。橫頭而坐。玉卿偷眸一看。好色心邪。偏看着別人碗裡饅頭是大的。心裡算道。銀瓶到如今和良家一樣兒。不會奉承。怎麼比得此人。一雙秋波斜視。定是風月高強。又不好正看。只得彼此送情。原來董玉嬌故意要勾搭鄭玉卿。好看他的老婆。苗員外叫玉嬌讓一杯酒。取琵琶來。領領鄭賢弟的教。他東京是宮院裡傳授。着他點撥點撥。這玉嬌先滿滿奉了一大銀鼎杯。取了琵琶。唱了一套。

江兒水

則道是淡黃昏素影斜。原來是燕參差簪掛在梅梢月。眼看見那人兒這搭遊還歇。把紗燈半倚籠還揭。紅妝掩映前還

怯。手撚玉梅低說。偏咱相逢。是這上元時節。

前腔

止不過紅圍擁。翠陣遮。偏這瘦梅梢把咱相攔拽。喜迴廊轉
月陰相借。怕長廊轉燭光相射。怪檀郎轉眼偷相撇。

六犯清音

他飛瓊伴侶。上元班輩。迴廊月射幽暉。千金一刻。天教釵掛
寒枝。咱拾翠。他含羞啓盈盈。笑語微。嬌波送。翠眉低。就中憐
取則俺兩心知。少甚麼紗籠映月歌濃李。偏似他翠袖迎風
糝落梅。恨的是花燈斷續。恨的是人影參差。恨不得香街縮
緊。恨不得玉漏敲遲。把墜釵與。兩下爲盟記。夢初回。笙歌影
裡。人向月中歸。

唱畢。玉卿誇之不盡。因說道。小弟旣蒙不棄。先來取擾。容次日具一個

續金瓶梅

第二十六回

六五四

思無牙滙寶

薄酌。請二位兄嫂到了小舟。也是天假良緣。使弟婦拜見。苗員外費了這場心。原求這句話兒。忙道。老弟客邊。廚下未必有人。倒是小弟攜一席過去領教。玉卿笑道。老兄看得小弟就不成人了。叫包席的安置。停當奉候。只是褻尊些。說畢。又讓了幾杯。玉卿有酒了。取過簫來。賣弄他本事。吹了一套關山秋月。真有穿雲裂石之聲。董玉嬌兒也贊不絕口。苗員外使了個眼色。董玉嬌已知其意。把脚輕輕一勾。玉卿瞧着苗員外回頭。燭影裡也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董玉嬌把一個三事汗巾兒。挽着同心結香囊。悄悄送與玉卿袖中。苗員外故意推醉。任憑他二人猜拳飲酒。玉卿飲至三鼓。纔過船來。銀瓶還點燈相待。斟了茶給他吃了。誇這苗員外義氣。拜交兄弟。使他令夫人出來相陪。原來也是個妙人兒。咱明日也備一席酒回他。少不得你出來也回他個禮兒。銀瓶道。人生面不熟的。怎好出去。玉卿道。他江南的風俗不同。咱北方。多少做

生意的。都是堂客掌櫃。大等子和人秤銀子。極大方的。那似我北方縮頭縮腦的。倒叫他笑咱不老成。說畢。宿了一夜。乘着酒興。又在艙裡。床上床下都是平地板。玉卿儘着滾上滾下。三人魚貫而寢。只因得了董玉嬌的汗巾。借着銀瓶發的興。在董玉嬌身上纔覺有味。到了天明。忙去叫廚子備了一桌整齊的席面。自己上大船上來請苗員外夫婦。日色平西。苗員外意在夜飲。燈燭之下。好玩弄銀瓶。因此晚晚的過來。先使一個丫頭送一紅帖。上寫。忝盟妹苗門董氏歛衽拜。說道。俺奶奶先過來拜了鄭大娘。另來赴席。這都是苗青定下拋磚引玉的計。待不多會。只見董玉嬌從大船頭搭着跳板。過鄭玉卿小船上來。原來是積年揚州瘦馬。又在門戶裡出身。苗員外使四百兩銀子包他一年。甚麼事不精乖。不消說衣裝人物。只這幾步走。顯出那一點金蓮。就是柳下惠也要開懷的。上穿一件月下白透地春羅。襯底是桃紅縐紗女襖。繫

續金瓶梅

第二十六回

六五六

思無牙滙覽

尤物

章臺口角

一條素白秋羅湘裙。剛露那絳瓣弓鞋。一點凌波。扶着跳板。做出那一種嬌態。輕輕過去。銀瓶迎進前艙。也換得鬆鬢平頭。一身淡色衣服。不消二日。學成了揚州打扮。這玉嬌一看。真是渾身是俏。世上無雙。彼此相讓。都平拜了。讓到後艙。櫻桃捧上茶來吃了。董玉嬌問道。姐姐貴庚。幾時生。銀瓶道。妹子今年十八歲了。七月十六日生。又問。姐姐貴庚。玉嬌道。我今年二十一歲了。十二月初四日生。比姐姐癡長了三歲。那件比得姐姐。又問道。爲甚麼事兒上江南來。都一對小小年紀。鄭叔叔就是個老江湖。吹彈絲竹。滿揚州也找不出個對來。銀瓶老實。不曾出門。那裡答應得來。東一句。西一句。說是隨着玉卿探親。問道。是甚麼親。又答不來。說是從小兒定的親。問道。公婆幾時不在。又答不來。鄭玉卿在外艙聽着。生怕決撒。連忙進來作揖。替銀瓶接話。待不多時。只見苗員外換了一套新衣。把臉上肥皂洗得光光的。玉卿迎入前艙。彼此又平

談色人微人
不曾道

拜。行了酒禮。安坐已畢。掛起那琉璃羊角一枝螭燈。照得浪船上紅紗亮桶一片硃紅。玉卿怕船在關口上。不好頑耍。忙叫艍公將浪船放出西岸柳蔭之下。繫了纜。東方月出。玉卿纔請董玉嬌來入席。銀瓶後隨。鋪氈讓員外行禮。苗員外已是酥麻了半邊。那裡肯受。玉卿不依。只得二人平拜已畢。俱安坐入席。董玉嬌在苗員外肩下挨坐。銀瓶和玉卿相挨。櫻桃斟酒。却是四個小金蓮蓬鍾兒。李師師箱中之物。苗青見此。就知來路不明。把眼燈下細看銀瓶。又比白日不同。看官聽說。大凡世間尤物美人。俱是天上的光彩。生下來。就如名花異卉。有一種寶光在面上。綽約閃爍。忽然是紅。又忽然又是白的。他如不笑時還好。只一笑之間。非紅非白。就如菩薩放光一樣。實實的認不真他。所以唐明皇沈香亭一枝牡丹。變成五彩。青黃紅紫。一時變化不定。謂之花妖。應在楊貴妃亡國上。大凡尤物。不妖其身。定然妖人。這銀瓶才色絕代。那有個

續金瓶梅

第二十六回

六五八

思無牙滙纂

平平過到一世的理。苗員外一見銀瓶。看了個飽。纔知世上的人不會見女色。抖起他這垂鈎下餌神奸計。打虎拋羊絕戶心。有詩單說這美色不可輕見淫人。不但女色。就是古董字畫。多有取禍處。

物因奇怪皆成害。

色有嬋娟易作妖。

不向人前爭巧艷。

免教他日恨餘桃。

那時飲酒添換將畢。明月初上。照得滿船如水。揚州關上絲竹誼譁。那銀瓶聽得吹彈不在行。把口捂着微笑。玉卿道。等我吹吹笛。和他們船上比比。叫銀瓶取出一隻西洋老血兇。是皇上賜李師師的物。滿滿斟上。送與苗員外。他却取箏來。安在小几上彈起。真是雁唳長空。龍吟秋水。驚得那些船上人都不彈唱了。員外飲畢。也斟了一杯回敬。玉卿却取出一面鏤金螺甸琵琶來。那是民間之物。又叫銀瓶彈。銀瓶因沒人合着。不去接。苗員外使個眼色。董玉嬌知道了。早接過琵琶來。彈了一

套清商。也是揚州有名的清彈。銀瓶又要奪勝。早接過來。叫櫻桃斟酒。勸大娘一杯。彈了一套漢宮秋。員外說起江湖上事。艚公不可輕信。你小小年紀一對夫妻。又有這些行李。該到店裡另寫大些的船。萬一這艚公不小心。哄得你們睡了。撐到湖蕩裡。還不知是那裡。說得鄭玉卿害怕。苗員外道。小弟有一隻浪船。正要鎮江去。自家的艚公。叫他服事也便些。倒像骨肉關切的話。玉卿謝了又謝。許着明日移船。飲至三更。把船依舊回到關上泊了。如此你來我去。不止一日。那日。苗員外進城和衆商人見鹽院去了。一些小郎都跟了去。玉嬌兒將船窗取開兩扇。把玉嬌樓定求歡。那玉嬌受了苗青秘計。十分奉承。即說嫌苗員外粗醜。一見你這樣知趣。〔恨〕不得和你同生同死。說到熱處。兩人幹夠多時。果然玉嬌風月狂淫。水氣交湊。弄得玉卿快不可言。就說。銀瓶雖

續金瓶梅

第二十六回

六六〇

思無牙滙覽

該死

說人無痕

美。年小不知滋味。但得咱兩人長遠相交。我情願把銀瓶嫁了。玉嬌道。你要肯時。我管慢慢和員外說。你休改了口。玉卿道。我有假話。就掉在揚子江裡。說畢話。仍舊過船來。把桶子閉了。銀瓶那得知道。至晚。苗員外回來。董玉嬌如此說了一遍。不勝之喜。另治了一席。請過鄭玉卿來。道。老弟。你我同盟生死的人。不該說假話。你這婊子是那裡拐了來的。那有良家女兒這樣一手絲絃。賢弟不知。這揚州番捕拿賊的公人極多。這二日。來我這船上打探得好不緊急。一把套住你到官。就完不得事。如今這金兵大亂。東京來的人不許收留。好不嚴謹。說得鄭玉卿沒有主意了。道。隨哥怎麼樣。小弟敢不從命。苗青道。你實說這女子是那裡來的。我替你安排。那鄭玉卿只得略露出幾分。說是東京娶過的婊子。原不是良家。苗青道。既是婊子。何妨明說。小弟這董玉嬌。也不過是娶的門裡人。我們風月中的浪子。不過是興個新鮮。那個是三媒六證

娶的老婆不成。說到中間。叫董玉嬌出來。和鄭玉卿猜枚豁拳。故意頑成一塊。玉卿還不敢放膽的頑。這苗青叫他輸了的。叫誰親娘親爹。一味皮混。他也要如此如此。飲到樂處。董玉嬌要請過銀瓶來吃酒。請了二次。推說睡了。兩句話激得鄭玉卿跑過艙去。也不管他殘粧半卸。一把扯着往大船上來。銀瓶掙着不肯。險不掉下水裡。這裡重整杯盤。說破是婊子了。行了一個令。大家講就。誰輸了把婊子送到誰懷裡。苗青故意先輸了。董玉嬌斟上滿滿一杯酒。倒在玉卿懷裡。一遞一口吃了。第二擲。鄭玉卿輸了。該銀瓶送酒。他却不肯去近前。只遠遠送了一杯。又回來坐在玉卿身邊。董玉嬌惱了。道。鄭叔叔全沒有男子氣。難道人家的的是婊子。奉承了你。你家就是自家老婆。也要送過去。激得玉卿把銀瓶一把抱起。輕輕送入苗青懷中。苗青要他口口相還。銀瓶羞容滿面。只不好哭起來。從此大家混鬧。不題。那日。董玉嬌和鄭玉卿說。我和

續金瓶梅

第二十六回

六六二

思無牙滙覽

天生殺才

又作態

你這等相厚。離不開了。夜裡哄苗員外。說是你要嫁銀瓶。他說情願出一千銀子。要多添財禮。他也依了。如今咱兩下定個計。你只說是換婬子。再貼上一千銀子。你只去了一個銀瓶。有我頂着他的窩兒。咱還白得了一千銀子。有了咱兩人。那裡去不得。你要肯了。我好再哄苗員外。這鄭玉卿原是蕩子。有甚正經。看着銀瓶舊了。又要新鮮新鮮。滿口許了。道。早說定了。一面兌銀子。一面過船。我自有個法兒。教他不覺。到了次日。苗青請過玉卿來。道。閩客換婬子。也是常事。老弟。你教我添多少。明說了罷。依着玉卿要二千兩。董玉嬌把臉揚着道。要換就不消爭多爭少。俺們那個是牛是驢。說着。哭去了。講了一會。苗員外添上一千之數。彼此不許帶箱籠。明日只說移船。午後各人開船。銀瓶那裡知道。飲到月下三更。苗員外取出二十錠元寶。放在一個箱裡。擡過玉卿船上來。只說盛的家伙。要往南帶了去。到了明日。有一隻大浪船。另一個艍

公來把船上箱籠物件俱搬下船去。可憐銀瓶全不疑心。只道是換船。那知是換人。將船搬畢。先使櫻桃過來看行李。玉卿到船上和銀瓶說。你不過去謝謝他苗大娘。和咱頑了這幾日。親姊熱妹的還不得如此。他苗大爺又不在船上。你們說兩句話兒。就來接你。那知道董玉嬌先已上了浪船。裝是先看銀瓶。他却使銀瓶去看玉嬌。兩不照面。哄得上大船。丫頭接進後艙。不見了玉嬌。丫頭道。俺奶奶纔去望大娘去。想就來了。哄得銀瓶坐等。全不見到。玉卿又不來接。早已割開皮肉消前債。又抱琵琶過別船。

花香曾借錦纏頭。

轉眼花飛樂已休。

白壁擲來因踐售。

黃金散去爲輕投。

酒闌月落羞瑤瑟。

水盡魚空冷釣舟。

自是情緣容易斷。

堪憐棄婦泣箜篌。

續金瓶梅

第二十六回

六六四

思無牙滙覽

出題

當初你也負
心如此

看官聽說這段因果。當初李瓶兒盜了花子虛半萬家財。貼了身子。給西門慶。今日花子虛又托生做鄭玉卿。索他的情債。那銀瓶欠他情債。一一還完。還不足原數。因此又添上一千兩買身的錢。完了債。花子虛因氣而亡。尚欠他一死。却說銀瓶在苗員外鹽船上邊。許久不見玉卿來接。好生疑惑。待不多時。只見苗員外進來。朝着銀瓶作揖。道。我的冤家。你怎麼也到了我手裡。纔把鄭玉卿受了一千銀子。換了董玉嬌。說了一遍。這銀瓶纔如冷水澆臂。毒火燒心。放聲大哭。連罵負心賊不絕。這裡苗員外忙排花燭。擺上家宴。那銀瓶哭個不休。探頭髮。抓臉。又要跳江。把苗員外慌了。那時金兵信急。兩岸俱有巡兵。他怕銀瓶喊叫。弄出事來。不敢留在鹽船上。忙使一頂小轎。哭哭啼啼送往城內鹽店去了。原來苗青老婆極是妒的。他家妓妾常是打死一兩個。苗青做不下主來。一向知道苗青包占董玉嬌。久在船裡。見轎子進來。只道是董玉

嬌。忙忙走出。拿一根鐵火杖。一把採着頭髮好打。那銀瓶正不知是那裡的帳。一面啼哭。碰頭撞額。渾身是血。打畢了。纔知不是先包的那老婆。纔住了手。可憐銀瓶受屈不過。到了半夜。解了白綾腳帶。自縊而亡。這纔完了李瓶兒情債。直到了無情。完了李瓶兒財債。直到了財盡。不知這鄭玉卿得了財。又得了色。這一夜過了瓜州。船上開宴合歡。兩情已熟。何等快樂。不知將來作何結果。有分教。鴛鴦陣中。倒鳳顛鸞千種美。虎狼隊裡。人離財散一場空。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二」字原漫漶，據影抄本、務本堂本補。

②此段眉批原缺，據影抄本補。

續金瓶梅

第二十六回

六六五

思無邪匯寶

續金瓶梅後集卷五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妙悟品

第二十七回 淮安城月娘問渡 清江浦嫠婦同舟

詞曰。

滿庭芳

世事浮雲。行踪飛絮。天南地北悠悠。似春花秋燕。落葉與孤舟。任造化顛來倒去。一憑他行止沈浮。江湖杳。歸期難定。白了少年頭。
韶華能幾日。山長水遠。到處牽愁。看白蘋岸上。紅蓼磯頭。垂楊外數聲橫笛。驚起沙鷗。何處問。三閭漁父。

續金瓶梅

第二十七回

六六八

思無牙淮寶

盡付與東流。

單表那世上離合悲歡。人生不定。到了亂世。越發是飄蓬斷梗一樣。忽然而聚。忽然而散。偏是想不到處。又有機緣。即如月娘。原爲尋孝哥。誤聽了信上東京。流落在給孤寺中。幸虧翟雲峯念舊。資助盤費。又與他搭了大船上的艙口。順路到臨清碼頭上。回清河縣來。算得是極停妥的。那知這金兵從山東搶下來。要截船上的宮人。只得改路。由黃河口上淮安去了。月娘在那大船上。如何敢下來。只得隨船而去。真是由不得人。一個寡婦領着一個使女。雖是還有翟雲峯送的幾兩銀子在身邊。知上那裡去好。獨自沈吟。在船上不多二日。過了黃河。是淮安地方。到了閘口。只見江南一道旨意下來。說是金兵有信南犯。恐有奸細過河。只將東京送的宮人點名上船。一應帶的閒人。不論男婦。俱趕下船。不許放過一人。使官兵過船。把月娘一起搭載男女一齊趕逐。幸虧那

管船的太監認得翟雲峯。把月娘包袱都送下來。其餘別人。還有空身趕下來的。好不苦楚。這月娘和小玉下了官船。守着個包袱。孤孤悽悽。却往那裡去好。又沒個熟人問問路。如何往山東回臨清去。母子二人河上坐了一回。天色漸晚。那些大小船隻上人都坐滿了。月娘羞慚。不敢近前去問。使小玉。你去河岸邊。問有小漁船。咱賃一隻罷。小玉走到河口。要包一隻船上山東。那有去的。只見河梢頭停着一隻小浪船。一個七十歲的老艍婆。在船頭上補破襖。小玉問道。你這船可上山東去麼。婆子道。這船上有人雇下了。淮安李衙裡奶奶雇下。上東海燒香的。你要那裡去。小玉道。俺也是兩個女人。上山東的。婆子道。沒有男子人麼。小玉道。沒有。只我娘兩個兒。要有艍口。多多的謝你些船錢。不拘是誰家雇下的。就在後艍裡也罷。原來小玉隨着姑子妙趣上東京。坐了一遭船。外邊走了二年。也就有些江湖的老氣。道。就是糴米。都講在一

續金瓶梅

第二十七回

六七〇

思無牙滙覽

處罷。婆子道。我家老公上城裡去接李奶奶去了。等他來商議。說不多時。只見一個老船家。領着一個後生。挑着一擔行李。望船上來了。近前見小玉和婆子答話。問是做甚麼的。婆子道。是雇船的。我說李衙裡雇下了。他說是兩個婦人。要順路回山東去。好不好帶在船梢上。也多賺幾錢銀子。添着好糴飯米。老艍公又問小玉道。你只有兩個人。帶在後艍。做三兩銀子罷。還添上一斗米。小玉道。多了。帶米做二兩銀子罷。說了半日。小玉怕天晚了。道。添上五錢銀子。到那裡下船。艍公道。過了海州。是青口地方。起早是雇脚。水路有船去的。小玉回來和月娘說道。是一個奶奶雇下。燒香上東海去的。又沒個男客。咱一路搭着他。好不方便。只講了二兩五錢銀子。咱今夜就宿在船上。老艍公兩口兒倒老實哩。月娘歡喜。即同小玉攜着包袱被囊上了船來。原來一個席棚。搭着四艍。後面是鍋竈。艍公白日在岸上拉絳。黑夜在船頭上睡。這小後生

守着行李。收拾了後艙。給月娘小玉安置包裹。一宿晚景。不題。却說孟玉樓從那年嫁了李衙內。陞在嚴州府。後來陳經濟去拐騙他。被李通判將衙內趕回原籍真定府。因遇金兵大亂。不敢北回。後來李通判故了。只得在淮安府典了一處宅子住下。一亂三四年。孟玉樓生了一子。叫做安郎。不幸衙內去歲感了時症。五日而亡。止撇下玉樓和安郎。年已五歲。因許下海州清風頂三官殿去還願。賃了船在清江浦等候。那知天緣相湊。月娘在此相遇。也是月娘平生賢惠。待衆妾有恩。該受此一番接濟。這都是他的積德。絕處逢生。到了次日天晚。只見一頂小轎。一個丫鬟騎着驢兒。孟二舅抱着安郎。從岸上來。這小後生接着。下了轎。搬上行李。玉樓進艙。下了前艙的簾子。天已昏黑。後艙使蘆席隔斷。彼此不得見。這月娘只道是秋水片帆孤雁宿。那知道月明千里故人來。到了第二日。這小後生纔和玉樓說。這船上艍公又搭了兩個婦人。

續金瓶梅

第二十七回

六七二

思無牙滙覽

在艙後。不知是那裡人。也要往山東去。玉樓也沒言語。這船由清江浦
開口到了安東縣。水又寬。風又大。拉不得絳。到夜裡。大雨如盆傾一般。
上邊蘆席濕透了。下邊船板透水。把墊船的草都濕了。到了三更。點起
燈來。婦女忙成一塊。只管往外舀水。這月娘後艙高叫。小玉。起來看看
包袱。休要漏濕了。玉樓半夜聞聲叫小玉。好像大娘的聲音。早已把艙
後的蘆席揭起。方纔見面。忙叫。大姐姐。你怎麼來到這裡。月娘說了一
驚。細問。方纔認得是孟三姐。不覺抱頭大哭。正是。一葉浮萍歸大海。人
生何處不相逢。

續金瓶梅

筆力如畫

世亂年荒逐亂蓬。

佳人流落思無窮。

繁華過眼容全改。

兒女牽腸恨不同。

海畔難期帆影外。

天涯重聚雨聲中。

誰言歧路愁歸處。

猶有孤雲伴塞鴻。

我也要哭

淚來

玉樓和月娘哭罷多時。纔問道。怎麼沒有孝哥。月娘聽說。放聲大哭。纔把金兵進城。母子拆散。上東京找了二年不見。翟雲峯家送我回臨清。不料官船又不走臨清。由黃河進了淮安。因此要趁船回山東去。姊妹們得遇着一處。這也是天幸了。月娘又問道。玉樓因何穿孝。玉樓纔把李衙內父子俱亡的話。說了一遍。叫了安郎來給月娘磕頭。月娘一見。想起孝哥。淚如泉湧。想道。有兒的沒兒了。沒兒的倒有了兒。世上的事。那裡想去。這裡姊妹同艙而宿。不則一日。到了海州板浦口。月娘要雇船上山東去。玉樓苦留。不肯住。恨不得一步到了家。找兒子的信。那顧得荒亂。使孟二舅先上崖去問問山東的路。那店家說。如今金兵得了濟南府。立了劉豫爲王。不日大兵南侵。休說是兩個婦人。就是一隊軍也不敢走。說得月娘面面相覷。一聲兒不敢言語。只是揩淚。這孟二舅也在傍力勸。說道。姐姐休錯了主意。如今人家還往南躲亂。你兩個小

續金瓶梅

第二十七回

六七四

思無牙滙覽

埋伏

女嫩婦的。孤另另要走一二千路。兵慌馬亂的。把身子保不住。今日遇見。就是一家了。回去淮安城裡。兩個寡婦一處做伴。南北大路上。少不得●有了東平府的人來往。捎信給玳安來接。你在這裡。還只怕孝哥和玳安不知在那裡找你哩。正是遠的隔一千。近的隔一磚。將來母子相逢。和今日一樣。一個船上。不着下雨。還認不出來哩。玉樓也勸月娘道。他二舅說的是。不如咱一路進了香。回淮安去。等等安穩了。常有山東人來往。先捎個信去也好。月娘萬萬無奈。只得依言道。只是打攪了你。你如今也是一灣死水了。玉樓道。姐姐說那裡話。想着那時同起同坐。一個鍋吃飯。從來不曾錯待了我。就是到了李家。也沒忘了姐姐的恩。今日天叫相逢。着咱姊妹們做伴。這淮安湖嘴上還有幾間房子。每月討着租銀。公公和他爹的靈柩寄在湖心寺。還有兩頃水田。夠咱姊妹們用的。只這等還尋不出個伴來。說着。把船灣在黑風口裡。過了海

天生好人

埋伏

州城。一路上雲臺山清風頂來。雇了兩乘小轎。幾個腳驢。孟二舅抱着安郎。早望見雲臺山三官大殿。好不巍峨。但見。

高峯突兀。巨海汪洋。黑風口浪捲千層雪。人度孤帆。白石渡。

潮湧幾家村。僧歸古寺。倒座崖。觀音名剎。延福觀。元始天宮。

蒼松古柏。掩映金闕銀臺。瑤草琪花。恍惚蓬萊閬苑。南北磊。

古洞幽深。十八村。賢人隱迹。四面靈山福地外。千家烟火蜃

樓中。

原來三元大帝。天官主福祿官位財星。地官主壽夭功罪幽冥生死。水官主四瀆五嶽風雨雷電之事。解厄消災。增福懺禍。叫得響應。上元中元下元爲他降生之日。原是兄弟三人。在此出家成道。得了天仙之位。因此四海九州來進香火不絕。這玉樓和月娘上得山來。先參了伽藍。討了腳力。上得南天門。只見密密層層松竹雲烟。仙人採藥。老衲翻經。鐘

續金瓶梅

第二十七回

六七六

思無牙滙覽

聲香氣飄出林外。真是洞天福地。上得大殿高臺。俱是白石玉柱。雕作盤龍。法身高大。有二丈餘高。前後兩層迴廊圍繞。經樓香閣高出雲霄。二人不敢擡頭。拜畢。焚了香紙。玉樓道。請姐姐討籤。月娘捧籤筒在手。暗暗祝誦。若是母子再得相逢。求個上上。跪下纔搖一搖。早有一籤跳在地下。小玉拾起來。是上上第十一籤。

君是人間最吉人。

由來陰德可通神。

明珠會合終須有。

紫竹灘頭一問津。

玉樓也跪下討一籤。是中吉八十二籤。

月冷霜寒楚水涯。

飛花已過五侯家。

平生積善無人見。

一炷心香對法華。

兩人謝了籤。就有道人請去雲堂。齋飯已畢。捧過緣簿。求二位娘子布施。玉樓留了二兩香資。不肯叫月娘另費。月娘不肯。留下了五錢銀子。

下得山來。買了幾個鬼頭兒。紅棒槌兒。貨郎鼓兒。給安郎耍。又買了兩張雲臺山十八村出賢人的圖兒。那鋸樹留鄰。耕牛護主的故事。件件俱有。依舊上了原船。回淮城來。不則一日。到了清江浦。因閘口不開。船走得慢。換上兩乘小轎。飛也似到了淮安。原來住在竹巷一帶河邊。進去五間門面。三層房子。後面住房傍一個小小閣子。上供着觀音菩薩。月娘進去和小玉拜了佛像。即收拾了閣子下一間。給月娘宿臥。姊妹二人同心一氣。過其日月。孟二舅自去湖上做小買賣。討租錢。不題。不知將來月娘母子何日相見。正是。天長地遠誰能盡。明月蘆花無處尋。且聽下回分解。

續金瓶梅

第二十七回

六七八

思無牙泄簪

校記

①「得」字原無，據務本堂本加。

②此段眉批原缺，據影抄本補。

續金瓶梅後集卷五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戒導品

第二十八回 蔣竹山官星妙藥 苗員外賣富投誠

詩曰。

盡道該休不肯休。能消幾日下場頭。

饑鳥飽肉貪猶喙。浪蝶尋花舞更稠。

適口味多因作疾。快心事過漸成憂。

三迴九折瞿塘險。安得灘灘遍歷遊。

前表過感應篇所說苟富而驕。不外個貪字。又說見人美色起心私之。

續金瓶梅

第二十八回

六七九

思無邪雀寶

續金瓶梅

第二十八回

六八〇

思無牙滙覽

度世說法

誰肯

不外個淫字。且講這苟富二字。俗說無故而得千金。謂之不祥。多有暴富暴亡的。一似鬼神愚弄人一般。到了那擁着厚資。踞着高位。財大勢大。只覺天上地下。獨有他尊。誰看在他眼裡。忽然冰山崩倒。如雪點洪爐。那郿塢●金谷之富。一霎冰消。求做一個平安乞丐。也不可得。總因氣高膽大。福過災生。因此這君子不輕受不義之財。不肯食無功之祿。不但沽名。也爲遠避些禍患。那小人如何捨得。所以個個不得長久。單說這蔣竹山。一個草頭庸醫。原因死裡逃生。忽然遇見金兵擄住要殺。全無生路。因搜出賣藥的鐵響虎撐來。知道是賣藥醫人。饒了不殺。先治好了韓離不的愛妾。又治好了金兀朮四太子。一時封了韃官四品之職。即如中國武職游擊將軍一樣。因此得寵。不離左右。替揚州鹽商說情。又賞了一船鹽。約有八百包。那時金兵初入中國。只道是官鹽。沒人去賣。賞了蔣蠻子做賣藥的資本罷。那知那鹽商汴梁行鹽。遇着大

續金瓶梅

第二十八回

六八一

思無邪寶

亂。要逃回揚州。把本銀暗打在鹽包裡。約有十萬金銀。那兀朮那得知道。蔣竹山平白地得此天大的財寶。那裡想起。從來說。福從此起。禍也從此起。當時蔣竹山因賞了鹽船。就在營裡開了一座鹽店。叫人發賣。先賣了頭一層鹽包。足得了四五百兩銀子。也是合該發跡。那日因家下沒鹽吃。擡下一包來。要倒在磁缸裡。只聽響了一聲。險不把個磁缸兒打破了。原來鹽裡埋的都是五十兩一錠的大元寶。每包裡十個。疾忙報與蔣竹山知道。又連夜取出幾包來。都是一樣。把元寶堆了兩大垛。唬得個蔣蠻子又驚又喜。就放在船上。不敢動了。若論正理。蔣竹山一個窮醫生。要有些正道。就該想起這等大財。日後享受不起。照舊進奉與兀朮太子。必然厚賞。還把他做個好人。從此得幸。加到大官。也是有的。這蔣竹山一個賣藥的窮光棍。如何有此見識。喜得沒天沒地。便認做他是一個大財神。合該得此橫財。白日黑夜算計着要享用這

續金瓶梅

第二十八回

六八二

思無牙滙覽

十萬銀子。把舊婊子韓金釧兒聽見擄在營裡。使了三百兩銀子贖將來。做了渾家。又聽得臨清關上兩個粉頭彈唱得好。一個叫做李翠。一個叫做月娥。在藍旗營裡。也使了六百銀兩銀子買了來。一時間。好馬好鞍。前呼後擁。在家中吹彈歌舞。鬧個不了。每日價大酒大肉。吹打做戲。賭的嫖的。都來幫他。滿營裡只道他賣了鹽得的官錢。那曉得這暗中一股大財。正是。

人生禍福在機緣。

命也無憑數也偏。

誰信衛青還尚主。

安知石崇送空船。

雞蟲得失原成幻。

魚鳥飛潛各自然。

喚醒塞翁成一夢。

始終生死只空拳。

看官聽說。這個財字。貝傍邊加個才字。分明是有才的人纔享用得他。似那等窮人。只爲無才。所以替那財主使喚。勞苦了一日。纔掙得那兩

餐飽飯。這個利字。禾傍邊加個卓刀。分明是有利的所在。就有人執刀伏在傍邊一般。似那等貪心害理。有利不能享受。多有傾家喪命的。也是爲個利字。錢字。金傍加兩個戈字。分明是有錢的人。就有兩層干戈在側。人所必爭的一般。似那等小人。爭長較短。打官司。傷天理。也只爲個錢不肯捨。所以說。有萬金之福。必有萬金之才。纔享得來。纔保得住。如今小戶人家。有上幾貫浮財。不肯學好。就要心高膽大。不消幾年。官司人命。盜賊水火。必到破家纔住。也只因他沒有這福量。或是得之不義。水裡來還要水裡去了。或是福量限定。三升的鍋。容不下四升的米。也要滾將出來。因此這個銀錢有命。是貪不來的。只是有這君子賢人。纔曉得知命。省了多少心機。那小人行險。冒死求將利來。到底守不住。只落得一場好笑。那蔣竹山如何享得這等一個富貴。就是十萬金銀。叫他尋這一塊樂地去享受。如今兵慌馬亂。到處裡賊打火燒。也沒有

續金瓶梅

第二十八回

六八四

思無牙滙覽

安身的去處。那宮室妻妾。衣服飲食。能用得多少。可見這件東西。少也少不得。多也沒處用。只有勤生儉用。安命樂天。極是便宜的。却說蔣竹山自得了十萬金銀。一時用不盡。又不敢搬下船來。晝夜憂思。反添上了三件大病。第一件。怕日久隨營。沒處安頓。被人知覺。稟到四太子營裡。從前追出來。不是福。倒是禍。第二件。太子爺原說只賞這鹽。還要這船載兵。不久要來封船。這些銀子可在那裡堆垛。第三件。這些營裡韃官們。個個知道蔣蠻子賞了許多官鹽。大家要來擡幾包去用。幾番來取。蔣蠻子自己知道鹽中有物。不敢送人的。這些金兵只道他慳吝。白白得了許多官鹽。一包也不肯捨。常發狠要來平搶些去。難道是你蔣蠻子用錢買的。不成。因有此三件憂愁。弄出一件怪病來。像是氣蟲。又像是酒脹。其腹彭彭虛脹起來。又有三個相厚的嬌滴滴青樓。晝夜盤弄。那蔣蠻子有一件春方。是金鎗不倒。夜戰十女的。只求一個海狗腎。

要進與四太子。是無價之寶。那日就有一個醫人找將來。要騙他的。你道是甚麼東西。

草本名稱膾腠臍。

一雄能御一羣妻。

纔來水底同魚戲。

又到沙邊似犬棲。

性本發陽能下壯。

力堪縱慾使陰迷。

只因好色心無厭。

借狗爲人亦可悲。

原來這海狗腎出在東海文登膠萊地方。一雄能周百個雌的。因此在羣母狗中。打不出個雄的來。況他靈怪多力。只在海島中石上眠臥。再不肯上岸來的。如何拿得他。因此那捕他的漁人。看那島中有狗的踪跡。即便撒下密網長繩。套住他的脚手。便釘鈎鈎住。先儘他走個極力。我這繩上倒鬚鈎越扯越緊。漸漸扯到皮裡。疼痛起來。然後用力一收。海狗護疼。慢慢攏將來。扯到岸上。那些百十個狗子。都走下海裡去了。

續金瓶梅

第二十八回

六八六

思無牙滙覽

所以打的真狗。斷斷得不着個雄的。只好將女裝男。以真作假。騙他百十兩銀子。使油浸透。那裡認去。又有兩件假東西。可以當做真的。一樣是海貓。比狗一樣。只是嘴略平些。一樣是海豹子。比狗一樣。只是皮上有些花斑。此二物極易得的。雖是真鬚鬚。却又不如狗的中用。總是有真鬚鬚的。偏是假狗。有真狗的。又是假鬚鬚。那醫者急於取利。只得把那些陽起石。海馬。蛤蚧。肉蓯蓉。一般發陽熱藥。齊齊做起。奉承那眠陽的老先生。略一舉陽。就說是海上仙方。從此再不軟了。那知此一服熱藥。便做西門慶的胡僧春方。久久力盡精竭。陽枯火虛。無不立死之理。今日蔣蠻子得了這個假狗。如異寶一般。慌忙走入營來。見四太子在營裡踢毬。站在一邊。不敢驚動。四太子見蔣蠻子進來。拿着一個黃油絹紙包着個甚麼東西。打着番語問道。甚麼物件。蔣蠻子跪下道。是海狗腎。前番王爺要找來合藥的。今日纔尋得來。原來金兵取了東京。

得的婦女萬千。恣情行樂。只要這個春藥。今日見此至寶。如何不喜。就賞了一個大元寶。留他飲宴。打着緊急鼓兒頑耍。因說。不日要往南攻打揚州。過了鎮江。直取江南。聞說揚州富庶繁華。怕兵一到。發火燒壞了城池。先發一枝大兵去招撫那些鹽商們。恐怕驚走過江去。沒人助我的兵餉。只這一句。把個蔣竹山提醒。也是他官星有助。即跪稟說。王爺如要招撫鹽商。醫官有一個絕好的相知。是鹽商苗員外。有百萬之富。但得前去叫他爲內應。可省十萬大兵。但小人不知用兵。只好做得文官。須得一大將同往鎮守。催辦糧草。接濟江南。纔可進兵。兀朮大喜。即時申請金主。先把蔣竹山使領揚州都督之印。明日即發你同阿里海牙領兵三萬。從旱路同行。兀朮自和韓離不一路攻打淮安。到瓜州會齊過江。蔣竹山起來磕頭如搗蒜。謝了又謝。那鹽船上十萬銀子纔有了着落。這些憂愁病腫。被喜氣一沖。就如吃了一帖大黃湯。一時消

續金瓶梅

第二十八回

六八八

思無牙滙覽

散了。一出營來。傳聞他陞了揚州督撫。誰不尊敬。早有營中的南兵們投見的手本。不下幾千。那蔣竹山真是富貴一齊來。想了想。這十萬金銀隨營南去。何等妥當。一到揚州。不知還得鹽商的多少珠寶。如此潑天之富。豈不是天送將來。正是人心如此。天意不然。總是造化愚人。無所不至。這蔣竹山一面大弄起來。做得二品服色。蟒袍金帶。執事旌旗。每日家吃賀酒。大吹大擂。金鼓喧天。準備點兵南下。那營中原有揚州兵丁。發了百十人先做奸細。去勾引鹽商爲內應。不題。

每笑天公罔善民。

常將財色賺愚人。

蛾因投火偏張焰。

魚爲貪鈎更設綸。

惡貫滿盈仍遂惡。

身名奢泰始亡身。

明明慈母容驕子。

暗使功曹報鬼神。

這蔣竹山潑天富貴。不求自至。安排南伐。不題。原來當日替汴梁鹽商

續金瓶梅

第二十八回

六八九

思無邪集

說情時。有一人姓王名敬宇。是徽州人。自失了鹽船。逃回揚州。還有些帳目在汴梁。使他親弟王二官人改名王文舉。在水營裡充一兵丁。聽得蔣竹山陞了揚州督撫。不日過江。情願來投一細作。上揚州傳與哥哥王敬宇。勾搭衆鹽商們內應。希圖保守身家。還望得些衆人的外財。即時寫手本。見了竹山。細說揚州城還有百十家大鹽商。金銀財寶如山之積。小人先到城裡通知。這起鹽商們眼見得南兵軟弱。敵不過金朝兵馬。誰敢不降。先把投誠的名冊彙報上來。也免得殺害性命。說得蔣竹山大喜。就賞了一張把總劄付。不一日。候阿里海牙整兵前進。却說這王文舉率領衆細作。扮作逃難南人。從清江浦由淮安去一半。從汴梁由河路上揚州去一半。王文舉先從水路到了揚州。見了哥哥王敬宇。找尋苗青員外。備說詳細。苗青喜之不盡。自己心裡想道。這富貴出在這裡。揚州城多少富商。今日俱在我手裡生死。這幾年多少嫌疑。

續金瓶梅

第二十八回

六九〇

思無牙滙覽

多少仇恨。今日都要在這件事上報復。尋思了一夜。怕開報不明白。請了一個爲行檢革退的生員。綽號王起事。因他平日好告人打官司。慣於開單捏款。賴債興詞。人家有爭訟的。就是他的買賣。專一兩下挑唆。只有弄起事來。再沒有消滅下的。又且書柬四六都是明白。自從革退衣巾。奪了衙門前的飯碗。全靠着苗員外鹽店裡作個記室。因苗青筆下不明。時常代筆。做了門下晚學生。早晚和店裡小郎們串通。得些小利糊口。因此苗青想起來。忙請王起事相公來。又怕他走漏風聲。許他五十兩銀子。也使他列上一個名子。日後金兵下了揚州。俱有陞賞。那夜至二更。悄悄商議。彙名具冊。先使人在路上金兵營裡報了。定個日子。以何爲號。好做內應。這王起事又是個害人利己的。兩意相投。喜個不了。連日將揚州富戶行家大小鋪面。金帛子女。併養瘦馬。開雜貨。走蘇杭之家。姓氏門面。坐落處所。分作上中下。和報審戶冊一樣三本。又

把城中兵馬錢糧。將官姓名。虛實強弱。各造一冊。城上垛口門兵。某處有備無備。各造一冊。密討個暗號。在城上準備接應。背了衆人。使一的當心腹。同王文舉打扮作客商。把冊子打在貨裡。沒人知覺。沿路迎將來。不日。阿里海牙同蔣竹山率領三萬人馬。由汴梁水旱兩路進發。但見。

氈幕重重。帳房密密。弓刀簇簇。駝馬紛紛。黃沙漫漫起邊塵。

黑氣層層迷日月。但行處。角聲振地。下營時。部落遮天。旗分

五色。千里鳥雀投林。陣按八方。萬戶人烟屏迹。打草搶糧。哨

馬先行百里外。殺人放火。屠城常在一時間。

前軍行至睢州地方。王文舉認得蔣竹山旗號。跪在路傍。早被哨馬捉住。口稱是報揚州的機密軍情。傳至營中。見了元帥阿里海牙和蔣督撫。呈上册籍。看了大喜。賞了酒飯。使他帶回空頭劄付一百張。任憑苗

續金瓶梅

第二十八回

六九二

思無牙滙覽

員外分散。又給一枝番字白旗。藏在身邊。使他插在城頭。即在此處攻城。又怕他有間諜。使來人先回。將王文舉留在營裡。以防有詐。那苗青的奸細和原差去南兵。依舊扮作逃難的客人。潛行去訖。這一路先取了天長六合。清河桃源不戰而降。直殺到淮安地方。那時南宋高宗正在南京商議戰守之策。每日與汪黃二相商議。怕金兵南犯。要建都杭州。又被那一起南渡功臣苦留。要提兵江北。以便恢復汴京。那一時。李綱趙鼎張浚張所久已貶謫在外。要與金人講和。情願納幣稱姪。求還二帝。因此那些名將岳飛劉錡吳玠吳玠。俱分守各方。止有淮安是一個文官同一個參將鎮守。兵分汛地。一時城內空虛。聞金兵三十萬直到淮揚。百姓先逃了一半。那些殘兵敗將。原是汴梁殺破膽的。那個敢出戰。因此直至揚州。如入無人之境。那苗青在城。真如望穿餓眼。恨不得一刻即到。他便做起大官來。指望封侯封王。一似把個揚州城就是

他家送的一件大禮一般。好不重大。●得緊。但不知兵到揚州。蔣竹山的富貴和苗員外的身家。果然如何。正是。金山沖北斗。愚人無福也難消。泥佛上西天。呆漢有心終不到。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塢」原作「鄔」，據務本堂本改，下文或同。

②「元」原作「兀」，據影抄本、務本堂本改。

③「從」原作「蓀」，據影抄本、務本堂本改。

④「大」原作「人」，據影抄本、務本堂本改。

續金瓶梅後集卷五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妙悟品

第二十九回 董玉嬌明月一帆風 鄭玉卿吹簫千里夢

詩曰。

江南自古鬪妖嬈。無數烟花上翠翹。

百寶不辭粧舞帶。千金何惜買春宵。

海棠過雨胭脂冷。岸柳經風眉黛搖。

東去伯勞西去燕。玉人何處憶吹簫。

單表這人生世上都爲這個情字。生出恩愛牽纏。百般苦樂。就是聖賢

續金瓶梅

第二十九回

六九五

思無邪雀寶

續金瓶梅

第二十九回

六九六

思無牙滙寶

佛法

仙道

聖道

一折人題

英雄。打不破這個牢籠。如何脫得輪迴生死。即如來佛的大弟子阿難。被摩登淫女所迷。幾乎破了戒體。幸虧如來天眼解救。度他成佛。那道家以女色叫做革囊。說是血布袋裏的一堆白骨。雖是這等說。古來求佛求仙的人。不知被個色字壞了多少。許旌陽祖師見弟子大道將成。不知何人可傳真丹。將爐中煉丹的炭。化作美婦十餘人。夜間遍試弟子。無一人不被點污的。至今江西有一地名炭婦鎮。可見一點情根原是難破的。大學講正心誠意。開首頭一章。就講了個如好好色。從色字說起。纔到了自慊的地位。可見色字是個誠意之根。仙凡聖賢這一念是假不得的。即如倩女離魂。尾生同死。纔滿得個誠字。與忠臣孝子的力量。一樣滿足。只分了邪正兩途。因此講理學的不可把色字抹倒。如今做小說忽然講理學起來。分明可笑。只爲好色的人還把良心壞了。併好色也沒有點實心。豈不可恨。●即如鄭玉卿一個浪子。初時與銀

續金瓶梅

第二十九回

六九七

思無邪寶

瓶如魚似水。生死難開。只爲兩人情厚。把千萬金粧奩寶玩。捨死從他。連夜逃上揚州。誰料玉卿見了董玉嬌。變了初心。又貪財負義。得了苗員外千金。把銀瓶輕輕棄了。以致銀瓶自縊而亡。天下負心人到此。你說可恨不可恨。他便說有了董玉嬌一個名妓。又騙了銀瓶櫻桃一切粧資。財色俱足了。可知道他不能享。那日換上苗員外家浪船。移過箱籠物件。把銀瓶哄上苗青大船。說去別董玉嬌。却使玉嬌從後艙上了自己浪船。一篙點開。順風南去。也不管銀瓶死活。捧擁着玉嬌。船上作樂。早已備下完親喜酒。那櫻桃不解其意。還想是銀瓶在苗員外船上。一定後面趕來。又只見董玉嬌坐着要茶要酒。不似個生客。叫了幾聲櫻桃。便奴才長奴才短罵起來。似家主婆管家的光景。好不疑惑。聽了半日。見他二人相偎相抱。說是兩下換了。那櫻桃纔知道。楊花風送無歸處。燕子巢空少主人。大叫一聲。也不斟酒。也不煎茶。倒在船艙

續金瓶梅

第二十九回

六九八

思無牙滙覽

裡。有哭山坡羊爲證。

癡心冤家。一場好笑。大睜着兩眼。往火坑裡就跳。實指望說
誓拈香。同生同死。誰承望負義絕情。把恩將仇報。嬌滴滴身
子。空貼戀了幾遭。沈甸甸的金銀。乾送了他幾包。轉葫蘆子
心腸。誰知道口甜心苦。蜜甜般舌頭。藏着殺人的毒藥。蹊蹺。
纔見了新人。把舊人丟了。聽着。只怕那舊人的樣子。新人還
要遭着。

那鄭玉卿纔方發興。要與董玉嬌盡歡。叫着櫻桃不應。又被玉嬌激了
兩句。道。你家的奴才。也沒見這樣大的。鄭玉卿跑到後艙。採出來一頓
拳脚。打得可憐。沒奈何。艄公叫個後生送酒來。兩個人勉強成歡。一夜
順風。直過了瓜州。泊舟金山之下。鄭玉卿從不曾見金山光景。但見。

長江萬里。天風浩蕩接青霄。高塔九重。海日蒼茫開翠壁。突

兀是佛頭。一片粉牆籠竹樹。周圍如螺髻。千家金碧出烟波。
江間隱現。遙聽兩岸鍾聲。石勢參差。依稀中流樹影。郭璞墓
前碑不沒。伍胥關上月常圓。

玉卿觀之不盡。正要上岸一遊。艄公說妙高臺中冷泉許多妙處。恰好
有一個浪船先在岸邊。繫在寺門石邊松根之上。內有少婦二人。不上
十八九歲。艷粧對坐。在船上圍棋。見了玉卿。偷目掩口而笑。全不迴避。
玉卿舊病又發。上得岸來。有一少年領着一個家僮。早在寺門相候。深
深一躬。問。老兄要上金山。畢竟是有趣的。可以同往。玉卿喜之不盡。攜
手而行。早有僧人接住。讓到經樓後面一座方丈。甚是精潔。經卷繩床。
古爐名畫。清雅異常。方纔坐下。就是一盞泡的岍茶。隨後便是小菜。十
香豆豉。斟上三白泉酒。入口異香撲鼻。早已辦齋留飯。齊整非常。玉卿
一看少年。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不上二十一二歲。戴一頂片玉羅

續金瓶梅

第二十九回

七〇〇

思無牙滙覽

巾。紗袍朱履。一團和氣。見了玉卿好似同胞模樣。十分親熱。玉卿忙問。仁兄貴姓尊表。鄉貫何處。少年便道。小弟姓吳名友。字虛舟。本府京口居住。家君是前朝蔡太師門生。官至開封府尹。止生小弟一人。因好頑耍。略曉些音律。以此教了這一班女戲。費有萬金。每日只與江湖上朋友飲酒做戲。傾家結客。小弟又性好揮霍。一時興發。就是千金一擲而盡。這些心愛的家樂們。也常常贈與朋友。一邊贈人。一邊又去揚州買幾個瘦馬來頂補。不消半年。還教唱得一樣。以此人起做小弟一個諱名。叫做吳猷子。又號做撒漫公子。小弟其實不猷。看的這些金銀美色。不過是供我們行樂的。何必認作已有的物件。今日船上兩個女子。是裝正旦的。兄如有興。可呼來侑酒。這僧房中不便。咱將氈移在妙高臺上。使他酒家送上酒餚來。看這江天一色。萬里風帆。倒是助興。說到妙處。把個鄭玉卿弄得骨軟心麻。暗中尋思。我小鄭這一路風光。好不助

續金瓶梅

第二十九回

七〇一

思無邪集

興得緊。這兩個美人。又有幾分了。看這個憨公子。比苗員外又是傻的。休說是白白送人。如肯再換。就貼上這董玉嬌。我情願捨一得二。口中不言。心裡喜得沒縫。那寺門前酒家早已移上席來。擺在妙高臺上。四面窗開。江流在底。望見焦山北固江南一帶。城郭烟雲。往來舟楫。真是畫圖。看之不盡。吳公子斟上一杯酒。送在玉卿面前。方纔問。仁兄姓字。下次好約到寒家。往上一年半載。結個生死之交。也不枉了今日相遇。玉卿答道。小弟姓鄭。賤字玉卿。汴梁人氏。因到鎮江訪親。不期今日相遇。容小弟明日登門奉叩。說得入港。家僮斟酒數巡。那酒家上來送酒。問道。今日是要席要飯。那位相公作主。小人好送上來。吳公子便道。有好酒好菜。鮮魚筍雞。只管照常添換。倒是飯不大緊。這些菜碟酒菜。俱要精緻些。來問甚麼。誰是東道主。忒小覷了我們。一言未盡。腰間掀起紅綾搭膊來。拿出一個錦幅。解開是四大錠銀子。外有散碎的三十餘

續金瓶梅

第二十九回

七〇二

思無邪淫寶

本分生理

兩。又是半截金子在裡面。吳公子取了一錠銀子。約五兩重。丟在酒保面前。說。你拿去總算罷。酒保欣然去了。玉卿見他慷慨義氣。甚不過意。道。小弟也有小舟在此。自該作主。如何敢先取擾。這等。明日小弟回敬罷。飲得半酣。那吳公子又向水紅襯衣腰下。取出一枝紫竹簫來。品出那穿雲裂石之聲。那個小後生腰間取檀板。和着簫聲。唱了一套念奴嬌。

江海狂遊。二十年。再問廣陵花柳。邗水吳山明月裡。忍向東風回首。嬌鳥啼春。名香籠玉。半露纖纖手。朱欄綠水。是處有人消受。那知潘岳頭白。沈郎腰減。歸興濃如酒。歌舞樓臺人散後。城上時聞刁斗。北地胡笳。南中烽火。非復江都舊。庾樓如昨。人在樓中知否。

不一時。酒保添換新席。八碗大菜。是一盤新出水的白魚。一盤燒的肥

續金瓶梅

第二十九回

七〇三

思無邪雀寶

鵝。一盤鮑（炖）的香蕈和水晶豬蹄。一盤金華火腿。薰的臘肉。紅白透亮。一盤豆豉炒的麵筋。拌着銀絲餅鮓。又是一盤紅糟蒸的帶鱗鱖魚。又是一盤鎮江燒鰓。剝得琥珀似圍裙。軟美如脂。入口而化。又是一盤蘇州油酥泡螺。兩大盤糖酥水晶角兒。每人面前一碗雜湯。無非是新筍蛤蜊。海粉蛋膏肉丸。又有桃仁瓜子。打扮得紅白清美。其實可愛。各人面前換個大杯。纔飲到熱處。那僧人又送上中冷泉的新茶。領着個白淨沙彌。一個雕漆盤。四個雪靛般雕磁杯。俱是哥窑新款。二人讓僧同坐。茶畢。斟上酒來。那僧也不謙讓。就橫頭坐下。看他兩人發興划拳。將茶杯斟滿。鄭玉卿連贏了吳公子兩拳。吳公子稱獎道。兄這拳高得很。小弟全伸不得手。待小弟吃乾這兩杯再划。玉卿却要與僧人划拳。這僧綽號月江。原是篾片出身。住在金山前院。因見這玉卿和吳公子俱是美少年。在妙高亭飲酒。想來幫閒助興。見鄭玉卿興發。就連贏

續金瓶梅

第二十九回

七〇四

思無邪滙覽

奇想

肉麻痛快

了玉卿兩拳。玉卿吃得高興。見吳公子吹得好簫。即忙取過來細看。誇道。好簫。吹了一套楚江秋。甚是清亮。飄渺之聲。透出雲霄。引得這吳公子船上美人。在山下吹笛管相和。真是鸞鳳和鳴。玉卿誇之不盡。吳公子便道。這兩個家樂。是揚州上年使了五百兩銀子買來的。學了這一年。纔略開得口。家下還有一樣的八名。和他們打十番鼓兒。倒也好聽。因有一個相知金員外。十分愛那正旦。小弟即時送了他。至今還少一人頂補。老兄如不嫌他們醜陋。叫他們上來侑酒。十分愛他。就是相贈也不難。這月江和尚。兩個涎眼睛。如餓鷹一樣。恨不得兩個美人上得山來。暖暖眼兒。在旁攛掇着說。吳公子這纔是高人。玉卿心裡十分指望。却口裡謙道。初會取擾。已是過情。如何敢勞盛使們趨走。只是這個笛和管子吹得十分妙。要和簫合起來。倒也有趣。吳公子便叫那小後生道。你快下去叫他兩個上亭子來。一個笛管連提琴都取來。那後生

纔待要走。月江道。天色晚了。這亭子上不便點燈燭。倒是小房近些。茶水方便。不如移席到小僧樓上去好些。吳公子道。極妙。即便起身。隨月江過了半山堂。往塔前來。那小後生飛也似下山去了。吳公子也囑咐快些上來。怕夜晚了。山上不好行走。後生去訖。這玉卿和吳公子攜手相扶。扳肩而行。到了禪堂。正面一座觀音。琉璃點着。②月江忙叫徒弟取水來淨了手。吳公子便向玉卿道。兄如不棄小弟愚拙。情願八拜爲兄。與兄爲生死之交。明日接到舍下。同住幾時。月江在旁道。從來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爺們天生得如親兄弟一般。小僧就是主盟。玉卿大喜。問了年庚。玉卿長吳公子一歲。就分左右。向佛前拈香八拜。又和月江也拜了。大家起來。進了方丈。上得望江樓。小沙彌點上蠟來。又是新茶。擺上素食。滿桌都是異品。南果糖纏。十分有味。茶罷。纔是酒來。月江取出些糟薑。醃豆腐。十香水菜。下酒之物。件件稀奇。吳公子要與玉卿

續金瓶梅

第二十九回

七〇六

思無牙滙覽

瑣碎文字
昌黎馬記耶

冷點

細

對棋。月江取出一副雲南棋子。花梨木棋盤來。燈下對賭。公子說。一個子一兩。就是明日的東道。現帳還算一大杯。玉卿棋原不高。輸了四子。吳公子讓了先。又對下一盤。却是公子輸了十一子。准了四子。還欠七子。又該是公子的東道。即忙斟上。該七大杯酒。公子一飲而盡。只斟上兩杯。煩玉卿月江賜陪。十分豪爽。這時約③有二更天氣。江中煙霧不明。等了許久。全不見後生和二女子到。吳公子十分焦燥。罵這些人無用。月江道。只怕不曉得這裡。又錯走到山頂上。倒遶了許多路。少不得還走到這裡來。忙叫沙彌取個燈籠兒去接接去。一個沙彌取了個燈籠。油紙糊着。上寫月江二字。飛也似去了。這裡又斟了一大杯。送在鄭玉卿面前。要他行令。取了一個龍泉窰豆青骰盆來。擺上六個紅綠象牙骰子。玉卿取在手裡。只管滾骰。却不記得個好令。叫吳公子行令。又決不肯。讓了一會。月江道。我有一個舊令。是雙生趕茶船會蘇卿的故

事。用四個骰子。那蘇卿是個美人。算一個紅四。雙生是個才子。算一個六點。兩人對擲。有了四六。便算趕上了。湊成多少點數。如沒有紅六。也是一杯。有了。趕不上點數。也是輸。只要趕上數。纔罷了。玉卿和吳公子對擲。吳公子擲了一個四。一個六。又有一對五。共算二十點。玉卿連擲了三色。先有了四。沒有六。罰一杯。又一擲。有六沒四。又罰一杯。第三擲。有了四六。却是一個二。一個三。止湊成十五點。比吳公子少了五點。算趕不上。連輸了五杯。又擲了一回。到底趕不上。吃了十餘杯。天有三鼓。那後生全不見到。吳公子大怒。發燥道。這些奴才們。船上不知幹的甚麼勾當。待小弟自己下山去叫他。忙呼沙彌又點一個燈籠。苦留不住。下山去了。公子去後。月江與玉卿對擲。到底趕不上月江。也輸了幾杯。天將三鼓。蠟換了三枝。只聞得江口南風大作。那江湖之聲。振得山下石根如戰鼓相似。月落江心。滿天黑霧。玉卿凭樓一望。夜深又不能回。

續金瓶梅

第二十九回

七〇八

思無牙滙覽

此夢是真是假

伏後案

到死情癡

船。如何是好。月江便道。這山有兩條路。一路通到山後。一路直到寺前。多是去的人不知路徑。如何小沙彌也不回來。待我下樓去。再使一人點着亮子接他。說畢。月江也下樓去了。只落得玉卿一人。孤孤悽悽。在樓上乘醉而臥。忽然一陣異香飄來。却是櫻桃來。喚起玉卿道。俺姐姐來了。玉卿醉眼朦朧。只見銀瓶走到面前。把玉卿拍了一把。道。冤家。你閃得我好苦也。指望和你同生同死。背井離鄉。一路南來。誰想你被苗員外賺哄。把他的賊船換了我去。又要謀害你的性命。我今在上帝告了冤狀。把他問成凌遲處死。我還了你的欠債。托生了男子去了。今日趕來送你過江。快快走過江去。不久金兵到了。我的冤家。你有家難奔。誰是你的親人。說畢。抱頭而哭。推了一把。玉卿醒來。纔知是夢。看見桌上燭已將殘。聽見隔岸雞聲報曉。忙叫方丈裡沙彌。通沒一人答應。只落了一枝好簫。玉卿下樓來。只見旁一小門關着不開。天已將明。玉卿

又是做夢

真是虛舟

叫了半日。有一老僧出來。問道玉卿。那裡的香客。起得好早。玉卿把月江讓他上樓飲酒。同吳公子下船去接美人的話。說了一遍。老僧全然不省。只道。這個樓是接待官客的去處。先一日。有個僧人定下請客。給了五錢銀子。我們不知甚麼人。只聽見樓上吃酒。我們不管這些閒事。說畢。關上門去了。玉卿好生疑惑。只得從舊路而回。江上大霧。又不知船上董玉嬌和櫻桃這一夜如何盼我。那曉得我和朋友在樓上要了一夜。或者吳公子和月江都在他船上。見天明了。不肯上金山來。今日他輸得七兩銀子東道。少不了還樂這一日。再過江去訪他。定然有些妙處。一面想着。一面走下山來。走到山門前。那裡有隻船影兒。說了一驚。疾忙走過江口上岸的去處。自己的船也沒了。那江上風浪大起。黑霧迷漫。石勢橫空。飛濤捲雪。鄭玉卿獨立岸邊。好一似。

風飄斷絮。水泛浮萍。孤另另。喪偶的鴛鴦。冷清清。失羣的孤

續金瓶梅

第二十九回

七二〇

思無牙滙覽

雁。金屋屏空。往事一朝成幻夢。玉簫聲斷。不知何處覓秦樓。
烟花化作空花。慾海總成苦海。錦簇花攢。說巧嘴的朱門蕩
子。酒闌人散。吃蒙藥的白面憨哥。翻巧弄拙。依舊赤手空拳。
財散人離。只爲負心忘義。水裡得來水裡去。被人欺處爲欺
人。

看官聽說。只因人心機巧乖猾。百般要貪人的便宜。到底來弄巧成拙。
如賭博一樣。偏是善賭的。到頭來輸個精光。沒有一個成起家事的。如
使蕩子騙了妻財。強盜造起家業來。又講甚麼天理。說甚麼報應。只因
這李瓶兒欠下花子虛前世宿債。托生了銀瓶。拐帶家財。與鄭玉卿勾
消這本舊帳。完那些情緣罷了。豈有鄭玉卿一個浮浪子弟。到處裡就
有騙了美色橫財的理。因他認真是個花花太歲。見人家色。就恨不得
弄到手裡。因此把自己的本錢。反被別人弄去。這樣翻使了演鎮法兒。

火燒了自己衣裳。往往都是有的。豈不是現前報應。原來苗青換船時。就把自己慣走水的賊船。換上鎮江去。要水裡謀害殺鄭玉卿的性命。依舊把董玉嬌和櫻桃。金珠寶玩。全全得了回來。先使一班梨園。叫着兩個妓女。裝成吳公子和僧人。接引他入港。哄他醉了。要吃板刀麵。拋在江心。做粽子樣去祭屈大夫的。誰想天憐這鄭玉卿是個傻心子弟。不叫他死。只把他這些浮財了帳。還他一個精光棍罷了。因玉卿與吳公子上山吃酒。倒還騙得一場大醉。一夢醒來。做了個飄瓦虛舟。落得個玉卿在岸上走來走去。一似尋針的模樣。那江船上客人看見玉卿。道。這個人真是有趣。倒像得了山水真景。苦吟敲句的光景。又不知是等甚麼親眷。這等守株待兔。望眼將穿。可不作怪。那知道董玉嬌和艚公約就在今夜裡害他性命。後因他金山飲酒。入夜不回。纔將船連夜放開。把櫻桃家事實玩古董一船載回。正是。拋將明月爲鈎餌。留得長

江與客囊。但不知後來玉卿作何結果。苗員外何等快樂。正是。比翼鳥被風吹散。故巢不定幾時歸。合歡花冒雨摧殘。別院未知誰是主。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 ① 此段眉批「一」字原缺，據影抄本補。
- ② 「着」下原衍「一」字，據務本堂本刪。
- ③ 「約」原作「天」，據務本堂本改。

續金瓶梅後集卷五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莊嚴品

第三十回 瓜州渡櫻桃死節 潤州城鄭子吹簫

詩曰。

欲向江南作酒傭。菊殘荷敗付秋風。

難容西子歸湖棹。安得王嬙老漢宮。

鳴鳥有情來榻上。飛花無限過牆東。

聊將世外烟波意。亂寫風雲問碧空。

世間繁華富貴。轉眼間即成幻境。因此佛道二門只講個空寂。省却無

續金瓶梅

第三十回

七二三

思無邪集

續金瓶梅

第三十回

七二四

思無牙滙纂

限淒涼。看破了酒闌人散光景。把那錦繡笙歌。實覺沒趣。即如忠孝節義的事。那豪傑丈夫。偏是爲身家二字。敗了名節。反不如那愚夫賤婢。一時間決斷。不肯失身於人。做出英雄的事來。話說這苗員外要騙銀瓶。故使他慣走私商的大船。換與鄭玉卿上瓜州去。用的那個艍公有名。叫楊鐵篙。極是一個積年的水賊。專一在江上打劫客商。後同一夥強盜。俱是竹竿長鎗。被一個山西水客慣使長刀。把竹竿砍斷。不曾得手。後來把長鎗撓鈎。俱鐵裏了半截。專一打聽船上攬下寶客。就勾將一路水賊去做生意。或是把客人殺了。或是網成粽子樣。丟在長江裡去。因此渾名叫做鐵篙子楊艍公。當初苗青夥通打劫他家主人苗曾的。就是此人。一向投在苗青手下。賊船有百十餘隻。或販私鹽。做水面的生意。苗員外使他將船換了董玉嬌去。要他江裡殺了鄭玉卿。把他家事和使女櫻桃一總拐回來。那鄭玉卿一個少年浪子。那裡曉得他先

使了幾個戲子。領着兩個粉頭。在金山寺下。假裝吳公子和那和尚假名月江。弄的是沒底的筋斗。那裡猜去。也是鄭玉卿命不該死。連夜在金山飲酒。不肯回船。那楊艚公在船上等候多時。想了一想。我與此人何仇。不過員外爲得回董玉嬌和他的家私回去。今日行個天理。趁此人上岸。把船放開回去罷。料鄭玉卿也沒處來找尋。當日二更天氣。南風大起。即時起了錨。扯滿蓬。渡過江。來到了瓜州。不上四更天氣。這董玉嬌情知是苗員外賺虎離山之計。點着燈也不肯睡。只見楊艚公走進艚來。看着玉嬌。笑嘻嘻道。咱二人今日天假良緣。這場富貴那裡想得到。忙叫櫻桃。不肯答應。卽喚水手李小二打開員外送的一罇豆酒。原有的下程。雞魚筍藕之類。安排下過夜的。和董玉嬌促膝而坐。飲了一回。恐夜深了。卽叫櫻桃來床上同寢。叫了半日。那肯答應。只在後艚嗚嗚的哭去了。楊艚公發狠道。這奴才。想你家主子。明日叫你受受。一

續金瓶梅

第三十回

七二六

思無牙滙覽

面取出一口尖刀來。放在面前。那董玉嬌門戶出身。何分彼此。歡歡喜喜。脫了衣服。兩人抱頭而寢。一夜雲雨無度。那玉嬌口裡無般不叫。原是妓女接客的熟套。楊艸公儘力盤桓。兩意相投。不在話下。那櫻桃因銀瓶被騙。哭了三日。飯也不吃。忽然見鄭玉卿下船。全不回來。楊艸公進艙和玉嬌同床睡了。就知他落在人手。再沒有出頭的日子。哭到四更將盡。聽見他二個淫聲浪氣。搖得船也是響的。恐天明了受他的打罵。不如尋個自盡。做了鬼魂。也好尋尋我姐姐銀瓶的下落。合眼朦朧。只見銀瓶上船來叫道。我的姐姐。我已死了。你不快來。和你回去罷。醒來。又不見了。恰好天將五更。船上人都睡得和死人一般。櫻桃起來。把衣服鞋脚紮得緊緊的。推開船窗。只見滿江黑霧。那分東西南北。嘆了口氣。道。這就是我的結果了。猛身一跳。又早飄飄玉腕凌波去。滾滾香魂逐浪浮。後人因贊他死節一段孤貞。詩曰。

休把鬚眉問丈夫。

丈夫無骨轉成愚。

每因巾幗成忠烈。

翻覺綱常愧大儒。

一怒自能存血性。

三思反使惜微軀。

莫言溝壑尋常事。

多少英雄遜不如。

却說楊艄公和董玉嬌一夜風情。如膠似漆。兩人搜着商議。問道這鄭玉卿箱籠物件。玉嬌細說了一遍。楊艄公道。咱有這些寶物。又有員外送他的一千兩銀子。還愁甚麼過不得日月。倒把你送回揚州去。天下也沒有這樣阿獸了。如今做了十年私商勾當。還打不着這個大魚哩。今日肯把自己的兔兒不打。倒送與別人吃去。如今湖廣楊么反了。佔個湖泊。八百里地面。他用的都是咱一班水船上朋友。如今和你從蕪湖上去。圖個大大的富貴。又說甚麼苗員外。玉嬌只得相從。到了天明。叫了幾聲櫻桃。不應。纔知他投江而死。按下此事不題。那鄭玉卿

續金瓶梅

第三十回

七二八

思無牙滙覽

在金山岸上。找不見原船。走一回。想一回。天已漸晚。那寺門首酒保來算席上酒菜。該銀四兩八錢。先收的吳公子那一錠銀子。都是精白銅。如今吳公子去了。又不知是那裡人。既然是一席的。少不得還我。鄭玉卿上岸時。不曾帶得銀包。原是空身下船看景。不料逢見吳公子一夥神騙。赤手空拳。那裡湊銀子還他。酒保道。我們小本經紀。不過是城裡借些酒本來。趁些遊客的錢。這四五兩銀子。那裡包得起。先是好說。後來見玉卿全不承應。看了看玉卿。雖穿着一身時樣衣服。也沒有船。又沒有管家跟隨。就道。你這個人分明是騙人的搗子光棍。白白的吃了酒食。不肯還帳。難道就干罷了。就要拿繩子拴起來。說着。圍了許多人。鬧了半日。也有說好說歹的。玉卿無奈何。脫下一件玉色縐紬直裰來。算了三兩銀子。還欠一兩五錢。又脫下一條白線羅裙來。算了一兩。酒保見他實沒有分文錢鈔。嘆了聲晦氣。一直去了。玉卿餓了半日。那有

口飯吃。尋思一會道。這金山寺有甚生意。不如到城找一找吳公子。或者遇見也。③不可知。搭了個人載船。上得江南岸來。那有一分錢。只得解下身上帶的銀瓶一個香囊來。算了三分銀子船錢。纔得進城。黃昏入夜。到甘露寺前歇息。比及掌燈時分。餓得眼裡黃花亂滾。肚裡腸子亂叫起來。好像蚯蚓之聲。其實難捱。玉卿四顧無親。那裡去宿。看了看甘露寺前有一座土地廟。且宿一夜。明日再作道理。纔待進廟安身。只見一個老和尚打着燈籠出來關門。道。這天入夜了。還有閒人在門外坐着。見玉卿一個年少小官。穿着兩截短衣。在門首站立。忙問。是尋房的訪客的。如今金兵取了東京。不比太平年景。城裡二三更還酒樓上唱戲。滿街燈火。如今關得門晚了。這些營兵就來查。去報韓世忠老爺。指着門上告示。印得有拳頭大字。道。你看看。玉卿擡頭細看。

欽差守禦江南兼管淮揚兵馬都統制韓。爲嚴防奸細事。照

續金瓶梅

第三十回

七二〇

思無邪淫寶

得金人犯順。襲取東京。鎮江爲南北要衝。奸人不時窺伺。近因塘報緊急。江上戒嚴。恐防河北商旅內藏奸細。伏禍不淺。今後凡有寺觀廟宇。不許容留行客止宿。如有面生可疑。係東京語音者。即時報本鎮審驗過江。無論僧道村坊。敢有私留。以軍法連坐處斬。決不輕貸。特示。

大宋建炎三年三月 日

諭衆通知

鄭玉卿看畢榜文。說得面如土色。那老和尚見他說話蹊蹺。不像行客。把門一關。孤另另關在門外。幸得江南三月天氣不冷。在石臺上坐了一夜。又怕巡夜兵丁看見。伏在一株槐樹邊。又饑又咽。這個浪子一向受用得過了。也該折算他折算。這一夜好難捱。有詩一首。單說少年蕩子不可輕走江湖。

莫道江湖容易避。

少年常落下場頭。

花明楚館人先醉。

金盡秦樓歌未休。

千里拋家空作客。

孤身失計悔停舟。

提防陌路交情惡。

覆雨翻雲何處投。

這首詩單說少年輕浮子弟。仗着有幾貫浮財。自家有些小才藝。浪迹狂遊。沒有那豪傑的本領。或是遇着那些下流匪類。引入嫖賭一路。不是誘你一擲千金。說是豪傑的本色。就誘你偎紅倚翠。說是才子的風流。把手中有限的本錢。大家弄淨了纔肯罷休。這等一起朋友。專一白手騙人。在江湖打熬蟲。北方人叫做幫襯的。如鞋有了幫襯。外面纔好看。蘇州叫做篾片。如做竹器的先有了篾片。那竹器纔做得成。又叫做老白鯊。那鯊魚海中賤品。和着各色肉菜烹來。偏是有味。因此這種人極是有趣的。喜的是趨奉諂佞。不好的也說好。不妙的也說妙。幫閒

續金瓶梅

第三十回

七三二

思無牙滙覽

又出題

敗子真相

熱鬧。着人一時捨不得他。如今蘇杭又叫做伴堂。如門客應伯爵。謝希大。活活的把個西門慶奉承死了。還要嫁賣他的妻子。你道人情惡也不惡。這鄭玉卿自小生在武職官家。做個小後生。那曉得江湖上人情險惡。因此被苗青一夥大棍騙光。把個萬金的資囊。送與別人受用。在土地廟前地上睡了一夜。次日早起來。越餓得慌。這頓飯可是省得的。沒奈何。把頭巾上玉結兒賣了二十文錢。上店裡買了一頓點心。且救救急着。不一時。把二十文錢單單買了兩個上等的燒⑥賣。幾口吃盡了。這午飯怎麼處。到晚來那裡宿。尋思一會。看了看金山寺裡拾的這吳公子的紫竹簫在身邊。何不上酒樓。且吹簫求些銀錢度日。以救一時之急。即將簫取出。擦磨光淨。看見城門外臨着大江。有一座酒樓。上寫一聯。天地有情容我醉。江山無語笑人愁。門面齊整。新油得紅綠丹青可愛。那樓上士客坐滿。也有凭欄看江的。也有猜枚行令的。玉卿

走近席前。把簫吹起。正面座頭上坐着一個老官人。有六十餘歲。穿着鴨青布直裰。幅巾雲履。生得巨口長鬚。對面坐着兩個客人。一個是武官打扮。三十歲年紀。一個是秀才打扮。二十多歲。老官人看着玉卿年小。生得白淨。不像個梨園。又不像個客商。問道。你這個人戴着頂巾子。沒有長衣服。不像個貧人。因何吹簫乞食。決有個原故。玉卿不好細說。只道。江上遇盜劫了。財物一空。無可奈何。平日略知些絲竹。暫且糊口。等找尋着親戚。再回故鄉。說畢。淚落如雨。也是玉卿絕處逢生。老官人便道。你親戚姓甚名誰。做甚麼勾當。玉卿道。我姑表哥姓徐名有功。字是震宇。汴梁衛裡千戶出身。聽得在鎮江水營做把總。不知住在那裡。又不知生死存亡。今經大亂。離鄉十五六年了。那時小人纔七八歲。記得他出差江南催買弓箭。因亂後不回家。說在京口住。又投了水營做官。老官人看着那武官打扮的道。這說的可不是你令尊麼。那武官道。

續金瓶梅

第三十回

七二四

思無牙滙寶

你莫不是鄭二叔鄭珮麼。玉卿道。在下就是。只不認得尊駕是誰。那人起來。纔說的就是家父。指着這老人道。這就是家岳李次橋。這秀才是舍妹夫李仰之。原是換親的。如今幸得相遇。忙忙讓坐下。知道不會用飯。即叫酒保先整四個麵來。麵罷。就送上酒菜來。玉卿飽餐一頓。這纔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四人酒罷下樓。打發了酒錢。和鄭玉卿一路而行。進得城來。走了幾條大街。到一小巷內。是一小小宅院。內裡三層。纔待叫門。只見徐把總出來。不認得鄭玉卿。問是那裡的客。那老官人纔說。在城外酒樓上遇見。說是找親戚的。問道了一會。纔說道是親家的表弟鄭親家。今日送上門來。也是天假其便。不然。令表弟少年出門。遭着不幸。不知怎樣流落了。徐把總纔讓進去。細問了一遍東京的親友存亡。家產俱罄淨了。大家淒然。取出一件紫花布直綴來。給玉卿穿着。留下衆人吃了飯。散去。打掃一間外耳房。與玉卿安歇了。看見他

生得乖覺。就安排他在門前做些小生意。那知久慣油猾。不安生理。那消數日。依舊品竹彈絲。看見江南走的婦女。不覺舊病發了。連他表兄家裡也要磨起光來。這徐把總是個忠誠人。那裡曉得。直到玉卿後來沒有歸結。纔知道。無義之人不可交。不結果花休要種。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佔」原作「在」，據務本堂本改。

②「如」字原漫漶，據影抄本、務本堂本補。

③「也」字原無，據務本堂本加。

④「那」字原無，據務本堂本加。

⑤「燒」原作「稍」，據務本堂本改。

續金瓶梅後集〔卷六〕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〇 評

廣慧品

第三十一回 汴河橋清明遇舊 法華庵金玉同鄰

詩曰。

彩雲開處見仙人。莫把仙人便認真。

柳葉自然描翠黛。桃花原自點朱唇。

手中扇影非爲扇。足下塵生不是塵。

如肯參禪乾屎橛。須知糞溺有香津。

這八句詩單說做書講道的人。借色談禪。看書的人休得認假作真。那

續金瓶梅

第三十一回

七二八

思無牙滙覽

先爲看書者
說法

今名仍是金
梅

金瓶梅前集說的那潘金蓮和春梅。葡萄架風流淫樂一段光景。看書的人到如今津津有味。說到金蓮好色。把西門慶一夜弄死。不消幾日。與陳經濟通姦。把西門慶的恩愛不知丟到那裡去了。春梅和金蓮與經濟偷情。後來受了周守備專房之寵。生了兒子。做了夫人。只爲一點淫心。又認經濟做了兄弟。縱慾而亡。兩人公案甚明。爭奈後人不看這後半截。反把前半樂事垂涎不盡。如不說明來生報應。這點淫心如何冰冷得。如今又要說起二人托生來世因緣。有多少美處。有多少不美處。如不粧點得活現。人不肯看。如粧點得活現。使人動起火來。又說我續金瓶梅的依舊導欲宣淫。不是借世說法了。只得熱一回。冷一回。着看官們癢一陣。酸一陣。纔見得筆端的造化丹青。變幻無定。却說那第一回上說潘金蓮春梅舊情不斷。一靈真性。一個托生與黎指揮家。改名金桂。一個托生在孔千戶家。改名梅玉。陰淫一氣。依舊化成女身。偏

又生在一搭鄰舍之家。當初在京。武職官們做了乾親家。不上五六歲。俱已定了婚姻。金桂許了劉指揮之子。梅玉許了王千戶之子。後來徽宗靖康年間。金兵搶進關來。童貫上了一本。把京營武職官兒都調在邊關上把守。做了營頭。一時間。各攜家眷。領兵起身。各守汛地去了。黎指揮是山西居庸關參將。孔千戶是真定府游擊。原是京營官兒。每日當社飲酒。婦女們鄰牆同住。好不親熱。一時各有官職。上任分路。兩個女兒。如親姊妹一般。臨去時哭得當不得。人只說是兒女們常事。那知道他是前世的情根。又來還今生的業債。話不絮煩。過了靖康六年。金兵幹離不直到汴梁河上紮營。那時宋朝兵馬無一人敢出來遮擋。休說兩個世襲武職官兒。那個是拿起弓箭來的。平日裡擎鷹走馬。飲酒宿娼。件件都會。及到金兵進了居庸關。黎指揮奉着延安府經略種師道的令箭。管西路紮營。不消金朝大軍進來。只前哨就殺了個淨。衆

續金瓶梅

第三十二回

七三〇

思無牙滙覽

凌駕高手

軍望風而走。黎指揮自刎而亡。不消說河北一帶。自北京直到了天。雄。如風捲殘雲一樣。那孔游擊守真定府。只有守城的老弱兵馬。不上一千。先一次到城下就降了。不料金兵受幣講和退去半年。被种經略查失去城池。把這降將正了軍法。一概斬首。他兩家武官人亡家破。流落在本管地方。寡婦孤女。一貧如洗。或是績麻紡線。日不聊生。原指望平定了。雇輛車回汴梁來找尋舊日家業。①誰料金兵得了中原。宋高宗南渡。一亂就是八九年。女兒漸漸長成了。又不知那公婆女婿存亡下落。就是孔黎兩乾親家。隔了河北山西。數年間那得個信息。兩家在外。窮苦無依。如飄蓬落葉。不消細講。到了建炎二年。宗澤守汴京。立下營寨。拜曲端爲大將。收了王善百萬人馬。招撫逃民。開屯復業。這些在外窮民。盡回東京。如水相似。却說黎指揮娘子。因丈夫不在了。嫁了一個將官叫李守備。是汴梁人。年紀七十了。因有個十二歲兒子。纔喪了

妻。沒人看管。聽得說黎指揮娘子是汴梁人。要娶他續絃。黎家娘子纔四十三歲。也愁外鄉難住。揀擇不得年紀。沒奈何。就接了首帕。胡亂成了夫婦。這金桂姐年已十四歲了。生得比花花解語。似玉玉生香。原是京城打扮。又纏得山西大同的小腳兒。真是風流絕代。因家貧沒甚麼粧束。天然雅素。

面皮兒不紅不白。身段兒不肥不瘦。紅馥馥的朱唇。香生春色。碧澄澄的青眼。光轉秋波。動人處。天香國色。只堪雅淡梳粧。照影時。月魄冰心。不厭尋常包裹。盤頭水作油。浮水游魚。沈不見。對面花爲鏡。採花蝴蝶見還疑。

這李守備聞得宗元帥招撫逃民。稱（乘）此機會。就雇了二輛鬼頭車兒。載着這十二歲的兒子。和這隨娘改嫁的女兒金桂姐。一路回汴梁來。說不盡風餐水宿。到了自己住的剪子巷。找尋他的子姪。不知搬

續金瓶梅

第三十一回

七三二

思無牙滙覽

曲折如畫

大開節

在那裡去了。一口舊房。被官改成造盔甲的廠。那裡還有家哩。沒奈何。賃了三間房。在花園營裡。臨着汴河。使家人李小乙開個冷燒酒店。老守備在門首坐着上帳。黎金桂自和母親在屋裡做些針指。替人縫衣做鞋。得些錢來度日。李守備這個兒子年已十二歲。甚是癡呆。吃飯穿衣。不知道東西南北。屙屎尿溺。也要人領他去。順口叫做憨哥。黎家母子好不嘔氣。這裡按下不題。却說這汴梁。自宗澤安下營寨。整練軍馬。不消半年。兵馬錢糧件件俱足。城池寨堡整舊如新。把金人連敗了十三陣。拔營而去。不敢近河北來。宗澤連連上本。要定日過河。與金兵決戰。恢復失去城池。以報二帝之仇。不料朝裡汪黃二相。力勸高宗。要與金人講和。怕宗澤過河。惹動金兵。再開了江南邊釁。屢疏不聽。收的王善人馬。請旨封賞。俱不准行。把士氣大沮。宗澤憤氣。生出背疽。一月而亡。臨死大叫過河三聲。其氣方絕。因此人心解體。幸得東京大將曲

妙句

畫出清明上
河圖

端鎮守了幾年。人民歸業。略有太平光景。這汴梁原是繁華之地。士女極是奢侈。好遊春看景的。雖經了大亂。那風俗到底不改。遇着佳節。都要出城外汴河之上。一般走馬賣解。品竹彈箏。打彈拋毬。擎鷹架犬。弄百般雜戲兒頑耍。那一時是建炎三年二月清明佳節。但見。

重重烟靄。淡淡風光。輕寒輕暖。佳人初試薄羅裳。乍雨乍晴。

蕩子共遊芳草地。綠楊外鞦韆對對。紅粧雙跨鳳。青林邊獵

騎紛紛。錦襖亂飛鷹。彈棋蹴鞠。五陵豪俠藏鈎。撥阮調箏。百

斗狹斜博醉。柳外青樓皆繫馬。車中紅袖不垂簾。

那黎金桂年已十六歲。不消說容顏嬌艷。又且絕世聰明。看着那陽和天氣。柳葉兒半青半黃。杏花兒半開半落。汴河上的遊人婦女。俱是香車寶馬。巧樣的釵梳。異色的綾羅。滾滾香塵如雲霞相似。自己却穿着一身粗布衣服。清水梳頭。連油也不見一點。懨懨春氣。又沈又困。想到

續金瓶梅

第三十一回

七三四

思無牙滙覽

傷春寫出女
兒光景

鄰家去打打鞦韆。又沒件衣服。怎麼去得。又想到。從小的公婆女婿不見個音信。倚窗默默無言。不覺掉下兩行珠淚。正是對景傷春。有浣溪

沙詞爲證。^⑥

燕蹴新泥墮畫梁。海棠紅艷妒羅裳。日斜無事暗思量。

柳線春眠無限恨。桃花春暖不成粧。難將心事寫紗窗。

不消說這金桂姐年少懷春。是女兒家的本等。却說他母親從着黎指揮時。在京城和這一搭女客們當會遊春。何等風流富貴。耍笑風騷。夫婦二人原是一對京城裡在行的妙人兒。一時沒奈何。嫁了個老守備。吃的是粗茶淡飯。到晚上的床來。這老官兒倒下頭。一個鼾睡。直聒到天明。再叫不醒的。就是一月間勉強來奉承兩遭。一似那殺敗的殘兵。望着城門先拋鎗棄甲。弄半日還是根折鎗桿。通是進不去的。纔用手扶得有些氣兒。又滾出來了。改不了他的本色。這黎指揮娘子今年四

守備本色

應前

好對兒原不
易

冷景幫襯有
趣

閒想何來

十五歲。是經過大風大雨的。守了一年活寡。見這些春色。想起富貴時節。在嶽廟林下多少妯娌姊妹頑耍。今日到了這個盡頭日子。看見女兒落淚下來。一面勸道。我兒。你有了這般人才。怕沒有好對兒。因甚麼悽惶。說着。不覺也掉下淚來。娘女兩個正自悲切。不題。却說鄰舍家一女。也有十五六歲。他父親是吳銀匠。亂後起家。開個小當店。常過來與金桂說話兒。上得牆來。探着半截身子。道。姐姐。你不去河上耍耍。今日清明。河上柳林裡有三個會。一個是走黃河九曲的會。紮下了九層門。隨人進去。再走不出來。一個是團鞦韆會。只用一個車輪兒。這些婦女扳着短繩。用個滑車。團團轉將起來。飛也似和花蛾一般。打得好不愛人。到了半天裡。膽小的還有謊出尿來的。又有一個香孩兒會。旗旛竹架紮在半天裡。把人家好俊孩兒。扮做八仙過海。童子拜觀音。蟾宮折桂。唐明皇遊月宮。各樣的故事。擺十數里路。這時節。誰肯家裡坐着。

續金瓶梅

第三十二回

七三六

思無牙滙覽

白描細品

我母親着我來問問李奶奶。一搭兒好去走走。一路也好回來。說着話。金桂姐揩揩淚眼。道。就是去。我娘們也沒有衣裳。那裡借去。那女兒道。俺今日要請個兩姨妹子。他送了衣裳來。因犯了心疼病不來了。現放着衣裳兩三套。店裡當的簪子。珠冠兒。環兒。都戴不了的。你肯同去。我就送過來。桂姐點了點頭。那女兒牆上下去了。過不多會。只見又上牆來。送過一個包袱。打開看看。包着四套衣裳。一件大紅縐紗襖。天青縐紗對襟衫兒。白綾灑線裙兒。又是一件玉色羅衫。鵝黃綾裙兒。又是一個匣子。盛的是釵環。幾枝翠花。稀稀珠子簪兒。金桂母子看見。不覺笑上臉來。便道。爲沒衣裳穿。不得出去踏青。哭得眼也紅了。怎麼天假其便的。就有姑娘來請你陪他。去走走。說不及話。吳銀匠媳婦也過來。道。李奶奶。你也忒煞拘緊姑娘了。這樣節令。誰家不出去。女兒家只管死坐着。憂煎出病來。看看金桂。道。這樣一表人材。出去着人家看看。也

好來提親。常言。有珠不露。誰知是寶。你老人家也還是半老佳人。咱在這河崖上走走就回來。也是一年一個清明。這樣大亂年景。知道要上幾遭。說畢。李守備進來。說道。你娘們走走去。大家早回來。我在家裡看門罷。也只爲不得已。借着遊耍。安他久曠的心。老人娶了少婦。多是如此陪罪。說畢。李奶奶替女兒梳了頭。插上珠翠。把衣服件件穿得可體。一似照樣兒裁的一般。李奶奶也穿上一件舊紫羅衫兒。襯着這玉色衫。淡淡的。戴上兩枝花翠。看來不上四十歲。且是面嫩典雅。和吳銀匠媳婦。領着兩個女兒出門。上得橋來。過河一帶酒館歌樓。都是些翠袖紅裙。在柳陌花街。或是倚門賣笑。和郎君攜手。或是在樓頭彈唱。與蕩子偎肩。好熱鬧得緊。金桂姐久靜思動。從不出門。見這些男女交雜。調箏奏曲。心上不覺跳起來。過了大橋。上得岸來。一座大林子裡。杏花開得一片粉紅。柳陰之下。都是絨氈細毯。有就地上芳草擺設下矮桌。

續金瓶梅

第三十二回

七三八

思無牙滙寶

三跳

出題

香爐的。有就樹下亭臺鋪下雕盤牙筍的。處處都有佳人在傍。笑成一片。這桂姐斜着眼偷看。不覺心又跳起來。走過林子。入了大寺。遊人更多。那些少年浪子。白面郎君。和那遊山的少婦。拾翠的嬌娘。挨肩擦臂。彼此顧盼。又有那光頭標。致沙彌。涎眼好淫的賊禿。見了婦女入寺來。恨不得有百十個眼睛。穿透那酥胸玉乳。直通到一點靈犀。口裡念佛。却心藏着風月。這桂姐從不見此等光景。應接不暇。不覺心又大跳將起來。先是又羞又愛。後來又喜又饑。不覺心裡跳得肉也麻了。其實按納不下。就是黃花女兒。到了這個男女混雜處。還要想到那個滋味。何況金桂的前生。是那鑽透過骨髓。刻畫就風騷一個潘金蓮。他一靈不昧。怎麼不現出本相來。走了幾處。又有那些走馬的。唱戲的。打團鞦韆的。走黃河的。天色過午。只得路傍坐在一座亭子上。走得香汗津津。花心吸吸。見了一輛小車。搭着蓆棚。載着一位婦人。約有四十多年紀。

又一個女兒。有十分姿色。車夫也來林子裡歇涼。買了兩個燒餅。兩碗粉湯。送到車上去。給這婦女吃。這吳銀匠媳婦有些話長。問道車夫是那裡來的。車夫道。來得遠着哩。從真定府走。直到了汴梁。有半個月了。說話畢。見車上婦人探出頭來。看了一回又看。問李奶奶道。你不是黎嬌子麼。怎麼坐在這裡。李奶奶一看。纔認得是孔千戶娘子。我的十年前乾親家。在這路上相遇。不是你看見我。就當面也不認得了。婦人連忙下車來。扶着女兒梅玉出來。拜見李奶奶母子二人。原來梅玉金桂六歲上分別。今日十年相會。兩不相識。彼此拜了。想起前因。不覺俱流下淚來。正是。

十年曾是同林燕。

此日相逢故國花。

再返舊巢難識面。

初移新夢尚無家。

帆隨春草迷江上。

雲送孤鴻過海涯。

續金瓶梅

第三十一回

七四〇

思無牙滙覽

翠袖天寒倚修竹。

不堪閨怨寄琵琶。

一起婦女六人。坐在林下。前後說了一遍。細問這孔千戶娘子。纔知道死了丈夫。也是個寡婦。趁着這東京上真定府賣棗子的車子。一路走將來。如今沒了親人。還不知道當初的房兒在不在。李奶奶道。如今咱的營裡圈占了。一個熟人親戚也沒有。你娘兒們且到我家宿了。我如今嫁了個李守備。倒是個老實人。明日尋個房安下。咱姊妹們一處做伴。他姊妹兩個也好做些針線。說着話。天色漸晚。把空車子隨後推着。一群婦女回汴河橋來。這李奶奶又在僻靜處。與孔千戶娘子商議。咱如今認做兩姨姊妹。我好留你住兩日。李守備不疑心。除非這般纔得長遠。那孔千戶娘子原是京城生長的一路上人。點了點頭兒。起身走上路來。到了家門首。吳銀匠家娘們拜了兩拜家去了。李守備見金桂娘們領着兩個婦女進門。問道來歷。李奶奶說是兩姨姊妹。今日從真

細密

京城熟路

晦氣

不漏

尋死

定府回來。留下住二日。好尋他的房子。李守備看見一個半老佳人。又領着個絕色女兒。又沒個男人。連忙讓進屋裡去。也就動了個不安本分的心腸。借色圖財的惡念。想了一想。如今金兵亂後。料他沒有親人。我又添上一個女兒。少也得幾十兩銀子財禮。喜喜歡歡。去買了些小菜下飯。讓他母子坐下。大家飲酒吃飯。久別相逢。歡喜非常。車夫將他娘們的被囊皮箱搬下來。找完了車價。去了。金桂姐把衣服首飾送還吳銀匠家。不題。原來李守備住的兩進房子。一間門面賣酒。後三間。中間供着佛像。他兩口兒住了東間。桂姐住了西間。沒有閒房安歇。如今只得自己在中間支起兩根凳子來自睡。把臥房讓了孔千戶娘子和渾家宿歇。兩個女兒同去一間床上去了。這一夜。李守備也吃了幾杯燒酒。不合動了些邪火。睡到半夜裡。那陽物有些生氣。只推起來淨手。悄悄的摸進房來。用手一摸。見兩個婦人睡在兩頭。把渾家捏了一把。

續金瓶梅

第三十一回

七四二

思無牙滙覽

有趣

甚苦

又說正論

醒來。推下床坐馬桶去了。守備扒上床來。見孔千戶娘子皮滑如脂。只推睡着。可霎作怪。不知怎麼把陽物一挺。就進去了。抽了兩抽。孔千戶娘子久曠如火。慢慢相迎。誰料陽老不剛。一舉而洩。●甚覺有趣。甚愧無情。只得親了個嘴。下床自睡去了。想了一夜。怎肯教他母子別尋房住。恰好牆西有個尼姑庵兒。叫他母子暫借他房住上幾日。再作理會。一夜歡喜不盡。那知道京城娘子慣幹這個買賣。原是他渾家定下一計。要添上一條繩子。打發老守備的催命索。自然上了他道兒。不知金玉姊妹二人這一夜如何親熱。正是。老陰遇老陽。瓦罐不離井上破。魔女逢妖女。熟油同向鼎中燒。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史」原作「叟」，據各回改：第三十二回、第六十回亦然，逕改，不贅。

②「一搭」原作「一答」，據務本堂本改，下文或同。

③「天」原作「大」，據影抄本改。

④此段眉批「凌」、「手」二字原缺，據影抄本補。

⑤「十三」原作「二」，影抄本、務本堂本皆作「三」，據下文（第三十四回）改。

⑥「爲證」二字原缺，據務本堂本補。

⑦「他」原作「你」，據務本堂本改。

⑧「金桂」原作「桂金」，據務本堂本改。

⑨「標」原作「嫖」，據務本堂本改。

⑩此段眉批「甚」下原衍一「甚」字，據影抄本刪。

續金瓶梅後集〔卷六〕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遊戲品

第三十二回 拉枯椿雙嫗夾攻 扮新郎二女交美

詩曰。

說到風流浪不禁。老人空有少年心。

牙稀漫羨膏粱味。耳塞難聽絲竹音。

藥裡欲求青鬢寵。花枝誰贈白頭吟。

止堪林下尋仙侶。細問參同水裡金。

單說人生到了六十。合着大易坤卦。六爻俱是純陰。尙要保合太和。求

續金瓶梅

第三十二回

七四五

思無邪匯寶

此回專爲老人說法。真是當頭一棒。

續金瓶梅

第三十二回

七四六

思無牙滙寶

復那一點孤陽出來。還不可得。如何當得群陰剝削。如今人富貴有才情的。偏是要末年講些抽添。以人補人之法。多有早送一程的。說到此處。不可不怕。即如李守備。年已七旬。娶得一個四十五歲黎指揮娘子。已是敗軍之將。不可言勇。日夜點卯不到。也就罷了。因何引將一個孔千戶家娘子。又領着個美貌的女兒。留在屋裡。和他勾搭起來。住了三四日。弄得個李守備添上了四件寶。

腰添上彎。

腿上添酸。

口添上涎。

陽添上綿。

尋思了幾日。要留他在家裡。沒有住處。隔壁有個法華庵。姑子叫做福清。也是亂後初出家。原是京城劉大戶家的妾。極會鋪絨挑繡。被金兵擄去半年回來。沒處歸落。在這庵裡落髮。不上二年。他師父死了。招了兩個徒弟。法名叫做談能。談富。住着法華庵。有幾間閒房子。常有奶

續金瓶梅

第三十二回

七四七

思無邪集

奶們來往着。借他二三間來。可以安得他母子。來往也便些。省了人的口面。李守備到了福清庵裡。問下了三間淨室。連門面四間。講了五兩房租。孔千戶娘女兩個搬在間壁。只隔着一牆。時常往來。這梅玉姐一手好針線。替人做些鞋面。母子們將就度日。或是白日過來和金桂頑耍。連夜晚了。就在金桂房裡同床宿歇。孔千戶娘子比黎指揮娘子小三歲。生得白淨面皮。描着兩道長眉兒。原是風流的。又守了二年寡。因和李守備勾搭上了。常常過來。和李守備夫妻兩口兒一張桌上吃酒吃飯。以姐夫稱之。通不迴避。李守備時常送些小菜菓子過去慇懃他。和他在屋裡。白日也幹過幾次。只是老陽不舉。用手搓捏半日。再起不來。略一昂頭。即完了帳。婦人甚不快意。這黎指揮娘子從嫁了李守備。守了活寡。一向倒也把心冷了。因見孔千戶娘子來。和他常在隔壁屋裡坐着。半日不回家來。只說他有心到別人身上去。晚間上床。偏要他

續金瓶梅

第三十二回

七四八

思無牙滙覽

來點卯。原是井繩扶不上牆的。又被孔千戶娘子弄枯了。越發是稀軟的。纔一撮弄。反怯戰羞敵。縮到皮袋裡。不知那去了。有詩爲證。

細似蜂腰已斷筋。

逃形無計問花神。

前身定是爲中貴。

後世還當變女人。

作繭春蠶僵半縮。

垂頭冬蚓屈難伸。

可憐夜半虛前席。

水滿桃源少問津。

原來這婦人再嫁。過了中年的。專要在枕蓆上取樂。一些羞恥也沒有。就是窮也罷。富也罷。吃的穿的俱是小事。上床來這件東西是要緊的。如果不足其意。到明日把臉揚着。一點笑容也沒有。摔匙打碗。指東罵西。連飯也不給男子吃。先是因淫生出恨來。後來因恨越要想出淫來。看着這老厭物。一臉皺紋。滿頭白雪。整日價眼裡流着冷淚。口裡吐得臭痰。兩根瘦骨頭。連一身皮也乾了。那個是你糠糟夫妻。來給你送老。

救命善提到
了

暗應前集胡
僧

睡到半夜裡。倒枕搥床。不住的嘆氣。想道。早死了。還各尋個生路。一頓臭罵。李守備只得推聾裝啞。全不言語。從來說。佳人有意郎君俏。紅粉無情子弟村。這李守備也是無奈。那一日。遇了個故人。賣生藥的王鞦子。有名的好春藥。顫聲嬌。琉黃圈。鎖陽環。夜戰十女不洩方。固精丸。興陽丸。一套兒的淫方。獨自開個小鋪。做些香茶耍藥。廣東羊角騰津。在市上哄這少年子弟們的錢。拿着五錢銀子。取堆花好燒酒十斤。要煮蝦米做藥酒賣。李守備讓到屋裡。問他買燒酒何幹。王鞦子誇了一遍。喜得李守備讓坐不迭。先篩了一壺五香酒來和他吃。細細問他。這藥可效麼。王鞦子笑道。我這藥若不效。家裡這些老婆們肯依麼。吃到一月上。這陽物發得粗。大出二寸來。連青筋都是暴起來的。這是個海上方。又不費錢。只用些大蝦和海馬煮了。埋在土裡三日就用。那個婦人當得起。李守備是個老實人。就把自己敗陽的真象。哀告了一遍。要求

續金瓶梅

第三十二回

七五〇

思無牙滙覽

如今都擡不起頭來

趣

波瀾萬轉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他的妙藥。錢篋裡有賣酒的錢。儘力一倒。還有七八百文。一齊串起。送給王鞦子。只要求個擡頭當差的法兒。王鞦子道。我有好藥。先放在馬口裡。臨時洗了。任意行事。如要完。只吃一口涼水就解了。即時解包。取出一封興陽不洩丸來。有三十多粒。又取一包揭被香。放在爐裡。使婦人發興的。李守備連忙退回道。他們發興。我越發③了不成。這樣不使藥。我還當不起。又送了他一枝騰津。可以代勞。笑嘻嘻的出門道。等煮了酒。還送二斤來。李守備拱了拱手送他去了。心裡又喜又怕。喜的是我有了好方。再不怕這兩個人笑話我了。怕的是萬一不效。弄得進退兩難。又是一場受氣。又想道。把他二人哄醉了。大家胡混一場。有些難打發處。還有這根假東西。使個替身法兒。好歹要賣一賣老手段。④難道我就罷了。等不到晚。先把藥放馬口裡去。買了一隻燒雞。兩碗燒肉。兩段豬灌腸。一盤熟魚。又是點心蒸糕。買了一大盤。擺在床前一張桌

上。要請孔千戶娘子過來吃酒。黎指揮娘子已是知道他和王鞦子吃燒酒。討了藥來。只推不知道。你待請誰。李守備道。這些時沒請孔二姨來坐坐。今夜無事。恁姊妹們敘敘。他的酒量大。好歹讓他個醉。娘子道。他這幾日不耐煩。等我自己去拉他去。說畢。放下針線。過牆去了。原來兩人商議就一路。也有個打發老厭物的意思。趁這個機會。正好順水行船。試試這藥靈不靈。一到了孔二姨家。見他坐在炕上。和梅玉納鞋哩。一雙紅縐紗鞋。娘兩個每人鎖一隻。把孔千戶娘子拉在一間空房裡。說李守備今日求了春藥方來吃了。又買了好些東西。來請你吃酒。要安排試藥的光景。如今咱兩個把他試試。好不好打發他上路。有了咱姊妹兩個。還服事家好人家。休說兩個女兒花朵一般。就守寡也吃碗自在飯。如今兵慌馬亂。有甚麼正經。休說是兩個寡婦。那裡不是吃飯處。說得停當。孔千戶娘子道。姐姐先走一步。我洗洗澡就到。只怕你

續金瓶梅

第三十二回

七五二

思無牙滙覽

使人發興

吃起醋來。我就了不成。黎指揮娘子笑着過去了。孔千戶娘子原是京師積年做過暗巢的。一向不得盡興。也指望過來試試李守備的藥。即時燒水。用香肥皂洗得屁股白光。穿上一套半新不舊的月白羅衫。紫羅裙拖的裙子。一雙小小紗綠高底鞋兒。梳得水鬢長長的。也不搽脂粉。略使綿子打個紅腮兒。只好似三十歲的。又老成。又俊俏。笑嘻嘻的從門裡走過來。道。打擾得恁兩口兒也夠了。天長日久的。又要來請。也不當人子。李守備也換了一套新衣。忙來接進去。道。咱家裡五香酒熟了。胡亂請二姨來嘗嘗。有甚麼你吃。敢言請麼。夫妻二人安下座。李守備橫頭。他二人對面坐了。守備自己篩酒來斟。要請他小姊妹二人。都過那邊院子裡耍去了。一面用了三個雕漆茶杯。滿斟過五香酒來。孔千戶娘子道。妹子量小。誰使得這大東西。李奶奶道。大不大。姐姐收了罷。再換個杯。姐姐又嫌小了。頑成一塊。只得接杯在手。又取壺去還敬。

筆下細密

趣極

李姐夫。守備不肯送過壺來。自己斟了半盅。陪着坐了。吃了幾巡。李守備用筯取將菜兒。揀好的送在二姨面前。孔千戶娘子也取將瓜子來嗑了。送過瓜仁兒來。吃到熱處。俗說道。酒是色媒人。漸漸說話俱是嘲惹姐夫。各帶些罵趣。李守備道。我有個笑話。說與二姨聽。有一家和他姨娘住在一處。常常來往。這個姨娘極善剃頭。剔得人渾身快活。這大姨的兒子們都不叫他娘剃。只是央姨娘去剃。把個兒子剃得頭光光的。極是好看。他父親回來。問道。兒子這頭是誰剃的。他母親說道。二姨剃的。明日見了二姨。謝了又謝。道。原來二姨這樣善剃頭。二姨戲這大姨夫道。姐夫。你要愛我剃。我也給你剃剃。大姨夫道。我倒不消剃。你替你姐姐罷。原來說着孔千戶娘子該替他姐姐。剃與替同音。嘲得甚趣。二姨起來斟了一盅酒。送在李守備面前。道。姐夫吃這杯酒。我也有個笑話回奉你。有一個斑鳩和一個燕子。常被那林裡鷓鴣欺負。他二

續金瓶梅

第三十二回

七五四

思無牙滙覽

滑稽之祖

鳥商議。他一個來欺我不大緊。生下雛兒。還要來奪我的窩巢。好不利害。身小力薄的。又鬪不過他。不如拜認做個親罷。那斑鳩就認了個姪兒。叫道。姑姑。姑姑。燕子就認了個外甥。叫道。親姨。親姨。忽一日。有個餓老鴟飛過來。也要討大。要他叫一聲。這斑鳩燕子不肯叫他。道。我和你非親非故。該叫個甚麼。餓老鴟道。我和你姑姑也差不多。我和你親姨也差不多。以後只叫我聲親娘罷。原來罵着李守備。喜得個李奶奶在床沿上笑得沒縫。道。我也有個笑話。恁二人吃一盅。我纔說。忙把孔千戶娘子面前斟了一滿杯。李守備自斟上半杯。二姨不依。奪個壺來。斟得流了一桌子。李奶奶道。一個人。極孝順他母親。因家寒沒甚度日。每日賒些酒來。去賣幾貫錢來養母。一日賒了一瓶漿酒來。這人極是好酒的。一口一聲只叫做是酒娘。那一日要搬家往山前去住。取了一擔筐來。一頭挑着酒瓶。一頭挑着他八十的老母。行到山坡裡。這人又饑

又渴。取出木杓來。走一步。吃一口。叫聲好娘。不料他母親在筐裡只道是叫他。翻一翻身。把個擔兒滾下來。把酒瓶打得稀爛。滿石崖上都是酒。這人慌了。捨不得這好酒。趴伏在石崖上。就地去吃。亂叫道。好酒娘。好酒娘。他母親跌在山坡下。見他兒子全不理他。罵道。沒良心。不孝的畜生。顧了你那個娘。就忘了你親娘了。一句話罵着李守備。大家笑成一塊。三人都有七八分酒。李守備有事在心。不敢多飲。天已半更。那藥在馬口裡還不見發作。那件東西。依然垂頭而睡。搖之不醒。又見這二位臊冤家。乘着酒興。歡喜爽快。比往日更覺顛狂。這藥力不發。如何應承得下。出來推去淨手。用溫水把馬口藥洗去。手托着。央不動。叫不醒。裝醉推死的臭皮囊。長嘆了一聲。唱一個駐雲飛。

堪恨皮囊。舊日英雄何處藏。好似殭蠶樣。弄着全沒帳。嘆當

日忒瘋狂。何等昂邦。今日裡縮頸垂頭。不敢把門來上。死狗

續金瓶梅

第三十二回

七五六

思無牙滙覽

誰能扶上牆。

李守備想道。這藥不效。或是用得少了。又將王鞦子的藥。取出三丸。用口嚼碎。使唾津填入馬口。只見那東西眼淚汪汪。滴出許多津液來。越發不起了。又嘆一口氣。第二個駐雲飛。

伏祈二字尊之極矣

朽物堪憐。伏祈擡頭聽我言。略裝些虛體面。休使人輕賤。噤

枉自口垂涎。委曲難前。二指窮筋。變了根皮條線。一滴何曾

到九泉。

看眼

從來這春藥扶強不扶弱。濟富不濟貧。少年的人用了。不消半日。隨着人的陽氣。一時就發。這七十的老人。休說真陽枯竭。就是膀胱內邪火也是冷的。一時間。這一點熱藥放在馬口裡。就如餵死狗的一般。那裡有點熱氣兒。虧了後來吃了半日五香燒酒。又將溫水將陽物一洗。內外相助。這三丸藥一時發作。真個是有脚陽春花再發。無油枯焰火重

明。一時間。那個東西昂頭跳腦。就有老將行兵。縱橫如意的光景。李守備大喜。尋思道。此時不乘機行事。等得藥力發盡。悔之晚矣。連忙進得屋來。孔千戶娘子要回家去。怕梅玉女兒一人在家害怕。守備道。天已晚了。恁姊妹兩人在房裡。我還在在（這）外面。天已起更了。還回去做甚麼。依着我說。咱大家打個官鋪。混上一夜罷。孔千戶娘子故意罵了一句。道。老汗邪了的。就說下路去了。我們在這裡。撇下他姊妹在隔壁。也不放心。李守備道。一發叫到這邊來。他姐兒兩個睡在一房也好。說畢。孔千戶娘子纔走起身。叫過金桂梅玉過來。把房門鎖了。院子門倒關着。原是一家人。從牆上走熟了的。說着話。房裡點上燈。見他姊妹二人。俱是中衣。不穿裙。從短牆上過來。上西間房裡去了。這李守備還要讓酒。孔千戶娘子吃得桃花上臉。浪眼涎瞪上來。也有些春心按不住的光景。推是醉了。李守備也就不讓。各人安排上床。換鞋使水。心

續金瓶梅

第三十二回

七五八

思無牙泄寶

浪勢難當

裡明白。黎指揮娘子。要和孔千戶娘子兩頭睡。怎當得孔千戶娘子是個頑皮。又有了半醉。單單爬過來。和他一頭。笑道。咱姊妹兩人今夜做個乾夫妻罷。脫得光光的。一口先把燈吹滅了。李守備那等的四平八穩。那陽物又粗又大。十分雄猛。也就脫得精光。挨進房門。往兩人被窩裡一滾。孔千戶娘子摸了一把。見直挺挺一件東西。罵道。好老沒廉恥。哄得我住下。可是要小姨子麼。說不及話。拉在床沿上幹起。那婦人玉足高蹺。丹心外吐。先已十分熱火如燒。不覺水淹了七軍。把個李守備圍困攻打。不一兩陣。那水火齊來。燒的燒。煮的煮。那點藥力使完。又是怯敵。又是量小。不覺一陣酥麻。從腦門直到湧泉穴。順流而下。早已力盡筋輸。夾破了腦子。抱頭而走。又被熱水湧出。汨汨有聲。把這李守備的半截折皮條。漂出門外。再休想還有擡起頭的日子。這婦人嗤的笑了一聲。道。這藥還要錢麼。沒得硃砂殺人罷了。黎寡婦聽了半日。

已是難捱。摸了一把。見濕漉漉。軟丟當的。縮進皮袋裡去。不夠二指的根軟皮條。又是臊。又是恨。道。快刀子你打發了誰。留着這鈍刀子鋸黷我。李守備怕他吃醋。別人又吃了頭湯。十分過意不去。只得勉強奉承。那裡擡起頭來。被黎寡婦一把按在床上。把帛子擦乾。先使手捏。後便口吮。弄了半日。纔得昂頭。這婦人淫心酒興。一齊發動。扒在身上。把那物用手填了一會。纔進得外層門。就如軟蝦相似。只是打躬不進。婦人用身一伏。也就進去七分。又如火燒赤壁。那消兩三陣。把個李守備弄得似落湯雞。骨頭皮毛都是稀軟的。這老人家一陣昏迷。渾身冰冷。大叫一聲。罷了我了。沒奈何。取出一根三寸長的騰津。替他放在腰裡。這婦人還在身上亂搖亂湊。興不可遏。見了這個光景。方纔下來。自己用手抽弄半日。險不把一床被濕透了。方纔住手。且不說李守備氣喘口張。兩眼緊閉。生死不保。却說這黎金桂。從那日汴河看見男女行樂。已

續金瓶梅

第三十二回

七六〇

思無牙滙覽

是春心難按。幸遇孔家妹子梅玉回來。兩人每日一床。真是一對狐狸精。到夜裡。你捏我摩。先還害羞。後來一連睡了幾夜。只在一頭並寢。也就咂舌親嘴。如男子一樣。這一夜見他兩個母親吃酒醉了。和守備勾搭起來。吹滅燈。就把房門悄悄挨開。伏在門外聽他三人行事。只見水聲自床沿流下來。搖得漬漬亂響。淫聲浪語。沒般不叫。兩個女兒連腿也麻了。險不酥透頂門。跳開地戶。到了孔家大戰以後。黎家品咂。二女疾回。掩上房門。脫得赤條條的。金桂便道。梅玉。咱姊妹兩個。也學他們做個乾夫妻。輪流一個裝做新郎。我是姐姐。今夜讓我先罷。梅玉道。你休要弄得我像我媽那個模樣兒。倒了不成。金桂道。他男子漢有那個寶貝。咱如今只這一隻手。耍個快活罷。說畢。把梅玉兩腿擎起。將身一聳。平塌塌的。嗤的笑了。忙把身子伏下。替他吮奶頭兒。怪癢起來。纔去按納寶蓋三峯。真是珠攢花簇。一個小指也容不進去。用了唾津。剛剛

容得食指。略作抽送。早已叫疼。摩捏了半日。纔覺津津有味。着梅玉叫他親哥哥。金桂便叫姐姐妹妹。也學那淫聲一樣。梅玉用手把桂姐腰裡一摸。那知他先動了心。弄着梅玉。自己發興。那花心香露。早已濕透。流了兩腿。梅玉大驚。道。你如何流出溺來了。金桂道。這是婦人的臊水。見了男子。就常是這等流的。你到明日。我管弄得你如我一樣。弄了半夜。身子倦了。抱頭而寢。如此夜夜二人輪流一人在身上。後來使白綾帶塞上綿花。縫成小小袋兒。和小陽物一般。每夜弄個不了。不知李守備死活何如。二女淫奔下落。正是。穿花蛺蝶。雙雙春日入房來。點點蜻蜓。款款迎風隨浪滾。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 ①「有」下原衍「道」字，據務本堂本刪。
- ②「證」原作「記」，據務本堂本改。
- ③「發」字原無，據務本堂本加。
- ④「手段」二字原無，務本堂本誤作「年段」，據文義改補。
- ⑤「滅」原作「殺」，據務本堂本改。
- ⑥「個」原作「李」，據影抄本、務本堂本改。

續金瓶梅後集〔卷六〕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淨行品

第三十三回 風雨夜淫女奔鄰

琉璃燈書生避色

楞嚴經曰。

佛告阿難。如汝所說。眞所愛樂。因於心目。若不識知。心目所在。則不能降伏塵勞。譬如國王爲賊所侵。發兵除討。是兵要當知賊所在。使汝流轉心目爲咎。因而起惑造業。遂成顛倒。顛倒之法。略識有三。一心顛倒。二見顛倒。三想顛倒。內勾外連。劫盡家寶。如或識賊。賊無能爲。今見色者。眼根見耶。眼識

續金瓶梅

第三十三回

七六三

思無邪匪寶

續金瓶梅

第三十三回

七六四

思無牙滙覽

見耶。空明見耶。空明之中。各各無見。亦無分別。和合因緣。生出眼識。眼識因緣。生出意識。能見於色。而生貪着。如是觀時。無眼無色。亦無見者。亦復不見男女等相。當知受者。畢竟空寂。故眼對色時。則無貪愛。

摩訶止觀曰。

女有六欲。謂色欲。形貌欲。威儀姿態欲。言語音聲欲。細滑欲。人相欲。觀此欲心。爲從根生。爲從塵生。爲共爲離。若從根生。未對塵時。心應自起。若從塵生。塵既是他。於我何預。若共生者。應起兩心。若無因生。無因不可。四句推欲。欲無來處。即無來處。亦無去處。無來無去。畢竟空寂。

今講金瓶梅報應。全爲戒淫。因何又說入淫詞。裝出穢態。也只爲這淫根不淨。流轉了第二世。還有習氣宿根。因此從他淫處。纔說到報處。那

文殊度善財五十三參。有親嘴咂舌。內藏禪棒。今與俗人說話。只得如此引導。寫得淫穢。叫人肉麻。纔露出病根。又叫人冰冷。因此大闡邪魔。以歸正覺。引證楞嚴止觀兩經。以見成佛之人。先從色字生滅。請看這不迷色的好人。又怕甚麼摩登淫女。却說黎指揮娘子和孔千戶娘子。把李守備一夜夾攻。七十老人如何敵得兩口飛刀。連洩二次。昏暈不省。次日。遂成了癱瘓。不消兩月。中風不語。嗚呼哀哉。兩個寡婦原是一路。要打發他的。胡亂買口壽器。送在郊外埋了。纔得乾淨。只撇下一個癡子憨哥。隨着當奴才使喚。兩個寡婦商議着。就着這個酒店。咱兩家同居。一個鍋吃飯。同金桂梅玉一處居住。省了費錢。又好作伴。因此兩個寡婦占了一口房。打開福清庵的壁子。使兩個女兒各人住一間。白日黃昏做針線。頑成一塊。也不像良家。打扮得油頭粉面。窄袖弓鞋。就是門戶烟花光景。梅玉雖伶俐。還略老實些。只有金桂姐。十分油猾。口

續金瓶梅

第三十三回

七六六

思無牙滙覽

裡學得街市上情詞浪曲。沒一個不記得。整夜價和梅玉頑着。叫親漢子。親羔子。滿口胡柴。不害一星兒羞。這法華庵後面。鄰着一個書房。原是一個老學究訓蒙。後來有一個年少秀才。姓嚴名正。字好禮。因貧窮。家內無處讀書。和這尼姑是個親戚。隔家不遠。就借了一間房。在韋馱殿東裡。緊間壁。白日讀書。連夜裡也不家去。家貧無油。時常也來佛燈裡借油去夜讀。至三更還不睡。是一個有志氣的正人。未逢時的君子。此人生得面白唇紅。年方一十九歲。尙無妻室。每日不出書房。有朋友和他嘲戲的。連面腮都紅了。日夜以讀書爲事。念的書聲。且是好聽。到了半夜。悽悽楚楚。如泣如訴的。常念到好處。雙淚俱下。這個書房和金桂姐臥房。緊鄰着屋山頭。一邊是習靜好學的書生。一邊是妄想求夫的淫女。這屋壁年久漏了雨。把牆漸漸的欹斜。使一根朽木撐着牆根。又裂了一條斜縫兒。那邊使紙糊了。常常透過燈光來。這金桂時常用

續金瓶梅

第三十三回

七六七

思無邪

個竹籤兒通開紙縫。窺看這秀才。見他生得一表人材。白生生的。和美女一般。恨不得摟在懷中。免得我半夜三更叫着名兒。胡思亂想。指頭兒不得歇息。白日間聽得這邊說話。常悄悄的先丟過瓦片來勾搭。後來見他不理。又將自己帶的一個紅紗香袋。連一隻睡鞋兒。隔牆丟去。指望這秀才鑽隙相窺。或是踰牆相從。那知道這讀書人。專心只在誦讀上。並沒這個閒情。就是見了香袋睡鞋。也只道是那個朋友撇下的。再想不到鄰家有婦女勾引的事。因此每夜金桂背了梅玉。常常在牆縫裡窺看。見他好似泥塑木雕的一個書生。並無邪視。又伸將一根細細竹竿去攔弄他。嚴秀才不提防有竹竿在背後攔他。只道是有鬼。謊得把被窩床帳俱移在中間來。把這一間白日做書房。又把牆縫用泥來塞了。從此後。金桂姐只好聞聲動念。害了個單相思。再不能夠半夜隔牆窺宋玉。西鄰擲果向潘安。也只好在枕頭上被窩中。悄悄叫幾聲

續金瓶梅

第三十三回

七六八

思無牙滙覽

畫出書獸

風流哥哥。心裡想着。口裡念着。指頭兒告了消乏。纔罷了。不則一日。那姑子福清常常來孔千戶娘子這邊來。央梅玉做些針指。因佛堂石榴花盛開了。姊妹二人要往庵上去看花。金桂有心要細細端詳這嚴秀才。恨不得撞個滿懷。那日同梅玉過來。到了姑子房裡。炕上放桌兒。吃了茶。走到韋馱殿傍一個小門進去。見大紅千層石榴花開得火也似紅。姊妹二人每人折了兩朶。插在髻子上。纔待要走。只見嚴秀才從書房走出來。方巾幅衣。一個臉兒白光光的。看見兩個少女。慌得忙忙走回。不敢回頭。一直進去了。這金桂姐倒只管留戀。拈着花兒頑耍。見秀才不出來。各自回房。不題。從來有機會相湊成了好事的。也有空有機會不相干涉的。總有個緣法。況夫妻二字配在前生。有月老繫定。豈是淫奔得來的。世間沒巧不成話。那時●五月。天氣漸漸暄熱。也是久旱了。忽然連連大雨。就下了三晝夜。先是細雨。後來風雷大作。汴河水長

甚是方便

全不作客

（漲）起來。把人家小房破屋倒的倒。漏的漏。常是半夜裡大家不睡。預備着倒屋。怕有壓死的。誰想這嚴秀才住的書房。俱是亂後破爛草房。又沒烟火薰着。上漏下濕。到了二更時候。聽得忽刺一聲。好似天崩

地塌一般。把那堵破牆從根下直倒在地。恰好與金桂姐臥房倒通了。

桂姐忙起來穿衣不迭。那時天熱。只穿得個紅紗抹胸兒。連一條中衣也找不見。白光光的。赤着身子。正然害怕。只見嚴秀才在房中間裡看書。還點着燈哩。正忙不迭把燈盞拿起來。照着收拾被窩。這桂姐在黑影裡看得分明。不覺淫心忽動。想起白日間折花遇着他。幾番勾搭。再不上手。今半夜無人。姻緣湊在這裡。趁着他燈影半暗不明。往秀才屋裡。直走到床前。道。哥哥救我則個。嚴秀才見一女子忽然走到面前。光着雪白的身子。嚇了一跳。道。你因何這樣來。甚麼道理。一面說着。這金桂早鑽入秀才的床上帳子裡去了。嚴秀才見他如此。慌忙把燈放在

續金瓶梅

第三十三回

七七〇

思無牙滙覽

桌上。一直走出屋來。外邊大雨如注。那裡站得下。看了看韋馱殿裡琉璃燈還點着。忙忙走入韋馱殿來。以避這夜半男女之嫌。走到韋馱面前。可霎作怪。只見那琉璃燈大響了一聲。似爆竹相似。燈光一晃。好似個明月放光。金盆獻日一般。

非黃非白。如月如烟。圓陀陀一點靈光。明朗朗滿空瑞彩。濁

垢掃開。千佛影中懸寶杵。琉璃普照。八功德裡湧蓮花。無生

無滅。牟尼頂上白毫光。爲淨爲明。舍利珠中金梵塔。

單說這佛法中不可思議四字。概盡一部法華。世上的事。人人思議到的。都是聰明機巧。伎倆權術。總因妄想。生出揣摩。以此去測天量海。那有窺見一斑的。這嚴秀才爲金桂淫魔。在半夜無人暗室之中。略有些邪念。豈有不動之理。那少年輕薄子。正要窺鄰竊色。選妓傾家。何況美色女子脫得赤條條。一個現成茶飯。那有不領受的。只因嚴秀才一點

正氣。這些女色從不曾看在眼裡。又有那聖賢的詩書養成的浩然正氣。和那關雲長秉燭達旦。柳下惠坐懷不亂一樣的。因見金桂淫奔進他臥房。裸體相親。不敢久留。竟出門走入韋馱殿來。那佛法光中照見幾萬由旬。這一點靈光。就是個聖賢的根基。仙真的力量。只見殿上琉璃燈忽放出光來。照得滿殿上如明月一般。豈不是不可思議功德。這書生又是羞愧。又是驚惶。只得在燈光之下。孤孤站立。謊得戰戰兢兢。一似那女子還趕將來一般。幸得大雨盆傾。一宿不住。又怕屋倒了。打死此女在我床上。不能自明。心裡一上一下。真如春杵相似。後人有詩贊嚴生正大不苟處。

暗室欺心有鬼神。

功名原不付淫人。

青繩未可污全璧。

明鏡豈容點片塵。

慧劍誰能除妄想。

慾河常見陷迷津。

續金瓶梅

第三十三回

七七二

思無牙涎簪

雞鳴風雨沈沈夜。

纔信光明大法輪。

却說這金桂見秀才去了。只在床上倚枕而臥。春心如火。慾水如澆。還指望他去去就來。起來把燈一口吹滅了。今番回來。一把拿住他。定不肯輕輕放空。怕他向人前賣風。可不有名無實了。等到半夜。大雨不止。直到天將五更。雨中雞叫了三遍。沒奈何。走下床來。只見秀才被窩裡。不知是雨是水。險不濕透。自己道。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嬌嬌細細的唱了一個詞。名鎖南枝。

思罷了想。想罷了焦。現成成的人兒那裡去了。薄命人閃得俺沒着落。俺也曾潛窺燈光。俺也曾搖動花梢。癡冤家笑也不笑一笑。俺又不是吃人的狐精。俺又不是殺人的飛刀。見了俺謊得心窩跳。拿住你怎肯干休。好歹要鳳友鸞交。只落得手兒裡捏着花心叫。

暗想便知

久慣牢頭

這裡金桂回房。不題。那知道風雨深夜。正是鬼神出沒時候。那半空中夜遊神和雷公電母。風伯雨師。各樣神靈。看得明明白白。誇道。好個嚴秀才。真正見色不迷。一點陰陽。一宅之內竈君五道。一坊之內土地神祇。次日奏知城隍。申報陰德司去訖。後來中了金朝狀元。在後案。不題。却說嚴秀才在韋馱殿下。坐到天明。雨略住了。纔叫了福清師徒去看。破牆倒了。書房門首見一雙小腳踪兒。在泥裡走得橫三豎四。他心中自明。口裡不好講得。那福清姑子也有些疑惑。說嚴秀才書房如何有婦人腳踪。各人懷心。都不言語。看了破牆和李奶奶家通成一處。甚不方便。等天晴了。叫幾個閒漢來快砌起來。省得兩下不便。這嚴秀才趁此機會。就把那書桌床帳。一時間叫人都搬回家去了。只說是屋破難存。把淫奔之事。一字不肯提起。恐壞了人家閨門。失之刻薄。又恐此女所求不遂。不是懸梁就是投井。連人命也是有的。因此默默無言。別

去尋師取友。讀書去了。晁文元公當作七審以代三省。鄮陵韓秋巖拈出警人。

第一審。妄念能息否。

第二審。外緣能簡否。

第三審。觸境能不動否。

第四審。語言能不妄否。

第五審。黑白能分別否。

第六審。夢境能不亂否。

第七審。方寸中能自樂否。

大凡學者須從不欺屋漏四字打得過。纔是個丈夫。又說甚麼成仙成佛。今把這淫女私奔。志士避色一段公案。說到佛燈現彩。不是做書的敷衍空談。當初阿難被摩登淫女所迷。以淫躬撫摩。險不破了戒體。被

佛眼一觀。纔得解救。這金桂是潘金蓮托生。還來造此惡業。只爲一點淫根不能斬斷。因此今日爲女。還是那葡萄架下的前身。翡翠軒中〔的〕習氣。引誘書童的見識。勾搭經濟的行藏。改了身子。改不了心。這嚴秀才一個正人君子。天生的玉潔冰清。一塊無瑕白玉。那肯受此點汙。因此走入韋馱殿前。佛燈忽然放出光明來。就如那佛教阿難時。天眼一觀。那些邪魔自然消滅。今日這光不是琉璃光。又不是韋馱的光。也不是如來佛的牟尼光。這光從何來。就是秀才一點良心放出智慧光。義勇光。仁慈光。大力光。就是佛經上說的那光明藏。以我的光對了佛光。因此佛光而成我光。把一片淫邪變作琉璃光明世界。也不見佛。也不見我。那得有那金桂淫女。總化成一尊金光明佛。如此不可思議。纔了得這一段爲淫女說法。貞士傳宗的公案。此是做續金瓶梅的主意。後來金桂的淫孽。自然災禍難逃。志士的清白。自然功名大起。且

續金瓶梅

第三十三回

七七六

思無牙滙纂

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 「時」原作「是」，據務本堂本改。

續金瓶梅後集〔卷六〕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正法品

第三十四回 排善類重立黨人碑 殺忠賢再失河南地

圓覺經曰。

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猶如空花。從空而有。幻花雖滅。空性不壞。衆生幻心。還依幻滅。諸幻盡滅。覺心不動。眞妄同源。初無二體。倘得實心。即妄皆眞。觸處融通。隨機解脫。

單說人心原號太虛。生來沒有一點障礙的。能將太虛心不受那欲心

續金瓶梅

第三十四回

七七八

思無邪滙覽

忽出正論
古今有此小
說否

不意小說中
有此大文章
大議論

邪心。妒忌心。執着心。狡猾心。貪愛心。怒殺心。種種解脫。自然成佛成聖。今按太上感應篇中說。陰賊良善。暗侮君親。貶正排賢。妄逐朋黨。分明的男女。如何說到縉紳君子上去。不知天下的風俗。有這貞女義夫。畢竟是朝廷的紀綱。用那端人正士。有了紀綱。纔有了風俗。有了道義。纔有了紀綱。有了風俗。纔有了治亂。一層層說到根本上。去。叫看書的人知道。這淫風惡俗。從士大夫一點陰邪妒忌中生來。造出個不陰不陽的劫運。自然把禮義廉恥四個字。一齊抹倒。沒有廉恥。又說甚麼金瓶梅三個婦女。即如西門慶不過一個光棍。幾個娼婦。有何關係風俗。看到蔡太師受賄推陞。白白的做了提刑千戶。又有那蔡狀元。宋御史。因財納交。全無官體。自然要綱紀凌夷。國家喪滅。以致金人內犯。二帝北遷。善讀金瓶梅的。要看到天下士大夫都有了學西門大官人的心。天

下婦女都要學金瓶梅的樣。人心那得不壞。天下那得不亡。所以講道學的。要看聖人著經的主意。因此前二回講了淫女醜狀。今只得說正論一番。使正人君子知我做書的不是邪說。單表這宋高宗南渡。建炎三年。立了汪國彥黃潛善爲相。因見高宗懼怯金兵。力主和議。恐建康只隔一江。不能自守。要走到杭州建都。改名臨安。不日渡江南去。那些文官李綱張浚趙鼎張所。武將岳飛韓世忠劉琦吳玠等。苦苦上疏。勸留北方。恢復舊地。俱爲汪黃所阻。因恐這些大臣們不服。就上了一本。重修神宗哲宗實錄。把那元祐黨人碑。從新印行天下。把王安石蔡京章惇呂惠卿一班奸臣。說是君子。把司馬光蘇軾程頤劉摯等一班。指爲黨人。凡係黨人俱是黑字。凡係奸人俱用朱字。就說李綱等一起忠臣。是沽名釣譽。專權誤國。因與金人講和。把李綱練就兵馬錢糧。盡行停止。謫貶往江西去了。凡係講恢復的。指爲黨人。一切不用。把王安

續金瓶梅

第三十四回

七八〇

思無牙滙覽

一群醉漢

石的新書。頒行天下。依舊要配享聖廟。那些王安石蔡京門下小人。漸出來用事。着諫官上了一本。將謫貶的。正法的這些奸臣們。一個個追封的。加謚法的。復職的。謂之講和。又可笑這些邪人們。也不講朝廷軍機大事。也不管金兵將到江北。依舊這個一本。那個一本。某人該封蔭子孫。某人該加贈某官。終日在朝內。晝夜講修恩怨。各立門戶起來。彼此拜賀的拜賀。日日掛匾送屏。忙個不了。又用了許多新人。充京營都督等官。各領劄付。並無衙門兵馬。真是一張告身。不能博得一醉。大家上下胡混。這些爲國家的正人。明知無益。也就退位藏身。一憑汪黃二人主張便了。古人說。這個黨字。貽害國家。牢不可破。自東漢唐宋以來。皆受門戶二字之禍。比叛臣閹宦。敵國外患。更是利害不同。即如一株好樹。就是斧斤水火。還有遺漏苟免的。或是在深山窮谷。散材無用。可以偷生。如要樹裡自生出蠹蟲來。那蟲藏在樹心裡。自梢吃到根。又

一部史漢抵掌而談從來無此小說

自根吃到梢。把樹的津液晝夜吃枯。其根不伐自倒。謂之蠹蟲食樹。樹枯而蠹死。奸臣蠹國。國滅而奸亡。總因着個黨字。指曲爲直。指直爲曲。爲大亂陰陽根本。這個黨字。也是聖人說過的。只是黨有邪正。自然分了恩仇。君子說小人是黨。小人也說君子是黨。那孔子也說道。吾黨之小子狂簡。又說。吾黨有直躬者。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君子羣而不黨。先從東漢說起。先有一班君子。陳實荀淑李膺陳蕃竇武黃瓊劉寵范滂郭泰等。俱是一時大賢。只因羣賢附和太衆。互相誇獎。成了風氣。每一會葬。常有七八千人。編出個口號來。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廚八及之號。那時見宦官專權。羣賢匡扶漢室。剪除了幾個宦官。後來十常侍專政。奏說大臣鈞黨。非毀朝政。把這些范滂一等賢人君子。捕的捕。殺的殺。株連鈞黨。不下千家。到了靈帝。黃巾賊起。鈞黨不絕。因何進要全誅宦官。借兵邊外諸侯。董卓曹操進來。乘亂纔亡了漢家天下。這是第一個

續金瓶梅

第三十四回

七八一

思無邪

續金瓶梅

第三十四回

七八二

思無牙滙覽

黨根不絕今

黨字。喪了漢朝。到了唐憲宗時。朝內李吉甫與李絳各有朋黨。後來李
宗閔對策。每每譏刺李吉甫。至吉甫之子李德裕進位宰相。遂修恩怨。
因降了吐蕃。牛僧孺忌德裕有功。上了一本。說待四夷以信。不可收吐
蕃的降將。逐還與吐蕃。分裂而死。因此兩相水火。叫做牛李之黨。藩鎮
分權。唐室衰微。李德裕李宗閔黨禍不解。因此說。去河北賊易。去朝中
黨難。後來朱溫篡位。白馬清流。殺了士大夫千餘人。只爲這黨字。到了
宋神宗朝。正人君子不少。元祐年間。又立起黨人碑來。王安石蔡京爲
首。把司馬光一班正人。貶盡殺盡。纔有了金人之禍。直到高宗南渡。還
有這個黨的根在人心裡。只因士大夫做秀才時。便自依門假托。認了
各家門戶。所以到做官時。全不爲朝廷。只以報復爲主。這個黨字。可不
是累朝的禍根。到了高宗建炎五年。宗澤守汴梁死後。曲端爲大將。守
着宗元帥的規矩。略有進取恢復的光景。不料張浚聽信汪黃之言。說

曲端靡費了國家錢糧。久不進兵。把曲端一個忠臣賢將斬了。這些舊時招撫的王善一班名將。一時盡行散去。那些各營人馬。逃的逃。叛的叛。屯田的也不屯田了。守堡的也不守堡了。數年苦心收拾的殘局。一朝而盡。用了一個不清不渾的杜充。係汪黃門下。來頂曲端的缺。一到了汴梁。先把軍兵的月餉尅減了一半。又要加派錢糧。使百姓養馬助餉。弄了一個稀爛的。後來因宗澤曲端盡忠而死。有詩曰。

自古孤忠獨立難。

誰能一手障危瀾。

女媧欲補天仍破。

精衛空啣海未乾。

楊柳風輕爭向暖。

松杉冰冷不知寒。

拍床呼渡終何益。

父老傷心血化丹。

却說這金營裡兀朮四太子。幹離不。粘沒喝等。只因宗澤守住汴京。河上立下營砦戰車。件件有法。又且足智多謀。幾番河上大戰。金人大小

續金瓶梅

第三十四回

七八四

思無牙滙覽

敗了十三陣。不敢再過河來。只在山東地方侵掠。攻取了許多府縣。劉豫是濟南府知府。原是一個生員。爲行檢革了前程。在京原（援）例做了監生。乘着大亂。先鑽營了一個知縣。到了徽欽北去。中國無官。就謀幹了濟南知府。原は無恥的小人。見金兀朮兵到濟南。開門迎降。即時剃頭垂辮。學起番語來。又遇見金兀朮營裡得寵的個材官韃子。名喚劉安。原是他叔伯兄弟。自那年金兵入關擴去了。如今做個小材官。在兀朮左右。把劉豫的本領。投北的誠款。細細在兀朮面前幫襯他。有一日。兀朮傳進劉知府。要問取汴梁之策。劉豫忙跪下稟說。天兵一到山東。不戰而降。已知天意了。這汴梁已在掌中。今聞宗澤已死。曲端被張浚殺了。除此二人。南朝再沒有可以守河南的人。正好乘機暗取。攻其無備。可不戰而得。只是一件。不愁汴京難得。只怕汴京難守。這汴梁雖係殘破。原是歷代帝王建都之地。又接連太行山寨。千里不絕。還有

百萬人民。如不得一個中國之人。在此屯守。只以殺伐爲威。這些三河的豪傑。一面順了。一面又反。金朝兵馬雖強。時去時來。又要專力圖取江南。得了汴梁。如不能守。反爲心腹之病。首尾不顧。把金朝人馬隔做兩截。腹背受敵。大爲不便。畢竟以中國人治中國。立做金朝行宮。存下一枝大兵。方可長久。是爲萬全之計。兀朮大喜。就即時上了金主一本。使劉豫暫署河南。封他爲齊王。即領粘沒喝人馬襲取河南。刻期渡河。有詩單說漢人可笑。

莫道生爲草莽臣。

受恩深處結成親。

宋人學得金人語。

還替金人罵宋人。

又。

破船渡海不同心。

宋失中原反爲金。

自古舟中多敵國。

一家人害一家人。

續金瓶梅

第三十四回

七八六

思無牙滙覽

話說劉豫領兵襲取汴梁。恰遇着宋朝刻印元祐黨人碑的時節。把一班忠臣良將。人人解體。個個離心。汪黃二人專以逢迎皇上。要日日南奔。這些將士有忠義的專以志在恢復。想日日北伐。後來把趙鼎張浚一班人。或是謫貶遠州。或是調任閒地。這些忠良武將岳飛吳璘等。分往各路。全不把汴梁在意。一似全全捨了河北與金人。免他來爭這江南一塊土的一般。早有人將南朝信息打報與金營。兀朮知道汴京無人鎮守。武備懈弛。金粘沒喝原是得過東京。攜徽欽北去。走過幾番熟路。不消用嚮導的。指日從燕京大兵十萬。明說是攻江南。却暗地裡改路。晝夜兼行。一日夜走三百里。到了汴河。如入無人之境。原是金兵殺破膽的。又因宗元帥亡後。兵馬錢糧一概廢弛。誰敢來與金兵爲敵。連夜過河。早到汴梁城下。這些城裡城外百姓婦女們。拋家棄子。也有往山裡逃的。也有往城裡躲的。總是在城的要求出城。在外的又要求進

城。這村裡往那村裡躲。那村裡又往這村裡躲。母哭兒啼。金兵逢人就殺。好不可憐。有詩單說離亂人民遭這大劫。沒處逃這條性命。多少佳人才子。圖書寶玩。死的死。燒的燒。把個文明世界。一時草昧起來。不免有陵谷變遷③之感。四詩爲證。

故王宮殿夕陽多。

田竇傾移勢易過。

漢喜功名迷甲第。

唐遺詞賦弔山河。

花明繡嶺疑苔珮。

鳥喚邛原送薤歌。

常嘆袁晁冤險似。

郭門東市路如何。

這一首詩單說宋朝因這黨人起禍。專以門戶修復嫌怨。致令今日國破家亡。自家身命不保。

椒房紫禁帝王宮。

楚炬焦烟夜火青。

太廟金環爭出市。

玄堂玉椀永辭陵。

續金瓶梅

第三十四回

七八八

思無牙滙覽

障泥亂割芙蓉錦。

綴甲羣分珠翠屏。

不信罽毼容走馬。

秦庭漢闕昔曾經。

這首詩單說金兵進了汴梁。把宋家陵寢發掘了。原有宋太祖傳至徽宗的九廟神主。雖然孟太后移去江南。那九廟不忍毀廢。春秋隨舊設祭。今被金兵焚盡。把太廟黃綾錦帳。都割做馬上障泥。珠翠圍屏。分了釘成衣甲。

廣陵洛浦蕊珠仙。

沈水薰香伴茗煎。

畫裡明妃啼馬角。

笳中蔡女咽狼烟。

風飄蝶舞渾無夢。

水泛桃花不記年。

青鳥已歸瑤浦冷。

林深月黑叫鴟鴞。

這一首詩單說金兵一入汴京。把這良家婦女。有名娼妓。凡係美貌少年。一概收入大營。那絕色的獻與兀朮。富貴之家叫他傾家取贖。如沒

人贖的。或嫁在娼門。或配與兵士。那些佳人不知死了多少。

周篆秦蝌古玉光。

爛然文彩裹縹緗。

琴鳴魯壁經仍化。

虹隱豐城劍亦亡。

劫火再經重入土。

物緣將盡自爲殃。

蘭亭舊本人間失。

何處風雷護秘藏。

這一首詩單表汴京既破。數朝典籍法器。圖書古畫。商彝周鼎。寶劍名琴。俱被焚燒一空。不止人物遭劫。就是古來相傳的寶玩。也是有個定數。要毀滅的。這粘沒喝兵到汴梁。那留守的杜充和開封府尹俱是一起新人。從何抵擋。只得開門出降。進得城來。那城內外已殺死人民無數。劉豫進得宮來。那有皇都氣象。高宗去後。孟太后領宮人宦官將宮中寶器久已空虛。只有些粗重不堪的龍床御座虛虛陳設。還有幾個年老內監不能南去。在宮中住着兩間破殿。艮岳花石久被軍拆淨。各

續金瓶梅

第三十四回

七九〇

思無牙滙覽

樣奇花名樹取來燒火。真是金粧玉釘琉璃殿。化作野火寒螢瓦礫場。劉豫一面使人修整。不題。唐人有詩。

梁園日暮亂飛鴉。

極目蕭條三兩家。

庭樹不知人去盡。

春來還發舊時花。

扮得丑淨有趣

花面草頭巧對

劉豫出榜安民。重修宮殿。再整城池。把那投降各官照舊職留用。粘沒喝留下三萬金兵。使大將軍粘罕鎮守城池。輔劉豫坐了河南。這劉豫接了金主旨意。也就弄了一頂交天兩叉的金帽子往前歪戴着。穿上一件秃尾龍的草獸四爪的蟒袍。繫上條金鑲玉玲瓏盤胸寶帶。綠斜皮錦沿邊的麕皮戰靴。京城還有殺不盡的毛寶。裝成內監。造了半朝的鑾駕。擇日設朝登殿。本京文武各官也聚集了五七百人。都來朝賀他。也是他該有此不義的富貴。正是。臺上扮成花面淨。人間不識草頭王。俗說。一日爲君。勝似一世爲民。不知他應在那個紫薇星。金人巧於

愚弄漢人。其妙如此。那劉豫也只說我命中定有些帝王的福分。那知是戲箱裡唱曲的。扮出那周氏辱齊的愍王來。這個帽兒可是戴得長的。後來把妻兒女兒都奉承了金人。還把本藩殺訖。真可一笑。劉豫一面招撫百姓。安頓軍馬。粘沒喝自領人馬。會同兀朮南征。不題。那宋朝君臣那一個敢來問一聲呢。只爲君弱臣邪。忠佞不分迷國政。因此民逃地削。乾坤一半屬金朝。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今」字原無，據務本堂本加。

②「堡」字原無，據務本堂本加。

③「變遷」二字原無，據務本堂本加。

續金瓶梅後集〔卷六〕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廣慧品

第三十五回 清河縣李銘傳信 齊王府銀姐逢時

汴京詩。

幽薊烟塵入九重。 貴妃湯殿罷歌鐘。

中宵扈從無全杖。 大駕蒼黃發六龍。

粧匣尚留金翡翠。 暖池猶浸玉芙蓉。

荆榛一閉朝陽路。 唯有悲風吹晚松。

單表富貴無常。滄桑多變。麋鹿蘇臺。尙作館娃之夢。杜鵑蜀道。空聞望

續金瓶梅

第三十五回

七九三

思無邪集

續金瓶梅

第三十五回

七九四

思無牙滙覽

帝之呼。虎頭健兒。化爲雞皮老翁。邯鄲才人。嫁作廝養卒婦。況復改朝換代。剩水殘山。魏國江山。半是衰草夕陽。漢家宮闕。但見荒烟流水。前八句詩是南宋趙子昂所作。此人姓趙名頴。字子昂。本係宋朝宗派。因南宋爲元所滅。不堪流落。仕元爲學士。傷故宮離黍。又有一詩。

露下碧梧秋滿天。

砧聲不斷思綿綿。

北來風俗猶存古。

南渡衣冠不及前。

苜蓿總肥宛驪褭。

琵琶曾沒漢嬋娟。

人生俯仰成今古。

何待他年始惘然。

前後二詩。總言汴京大亂二十餘年。自金人攜二帝北去。高宗渡江以後。中原淪沒。河北流移。軍民無一日之安。或是朝屬宋朝。暮又屬了金國。村落絕烟火。一望千里盡是蓬蒿。家家枵腹。處處反叛。不是徵兵。就是加餉。不消說。那些大家久已逃亡。可憐在北方無可常住之地。在南

方也非久樂之鄉。漸漸金兵南侵。宋朝微弱。上下偷安。宗元帥收拾的汴京殘局。一朝盡失。金朝立劉豫爲王。日日整練兵馬南侵。這汴梁爲東漢以來五代宋朝歷代建都之地。所存的百姓不過十分之二。隨是甚麼大家。這幾年俱已空虛流移去了。只有這些行戶娼妓人家。隨地楊花亂滾。不管天下大亂。況且東京風俗淫奢。亂一番。安頓一番。也有被兵火劫掠的。也有通些線索。和金兵往來。反得些白財的。因此妓女們這一行人。倒還有些氣色。這劉豫奉着金主之命。做了河南齊王。原有一位夫人。生得美貌。被金兵先搶去了。就有這些臭爛的毛實。和那趨時的兵將。勸他冊立王妃。選取宮女。也要三宮六院。恨不得把那汴梁舊宮。一時間充滿。做金兀朮的行宮。一面出榜。凡良家女子十六以上。俱要赴開封報名。娼妓三十以下。俱要赴宮中親選。這汴梁人民誠得手脚無措。按下不題。且說清河縣勾欄裡。李銘吳惠原是有名的樂

續金瓶梅

第三十五回

七九六

思無牙滙覽

戶。因李嬌兒在幹離不營裡做了夫人。時常想着吳銀兒一個好心性兒。還是當年一個美人。如何教他流落了。使李銘傳信。上清河縣叫吳惠上東京來住。如今汴梁宮殿做了四太子的行宮。凡係北方大都督們。俱有私宅在東京。安頓家眷。把舊日王侯國戚的大宅花園入了官。依舊修得整整齊齊。朱門綠戶。好不齊整。叫吳惠上京。好歹帶攜他個出身的去處。那吳惠在清河縣裡遇了大亂。連他妹子吳銀兒也不敢接客。怕金兵擄去。連性命都不保的。藏在鄉村裡。和賁四老婆一搭裡住着。連年來極窮。也是合該發跡。吳惠因上城來買菜。那一時。山東六府已盡屬了金朝。聽劉豫的號令。各處安了官。金兵時常到清河縣養馬。這吳惠纔進得城來。被一個番兵拿去餵馬。一條繩子拴起來。不容分說。叫他挑了弓箭鎗刀。隨身行李。弄了一擔。大刀背打着。在馬頭前飛跑。吳惠那裡敢分辯。只得隨行。到了察院官廳門首。纔然放下行李。

又叫他擡馬槽。煮馬料。忙到二更天氣。吳惠又沒碗飯吃。那裡尋法逃走。正然切馬草間。只見一個兵進來。問道。你這蠻子是那裡人。姓甚麼。

吳惠答道。小人姓吳。本縣人。在城東村裡住。因上城來。遇見老爺們。如今行李已挑了來。馬草俱已切完。望老爺放回小人去罷。家裡有八十歲的娘。要不回去。餓也餓死了。說畢。跪在地下放聲大哭。那兵道。你叫甚麼名字。吳惠答道。小人叫做吳惠。那兵笑道。你可是吳銀姐的哥哥。麼。正沒處找你哩。遇得正好。如今有東京幹將爺營裡李舅爺寄個字兒與你。你可是他不是他。吳惠驚疑不定。待說出真名來。又怕是金兵着落他名下。要追出他家妹子來。不是耍處。待不說出來。又見說話有些來歷。萬一有件好事。透出財星來。不肯招認。反打開財神。豈不是當面錯過。尋思一會。纔答應道。小人的哥哥就是吳惠。那兵道。既是你哥哥。這裡有封書。你捎去罷。吳惠問道。這李舅爺是那裡人。怎麼認得小

續金瓶梅

第三十五回

七九八

思無牙滙覽

李銘得詩

人。這兵道。他是你清河縣人。前次破城時。在韓老爺帳下收用的李奶奶的姪兒。叫做李銘。如今我家老爺待他極好。現吃着旗下一個守備的俸糧。還有一個妹子李桂姐。也做了夫人。老爺愛他一家。時常叫進李舅爺去。炕上一個桌兒吃飯。好不敬重。說一聽十的。滿營裡人誰不尊他。這吳惠聽了半日。纔知是舊日勾欄裡一同當小優的李銘。號李日新。知他得了地。我早該去投他。誰知他倒不忘舊情。捎信與我。今日這個機會。定然有個好光景。說不及話。這兵早去他腰裡取出個皮荷包來。一張油紙封着一個小護封紅帖兒。鈐着紅圖書。拆開一看。俱是幾行大字。就有個官宦的氣象。上寫。

久別仁兄。不覺數載。常念同聲一氣。各守門戶。樂有十分。今忘其八矣。不料亂中家姑舍妹得遇大將軍韓老爺收爲側室。弟叨光武職。暫寓汴京大街舊楊尚書宅中。如兄肯同銀

姐入京。自有際遇。有此資本。何憂窮乏。今托營兵粘木寄信。

臨書拭目望之。字寄

祥字吳老賢兄下體

眷弟李銘頓首

吳惠原因學曲。略識些字。見他來書端整。打着兩個圖書。一個是李銘之印。一個是別號日新。俱有核桃大字。便知是有了官腔。喜個不了。忙放在袖裡。問這兵道。李爺如今甚麼官職。那兵道。老爺看他一眼。本上帶個名字。不怕不到大官的地位。現如今吃着守備俸。十數匹馬跟隨着。好小體面哩。吳惠點了點頭道。他叫我去投他。那有這些盤費。那兵道。能用多少盤費。俺這營裡擺撥得閒馬。不住的直擺到東京。到了河上。又有哨船。六把槳。晝夜三四百里。你如肯去。要馬馬上去。要船船上。去。李爺托我捎信來。知是他親戚。誰敢不送。忙叫一個餵馬的人來。取出一壺酒。一大塊牛肉。與吳惠吃。叫他該去時。到我這裡來。管幫扶你。

句法皆妙

續金瓶梅

第三十五回

八〇〇

思無牙滙覽

吳惠吃了酒肉。滿心歡喜。辭了金兵。走到家中。將書與銀姐看了。大家說李日新不忘舊情。打點上京去。好一似梅花香冷全無信。柳葉春生又有情。即如李銘這行戶倡優至賤之人。知道甚麼道義。到了富貴。還想起舊日一班朋友。要來提攜他。何況這一等正人。想起世路交遊。又該如何。

雁有同行雞有儔。

呼羣共食各分憂。

如何反學烏龜法。

一得頭時更縮頭。

到了半月以後。吳惠和銀姐商議。這窮村裡也沒有出頭的日子。既然李日新得了時。叫咱去投他。不如上京圖個進步。把家裡粗重家火一頓賣了。多少換三五兩銀子。和吳銀兒穿上幾件粗布舊衣。扮成夫婦。先到城裡會了那個金兵。說是要同他妹子上京。只怕女人騎不慣馬。得個小船上去更便些。那兵道。這是小事。隨即去稟了他的將官。當時

撥了一隻夜行哨船。又送他二兩路費。兄妹二人連夜上東京而去。不則一日。到了汴梁。在城外先尋個飯店兒。安下吳銀兒。自去城裡問信。找幹大將軍的新府。和李舅爺的住處。找了半日。有人指着道。駙馬街中心門首有兩個大石獅子。就是當初尙書楊黻的舊宅。吳惠初到京城。謊得探頭探腦。那敢亂走。直到了新府門前。好不齊整。但見。

三間滴水朱門。百尺凌雲畫棟。門前排棨戟。十萬貔貅聽號令。堂中喧鼓吹。幾羣粉黛列笙歌。垂楊繫馬。銀鞍錦帕。拴幾多異色驊騮。絳臙[●]開尊。玉碗冰盤。說不盡千般水陸。階下健兒懸錦繡。懷中稚子插金貂。

吳惠到了帥府前。不敢高聲問人。遠遠站在門首一個小茶館裡。那店主道。老客是吃茶的麼。請進來坐。吳惠故意走進去。坐在側首一副座頭上。那茶博士送了一壺茶。一盤蒸糕。又是四盤茶食時果。吳惠吃了。

一鍾茶。一塊糕。問茶博士道。這帥府可是幹將軍家麼。那人道。正是。大將軍從北京由山東回來。正在路上。不久進京。前日中軍官領了十隊披甲的迎接去了。吳惠又問道。這府裡有個李舅爺。你可知道麼。那人道。不知甚麼李舅爺。他府裡人多。時常來我小店裡吃茶。莫不是一位李爺。極會彈唱的個俏人兒。有三十歲了。白淨面皮。像是山東聲音。你找他做甚麼。吳惠道。這正是我的親戚。不知他住在那裡。那人道。他時常騎着馬兒街上頑耍。一手好琵琶。沒有半日不到府門前的。你只在這裡等候。不久也就來了。吳惠等了一會。又將茶和糕吃盡了。只見茶博士走進來道。這不是你問的那李舅爺來了。吳惠出得店門。從東一人騎馬。跟隨着十數個青衣。俱是軍官打扮。大帽罩甲。也有拿着琵琶胡琴的。也有拿着彈弓氣毬的。一路上人俱起立兩邊。這少年揚鞭仰面。甚是氣勢。正是。

好詩

此詞大意
在此

一腔落落不
平即史記貨
殖傳主意

春花春草自春風。

何論深紅與淺紅。

綠幘從來誇董偃。

錦堂常是狎秦宮。

每嫌資格尊文士。

免較勳勞列武功。

一曲琵琶登上座。

鄧通曾也列侯封。

原來這八句詩單說人無定位。物無定價。世無定情。事無定理。那漢朝公主收了賣珠兒董偃。漢武帝這等一個英雄。不加罪他。反封他爲官。以悅公主之意。霍家奴秦宮擅了霍夫人房幃之寵。樂比王侯。那唐人李賀有詩曰。秦宮一生花底活。就是衛青大將軍。也曾做那平陽公主家奴。後來位極人臣。公主駙馬亡了。即以衛青配他舊主。看官到此。你說世間的人還講誰該是貴的。誰該是賤的。今日有權有勢。前呼後擁。粧點出許多威武。一時失了勢。那前日奉承我的。佯佯不睬。好一似不識面的模樣。那小人賤役一時僥倖。得了權位。就把那眉毛豎起。鼻子

續金瓶梅

第三十五回

八〇四

思無牙滙覽

朝天。那些逢迎人的。又去逢迎他去了。休說這小人的眼孔原是淺^③的。就是豪傑到此也要眼裡起火。即如漢朝兩個國戚。竇嬰封了魏其侯。田蚡封了武安君。只因武安有寵。那魏其侯求他來一飯不可得。因而成仇。借灌夫使酒罵坐。以致滅族之禍。只因眼裡有個武安君。心裡口裡放不下他。那李廣因行軍失道。貶謫了將軍之職。在灞陵打獵。回路夜晚。那灞陵有一守門小吏輕他失勢。便關了城門。不肯候他。又奚落了兩句道。如今時勢。只有新將軍。那有舊將軍。到底不肯放他進城。李將軍在風雪中。立於城門之下。後來李廣起用。纔誅此小人。以正軍法。因此說。物無有一定的價。也沒有一定的情理。只論個遇時不遇時便了。即如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在西門慶家下答應。只因李銘遇了金將幹離不。納了他家李嬌兒李桂姐爲妾。把他頂了一個營官。做起偌大體面。小人志滿氣高。自然要誇大起來。誰去查他的根腳。却說吳惠

還是舊日關
目脚色

官腔

大勝時交

望見李銘來得氣象。與往日大不相同。也就不敢提起那舊日行藏。當官的生理。只得走到馬前。用那膝蓋兒一彎。輕輕跪倒。稟道。李老爺。小的吳惠來投見了。那李銘在馬上仰着臉。正看天。忽然看見吳惠跪在馬前。十分過意不去。滾鞍下馬。一手扯起道。吳祥宇。何必行此大禮。忙拉入茶館中來。方纔作了揖。吳惠又跪謝了。茶博士慌忙擺上了一桌茶食。換一壺新茶伺候。李銘擺擺頭。把左右迴避了。纔問。銀姐今在何處。吳惠說。還在城外飯店裡。李銘即使人擡一頂小轎去。迎了家裡來。今日晚間就到府裡和太太說知。老爺不日將到。管取你一場大大的富貴。牽過一匹空馬來。叫吳惠騎了。先使兩個軍漢送他。往家裡吃飯去。只怕你餓了。李銘自入府去。見李嬌兒李桂姐。正在後堂裡彈琵琶。打點下飯。迎接幹離不到家慶賀筵席哩。見了李銘進來。問道。可知老爺幾時到麼。李銘說道。只在早晚。有中軍去接去了。就把吳惠和吳

續金瓶梅

第三十五回

八〇六

思無牙滙覽

銀兒到了京。悄悄說了一遍。依着李嬌兒。要等老爺到家商議。李桂姐道。甚麼大事。一個自家的親戚來投。叫他進宅來。打點幾件衣服頭面。收拾打扮一二日。好叫他見老爺。一時間人生面不熟。進得府來。一脚高。一脚低。這吳銀姐平日忠厚。這幾年不在勾欄裡。只怕更村魯了。答應不出話來。還得咱指教他纔好。依着我說。就叫他今晚進府裡來罷。府裡養着多少閒人。何爭他一個。即時就對太太說了。是山東一個親戚兩姨妹子。上來投親。要見老爺的。也是一手好彈唱。叫他給太太磕頭。太太允了。即時叫人往李舅爺處快搬了來。只說太太要見他哩。李銘即時回家去了。却說吳惠騎着馬到了李銘宅子裡。門面五間。住着兩層高樓大廳。四面垂簾。擺設得桌椅鮮明。往來人役奔走不暇。即時擺出飯來。中間安一張八仙桌子。都是銀杯牙筯。按酒果盒。鮮魚燒肉。雞鴨螃蟹。十分豐富。家人斟上酒來。恰待舉筯。李銘從外進來。從新又

官了

言外可想

扶了座。安席坐下。一面使人城外去請吳銀姐。吳惠飽餐一頓。也不敢久停。連忙同轎夫出城去了。出得城外飯店裡。算還了飯錢。吳銀姐上了轎子。吳惠隨着。進得李銘宅子裡來。原來李銘新娶了一房妻小。也是營裡擄來的臨清一個粉頭。叫做劉翠兒。從帥府裡賞賜下來。與李銘成了家。還時常進去答應。兩三夜不得出來。聽得吳銀姐到了。連忙迎出來。讓進屋去。炕上安桌兒吃了飯。看吳銀姐將有三十年紀。生得溫柔典雅。一身粗淡衣服。李銘進來。和銀姐見過禮。說道。姐姐這一路風塵。你還在咱家裡將養二日。換換衣服。好進府裡去見老爺。銀姐說。這幾年不敢在城。通是在鄉村裡躲着。誰敢見個人兒。就是幾件舊衣裳。都在典當舖裡攔着哩。這幾件衣裳還是臨上路纔做的。李銘道。這不大緊。衣服是有的。只怕姐姐嫌不可體。即叫渾家連忙放開箱子。取出兩套衣裳。珠花翠釧。又是兩根金鑲玉的橫簪。珠子嵌成的。一套是

續金瓶梅

第三十五回

八〇八

思無牙滙覽

行家光景活現

玄色縐紗衫兒。淡鵝黃比肩兒。一套是葡萄色女衫。白綾花比肩兒。都是織金沿邊有拖的裙子。吳銀姐道。這玄色老氣些。我借穿了罷。一個大老爺家。穿得紅紅綠綠的。不是個禮。一面說着。丫頭盛了水來洗面。就是桂花香皂。鏡抵刷牙油盒。粉撲胭脂。一弄兒打扮得粧臺鏡架。李銘的渾家疾忙取出牙梳。替吳銀姐梳頭挽髻。李銘吳惠自在外廂去吃酒去了。不題。却說韓離不元帥同兀朮太子。在山東安撫軍民已定。一路由汴梁來。有汴京的文武各官。都接百里內外。那劉豫率領軍官太監。五十里外迎接。隔着半日。前哨先到。那時汴京初下。以防有變。金兵十分嚴肅。整隊入城。兀朮傳令不許妄殺平民。那百姓纔得安業。把那些驚走的漸漸回城。兀朮一到汴京。就親入大內故宮。要在艮岳前紮營。把這些帳房暖幕張掛在內苑。搜取舊日宮人。一個也沒有。因宮殿空虛。傳下令來。仰齊王劉豫選取女子婦人。不論良家教坊。入宮打

掃。那知兵馬未到前。衆百姓怕有選取之事。所有婦女盡逃出城外。附近州縣藏躲去了。落下的窮破落戶。又沒有好女兒。劉豫慌了。只得把自己的女兒粧梳齊整。先使十名有顏色的女子。隨着送入宮中。以求幸用。要圖個勳戚國丈。那知劉豫的女甚醜。兀朮大怒。將送女太監穿箭遊營。只留了一夜。把女送回來了。只得滿城中遍選歌妓一百名進宮灑掃。那得個好的。按下此事不題。却說李桂姐先使人將吳銀兒擡進府去。打扮得粉粧玉琢。和當初一樣嬌美。到了天晚。⑤ 幹離不送兀朮進了宮。回家歇息。一班兒女妓們都來磕了頭。斟上酒來。同太太炕上坐。這些人彈的彈。唱的唱。琵琶三絃。胡琴羯鼓。一弄兒奏起。唱了一套詞。

記神京繁華地。舊遊踪。正御溝春水溶溶。平康巷陌。繡鞍金

勒。躍青驄。解衣沽酒醉絃管。柳綠花紅。到如今餘霜鬢。

續金瓶梅

第三十五回

八二〇

思無牙滙覽

嗟前事。夢魂中。但寒烟滿目飛蓬。雕欄玉砌。空餘三十六離宮。塞笳驚起暮天雁。寂寞西風。

單說幹離不⑥元帥因衆妓歌曲飲酒。說起四太子兀朮搜括宮人。要選取良家女子一百名入宮。一時俱湊不出來。那得有個會彈唱的服事得來。況王爺帳裡婦女不少。就有些顏色的。怕選不中意。太太便說起。今日有李奶奶的親戚。從山東來投他。要見老爺磕頭。只說他會彈唱。也是教坊裡出身。我看他倒好個人兒。年紀有二十四五歲。生得細細的個身子。只像是二十來歲。好不嫩少哩。幹離不忙叫。快請過來相見。那吳銀兒在李桂姐房裡梳頭勻臉。伺候要見。因他們唱到熱鬧處。悄悄聽他。忽聽一聲叫他來見。少不得做出那幾步引人的腔調。從左手院子裡走出來。嬌嬌滴滴。窈窕亭亭。花朵兒一般。到了跟前。插燭也似磕下頭去。幹離不一看。道。好個妙人兒。來得正好。但見。

裙拖六幅湘江水。

髻挽巫山一片雲。

貌態止應天上有。

歌聲豈合世間聞。

胸前瑞雪燈斜照。

眼底桃花酒半醺。

綠綺隔簾挑不得。

春風人似卓文君。

幹離不元帥看了一會。原是個臊的。不覺淫心欲動。忙叫上得炕來。偎在身邊坐下。取琵琶叫他和桂姐合唱。兩人原是熟的。幾年來不得聚首。一個琵琶。一個三絃。又唱了一個金落索北曲。

新愁無計除。意中冤孽如何處。鎮日苦熬煎。這離情誰與我傳一句。恨雲鴻個個高飛。我爲你怕待理琴書。我爲你百事的無心緒。想當初。似水如魚。你無情。負却了海神盟。俺有眼。錯認做荆山玉。終日裡短嘆長吁。大睜着兩眼跳黃河。強支持弱體捱白日。可罷了我了。實實的着迷癡心腸。淚點兒流。

不住。

幹元帥大喜。連連斟上酪酥蒙古老酒。不覺一飲而盡。唱到濃處。搜到懷中。和銀姐一遞一口兒吃酒。用手摸他胸前。只見香滑如玉。這太太看見。先已下炕去了。李嬌兒李桂姐不消說。是久幫襯知趣的。也去了。夜至二更。留吳銀姐陪宿。那一夜。把個幹將軍帥字旗連敗了二陣。吳銀姐是風月中老手。弄得個元帥喜歡不盡。說。我將你進奉與四太子。做我的個幫手罷。你萬萬休忘了我的恩情。那吳銀兒又做出百般的嬌態。把個將軍弄得酥麻了。早晨起來。就賞了兩套錦緞。叫裁縫做徹底衣粧。都照金人婦女打扮。弄了三日。用一頂花藤大轎。自己騎馬。進與兀朮去了。這吳惠押轎而行。豈不是忽然富貴自天而降。幹將軍到了宮中。見了兀朮。因說。有個會彈唱的婦人。送來答應王爺。兀朮傳令叫進來。吳銀兒打扮得更是齊整。織金紅錦宮粧。窄靴長袖。挽的平頭。

髻髻。與番婦一樣。兀朮甚喜。又賞了兩疋緞子。留下吳惠隨營吃錢糧。和韓離不踢氣毬。至晚方散。原來兀朮隨營婦女有三四百人。俱是河北燕京臨清濟寧攬的良家名妓。這吳銀兒一時間那得就到得兀朮身邊。到了夜宴。那些常常在前的美人們。人人妒忌。個個爭妍。休說一個吳銀兒。就是王昭君。也叫你不得見面。因此吳銀兒只見得一面。就派在閒房裡管縫衣服去了。過了一月。再不得兀朮一見。也是他有幸。該出頭享這一場富貴。忽一日。金兀朮傳劉豫入宮賜宴。飲到樂處。要賞齊王名馬一百匹。美女十人。這些衆妓們怕吳銀兒進來得寵。就將他爲首。添上九個平常的。湊了十人之數。兀朮每人賞了兩疋緞子。俱用紅織錦搭着頭。騎上馬。往齊王府裡去了。這吳銀兒也只說道和在兀朮宮裡一樣。那知道劉豫奉兀朮太子之命賜的美人。那敢輕待。就和公主招了駙馬一般。又怕是四太子疑他二心。使女子來監守的一

樣。因此不敢不尊。將爲首的吳銀兒立爲宮妃。錦袍珠帶。金屋銀床。和皇后相似。又因沒了嫡夫人。就以充正寢。那吳銀兒立時尊奉起來。滿府中俱稱爲娘娘。也是吳銀兒一生心腸極好。雖在烟花。有此善報。一時高入雲霄。李銘夫婦認作兩姨兄弟。送禮設席。滿東京都來趨奉。那知道他二人是個二搭六。一①羣衣錦榮歸。因此說得個人無定位。顛倒無常。不知後來如何歸結。正是。落花無定。黃鶯啣入合歡宮。飛絮有情。紫燕營巢華屋棟。且聽下回分解。

歸字有趣

校記

①「曠」原作「場」，據務本堂本改。

②「正是」二字原缺，據務本堂本補。

③「淺」原作「時」，據務本堂本改。

④此段眉批「交」字原缺，據影抄本補。

⑤以上五字原漫漶，據影抄本補。

⑥「不」字原無，據上下文及務本堂本加。

⑦「底」本以下至回末（含眉批），刊本缺佚半葉，係後人配抄。

續金瓶梅後集〔卷七〕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戒道（導）品

第三十六回 翟員外伸冤元帥府 李師師官配馬頭軍

詩曰。

節當寒食半陰晴。 花與蜉蝣共死生。

白日急隨流水去。 青鞋空作踏莎行。

收燈院落雙飛燕。 細雨樓臺獨囀鶯。

休向東風訴恩怨。 從來春夢不分明。

東坡在徐州登燕子樓詞。

續金瓶梅

第三十六回

八二七

思無邪集

續金瓶梅

第三十六回

八二八

思無牙滙覽

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

鎖樓中燕。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

單表古人詩詞多因故國傷心。閒愁惹恨。歎韶華之易盡。則感寄春風。悲陵谷之多遷。則魂消秋月。拈就鴛鴦。寫出江淹離恨譜。飄來蝴蝶。編成杜牧斷腸詩。也只爲托興遣懷。萬（寓）言醒世。真却是假。假却是真。自有天地古今。便是這個山川。這個歲月。這個人情世事。這個治亂悲歡。笑也笑不得。哭也哭不得。看到一部莊子透徹。纔許讀得我金瓶梅後集。那些俗儒淺夫。沒有打破輪迴手段。句句着相。便說是風流罪過。罵世春秋。豈不負此婆心俠骨。這回直接上段。汴梁爲歷代建都之地。自經五代改號東京。宋太祖登基。直傳至太宗真宗仁宗神宗哲宗。到了徽欽。相傳八主。享國太平日久。朝野豐登。車馬輻輳。風俗淳厚。士女繁華。何等的富貴。一旦中原失陷。盡爲金人所有。自徽欽北狩。兵火

相連。戰爭不息。有二十年大亂。那些金碧宮殿。盡化爲蓬蒿瓦礫之場。文物典章。俱變成戎馬干戈之地。佳人才子。富室貴官。不知化做冷烟衰草。白骨寒燐。那裡去了。所以行人感慨。過客傷悲。有詩曰。

山圍故國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

汴水東邊舊時月。

夜深還過女牆來。

說不盡這興亡之感。單表這士女的淫奢。現前的因果。可見這富貴繁華。真是眼裡空花。玉貌蛾眉。盡作生前孽債。卽如徽宗末年留心女色。嫖了一個烟花李師師。弄得國滅身亡。豈不是亡國妖孽。女色中尤物。因此把李師師擡得如天上仙姬一般。享的那富貴尊寵。不下於玉堂金屋。除了朝廷宮禁。也就數是李媽媽家了。媽媽二字。是河南開封府的土音。如娘娘太太相似。因此東京風俗。止稱一個李媽媽。並不敢說師師二字。後來徽欽北去。這師師生得手眼乖猾。門下弟子又多。串通

續金瓶梅

第三十六回

八二〇

思無牙滙覽

金營將官。把個金桶般家業。護得完完全全。不曾耗散一點兒。在城外汴河橋邊。蓋起樓房穿廊。花園書房。比舊日一樣齊整。又養着十數個能彈會唱的粉頭。只爲銀瓶賺哄了翟員外千金的聘禮。後來鄭玉卿騙拐了銀瓶去了。李師師實不知情。這翟員外人財兩空。又是疼錢。又是惶愧。各處找尋不到兩三個月。四下裡貼招子。騎着快馬追趕。只道是旱路上去的。那知他一篷風上了揚州。也弄做一場春夢。這是前案。說過不題。那時翟員外不肯干休。使孫寡嘴張斜眼子兩個幫閒來和李師師家說話。道。收了他一千五百兩財禮。外有金珠繡緞。插戴釵束。羊紅表裡。上下使過三千多金。指銀瓶爲名。白騙了我做個沒老婆的烏龜。擡不起頭來。如不退還原物。要在開封府尹處告狀。揭他私通金朝。暗打朝報。窩隱奸細的款。有四十餘條。各處印刻遍貼。李師師先也着忙。使人央翟員外且休張揚。兩家都沒體面。情願把侍女巫雲賠他。

續金瓶梅

第三十六回

八二一

思無邪集

還送過些釵束來。把財禮退一半回去。先着孫寡嘴去說了。次後使巫雲打扮得嬌滴滴花朵一般。坐着轎子過去。裝是賀翟員外生日。兩隻燒鵝。四尾糟鱗魚。兩大饅麻姑酒。兩大盤壽桃。雇了一擔盒子。使人挑着。來看翟員外。巫雲進門來。使銀紅汗巾捂着口兒。笑嘻嘻的進來。望着員外磕下頭去。道。這些時連影也不見你一面。俺太太道。就是銀瓶着人騙去走了。拐的俺家金珠古董。也值二三千兩銀子。是誰藏了他。不着他出來不成。知道員外着惱。許多日子不肯上門走走。俺太太爲這件事。氣了一場大病。一個多月全不下床。着我來看看員外。一來是賀壽。二來是解惱。俺們就比不過銀瓶。也來和員外做幾日伴兒。好歹請過去看看。俺太太也不肯教員外惹氣。一面說着。一面撒嬌撒癡。做出許多情態。直引得翟員外笑了。同到後書房裡坐下。連忙自己收下禮物。打發盒擔和轎子回去。他却脫了衣服。拿起鏡子來梳頭勻臉。打

續金瓶梅

第三十六回

八三二

思無牙滙覽

門戶光景如見

畫出幫開口角

寬心藥

布景如畫

扮得別樣風流。見書房牆上掛着一擔牙軸頭紫檀絃子。就抱在懷裡彈起。翟員外見他來得知趣。又是舊日婬子。只得留他吃飯。待不多時。孫寡嘴王三官張斜眼子一班兒進來幫襯。俱滿口誇讚巫雲姐。出落得越發典雅風流。不似門戶人家。到底是內家粧束。就是銀瓶姐。也不過這樣。還是銀瓶沒有造化。這鄭玉卿一個毛頭娃子。領着一個年小婦人。從來沒出京門。到了路上。定然有禍。不是逢着盜賊劫個罄淨。連命丟了。就要被做公的盤詰。送官拿訛頭。將來還有解回東京的事。幾句話。說得翟員外不惱了。又見巫雲慇懃。衆人誇獎。把那些惱。不知走向那裡去了。正是員外過了生日一日。叫做添壽。即忙放開桌子。擺上酒來。說着話。天色晚了。東方月出。照着院子裡花竹如畫。那紫薇花開得噴香。即叫家人把桌兒擡在院子裡來坐罷。孫寡嘴年高坐了首席。王三官張斜眼子對坐。巫雲姐和翟員外橫頭。打開麻姑酒。添換了十

二大殺。吃了點心蒸飯。把大殺撤下賞人。就是圍碟小酌。細果海錯。擺了一桌。換上大杯。孫寡嘴道。空說雲姐彈得好絃索。我們再不曾聽見。今日員外補壽。就沒一聲兒。怪得員外不惱。這是銀瓶姐在席上不知唱夠多時了。巫雲瞅了一眼。道。怪汗邪的。叫人唱就說唱罷。偏有這些寡嘴。衆人都笑成一塊。巫雲取過紫檀三絃來。定了絃。把酒都換上大杯。頓開喉嚨。唱了一套一半兒詞曲。

錦重重。春滿樓臺。經一度花開。又一度花開。彩雲深。夢斷腸臺。盼一紙書來。沒一紙書來。染霜毫。題恨詞。濃一行墨色。淡一行墨色。攢錦字。砌迴文。思一段離懷。織一段離懷。倩東風。寄語多才。留一股金釵。寄一股金釵。

唱到此處。巫雲姐纔待歇手。孫寡嘴道。你家只爲留下一股金釵。鄭玉卿纔連人都拐得去了。正是吃着碗裡的。還看着盤裡的。巫雲急了。道。

續金瓶梅

第三十六回

八二四

思無牙酒簪

怪汗邪。行貨子。你見俺家是吃一半留一半來。只怕你們全吃不下去。張斜眼子道。你着雲姐唱個西廂一半兒罷。百忙裡唱到好處。你只鬼混。雲姐取過絃子來。又唱道。

冷清清。人在西廂。喚一聲張郎。怨一聲張郎。亂紛紛。花落東牆。問一會紅娘。調一會紅娘。枕兒餘。衾兒剩。溫一半繡床。聞一半繡床。月兒斜。風兒細。掩一半紗窗。開一半紗窗。蕩悠悠。

夢遶高唐。曲一半柔腸。斷一半柔腸。

孫寡嘴又道。你家把鶯鶯走得那去了。今日拿着紅娘頂缸填陷。這一半柔腸。還不知是那一個知心的。纔和他續上哩。雲姐急了。趕着孫寡嘴。使扇子打了一下。這席上。王三官和翟員外豁拳。擲骰子。行令。鬧個不了。吃到三更天氣。纔衆人散去。翟員外和巫雲枕設鮫綃。被翻紅浪。再敘舊情。曲盡奉承。直到日上三竿。二人方纔下床。這翟員外原是個

膿包東西。李師師怕他氣憤不過。打起官司來。今日使巫雲先來試路。

還要騙他個爲政第二。果然一見巫雲。連連睡了幾宿。窩盤得一句閒

話也沒有了。巫雲枕邊言。說着翟員外留下他。情願借這個名色贖身。

出了苦海。和你一心一計。服事你到老。我一片真心。只在你身上。從今

後一個客也不見了。替你理家上竈。死也不辭。說得翟員外十分歡喜。

說巫雲不曾壞心。雖在李師師家。比門戶裡粉頭還高一等兒。也就同

心應允了。到了次日。叫孫寡嘴去和李師師說。既然送過巫雲來。還做

親戚兩下走着。把我那財禮只退出五百兩來罷。李師師又不肯退。翟

員外又不肯依。正調停不來。世間沒巧不成話。恰好有一個茶客。叫汪

引之。汴梁久住開茶店。平日認得鄭玉卿。那一日在揚州鈔關上。望見

玉卿在船上拜客。到了東京。聞知翟員外貼招子爲拐帶人口許多財

物。報信者許謝銀五十兩。就來李師師家說信。李師師急急傳將翟員

續金瓶梅

第三十六回

八二六

思無牙滙覽

又是做手

外來。細問是八月中秋在揚州遇見。今已半年。那裡找去。汪蠻子說。我管去過江跟尋。這李師師家也許了個謝禮三十兩。因此銀瓶有信。翟員外又得了巫雲。且頂着缸兒。李師師使孫寡嘴來說。日後銀瓶回來。我也不要巫雲了。就做了銀瓶的陪嫁罷。因這一個瞎信。翟員外不好來追討財禮。只得大家聽聽信再講不遲。到了一年終。汪蠻子又來傳信。說。鄭玉卿在揚州和鹽商賣鹽。有人見他在苗員外船上。翟員外聽此信。不由得不惱。又是想人。又是想錢。去開封府遞了失盜姦拐呈詞。領了兩個做公的。要同汪蠻子親上揚州。必定要拿回鄭玉卿來。消這口氣。看個出行日子。雇了一個長行騾子。同兩個家人。無非添財進喜。和汪蠻子起身去了。這巫雲在家。秘秘叫將李師師家人來。把他開的布店內青白布五六百筩。開放箱籠。金銀酒器。綾錦尺頭。連夜俱擡在師師家來。師師却尋了一個現管京營的參將雲離守來。講着和巫雲

此着太狠無
恨老翟之不
甘矣

包一年身錢。一頂轎子。暗夜裡擡去。還要先告他。害了巫雲人命。和他鬼混。好遮這銀瓶的事。原來雲離守是清河縣人。與西門慶是親家。因清河縣亂後。在汴梁做武官。現管緝捕提刑。因此李師師靠着。他第二次騙了翟員外。假使汪蠻子報信。把翟員外調虎離山。好盜他的家財。你說這術術人家巧也不巧。總因翟員外一生使憨錢。知道是個死狗。與他這個絕戶計。未免太狠了。自然要奸巧生出禍來。天無不報之理。却說翟員外到了揚州。訪問半月。那得個鄭玉卿的影兒。汪蠻子說的話似真似假。通不認帳。只說在船上見他拜客。又說是或者人有面貌相同的。只怕我錯認了。一時間兩三樣話。真是捕風捉影。反盤費了三十兩銀子。大家回汴梁來。翟員外有守店的家人早來接着。說巫雲把樓門開了。布疋銀錢家事盜個罄淨。往李媽媽家夜去。明來。如今不知走到那裡去了。李家反來咱家要人。和咱打官司。要在衛裡提刑雲

續金瓶梅

第三十六回

八二八

思無牙滙覽

畫出光棍乖
滑

參將案下去告狀去。翟員外聽說。險不氣破五葉連肝肺。衝透三毛七孔心。氣得滾下騾子來。一聲兒不言語。醒了半日。纔進得汴梁。進門一看。只見樓上皮箱一個也沒了。使人去叫孫寡嘴。這一班幫閒光棍怕李師師家有手眼。明知道要打官司。俱躲在外縣。訪賭博討抽頭去了。這邊李師師知翟員外回來定不干休。一面把巫雲送到雲參將衙門裡。先遞了一張謀殺人命事的狀案候着他。等得翟員外到家次日。雲參將使四個緝捕的。一條繩子拴去。不由分說。問了幾句話。說他姦霸良家女子。謀殺人命。匿屍無迹。先責了二十大板。打入囚牢。罰了五百斤硝黃。軍前使用。翟員外反使了百金。央上司的情來。共費了三百餘金。纔完得一場官司。李師師每日使人上門要巫雲。只得忍氣不敢提起。又是兵馬時候。各衙門不准詞訟。翟員外事因嫖起。先自不正。那裡敢去告狀。到了次年。金人襲取汴梁。這宋朝的將官逃的逃。殺的殺。劉

豫爲王。俱換了一班番將。那一時是金將粘罕管緝捕盜賊。爲城池的事。好不利害。略有些罪過。不是抄家。就是斬首。這一時李師師家越發裝起門面來。大開着巢窩。買了十四五個丫頭。叫人串戲演習吹彈。那些番兵營將。成群往來不絕。後因兀朮太子選取宮人。齊王劉豫奉令各處搜括。李師師偏是抗法。先與這金營大將軍幹離不府裡娶的這些太太們。秘通了線索。把他收在御樂籍中。不許官差攪擾。大番字告示門上貼起。誰敢來問他一聲兒。也就是個九尾狐狸三窟兔。七十二變的女妖精。翟員外受了兩次坑騙。吃了一場屈官司。到底氣受不過。寫了一張盜國娼妖通賊謀叛的狀。細開單款八十餘條。將那徽宗末年迷惑道君私通叛黨的事。備細條揭。說他匿宋朝秘寶。富可敵國。通江南奸細。實爲內應。先將金營粘罕標下的中軍。送了一百兩銀子。說這李師師寶物金銀。得的宮裡庫藏。原該入了朝廷的。這金兵人人貪

續金瓶梅

第三十六回

八三〇

思無牙滙覽

老翟也通得

二次不知正是心滿處

此處描寫富貴見筆力頓挫

寶。又見李師師家這些婦女們。穿綾着錦的。久已垂涎。暗將此事打着番語通知粘罕。那李師師家一字不知。只道翟員外日久甘心。沒有告狀的話說。那知天不容奸。罪貫已盈。故使翟員外以發其惡。翟員外假作秘報軍情。托中軍打作公事。將狀封進。內有許多單款。俱是盜取國寶。暗通奸細。這金將軍粘罕。正尋不出這樣題目來。況又不是良民百姓。一個娼女家。先占了個淫奸生盜的名色。即時點了一隊人馬。披掛整齊。傳進轅門。不肯洩漏一字。原來金朝軍法甚秘。行兵出門還不知去向。只看着大旗往那裡走。直至臨陣往前廝殺。纔知道是甚麼事。因此李師師全不知覺。却說李師師正是生日。許多官客在前廳飲酒唱戲。十數個粉頭打扮得天仙玉女一般。吹的吹。彈的彈。到了黃昏。掌上蠟來。把各樣花燈點起。衆人纔敢請師師出來舉賀。這師師穿着大紅通袖麒麟袍。鵝黃織錦拖邊裙子。玉帶宮靴。翠珠鳳髻。真似王母赴蟠

串插之妙真
無聲妙戲

桃的光景。來到席前。衆女樂笙簫絃索引導着。唱了一套花詞。

風雨替花愁。風雨罷。花也應休。勸君莫惜花前醉。今年花謝。

明年花謝。白了人頭。乘興兩三甌。任溪山好處尋遊。但

教有酒身無事。有花也好。無花也好。問甚春秋。

唱到此處。衆人迎出廳來。舉起大葵花金杯來。滿斟一杯。李師師伸出一雙玉腕。戴着兩個金鐲。纔待去接。只聽得街上走的馬一聲裡響。把前後門一齊圍了。早把大門打開。只見這些金兵一湧而入。謊得些子弟們走投無路。先把李師師剝個罄淨。頭上金珠。手上鐲釧。亂分亂搶。只留下一件貼身小襖。好一似雨打梨花。風吹桃片。把這些浪子遊神也都一套兒綁了。也是金朝軍法。也有翟員外手段。卽時封了內外門。留三十個兵守把。連夜解往粘罕衙門來。因夜晚。一時不便審問。俱發在開封府倉監。以待明日發落。正是。樂極生悲。貫盈禍起。詩曰。

續金瓶梅

第三十六回

八三二

思無牙滙覽

人間天上兩茫然。

雨鎖雲收散暮烟。

秋雁書空終自滅。

春蠶絲盡不成眠。

已無梧葉題長恨。

空折梅花報可憐。

彈盡琵琶和淚語。

黃昏青塚叫啼鵑。

又詩曰。

浮漚聚散豈爲期。

零亂花魂風雨吹。

繡枕餘香春夢影。

檀槽流韻斷腸詞。

難將白雪留蘇小。

誰借黃金鑄牧之。

我亦多情題恨譜。

傾城何必恨蛾眉。

到了次日。粘罕將軍進了衙門。排下一堂軍校刑具。提出李師師和這些妓女子弟來。滿東京誰不知一個李媽媽。看的人挨肩擠臂。真是人山人海。俱道這李媽媽也因享過了福。經這幾番大亂。不曾失他一點

字字懸活不
肯說煞妙手

時態如生

體面。今日這一件事。畢竟他久有手眼。到底還不相干。也有說這個老狐精迷惑了朝廷。把宋朝江山都滅了。他還打着旗號養漢。享盡了富貴。今日定是天報他。那有還叫他清淨無事的理。外人議論不題。却說這金朝的法度。沒有甚麼六問三推。況是一家樂戶。有甚麼大事。粘罕在堂上一株槐樹下盤膝而坐。先叫上翟員外。問他起禍根由。翟員外細說了一遍。說借銀瓶騙去三千餘金。又使巫雲來假說賠人。使汪蠻子報假信。又偷了家資二千餘兩。說得粘罕一班兒番將大笑起來。指着員外道。看你這個嘴臉。還要嫖他。只好當個膿包忘八罷了。叫上李師師來。看了又看。這等一個娼婦。還要接了宋家的皇帝。他如今在五國城。你也該替他守守情兒。纔是婬子的體面。如今大開着巢窩。連如今王爺抽選都叫不應。你好小手段兒。我且看看你這白屁股兒。卽令動刑。皂隸剝去中衣。先打二十大板。可憐把個白光光。滑溜溜。香噴噴。

續金瓶梅

第三十六回

八三四

思無牙滙覽

緊揪揪。兩片行雲送雨的情根。不消幾下竹篴。早紅雨斜噴。雪皮亂捲。在旁圍的人先也恨他。到此心都軟了。不免動情傷感。又是一撈四十敲。滾得雲鬢如蓬。面黃如紙。口中亂叫。比那枕上風情。被窩中的恩愛。還叫得親熱。粘罕將軍看不過意。也就分付放了撈子。差人送入女倉。把這些丫頭當官賣嫁。並家私籍沒入官。以充軍餉。這些子弟們不合昏夜宿娼。每人十板。一面追了供狀口詞。申與四太子王爺。文書房做起勘語。

勘得娼妓李師師。蛾眉不肯讓人。因而蠹國。狐性偏能惑主。遂至傾城。以章臺爲御苑。有聲遊夏廷之淫。指輦路作私巢。甚烽舉驪山之罪。乃至恃六賊爲門戶。通四寇作腹心。盜內帑之金珠。僭倡優而禕珮。誠九尾之狐。迷人白日。千尺之蟒。肆毒青丘者也。久宜藁街明誅。姑以原赦減等。遵依新律。入

官配軍。家私充餉。其一應妓女。分散爲奴。以備軍賞。

大金 年 月 日爲盜國娼妖事一案

粘罕將勘語口供。一一申報了兀朮王府。李師師將養了一月。喚出監來。同一起粉頭過了刑部。卽時有一番軍因看馬有功。當堂批了領狀。領去爲妻。往遼東大凌河養馬去了。將那所住的秦樓捨爲佛寺。其餘女子分入各營。也有教他做戲的。也有番婦毒狠叫他拾糞拾草的。也有擔水放鵝鴨的。抄沒了家財。一一入官。不下二十餘萬。把一個錦繡花叢。不消幾日。化爲瓦解冰消。真是繁華一夢。

楊柳絲絲弄春柔。烟縷織成愁。海棠過雨。胭脂零落。花事都勾。而今往事難重省。歸夢遶秦樓。相思還在。汴河西路。

御苑東頭。

這李師師悽悽惶惶。身無寸絲。手無文錢。隨着一個七十歲的番軍。往

營裡去了。原來這個番軍。先有一個老婆。是西番回子家女兒。嫁了七八個兵。纔嫁這個老軍。生得一臉黑麻。鈎鼻大口。渾身上下都是皮襖。腥臊爛臭。打着兩個連垂。使青緞子裝着。性如烈火。每日打罵得老兵全不着家。忽然見這老兵領着一個婦人走進門來。打着番語。問是那裡拾來的。老兵說是王爺賞的。這老婆坐在炕上。李師師進來。只得磕下頭去。起來在旁侍立。又不省得他的言語。只見向老兵講了幾句番話。那老兵取了一根擔鈎。兩個木桶。叫師師向井邊打水來做飯與老兵吃。那老婆也不問師師是甚麼人。只得兩眼垂淚。取過木桶來挑起。真有千斤之重。這李師師那曉得這個滋味。出門來。又不知井在那邊。悽悽惶惶而去。不知終來性命如何。正是。錦屏翠被香猶在。垢面蓬頭事不同。且聽下回分解。

續金瓶梅後集〔卷七〕^①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廣慧品

第三十七回 三教堂青樓成淨土 百花姑白骨演旁門

詩曰。

碧雲飛處隔蓬萊。香徑烟消種綠苔。

夢裡關山何日到。書中鴻雁幾時來。

團香和就相思淚。碾玉雕成百艷胎。

莫向人間枉惆悵。劉郎豈合老天台。

這八句詩單表繁華聲色一過。即變淒涼寂寞。清真久住。反生趣味。那

續金瓶梅

第三十七回

八三七

思無邪集

續金瓶梅

第三十七回

八三八

思無牙滙覽

綠珠絕代風流。終不免墜樓之禍。張麗華傾城國色。也難逃沈井之災。譬如月缺花殘。酒闌人散。假如月過了十五。依舊光明。花過了三春。終年開放。休說天地造化。不能有此力量。反覺月的光明也沒趣。花的顏色也不香美。所以珍羞美味。一飽即休。妙舞清歌。興盡即厭。天地間事。原是有盛衰聚散。在世爲苦樂相循。在天爲輪迴相轉。今日李師師受過了繁華富貴。該有此災禍。以准折他淫奢享過之福。充配與荒朔窮軍。遠竄在沙漠地方。理當如此。不消說風花柳絮。一霎時雨捲風披。飄流而盡。却說他十萬家私。骨董寶玩。名人詩畫。三代印章。多有大內流傳之寶。俱被金兵一時抄投入官。異寶奇香。不知貴重。俱賞與兵士換酒吃了。只有一座師師府。蓋得秦樓楚館。曲榭迴廊。樓閣亭臺。花園池沼。似小王府一樣。封做官家公所。作了五千官價。沒人肯買。俱嫌是娼優烟花之地。良家子女不便居住。因此閒了年餘。無一人來問。有一個

住大相國寺的月光和尚。要化衆檀越錢糧。情願出二千金來改成準提禪院。大開叢林。懸起鐘板來。招十方賢聖。安禪說法。投在齊王府中。軍提督標下。請了劉豫的令旨。不日納官價。就要興工造像。開堂留衆。

不料這法華庵尼姑福清。因在金將軍粘罕府裡。時常進宅和太太們宣卷唱佛曲兒。因此結了一會。都是番婆太太。連這幹離不大將軍府裡。李嬌兒。李桂姐。韓愛姐。俱聯了一個大會。每位太太一月出五錢銀子。雕準提菩薩。俱隨着吃準提齋。每日送茶米油麵。常常過法華庵去隨喜。這些金營太太們坐轎的。騎馬的。一個小小庵子通坐不下。商議要另蓋大殿。起造禪房。接引十方。一時間沒有這個落地。後來聽得李師師家宅子入了官。因是在汴河西。與這些行院勾欄相近。不是修行的住處。也沒想起來。因聽得月光和尚要出二千銀子。投齊王府建寺。福清就想起。既然僧家好住。我們尼僧如何住不得。因此交通了衆位

續金瓶梅

第三十七回

八四〇

思無牙滙覽

有線索

女僧倒入得
夥

好粧點丹青
手

太太說與兀朮四太子宫裡娘娘得知。說這李師師宅子。是宋朝徽宗遊幸之地。原該入在王府。因何齊王就賣了二千金與僧人建寺。這西河一帶都是娼妓樂戶。男僧也不便往來。倒是尼僧住在此地。還方便些。就做王爺娘娘的香火院。日夜誦經。護國安民。延壽生子。可以長久的。那王爺娘娘一聞此言。因兀朮還沒生世子。即時傳了福清師徒三人進宮來。要捨寺雕白衣送子觀音。與王爺求子的話。那福清領着談能談富師徒三衆。剃得頭光光的。穿了新布茶褐僧衣。各人掛串數珠。僧鞋僧襪。打扮得十分潔淨。到了宮裡。見娘娘是西番回婆。生得面圓如月。髮黑如油。頭上挽了盤髻。打着兩條連垂辮子。使宮錦裹着。俱是珠寶攢成。胸前掛着八寶瓔珞。項下一串珊瑚金珀的數珠。約有核桃大。身穿西洋大紅多羅絨細罽錦衣。盤膝而坐在龍床暖炕上邊。倚着一個大紅錦攢的獅子滾繡毬枕頭上。却鋪着龍文細毯。圍着一條

火浣錦被。露出一雙玉足。白滑如脂。和觀音菩薩一樣。這福清師徒三衆。合掌當胸。問訊下拜。娘娘略笑了一笑。說的番語全不知道。只見一個宮娥。取了三個紅漆泥金杌子。叫福清三人坐了。就是金盤捧上酥酪三盞乳茶來。福清問訊了。接茶在手。見有紅色油花在盞面上。怕是葷油。通不敢用。娘娘又笑一笑。叫了兩個女通使^③來。是中國擄來。久在營的。娘娘和他番了一回。二女子纔講着漢話。說。娘娘勸你吃茶。這是牛乳和茶葉芝麻三樣熬的。不係動葷。西番僧俱持戒。通不忌他。因何不用。這福清又打了問訊。纔吃了幾口。謝了茶。娘娘使女通使說。要將李師師宅做王爺香火院。替王爺求了子。重重賞你。娘娘今要造千佛閣。檀香送子觀音。先捨三千銀子助你興工。等修造一畢。娘娘親去拜懺祈福。福清又謝了。一時間又是異樣香茶。素果點心。俱是一尺高盤。擺在泥金炕桌之上。鋪上錦毯。叫福清在西南炕上坐。原來金人以

續金瓶梅

第三十七回

八四二

思無牙滙覽

三教齊來

點出主意

西南爲客座。又是大金鉢盛着米飯。使金匙分送在龍鳳碗內。福清三人略用了些。起身拜辭而去。安排修造。不題。却說天壇裡王道官。聽得李師師宅舍寬大。僧尼相爭做寺。他也央了幹離不營裡將官來。許他一千銀子。要買做北極眞武殿。前面改作三清元始宮。又有開封府學秀才們。爲頭的兩個學霸。吳蹈禮。卜守分。率領闔學來齊王府遞公呈。要求將此宅改爲集賢書院。請名公在此講學。總是淫房花陌。被這三教中人。無一個不愛在此盤據。作安樂之地的。此中滋味。真是劫魔塵障。誰得跳得出這個門戶去。詩曰。

門前綠樹無啼鳥。

庭下蒼苔有落花。

聊與東風論個事。

十分春色屬誰家。

後來這大相國寺和尚。天壇裡道官。與開封府學生員。三下告起狀來。都要爭這個地方。全不知尼姑福清暗通了四王子宮裡娘娘。早有一

真是空中樓

閣

文人之妙如此

佳句天成

道令旨。差一內官行到齊王劉豫府裡。說。這個去處。王爺要自立香火院。造千佛閣。誦經護國。不則一日。又有一路文書。行下開封府。借撥河南錢糧三千兩。取州縣匠役。差的當內官一員。監造千佛閣。雕檀香觀音像。不一時。看了吉日。開封府尹親來開土興工。忙得個尼姑福清師徒三個。挑着經擔衣鉢。連夜搬進師師府來。只見府舍深沈。往內有九進房子。迴廊曲折。與宮禁相似。雖然家器抄籍入官。那些門窗路徑。繡戶朱欄。件件俱全。不消另造的。看了一眼。但見。

繡戶塵生。朱欄色舊。五間畫閣。插雲霄。堪供金鵝釋子。十丈

錦堂垂繡幕。可坐寶杵韋馱。伽藍側殿。改東廂。六祖傳經在

西室。玉粒天廚。堪稱香積。金磚佛地。無用戒壇。海棠半開半

卸。(謝)那知色盡還空。山鳥如笑如啼。正好從聞入覺。鋪

就金繩原正路。修成梵閣絕旁門。

續金瓶梅

第三十七回

八四四

思無牙滙纂

談諧中却是
至理

原來李師師住着內外房五百餘間。百十口人還住不滿。今日福清得了王爺娘娘的令旨。看守香火。這等偌大一個宅院。如何支撐得來。從來說。窮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單說人逢時勢。自然那些幫襯的人不呼而至。就有王姑子。張姑子。劉姑子。李姑子。汴京城出名的寺院庵觀。凡係尼姑女道。都一齊來拜福清。口口稱師太老爺。那消三五日。又有京裡京外大家檀越。王太太。李太太。張媽媽。劉媽媽。遠村野寺的齋公婆婆們。拖男領女。擔米挑柴的。又有岳廟的社頭。大寺的社頭。送佛像的。捧香火的。一一湊攏將來。轎馬車輛。挨擠不開。早懸起一坐大鐘來。每日有一二百做工的匠役土工們鳴鐘吃飯。那一時。汴梁亂後。各寺開叢林的久已斷絕錢糧。把鐘板摘了。通不留衆。就是這小庵子裡。多少有些香火。那有個大檀越捨出幾千幾萬來的。忽然見王爺立了香火院。即時發一千銀子。在開封府修蓋千佛閣。那些善人們

都來幫着。有一座護國光明寺。在汴京北門裡。原是古刹大道場。上下房頭舊有六七百僧人。因遭了靖康大亂。金兵進城。燒得精光。把七間大殿燒了。喜得是三尊大銅佛不曾燒化。至今用蘆席搭蓋在露地。經今十年。沒有錢糧修造。因此衆善信和福清說知。啓過王爺。着開封府動人夫擡來。安在後面五間畫樓底下。把前面花窗榻扇一齊打開。周圍砌起供臺香桌。那消幾日。這些僧尼善信男女等衆。上了幾千人。和起佛來。人山人海。把這三尊佛。無非是過去未來現在法像。用三頂大八仙木轎擡起。恰也靈應。這銅佛少也有五七千斤重。一上了木轎。趁着這經聲佛號中。如風行之速。往這汴河西李師師府中來。路旁看的人。都手執信香。念佛之聲如海潮雷動一般。安在畫樓中間。掛起幢旛寶頂。蠟燭香花。燒得爐內沈檀香烟馥郁。木魚銅磬音聲不斷。即時就成了梅檀佛國。曇花香海。因此把汴梁河南一千里內。行善參禪的

續金瓶梅

第三十七回

八四六

思無牙滙覽

奇想典離

根水滄來

出題

大家婦女。都來進香。沿路車馬不絕。四太子娘娘原是西番韃子女兒。名乾達拉婆。不二三日就來設齋供一次。每人誦經得饅首四個。經資五錢。又賜下宋徽宗鑄的大銅鼎。安在殿門首。別有古銅周彝三尺餘高。漢瓶一對。俱是翡翠硃砂。千年的斑鏽。供在佛前。桌上大琉璃燈。足有一丈餘高。四面八副垂帶珠子寶石嵌的。點起照得滿殿上金光百道。俱是宋朝大內之物。賜了一個匾額。金字朱牌。曰勅賜護國大覺禪林。從此這些士官瞻拜。男女皈依。白米香油。各處供送得如運糧相似。這福清留了各庵上習學經典。善打法器的比丘尼三十餘衆。在殿上誦經拜懺。二時念功課不歇。又立起叢林的清規來。照依大相國寺的執事。也有知客。典座。庫頭。齋頭之類。約三十餘人。分任其事。把一個臥柳眠花魔女地。變做了談空說法梵王天。有詩咏比丘尼清淨修行的妙處。

一鉢即生涯。

隨緣度歲華。

是山皆有寺。

何處不爲家。

笠重諸天雪。

鞋香淨土花。

他年松偃蓋。

風雪護袈裟。

這裡大覺寺興隆佛事不題。後因天壇道官並闔學生員爭這塊地。上司斷決不開。各在兀朮太子營裡上了一個本。說這李師師府地寬大。僧妓雜居。單給尼姑蓋寺。恐久生事端。宜作公所。其後半花園。應分割一半作三教堂。爲儒釋道三教講堂。王爺准了。纔息了三家爭訟。那道官見自己不得。又是三分四裂的。不來照管。這開封府秀才吳道禮。卜守分兩個無恥生員。借此爲名。也就貼了公帖。每人三錢。倒歛了三四百兩分贐。不日蓋起三間大殿。原是釋迦佛居中。老子居左。孔子居右。只因不肯倒了自家的門面。把一尊孔夫子塑在居中。佛老分爲左

續金瓶梅

第三十七回

八四八

思無牙滙覽

却是誠意首
章

右。以見貶黜異端外道的意思。把那園中臺榭池塘。和兩間粧閣。當日銀瓶做臥房的。改作書房。一邊是烟花曲巷狹斜。一邊是佛閣比丘天女。這些風流秀士。有趣文人。和那浮浪子弟。也不講禪。也不講道。每日在三教堂飲酒賦詩。倒講了個色字。好個快活所在。題曰三空書院。無非說三教俱空之意。有一名人題詞曰。

閬苑瀛洲。金谷瓊樓。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繡地。剩却閒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

酒熟堪菊。客至須留。更無榮無辱無憂。退閒一步。着甚來由。但倦時眠。渴時飲。醉時謳。

短短橫牆。矮矮疏窗。忔恹兒小小池塘。高低疊嶂。綠水邊旁。

又有些風。有些月。有些涼。

此等何如。懶散無拘。倚欄杆臨水觀魚。風花雪月。贏得消除。

妙妙

活佛

元顓帝以此
亡天下通鑑
其詳

好炷些香。說些話。讀些書。

萬事蕭然。樂守安閒。蝴蝶夢總是虛緣。看來三教一空拳也。

不學仙。不學聖。不學禪。

却說這金國喇嘛教中有一胡姑姑。年紀六十餘歲。名號百花宮主。係西番回回之婦。後因老回回歿了。與這些喇嘛往來。皈了邪教。頭上纏着西域毘盧旋螺黃錦佛帽。耳上兩個金環。項掛一串一百八顆人頂骨數珠。胸前纏着西洋火錦一口鐘的戒衣。遮過了雙足。手裡搖着銅鼓兒。念番經。他傳的一個法術。名曰演折揲法兒。又曰大喜樂禪定。專以講男女交媾。爲陰陽秘密之法。又有一種邪藥。男子吃了。通宵行樂不洩。婦人吃了。身體酥軟昏麻。能使人醒了又迷。迷了又醒。一似酒醉相似。又供奉一尊銅佛。俱是二身男女。摟在一處交嘴咂舌。如畫的春宮一樣。號曰極樂佛。因此這金營大小營官。宮裡府裡娘娘太太。敬如

續金瓶梅

第三十七回

八五〇

思無牙滙覽

活佛。口口稱做百花姑娘娘。但行動是八人大轎。從着三二十女人。俱是一樣喇嘛僧打扮。也有喇嘛僧在內。吃的是牛肉大葷。宿臥不分男女。自說是大道原無彼此。也有生出兒女來的。在懷抱中就扮做喇嘛模樣兒。自西番習以爲常。他實有一種法術。凡遇毒蛇惡獸。邪鬼魘魅。請到了百花姑娘娘。搖着銅鼓。不知口裡念些甚麼經咒。把那毒蟲伏住。全不敢動。妖魅也消了。因此法術。人人畏敬他。先是番國的官員婦女尊奉喇嘛的教。奉他如神。後來中國婦女也有投拜門下。學這個折撲法兒。拜做徒弟的。那男子漢沒有本領奉承婦人。也有投做徒弟。暗暗請尊佛來。供養在臥房內。要夫婦三更赤着身子。不穿中衣。起來參拜此佛。求子求壽。無不響應。這個道原是人人喜的。況且又不費銀錢。不費工夫。因此人人都道百花姑果有靈聖。某人得了子。加了官。俱是大喜樂禪法的靈驗。聽得說這尼姑福清在四太子宫裡娘娘捨了師

又兼爭比色界

小說中那得
禪法淹貫如
此

師府做香火院。他就起了一個貪念。要來奪此地做喇嘛僧的經堂。不料滿城士女擡了三尊大銅佛。安了佛座。不消一月。貼起金來。蓋閣修寺。造得個師師府如西天道場一般。但見。

香烟霞靄。旛蓋飄揚。五間佛閣。上安寶藏法輪。四面迴廊。塑造須彌羅漢。粉壁泥金。三十三天畫出菩薩獅子座。畫梁山塑。九千九百移來驚嶺象王身。說非法非非法。直至萬法皆空。言無如無無如。到底一如不着。又有那三十二應現化身。觀音普度。五十三參遊法界。童子尋師。琉璃高照虛空界。是色非色。那分十萬由旬。梅檀香滿娑竭海。是聞非聞。只在剎那淨上。黃花翠竹盡天機。牆下林檎結果。燕語鶯啼皆正覺。階前簷蔔生花。木魚喚醒利名人。金磬敲回塵土夢。

那日百花姑坐着大轎。簇擁着一羣喇嘛女僧。進得大覺禪林。早有知

續金瓶梅

第三十七回

八五二

思無牙滙覽

續金瓶梅

客報與福清知道。披了戒衣。迎進禪堂。看那百花姑雖是六十餘歲。粗眉大口。厚臂寬腰。滿臉鉛粉。使胭脂抹得個嘴唇和鸚哥相似。到了大殿上。也不參佛。只將手裡銅鼓一搖。捏了個印訣。彈了三下。走去禪堂講座上坐下。這些衆女僧都來問訊。磕下頭去。他穩坐不動。不知說了幾句番語。那跟隨喇嘛婦人。有帶的大銀提梁的扁壺。盛着奶子茶。斟過一碗來。一吸而盡。那些番婦每人有大鼓一面。卽時打起來。口裡念動番經。如鳥語一般。番經念畢。方纔下坐。福清請入師師臥房改成的方丈內。捧上松仁果茶來。就是素果點心。香蕈麵筋。粉湯蒸飯。百花姑不坐高桌。自己鋪下一路紅氈。和這些婦人一帶而坐。方纔用點心。吃畢。又是奶子茶罷。坐着不肯起身。福清不知其意。只見隨的喇嘛婦人。也有汴京人扮成假喇嘛的。言語一樣。傳百花姑的言語。說要收福清做個徒弟。方纔起身。這福清見百花姑人人敬重。是金朝供養的一尊

活佛。必然有些道行。聞知要收他做徒弟。歡喜不盡。忙忙取了戒衣。披在身上。鋪下展具。向百花姑合掌問訊。倒身三拜。這姑姑用手摩頂。搖着銅鼓。捏他耳朵鼻子。上下樓抱。和親女一般。卽時取了一串西洋琥珀數珠來。掛在福清項下。起來上轎。口念番經。搖鈴去了。這福清只認做尋常結拜師傅。指望傳他些西方佛法。那知道百花姑要他拜了徒弟。好行他的邪教。把這大喜樂禪定的法兒。先要把福清迷惑了。勾引這些番僧邪女來。佔了大覺寺爲行淫樂地。今日這西洋數珠。做了福清的媒禮。從今再不敢推辭了。可憐一個道場。惹出一夥邪魔。造孽不小。有分教。白蓮池畔。又添上幾丈汙泥。紫林竹中。忽燃出千重烈火。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 ① 底本以下三回，刊本缺佚，係後人配抄。
- ② 「龍文細毯」原作「龍毯細文」，據影抄本、務本堂本改。
- ③ 「通使」原作「通事」，據影抄本、務本堂本及下文改。
- ④ 此段眉批原缺，據影抄本補。
- ⑤ 「香烟」二字原無，據影抄本、務本堂本加。
- ⑥ 「吳蹈禮」原作「吳蹈理」，據上文改。

續金瓶梅後集〔卷七〕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證入品

第三十八回 大覺寺淫女參禪 蓮花經尼僧宣卷

詞曰。

試問禪關。參求者無數。往往到頭空老。積雪爲糧。磨磚作鏡。
誤了幾多年少。毛吞大海。芥納須彌。金色陀頭微笑。無陰樹
下。絕想臺前。杜宇一聲春曉。鷲嶺雲深。曹溪路險。是處
故人杳。冰崖千丈。五葉蓮開。古殿簾垂香裊。那時節。識透源
流。纔見龍王三寶。

續金瓶梅

第三十八回

八五六

思無牙滙覽

說盡今日禪
家活套

這首詞單說禪宗易誤。佛理難參。休說這些失迷的凡夫。貪淫的死漢。沒處下手。就是那夙學的善知識。傳宗的老和尚。饒你百靈透過。一竅少迷。就是念完了四十八萬卷全藏。只當做老鼠偷佛燈的香油。盲禪瞎棒。與成佛作祖。總是望風捕影。到了上得講堂。說兩句禪宗的語錄。度世的口頭禪。你參我應。打兩個冷哈哈。好似隔靴撓癢。丈母心疼。去灸那女婿的腿。看那參禪熟套。一場好笑。倒不如魯智深吃狗肉。鳩摩什生兒。實實受用。不礙他坐化成佛。今日因師師府改做禪林。正是火池變作蓮池。慾海翻爲香海。宗語上說。百花叢裡過。一葉不沾身。又說。淫房酒寺尋彌勒。滿目青黃知是誰。看官細參。單表這孔寡婦黎指揮娘子。領着兩家女兒梅玉金桂二人。因在汴河橋住着福清庵上幾間淨室。時常往來。甚是親熱。尼姑們喜他寡婦子女替他做鞋腳。縫衣服。這兩個寡婦喜這尼姑們要茶要水方便些。住有半年之外。忽然尼姑

續金瓶梅

第三十八回

八五七

思無邪匯寶

福清奉了王爺令旨。搬在師師府造寺修佛。一時熱鬧起來。把這小庵子撤下。另招了一個老聾姑子看守香火。這兩個寡婦和女兒領着一個癡哥。甚是孤悽。又沒個男子。把酒店本錢都被人賒騙下去。雖是一個院子住着。依舊兩家過活。時常包攬些鞋面花朵。將針指來度日。聽得福清新修起大覺寺來。要去隨喜。兩家商議。不好空手去得。等了半月。湊起錢來。買了一盒掛麵。一盒京棗。一盒白糖素餅。一盒油燂的蜜糕。使癡哥擔了。又借了鄰舍家幾件衣服。把兩個女兒打扮齊整。母子四人鎖上房門。癡哥引路。和這些燒香婦女。走過汴河橋來。不上二三里路。望見河沿一帶。翠館青樓。幾條小巷穿過去。却是師師府了。正值福清請了白衣庵裡有道行的師姑說法。宣卷的呂師父法名如濟。來宣一卷花燈佛法公案。大門首掛起高幡來。這些各庵的尼姑。吃齋的婦女。把一個大覺寺通擠不開。木魚經聲。百十衆尼僧和着佛號。好不

續金瓶梅

第三十八回

八五八

思無牙滙覽

着眼

熱鬧。孔千戶娘子黎指揮娘子都是老成打扮。只有兩個女兒却是艷粧。脂粉堆滿。金桂姐是大紅縐紗衫兒。藍織金比肩兒。白綾拖地錦裙子。梅玉姐是銀紅宋錦斗綾衫兒。白綾比肩。月下白水紋綾裙子。俱是紅玉一勾。金蓮三寸。鞋尖上嵌着豆粒大兩顆珠子。底高尖小。十分好看。一步步挪進庵裡。那些遊人婦女看的人。湧將上來。真是天仙並佩凌波出。魔女拈花送供來。到了大殿上。先拜了佛像。早迎着談能和知客。引至方丈。與福清問訊了。纔叫癡哥挑着四副盒子進去。揭開看了。福清道了生受。使談能收了。擺齋在齋堂裡。母子四人吃畢茶食點心。覷到方丈來聽講。在長凳上坐。衆女僧打起鐘鼓法器。纔請升座。却說這呂姑子年將六十餘歲。生得黃面長眉。掛一串金剛子數珠。穿着袈裟。手執九環錫杖。兩個小小尼姑打出一對黃綾旛來。引上法座。離地有三四尺高。中間焚香。供着一尊鏤金觀音。香爐金磬。燒着檀香不斷。

兩邊小桌坐下八個尼姑。俱是白面緇衣。僧鞋僧帽。在旁管着打磬和佛。只見法師上座已畢。這些尼姑女衆俱來問訊參拜。那法師只將鐻金觀音略一舉手。便穩坐不動。把雙眼閉着。搭下眉毛來。做出那坐禪的氣象。得道的威儀。大聲說道。今日堂頭和尚要講甚麼佛法。聽老僧粗講西來大意。便道。

人身易失。佛法難逢。夫妻恩愛。一似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兒女情腸。好似燒瓦窑。一水和成隨處去。石火光中。翻不盡沒底筋斗。海漚波裡。留不住浪蕩形骸。披毛戴角。轉眼不認爺娘。吃飯穿衣。忘却本來面目。無明火裡。生出貪淫妒。四大輪迴。無常夢中。歷遍生老病死七情孽債。因此閻羅老子傷心。無法救地獄中餓鬼。釋迦牟尼出世。願度盡閻浮上衆生。三藏八乘。水池處處見蓮花。十地六塵。苦海沈沈流貝

續金瓶梅

第三十八回

八六〇

思無牙滙覽

葉黃氏女看經。寶蓋金橋迎善女。目連僧救母。銅蛇鐵樹報冤魂。持齋念佛。袁盎超幾世沈冤。禮懺齋僧。郝后證三生正

果。一失脚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人。因說偈曰。

如是甚深微妙法。百年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意。

又問。堂頭和尚今日從何處問起。老僧放參。只見首座有一尼僧上前問訊。說道。佛法參禪。先講過行住坐臥。請問和尚。如何是行。答曰。

行不與人同行。出關兩足雲生。

爲看千峯吐翠。踏翻古渡月明。

又問。如何是住。答曰。

住不與人同住。茅屋青山自去。

庭前老鶴吟風。門外落花無數。

又問。如何是坐。答曰。

坐不與人同坐。

婆娑●影兒兩個。

雪花撲面飛來。

笑我北窗紙破。

又問。如何是臥。答曰。

臥不與人同臥。

葛被和雲包裹。

孤峯獨宿無聊。

明月梅花與我。

又問。如何是色中人。答曰。

嫫母西施共一身。

可憐老少隔千春。

今朝鶴髮雞皮媼。

當年玉顏花貌人。

又問。如何是人中色。答曰。

花開花落兩悲歡。

花與人同總一般。

開在枝頭防客折。

落來地下有誰看。

續金瓶梅

第三十八回

八六二

思無牙滙覽

又問。如何是人中境。答曰。

滄海儘教枯到底。

青山直待碾成塵。

又問。如何是境中人。答曰。

翠竹黃花非外境。

白雲明月露全身。

又問。如何空即是色。答曰。

鶯囀千林花滿地。

客遊三月草連天。

又問。如何色即是空。答曰。

萬象全歸古鏡中。

秋蟾影落千江裡。

法師參放已畢。便大叫。堂頭和尚我今放參。並無註脚。你那善男信女。優婆塞。優婆夷等。有善問法參禪的。我今大發慈悲。任憑提問。老僧信心指授。問了半日。講堂上坐的婦女挨肩擠背。沒人敢言語。八個尼僧齊齊合掌。下得公座來。朝上問訊。稟法師說。衆生初學佛道。不識堂頭

如是如聞

和尚深微佛法。請宣法卷。略破愚迷。齊聲和起一聲南無阿彌陀佛。堂上堂下一齊接着念佛。衆女僧把法鼓鑿鑿打起。金磬一聲。法器齊動。雲鑼鐃合。笙管橫笛。也有敲木魚的。擊合子的。滿講堂香烟雲繞。梵音潮動。真叫人骨冷魂消。塵心一洗。那法師方纔開眼而說公案。衆婦女僧尼又問訊。五體投地。請師宣卷。一面送上茶食香果。各人面前俱有香茶。這些聽講的人湧將上來。又是聽講。又是看這些小姑子和美色婦女。何止有一二千衆。於是法師高聲演說。先念諸佛名號。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阿彌陀佛。

南無金剛不壞佛。

南無寶光佛。

南無龍尊王佛。

續金瓶梅

第三十八回

八六四

思無牙滙覽

南無精進軍佛。

南無寶火佛。

南無寶月光佛。

南無現無愚佛。

南無無垢佛。

南無勇施佛。

南無娑留那佛。

南無水天佛。

南無栴檀功德佛。

南無功德華佛。

南無大慈大慈觀世音菩薩。

南無冥陽救苦地藏王菩薩。

南無虛空藏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

南無金剛首菩薩。

南無除蓋障菩薩。

魔佛相爭不在多。起心作佛即成魔。

若是見處能忘見。三界縱橫奈爾何。

和佛已畢。梵音止響。那法師高坐禪床而誦偈言。

六萬餘言七寶裝。無邊妙義廣含藏。

白玉齒邊流舍利。紅蓮舌上放毫光。

喉中甘露涓涓潤。灌頂醍醐滴滴涼。

假饒造罪如山岳。只念菩提懺法王。

今日宣的卷。是一部花燈橋蓮女成佛公案。單說大宋朝仁宗皇帝年

續金瓶梅

第三十八回

八六六

思無牙滙覽

此卷全爲淫
女說法

間。出在湖廣襄陽府善樂村。有一善人姓張字元善。娶妻王氏。兩口兒一生持齋念佛。重道齋僧。年過四十餘歲。並無一男半女。家傳的手藝。做些花朵燈籠。生理度日。掙得錢財。算足兩口兒一日費用的。略有寬餘。就修橋補路。布施貧人。因此人都叫他做花燈張善人。法當讚誦。大衆宣揚。首座敲起擊子來。念曰。

有宋朝。襄陽府。善人張士。

同安人。王媽媽。在家修行。

南無

兩口兒。安本分。持齋把素。

開着個。生意鋪。花朵燈籠。

阿彌陀佛

到春來。粧牡丹。桃紅杏紫。

到夏來。粧荷花。萬紫千紅。

南無

到秋來。粧丹桂。芙蓉秋菊。

到冬來。粧梅花。枝幹玲瓏。

阿彌陀佛

荷葉燈。倒垂蓮。披紅掛綠。

鰲魚燈。戲螃蟹。鱗甲崢嶸。

南無

獅子燈。披綠毛。張着大口。

繡毬燈。泊地滾。滿路光生。

阿彌陀佛

供佛前。百種花。飛金布彩。

半空裡。長明燈。三界光明。

南無

終日裡。念彌陀。口講因果。

雖然是。不思議。無字真經。

阿彌陀佛

張善人夫妻兩口。無兒無女。吃了長齋。每日口念彌陀。要去出家。只因夫妻二人年老。不忍分離。忽一日。驚動了西方我佛釋迦牟尼世尊。佛眼一觀。說他夫妻行善。該生一佛子出世。度他二人生（昇）天。遣了

續金瓶梅

第三十八回

八六八

思無牙滙覽

案下散花天女。化成一白髮婆婆。來下閻浮世界。把妙法蓮華經傳與他夫妻二人。以成其道。果然天女變了一個婆婆。雙目失明。頭白如雪。年有七旬之上。手持瓦鉢竹籃。來張善人門前乞化一齋。手拿木魚。口中高聲誦妙法蓮華經。如流水相似。大眾宣揚。敲磬一聲。又念。

有世尊。在西方。睜開法眼。

見善人。宅門外瑞氣千重。

南無

只因他。不識字。難傳佛法。

差天女。化婆婆。口授蓮經。

阿彌陀佛

有婆婆。隱真身。化成幻相。

年七十。失雙目。白髮蓬鬆。

南無

手持着。木魚子。沿街乞化。

念蓮經。隨口轉。字字堪聽。

阿彌陀佛

有善人。在門前。十分慈念。

喚安人。備茶飯。接待高人。南無

張善人在門首見聖母婆婆。見他口念蓮經。手持竹杖。心中思想。我夫妻二人不得真經。吃的是迷齋。何日得通佛法。我如今留下婆婆。傳此蓮經。情願替他養身送老。與我母親一樣。即時叫安人備了齋飯。請婆婆吃畢。夫妻二人合掌問訊。說。老婆婆。你是那裡人氏。因何失目乞化。想是沒有兒女。我夫妻二人也沒有兒女。正好作伴修行。不知你可依得我一件事。也免去乞化爲生。可以度其日月。婆婆便問張善人夫妻。有何話說。你且說來。首座敲磬一聲。又念。

婆婆便問張善人。南無如何搭救我當身。

我家王舍城中住。南無無陰樹下是家門。

也無兒來也無女。南無心裡明來眼裡昏。

續金瓶梅

第三十八回

八七〇

思無牙滙覽

背記妙法蓮花經。

不知春來不知冬。

阿彌陀佛

一聲念動靈霄殿。

一聲叫開地獄門。

南無

你今留我不中用。

經典不是金和銀。

阿彌陀佛

不中穿來不中吃。

口裡嚼得亂紛紛。

南無

當下張善人說道。婆婆若肯住下。我夫妻二人情願與你爲兒爲女。晨昏供養。只求你把這妙法蓮經。口口相傳。也不枉我持齋一世。倘若生下一男半女。也是我張元善的後代。日後有人上墳拜土。我夫妻二人報你的恩德。花棺彩木與你送老。婆婆歡喜不盡。首座敲磬一聲。又念。

婆婆當下動歡心。

世上那有你行善人。

南無

捧茶捧飯養着我。

只求一卷蓮花經。

阿彌陀佛

隨緣度日住幾載。

不知誰是我的親。

南無

善人夫妻忙不住。

疾忙接着請進門。

阿彌陀佛

廚下燒水先洗浴。

換了新布衣和裙。南無

一間淨室忙打掃。

佛堂原有佛一尊。阿彌陀佛

香花蠟燭擺在上。

夫妻同念金字文。南無

早晨送粥午時飯。

一家茶水盡慇懃。阿彌陀佛

初時念經舌頭澀。

後來念得十分真。南無

半夜念經把香跪。

天明念到未時辰。阿彌陀佛

不消半年三個月。

蓮經口裡往外噴。南無

舌底蓮花生光采。

動了金剛揭諦神。阿彌陀佛

開口聞得旃檀氣。

合眼就見佛世尊。南無

一住三年無怠慢。

婆婆開口辭善人。阿彌陀佛

當下張善人夫妻二人。不消一年。學得蓮花經十分爛熟。如水流相似。

一住三年。捧茶捧水。全沒一點慢意。婆婆一日看着王氏道。我今打攪

續金瓶梅

第三十八回

八七二

思無牙滙覽

你夫婦三年。經已念熟。今晚要辭你還家。王氏便說。媽媽。你今傳經三載。我夫妻受其大恩。不曾報効。原說替你養老送終。因何捨我便去。你家今在何處。甚麼地名。我夫妻好送你回去。時時看望你。婆婆便道。張善人夫妻近前來。聽我細說。擊磬一聲。又念。

張善人。你夫妻。休要掛牽。

我本來。無定住。身在空門。南無

要回去。那裡定。東西南北。

說聲去。就要走。不論行程。阿彌陀佛

無始來。誰是我。家鄉住坐。

撒手去。誰是我。着急親人。南無

一行說。取水來。渾②身沐浴。

盤着膝。打着坐。合掌歸陰。阿彌陀佛

續金瓶梅

第三十八回

八七三

思無邪寶

當下婆婆即時坐化而去。張善人兩口兒不敢啼哭。念經三日。起了一個龜子。化了。供養在西山寺後。不消半月。王氏年四十以上。忽然有孕。到了十月。腹中疼痛起來。王氏臥在內室。張善人念經未畢。眼看見那白髮婆婆笑將進來。張善人大驚。纔待追尋。只見王氏房中哇的一聲。產下一個女兒。生得眉端目正。面如滿月一般。因念經得來。取名蓮女。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蓮女長到七歲。生得乖覺伶俐。一見便會。又有一件奇事。口裡背記蓮花經。順念順流。倒念倒流。請了一卷蓮花經來。字字行行。一似念過的一般。天生胎素。口不啻葷。每日在家做些花朵。略有閒時。即看經拜佛。只有一件不守女兒規矩。見了僧人。就與他參論佛法。纏個不了。聽得寺裡鐘磬。鐃鈸。法器一響。就要出門去看。有一個能仁寺惠光和尙。登座開講。蓮女疾忙走入寺中。便高聲問道。龍女八歲。獻寶成佛。我今七歲。沒有寶珠。何時得道。把個惠光長老驚

續金瓶梅

第三十八回

八七四

思無牙滙覽

得一句答應不來。張善人聽說女兒走進寺去參禪。甚是惶恐。疾忙抱了回來。過了三五個月。依舊進寺去問長老。還將前言提問。父親張善人又抱回去了。分付王氏。好生看守女兒。叫他張頭露面。惹街鄰嗤笑。因此蓮女日逐做些花朵。不得出門。到了年方二八。生得柳眉星眼。杏臉桃腮。天生不施脂粉。自然有天女的莊嚴。金仙的美貌。因元宵能仁寺上燈。衆檀越約了燈會。懸起千百盞燈來。婦女們燒香的。看燈的人。山人海。都去隨喜。蓮女要去。父母攔擋不住。王氏叫道。孩兒年已長成。不比你七八歲時。去混他的講堂。也惹人議論。同幾個鄰舍老婆婆去能仁寺看燈。早去早回。首座擊磬。又念。

有蓮女。能仁寺。把燈觀看。

密層層。佛塔上。萬盞明燈。

南無

又遇着。老禪師。登堂說法。

引動了。紅蓮女。去問禪宗。

阿彌陀佛

向法堂。講座下。高聲大叫。

問和尚。滿寺燈。何處先明。

南無

和尚答。佛殿上。燈光先照。

蓮女說。佛燈外。誰是心燈。

阿彌陀佛

老和尚。答不來。蓮女大怒。

走上去。打一棒。要問機鋒。

南無

當下蓮女問道。佛燈今在殿上。心燈却在何處。長老一時應對不來。蓮女奪過長老禪杖。當頭就打。慌得這些看燈婦女。一湧上來。把禪杖奪了。推擁蓮女回家。張善人夫妻十分惶恐。埋怨女兒不守閨門。使人嗤笑。連忙叫個媒婆與蓮女提親。有一個李員外兒子。和蓮女同庚。也是一十六歲。且是聰明俊秀。常見蓮女門首賣花。看在眼裡。使人來說媒。

就該打死

續金瓶梅

第三十八回

八七六

思無牙滙纂

張善人兩口兒只揀擇女婿。不爭財禮。遂結了親。看了吉日良時。把蓮女打扮得如花似玉。三縷梳頭。兩截穿衣。上了花藤彩轎。各處花店。將花朵添箱。點起花燈。前後有百十餘對。都來看蓮女成親。敲磬一聲。又念。

李家男。張家女。門當戶對。

許了親。下了禮。酒果羊紅。南無

紅鸞星。擇就了。七月十五。

衆親鄰。來助喜。俱送花燈。阿彌陀佛

有蓮女。打扮得。天仙玉女。

插金釵。戴纓絡。一似觀音。南無

穿一套。大紅紗。麒麟通袖。

繫一條。遍地錦。裙帶金鈴。阿彌陀佛

李小官。在轎前。騎着大馬。

有爺娘。送上轎。兩淚交零。南無

叫蓮女。我的兒。養得嬌慣。

到人家。守規矩。休要講經。阿彌陀佛

撇得俺。老夫妻。沒有下落。

養了你。多半世。沒個後成。南無

從今去。休要出。三門四戶。

避是非。守禮法。少要齋僧。阿彌陀佛

說着話。上了轎。揚長就走。

有蓮女。全不答。高誦蓮經。南無

走大街。穿小巷。沒有半里。

一卷經。剛念畢。不聽人聲。阿彌陀佛

續金瓶梅

第三十八回

八七八

思無牙滙覽

到門前。放下轎。拜門行禮。

有公婆。接新喜。捧着花瓶。南無

掀轎簾。忙來請。新人下轎。

似木雕。如泥塑。全不答應。南無

半空中。忽聞得。笙簫仙樂。

放金光。天花落。香滿虛空。南無

當下蓮女在花燈轎裡。一卷蓮經誦畢。左脚盤着右脚。小小弓鞋搭在膝上。坐化而去。李家慌忙去請張善人夫妻。只見半空中。笙簫仙樂。一道金光。天花亂墜。見蓮女站在空中而說偈曰。

我本西方座上人。
偶將兩腳踏紅塵。

衆生要問蓮經義。
看取燈花不壞身。

後來張善人夫妻昇天。不在話下。法師卷宣已畢。大衆高聲和佛。打起

正教之下即
出旁門以見
道魔不相離
處

法器。送法師下座。這些婦女們聽到好處。也有笑的。也有哭的。只有這金桂梅玉二人。嗑瓜子。吃茶食。不住的亂笑。也不管甚麼經典佛法。兩個寡婦要辭了福清。和二女回家去。只見有兩個喇嘛女僧進來。傳百花姑的師命。要來寺裡同大眾講西番經。教明日打掃一座禪堂。在這裡過夜。封了五十兩銀子。叫福清早早安排齋供。慌得這福清滿口答應。那敢推辭。這金桂梅玉二人要等着看西番講教。就不肯起身。福清留下。在後禪堂法炕上歇去了。不知西番演教如何。有分教。外道邪魔。安下修羅排慾網。迷人淫教。移將阿鼻鬧經堂。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婆婆」原作「娑婆」，據影抄本、務本堂本改。

②「渾」原置「來」字之上，據影抄本、務本堂本改。

③「磬」原作「聲」，據影抄本（第三十九回）、務本堂本改。

續金瓶梅後集〔卷七〕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遊戲品

第三十九回 演邪教女郎迷性 鬧齋堂貧子逢妻

詩曰。

我本禪宗不會禪。 甘休林下度餘年。

萬緣歇盡非除遣。 一性圓明本自然。

山色溪光明祖意。 鳥啼花笑語真詮。

開窗自看雲生滅。 驚起鴛鴦水上眠。

又。

續金瓶梅

第三十九回

八八一

思無邪集

續金瓶梅

第三十九回

八八二

思無牙滙覽

道高一尺魔高丈。

魔道相因有事非。

山鬼自能生伎倆。

野狐原不礙禪機。

珠投赤水傳心密。

火種青蓮喻法微。

洗臟吞針學得否。

牧●兒騎得鐵牛歸。

這兩首詩。偶因色界參入禪宗。必借色魔。方明本性。從來三教中。仙凡聖果先從魔障裡打得出來。纔成得個大道。如不遇魔頭。卽是那不煉之鐵。入不得洪爐。怎做得重寶。華嚴經上說那善財童子。爲修菩薩行。遍參五十三位善知識。然後得證菩提。這三教中。邪魔外道原是和正教相參的。當日如來佛在西域時。有一個外道。名曰申日。因佛道大行。動了嗔恨。幾次害佛不得。假請吃齋。要害如來。這些外道們都在中門外鑿下幾個大陷坑。暗將火池燒起炭來。使一層虛土覆蓋上面。引佛入來墮坑燒死。以破佛教。又將毒藥散在齋供之中。要毒死五百大衆。

續金瓶梅

第三十九回

八八三

思無邪雀寶

以散佛黨。當時我佛世尊憫其狂愚。許來赴齋。申日大喜。佛用天眼一觀。知他如此毒狠。大放神威。天龍八部。一時俱到。將火坑化爲七寶蓮池。八珠俱足。遍地五色蓮花。申日見法不能行。卽將毒食供養。散給諸僧五百大衆。但見飲食香美。食者人人充足。外道諸邪驚得一時逃竄。申日稽首皈依。如來摩頂。後來得了羅漢正果。又有一個徒弟。法名提婆達多。佛法已成。只有妒心。嗔恨不化。因自己門徒不比佛的大衆盛多。便懷嗔心。破敗佛教。奪去弟子三百餘衆。目蓮設法。弟子復歸。提婆大怒。學得魔法。善能遣山。卽推山壓佛。佛遣金剛。用寶杵擲去。擊山粉碎。又生惡心。將毒藥暗藏袖內。假稱禮佛。欲傷佛足。彼時揭地神得知。提婆正行。忽然地裂成坑。現出火車。燒提婆而死。我佛遍遊西域。歷得惡趣。纔證金身。原是佛教的魔。如來且不能免。那仙家的魔更多。呂純陽未成道時。入山苦煉。鍾離祖以十樣魔試其道力。見色不迷。見金不

續金瓶梅

第三十九回

八八四

思無牙滙覽

看到此處魔
道同參自然
恩怨平等

應前

取。見外侮毆辱不與之較。見強賊劫殺不以爲怒。直到十試。得了紫竹真君神劍。斷却淫嘖。纔授真丹。就如吾家儒教。卽孔子聖人被桓魋伐木。危於陳蔡。匡人接淅而行。微服過宋。也只爲外魔相困。無損我的大道。可見這外魔與我正道。相爲表裡。如敵國外患一般。正好借他修省。那得除滅得他。卽如李師師府。以淫房改爲佛寺。豈不是汙泥變作蓮池。那討得一個西番百花姑來。忽然又變成邪地。此乃佛道大處。穢中原有淨根。淨中原有垢種。生生滅滅。隨因現果的道理。那一日。使喇嘛女僧送了五十兩銀子來。使福清姑子預備齋供。安立道場。原是夜裡演教。白日止念番經。又不肯在方丈講堂上。福清無奈何。只得把師師東書房取開。原是翟員外住的一帶廂房。上下二十餘間。原有床帳桌椅在內。周圍安下帳幔經桌香燭之類。不消一日。俱已完備。使小尼姑談富去請番姑登座。次日。先有一羣喇嘛和尚三四十衆。來寺裡大殿

上上香。但見。

一個家頭纏番帽。高突起黃錦周圍。一個家腰裏長衣。斜披
着紅綿攏裏。光焰焰。烈火袈裟^②。覆到脚面。黃烘烘。鏤金錫
杖高過眉頭。多羅絨織就上下禪衣。伽楠香磨成百八串子。

銅鼓手搖。口中鳥語音難解。金環耳掛。心內蛇行色是宗。

又有那中國的淫僧。無籍的光棍。把頭也照樣纏起來。一樣披着紅布
一口鐘。騎着大馬。混在番僧隊裡。替他詐人錢財。引這些婦女入教。昏
夜在一個單上行淫演法。吃的是牛肉火酒。說他這個教門原是不算
輩的。因此這些番僧們中間。倒有一半假喇嘛在內。動不動稱是王爺
供養的活佛。就是官府衙門也奈何他不得。任他胡亂罷了。到了天將
過午。那百花姑一頂大轎。一對黃旗。一對紅棍。後面騎馬的女僧有百
十餘衆。簇擁^③大轎。左右俱是黃布纏頭。紅錦披肩。一樣的僧鞋。男女

續金瓶梅

第三十九回

八八六

思無牙滙覽

不辨。只看嘴上沒有鬍子渣的。便道是女喇嘛了。那知道女喇嘛裡又有假的。或是中國無恥的尼姑。吃齋的邪婦。也都投做徒弟。打扮起來。隨衆混亂。那裡去辨去。到了大覺寺門。下了轎。這些女喇嘛一湧而入。那先到的喇嘛和尚迎出殿來。打起番鼓。吹着海螺。隨百花姑上殿拜佛。然後走到東邊新安的方丈。早已安下講座蒲團。兩邊聽經的長凳。坐了滿滿的一屋。先是福清來參拜問訊。遍送了茶。茶罷。擺齋。番姑在法座上獨自吃齋。糖食異果都是高簇朱盤。擺上飯來。又是二十大碗。無非香蕈蘑菇燕窩天花各種貴菜。油燂麵筋糖灌鮮藕等物。吃了幾筋。取下去。給衆喇嘛用了。分了兩席。那喇嘛和尚却是一長張桌。另擺素齋。各人面前一盤糖饅。一鉢蒸飯。各樣素菜。十分豐足。那喇嘛打起擊子。不知念了幾句甚麼番經。一齊把齋飯吃飽。取了家器。各人下堂洗手吃茶。日落天晚。番姑纔安排壇場。這些看的婦女和這燒香的閒

漢都主住了脚觀看。有說是請下活菩薩來的。有說是試他法術要拆剝活人的。門裡門外。不知有多少人。等着看這百花姑演教。連這福清姑子也不知演甚麼法。講甚麼經。到了掌起燈燭來。大殿上擊鼓念晚功課。這百花姑還不見上座。但見。

懸幾盞琉璃彩花燈。畫的是男女樓抱。盤膝打坐。中通二竅。陰陽掛幾行西番神圖像。總是些鬼怪凶淫。扳臂偎胸。傍立着三天侍從。菩薩合眼。便道是極樂世界。修羅努力。全要逞戰機鋒。分明是二十四解春宮。却道是五十三參法相。也有那執刀仗劍。手取人頭。青臉紅髮。號作助兵的神將。也有那騎獅跨象。頂開天眼。三頭六臂。稱為護國的天師。番經幾卷。蚯蚓橫念真文。法鼓兩行。人皮張成底面。但開壇。鳴螺擊鼓。先要吐火吞刀。一登床。借坎填離。說是和泥運水。演揲法門。

續金瓶梅

第三十九回

八八八

思無牙滙覽

稱外道。醍醐灌頂說西方。

大殿晚功課已畢。只見喇嘛吹起四隻海螺來。嗚嗚之聲。如鼙鳴虎吼相似。待不多時。把二十四面大鼓一齊打起。鬧成一塊。但見喇嘛和尚們^④也不拜佛。也不打坐。擡出一尊烏斯藏鏤金的佛來。有二尺餘高。却是男佛女佛合眼相抱。赤身裸體。把那個陽具直灌入牝中。寸縫不留。止有二卵在外。用一烏木螺鈿九重寶塔龕內安座。使黃綾幔帳遮蓋。不許外人窺看。這就是大喜樂禪定佛祖了。兩僧將佛供在中間。百花姑纔下了法座。遶佛三匝。把手中銅鼓搖起。如今貨郎鼓一般。口裡念着番咒。拜了九拜。却自己先取了一柄大鼓下墜銅環。和女巫端公一樣。把屁股搖着打起。唱的曲兒。嬌聲浪氣。極是好聽。這些女喇嘛。一人一面鼓。齊齊打起。和着番曲。聒得地動山搖。言語全聽不出來。打了一回。只見四個男喇嘛對舞。左跳右跳。下去了。又是四個女喇嘛對舞。

粧點如見

主意在此二
女

大菩薩

左跳右跳。下去了。又是男女齊跳。女搭着男肩。男搭着女背。前合後仰。側腦歪頭。備極那戲狎的醜狀。這看的婦女們挨肩擠背。着實的動火。又見那燈上畫的春容。掛的神像。和這龕裡金佛。俱是男女交媾。這些喇嘛們不分男女。顛倒瘋狂。方丈門外看的年長老成的香客。吃齋識羞的婦女。也有散去的。落下得這些淫女邪婦。見這男女相調的光景。也就恨不得混入一夥。貼身交頸。只有這孔黎二寡婦和金桂梅玉二女。看到迷處。在那衆尼姑香客中。險不把個褲襠兒都濕透了。熱一回。癢一回。正自沒有着處。福清送上齋來吃了。只見百花姑上得法座。兩眼朦朧。盤膝打坐。早有一個大喇嘛和尚。四十餘歲。生得黑面鈎鼻。一嘴連腮拳鬚的毛渣。在佛前手持番鼓。舞得團團轉起來。衆喇嘛一齊和佛。隨着亂轉。滿屋裡轉得風車相似。好不中看。這叫是胡旋舞。連供桌上燈燭都舞得昏暗了。胡旋舞已畢。這和尚跳上法座。把百花姑搜

續金瓶梅

第三十九回

八九〇

思無牙滙纂

在胸前。捏鼻子。捏耳朵。摟得緊緊的。⑤用兩腿盤在膝上。入定去了。這些女喇嘛。一個三十歲年紀。生得眼大腮寬。面如赤棗的。纏着紅西洋布。露出胸前錦抹胸來。也手執大鼓。向佛前一左一右。一跳一滾。又一個女喇嘛。生得二十餘歲。白淨面皮。柳眉星眼。唇若塗硃。戴着錦姑姑帽兒。手裡拿起兩面銅鈸。各帶紅繩。撇有一丈餘高。一上一下。一東一西。對着這擊鼓的。並舞不止。真如飛鳳遊龍。看得眼花撩亂。這叫是天魔舞。這等輪流亂舞。到了三更。佛堂上燈燭將盡。昏暗不明。這些男喇嘛與女喇嘛。一人一對。俱上了禪床。放下黃綾幔帳。一個個面壁盤膝。摟臂貼胸。坐喜樂禪定去了。這百花姑合眼入定。把幾個喇嘛和尚。不知入定了多少。纔完了他的大喜樂禪。直鬧到五鼓。這喇嘛也有下床的。出定的。却是大盤牛肉燒酒。每人一盤。是大喜樂齋飯。把這大覺寺裡尼僧們弄得半顛半倒。恨不得也學這演揲法兒。好不快活。却去冷

才是大道故
曰造端

真實不虛

清清看經念佛。怎如得他們這等禪定。這裡喇嘛收拾了壇場。以此爲常。把個大覺寺開一旁門。做他的喜樂禪林。按下不題。且說這來看喇嘛的婦女們。俱是汴梁城久慣串寺燒香。養和尚。認徒弟。吃邪齋。講外道的。那有正經人家肯容這婦女們燒香入廟之理。就中有指揮營裡舊武職娘子們。雜在人叢裡面。有一個張都監娘子。認得這孔千戶娘子黎指揮娘子。在姑子房裡坐的。倒像十五年前孔奶奶黎奶奶一般。怎麼這幾年在北京地方。却走在這裡來。又有兩個好齊整的女兒。莫非是我當初主媒說他兩個做乾親家的。走進方丈裡邊。和衆姑姑問訊了。上前細認。纔笑嘻嘻的道。我的奶奶。你兩個就不認得我了。黎指揮娘子上前一看。纔認得是張都監家李太太。當初住着一個營裡。結着上東岳廟進香的社。何等親熱。經這大亂。你東我西。險不當面錯過去了。大家拜了又拜。忙叫金桂梅玉過來拜見。道。這就是當初替你兩

續金瓶梅

第三十九回

八九二

思無牙滙覽

通鑑

筆下有含蓄

個做媒的張太太。當下拜了。張都監娘子看了看兩個女兒。如花似玉。和一對牙人兒一般。道。記得分別時。兩個姑娘纔三四歲。今日長出這樣個苗條來。休說我們不老了。尼姑讓到齋堂裡。擺上茶來。看這張都監娘子。比舊日頭盡白了。打扮得老成。穿着紫花布披風。甚是淡素。說些當年舊話。家長裡短的。問個不了。因說起。你兩家的親家。這幾年因大亂。可曾通個信兒。就忘記了是那家的媳婦。二位姑娘也都是該出嫁的年紀了。黎指揮娘子便說。這幾年在北方做個窮武官。又遭着不幸。人亡家破。那裡通個信兒去。指着金桂姐道。我這個業障。從許了劉指揮家。酒席上換了個鍾兒。誰見他根絲麻綿縷兒來。他家公公撥在山西守備。還不知在也不在。都監娘子道。我老了忘事。通不記得你和小指揮劉麻子家做了親。說着話。看了看金桂姐。就不言語了。又問道。孔千戶娘子。這位姑娘當初許配誰家。孔千戶娘子道。西營裡王千戶。

從定了親。遭着兵亂。各家分守。只說道日後成婚時行媒禮罷。如今也沒個人影兒來問聲。過着這窮日子。孤兒寡婦的。還不知終來這女孩兒怎樣的打發哩。張都監娘子道。這不是老王千戶王明宇的兒子麼。孔千戶娘子道。正是他。我記得倒是一個好白淨女婿。大梅姑娘兩歲。如今也該十八九歲了。張都監娘子道。你還不知。這是我家外甥。從撥在大同營裡。這兒子死了十年多了。你還想女婿哩。一家人家通沒個影兒。又看了金桂姐道。我本不該通這個信兒。說起來。你娘兒兩個又是一場惱了。黎指揮娘子道。莫非俺親家女婿也亂後沒了。都監娘子道。沒有了倒還乾淨。如今劉指揮夫妻都外喪了。撇下你這女婿。窮得沒有片瓦根椽。又沒人樣。被金兵腿⑥上砍了一刀。剛逃出命來。如今只一根腿走得路。人都叫他做劉瘸子。這些時只在營裡親戚家趕飯吃。那裡有個家業哩。今日要隨着我來燒香。因走不動。借了個驢騎着。

續金瓶梅

第三十九回

八九四

思無牙滙覽

我後邊不知幾時到哩。說得黎指揮娘子滿眼淚落。金桂姐垂首無言。正在傷心。只見一些男女走進方丈來。叫張都監娘子道。這早晚該家去了。趕得驢來接你哩。就中走出一個十八歲的小廝來。只見。

擰腮拐臉。頭上蓬幾根黃毛。綽口稀牙。身上披半截藍襖。癩

脚雁尋更。三步頂人一步走。癩頭鼃下水。縮頭容易起頭難。

行動時。左足先仰。好似等打拐的氣毬。立下時。單腿獨勞。又

像扮魁星的踢斗。仙客追隨。不日粧成李鐵拐。美人絕倒。何

年得見趙平原。

這就是劉指揮的蔭襲。金桂姐的佳婿。天地間事偏是這樣不得班配的。從來說。好馬却馱癡漢走。巧妻偏伴拙夫眠。如是佳人偏對了才子。這古來美女再沒有懷春的心事。蠢夫單遇了拙婦。那田舍翁那有外遇的風情。偏是兩下相左。纔弄成個缺陷乾坤。生●出些風流話柄。春

有趣

奇句

花秋月。遇景傷心。蝶使蜂媒。幽期密約。只因天不完成好事。所以各覓
姻緣。難道月老不是偏心的。姻緣簿就是鐵板刻的。不許各人一點方
便。也有古來淫奔之事。留傳作風流詞（話）本。如文君不奔司馬相
如。只守了一世空寡。那得傳名。李亞仙不留下鄭元和。後來如何封得
汧國夫人。此等男女相慕。成了美事。也有天緣相湊的。豈知天有定命。
人有夙因。又講入感應篇因果上去。只因潘金蓮嫌他丈夫武大矮小。
淫慾心貪。用藥毒死武大。又弄死西門慶。陰司犯法。與陳經濟偷情。
閻羅罰他托生一女身。絕他一生的色慾。不得夫星之命。使他折算前
世縱慾的罪過。故此番夫星該殘疾貧窮。使他捱那一世的空寡。致成
奇疾。以淫奔傷命。這是後邊的話。不題。却說這劉瘸子拐進方丈來。看
着張都監娘子笑道。大娘不等我先來了。聽了一夜的番經。如今該回
去了。看着孔千戶黎指揮娘女們一處坐着。朝上唱了個喏。道。這大娘

續金瓶梅

第三十九回

八九六

思無邪淫覽

們是誰。這張都監娘子口快。道。你還不給你丈母娘磕頭。今日也找丈母。明日也找丈母。却原來在這裡相遇。劉瘸子擡頭一看。但見兩個好齊整女子。隨着這兩個寡婦身後。也不認得那一個是丈母。把那瘸腿伸開。先趴在地下磕下頭去。羞得個金桂姐轉過臉去。一時沒有藏處。這瘸子看見明知是他媳婦。却認不出那一個是金姑娘。故意問道。我的媳婦金姑娘可好麼。黎指揮娘子惱得答應不出來。張都監娘子好頑口快。拉過金桂姐的手來。道。你看看這等一個媳婦。我看你在那裡成親。劉瘸子擡頭一見。不知魂飛在那裡去了。嚇得心窩裡亂跳。好似見了狼的一般。又唱了一個喏。道。到明日我到丈母家去磕頭罷。一步一拐。出寺去了。這孔黎二寡婦和張都監娘子好生沒趣。金桂姐十分的春心。不覺一時冰冷。笑不得。哭不得。暗暗道。奴好命苦。遇着這個冤家。倒不如梅玉姐死了丈夫。落得乾淨。還好另嫁。說着。送出張都監

娘子去了。這些尼姑也都嗟嘆。這兩個女兒一表人材。却遇着這個女婿。正是前生修因不全。留下他娘女四人吃了早齋。纔說起舊日庵子上沒人看管。隔得遠了。如今這大覺寺的房頭極寬。不如接上你娘女們來。還是隔壁住着。做些針線。福清道。自從進得寺來。立起叢林接衆。上下有百十餘衆女僧。整日價香客茶水。通忙不了。一雙鞋腳也沒人做。還請他姐兒們來。後面三教堂東邊一所閒房。前後十二間。原是師師家下人住的。如今隔着一個書房。俺出家人不便走動。你們來住着。做鞋做脚的方便些。黎孔二寡婦道。可知好哩。那裡孤孤悽悽的。從你老人家過來了。也沒個人說話兒。連酒本錢都沒了。還戀着甚麼。看個日子搬過來。靠着這寺裡也好做伴兒。一行說着。尼姑送出寺來。分別上路。回家去了。先使癡哥去開了門。兩個寡婦進去坐下。黎指揮娘子嘆了一口氣。向孔千戶娘子道。今日也等女婿。明日也等女婿。如今弄

續金瓶梅

第三十九回

八九八

思無牙滙覽

出這個冤家來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休說窮得一個鍋也沒有。只這
個殘疾癩子。我這等一個女兒。怎麼看着他過日子。倒不如玉姑娘退
了親。何等乾淨。說畢。放聲大哭。孔千戶娘子勸住了。金桂姐也自回
房。嗚嗚咽咽啼哭去了。孔千戶娘子便道。依着我說。這個女婿也還差
着個影兒哩。當初你家又沒見個三媒四證。羊紅酒禮。不過是一羣酒
鬼們醉了。換了個鍾兒。誰是見來。白白的來騙個媳婦。也何憑天理。幾
句話。倒把黎指揮娘子提醒了。說道。你也說得是。休道咱這樣個女孩
兒。就是個好女婿。也要和他講個明白。咱就烏毛烏嘴的。一句沒言
語。乾貼出一塊肉去罷。這裡安排着。只不認女婿是個主意。也不悽惶
了。却說這梅玉姐因自己女婿沒了。先也悽惶。後來見金桂姐女婿劉
癩子那個模樣。好不心裡爽利。暗暗道。要是這樣東西。倒不如早早離
了眼。省得耽閣了人的性命。一路上回家。只見一個人。青衣大帽。遠遠

的送到兩人門首。又在鄰牆吳銀匠家站了一回。纔去了。正不知是甚麼人。可見女兒家張頭露像。街上行走。自然惹出事來。正是。鰲魚吞却鈎和線。從今引出是非來。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牧」原作「木」，據務本堂本改。

②「娑」原作「婆」，據務本堂本改，下文或同。

③「擁」原作「湧」，據務本堂本改。

④「們」下原衍「他」字，據務本堂本刪。

⑤「的」字原無，據務本堂本加。

續金瓶梅

第三十九回

九〇〇

思無牙滙覽

⑥「腿」原作「頭」，據下文改。

⑦「生」原作「有」，據影抄本、務本堂本改。

⑧「陳經濟」原作「陳敬濟」，據上文改。

⑨「到」原作「我」，據影抄本改。

⑩「姐」原作「女」，據影抄本、務本堂本改。

⑪「烏」原作「鳴」，據影抄本、務本堂本改。

續金瓶梅後集〔卷七〕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遊戲品

第四十回 孔梅玉愛嫁金二官 黎金桂不認窮痾婿

詩曰。

悠悠魚雁別經時。瘦盡江郎兩鬢絲。

天上有星臨薄命。人間無藥治相思。

空餘舊恨歌桃葉。誰識新詞唱柳枝。

十二峯頭多少夢。雨雲翻覆負歸期。

話說孔黎二寡婦領着兩個少女。從大覺寺聽經回來。只見一個人遠

續金瓶梅

第四十回

九〇一

思無邪集

續金瓶梅

第四十回

九〇二

思無牙滙覽

遠在後隨着。進得巷口。直看着一羣婦女進門。纔去了。你道是誰。原來聽宣卷時。寺裡遊客香客有千餘人來往。都看這些上廟的婦女們。有一個金撻懶的二公子。領着一起番漢。拿着氣毬彈弓。遊街走馬。看見這兩個婦人領兩個女子進廟來。有些顏色。緊緊跟了二三日不放。直等他出了寺門。使個伴當跟了這婦女去。看在那條街住。打探是甚樣人家。要來說他做妾。當日這個伴當直送到汴河橋邊黎家住處。問了吳銀匠。纔知是兩家寡婦。只有二女。還不曾許人。問得明白。回話去了。不題。到了次日。寡婦們起來。不免糴米買柴。做些人家沒完的針線。金桂姐愁眉淚眼的。母子們記掛着這件不了的事。未免熬煎。只有這孔千戶娘子和梅玉女兒喜喜歡歡。梳頭勻臉。坐在炕上。看着梅玉納繡。一對鴛鴦護膝去賣。過不多會。吳銀匠的老婆過來看他。說這兩日大覺寺講經宣卷。聽得說女喇嘛姑姑演的佛法。我偏犯了心疼病。去不

得。女兒要去。沒人領着。只在家裡使性子。整日沒好氣。孔千戶娘子說了一遍。大家笑了。道。這喇嘛姑子演法。險不碯礮煞個人。不當花花的。一個和尚樓着一個姑子。坐在禪床上。道是坐禪。要不着念這兩句經。誰信是佛法。若是咱們。不知說出多少是非來了。說畢。吳銀匠婆子笑着過去了。只見街上常走百家門看病。單管做馬泊六的老孫婆進來。拜了拜。坐下。問道。那一位是孔家奶奶。我來提親做媒哩。孔千戶娘子道。只我姓孔。有甚麼人家來提那個女兒。老孫道。就是炕上坐的這位姑娘。不知今年青春多少。從小兒有定親也沒有。孔千戶娘子便道。這是我的女兒。今年一十七歲了。從幼許下千戶營裡王千戶家。如今邊上做官。一家都沒了。纔得個信兒。你來說媒。可不知是甚麼人家。女婿多少年紀。保山說個明白。自然重重相謝。老孫道。說起來。可不是小小的人家。還是姑娘福大。進了他家門。不消說綾羅緞疋。衣服滿箱。穿不

續金瓶梅

第四十回

九〇四

思無牙滙覽

梅玉死心在此一句

了的。金珠首飾頭面。整日價揀好的插戴。怕你還戴不到頭哩。只這個女婿也揀不出來。今年纔二十四歲。花枝般一個白光的臉兒。就和個畫生一樣。不枉了郎才女貌。天生是一對兒。也是前世修因。怎麼湊來。奶奶姑娘。儘你看了女婿纔許他。俺做媒人的口。也不憑信。說得孔子戶娘子喜了。道。端的是那一個。俺如今沒有他爹。不成人家。沒有甚麼陪送。也不敢多討財禮。只揀個好女婿。完了我的心事。托賴着養我老就夠了。端的是那一家。老孫又笑道。這汴京城數一數二的。橫豎小主兒。俺不敢來提。說着話。黎指揮娘子也過這屋裡來。坐在炕沿上。看梅玉納繡。笑了笑道。這來提親的是那家。也要有造化的。纔倩受起這個姑娘。老孫道。如今世界。不着個大大官兒。誰倩受得起。有了這樣好女婿。管你一世吃穿不了。說了半日。纔說出來。是金營左都督府金撻懶將軍的二舍人金哈木兒。也是一個總兵官。還年小。不曾襲職哩。孔千

着眼

史記筆法

戶娘子聽見說是金營裡的將官。說了一驚。道。我的奶奶。俺只這一點女孩。沒出三門四戶。怎麼敢送了營裡將爺家去。我道是誰哩。聽了半日。着我那裡想去。低着頭。一聲不言語了。孫媒又道。孔奶奶。你說是北朝裡將爺家。咱是中國的百姓。不敢班配。你不知如今天下都屬了金朝。還要南征。取了江南。就是一統。這些將爺們那個不是與國同休。世世享富貴的。如今人拿着銀子還要求進王爺宮裡去的。偏你女兒嫌他是外國人。那家都督府裡不是中國的太太們。一個家穿得花蛾一般。頭上的金簪子插滿了。隨你怎麼打扮。盤着頭也好。梳着鬢也好。如今這年小的太太們。偏不喜得南粧。都學着打連垂。盤平頭。穿着小小紅緞子靴兒。到地的蟒袍子。窄窄袖兒。十分中看。你老人家改不了老古把。有些板腔。這姑娘的姻緣要對着。千里姻緣如線牽。北也好。南也好。還找不出這個對來。說得孔千戶娘子一聲兒沒言語。又問道。這金

續金瓶梅

第四十回

九〇六

思無邪滙覽

層層生發

露題

漸漸點題俱
見淺深之妙

儀秦之舌

二官人是娶過親的。是頭婚沒娶的。既是今年二十四歲。一定是娶後婚的了。俺這女兒也做不得後婚。怕三窩兩塊。服事不下來。也是難的。孫媒又道。孔奶奶。你說得又不是了。只要夫妻兩口兒結着緣法。那怕他是前婚後娶。誰是小。誰是大。還有那滿屋的娘子們。偏是看上那一個中意。連那管家的太太還挨不上來。只和那偏房去過日子。說是做大做小。也只圖個名聲兒罷了。只這兩句話。纔引到做妾的路上來。你道這媒人嘴兒巧也不巧。孔千戶娘子還不曉得來路。果然梅玉姐十分伶俐。接過話來道。保山休要半吞半吐的說話。你莫不是來說我去做小麼。一句話。問得孫媒半日沒言語。道。有了姑娘這樣人材。甚麼是大是小。如今說做正頭妻的。多少着二房裡壓下來的。還來二房裡探口氣兒哩。●實不瞞你說。這金二官人只爲這頭妻不遂心。生得沒人性。又沒才料。終日只好打在竈鍋門口燒火罷了。實要尋個有才有福

的。去頂這個缺。管這大大的一分家事。這金二爺一拳主定。甚麼是大。是小。那大娘子只好在旁充着數兒。還不敢問一聲哩。孔千戶娘子道。休說這話。到底大是大。小是小。哄進門去。儘着他的斗量。還悔得不成。黎指揮娘子也道。我也見人說做二房來。說得天花亂墜。那一時受氣不得地。那個去告着媒人。也不中用了。兩個寡婦你一句。我一句。說得老孫進不來。出不去。看着梅玉道。姑娘。你心下如何。只有這個金二官人十分班配你。休怪我說。要不俯就這一層。只怕你捱得有了年紀。還找不出這個風流官人來。却不誤了你一世。常言道。事在人爲。你有本領。有緣法。那怕他三層大。兩層小。一個男子漢順了我。滿家裡我就是個主子。誰敢不敬。那正房裡只好打着幌子。還來你手裡討歉哩。還有一件。奶奶姑娘休說我不知事。如今年程。要高門不成。低門不就。單等正門正戶。只怕人又嫌咱們是小家女兒。沒甚陪送。誰肯來提。若要單

續金瓶梅

第四十回

九〇八

思無牙滙寶

亦是正話

夫主妻。只好招那等窮人。不成樣的女婿。怕姑娘又嫌不中意了。也是閒話。俺那牆東一家女兒。也是今日嫌。明日揀。到了三十一歲。招了個窮人。擔水捱磨。男子日逐在外。替人做伴當。把一世的光景。空自擔閣了。世上事那有揀着十全。纔由人願的。只這一席話。把梅玉說得心肯意肯。先說金官人一表人才。動了一半。又說起不俯就做妾。那有大人家來求這寡婦女兒做正房的。說得實實有理。梅玉見娘全不言語。看了一眼。道。保山說話你聽見了。我想咱孤兒寡婦。一個窮家。那得一個十全。不如依了他。也是我各人的命。天自有安排處。不着餓老鴟吃草。倒不如說個大大的財禮。你老人家過這下半世。隨我的命怎麼樣。我也怪不得別人。說着。眼裡垂下淚來。孔千戶娘子見女兒肯了。無可奈何道。我的兒。只怕那一時你不得地。埋怨做娘的沒有主意。擔誤了你。梅玉道。各人的命。那裡怨得人。終不然我嫁個窮漢。受苦受餓。也來怨

可憐

續金瓶梅

第四十回

九〇九

思無邪集

父母不成。黎指揮娘子在旁道。姑娘自己許了。你做娘的也不要拗他。怎見得他過門去。不生下好兒好女。立起綱紀來。也只在各人的命。說畢。買了一壺茶和點心。孫媒吃了。臨出門道。我回了金府的話。再來問財禮的多少。你老人家立個主意。一個既做長遠親戚。也休要口氣大了。使人家說是賣女兒一般。日後沒有光采。千恩萬謝的出去了。不題。却說這張都監娘子。自從大覺寺裡遇見黎指揮娘子和女兒金桂在寺裡聽經。因劉瘸子是他家姑舅外甥。恰好走來寺裡隨人打混。不料遇見丈母渾家。看了金桂姐生得花朵般一個女兒。說是他自幼兒定的親。就是個玉天仙。少不得也是我劉瘸子口裡的一塊肉。難道說我今日窮了。就有了殘疾。誰敢來賴我。說不是我的老婆不成。因此進去見了丈母。作了揖。使眼把金桂姐一看。不長不短的腰兒。又紅又白的臉兒。那湘裙下面剛露出三寸金蓮。真是一個風流業種。我劉瘸子原

續金瓶梅

第四十回

九一〇

思無牙滙覽

絕倒描畫

俱用虛筆
法

來有這等造化。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把那一隻癩腿伸了兩伸。如青蛙跳的一般。也走出兩步俏樣兒來。好不可笑。原來這劉癩子有兩件毛病。因十歲上遭着兵亂。傷了胯下一刀。砍聚了腿上筋。就把陰囊縮了。如閹割的內官一樣。全不能起陽。略有一片皮囊。纔然尿完溺。就縮上去了。腎囊中只有一個偏卵子。垂下來又是縮不上去的。可憐這鬚鬚該硬。他却却是稀軟的。卵子該縮。他却却是挺硬的。醫家謂之偏氣毬。終年不收上去。在兩腿中間磨得腫光光。似尿胞一般。又是癩腿。走一步。跳一跳。就磨一磨。略動走幾步。倒有半日疼痛。總是個提不動的傀儡。略似人形。叫不應的死屍。全無生氣。看官聽講。似這等世界。一樣衆生。單是這個劉癩子體貌不全。百般苦楚。湊在一身。莫不是天地不公。造物不仁。故意折磨一人。成此缺陷。不曾細看這佛經上因果。感應篇的報應。看官你道劉癩子是誰。原來前世情根。就是今生孽種。他也

又說正法

曾。

花洞偷春。撥雨撩雲調岳母。畫樓雙美。眠花臥柳作情郎。裝
姦賣俏。章臺慣學風流。色膽包身。地獄還成淫鬼。前生的花
債原多。該是今生短少。隔世的情根不斷。撮成一對冤家。舌
短難嘗鼻上蜜。眼饒空看鏡中花。

反報二字高
眼定評

原來劉瘸子即是陳經濟一轉。因他陽世時好色姦淫。在周守備府裡。
被張勝殺了。償了他的陽報。到了陰司。與潘金蓮地獄傳情。雖下油鍋。
受了陰罪。他一靈淫性。到底不改。又托生來與金蓮爲配。却教他兩人
見色絕情。求淫成恨。如餓鬼見了美食不得到口一樣。使他二人恩變
成仇。反面不相認識。結怨而死。這是因果的反報。以殘疾窮苦。報前世
的姦淫。一定之理。說明這段因果。不題。單說這劉瘸子隨着張都監娘
子出得寺來。到了家。和舊親戚們商議。如今有了媳婦。那裡湊出財禮

續金瓶梅

第四十回

九一二

思無牙滙覽

來。就娶將來家。現今在人家裡吃飯。也沒個住處。商議了幾日。誰肯濟助他。只有張都監娘子道。劉大官。你可親見你的媳婦了。今日這樣窮得一隻鍋也沒有。怎麼着去娶將來。他就是十分賢慧。難道進門來。他就去討飯來養着你一個殘病女婿。依着我說。如今你自己就該退了這門親。憑他另嫁。你只倩財禮得些銀子來。大小做些生意度這日子。果然日後立得起業來。再揀小人家個女兒做親也不遲。你看看黎家那女兒。梳得油頭粉面。畫生一般。可是你的對兒麼。從來說。只有成親的。沒有破親的。我怕你日後娶過門來。成不得人家。還不如早早占個退親的名色。還好聽些。劉瘸子看上了金桂。那裡肯依。望着張都監娘子道。姑娘。你不要管。我人物雖小心裡俏。隨他怎麼樣。我和他是結髮成親。一路來托生的。金剛鑽。鉤雷甕。偏是小能降大。我劉瘸子窮是窮了。也還是束金帶。打黃傘。劉指揮家的舍人蔭襲。就是改了朝代。這些

指揮官兒。那個不知道我是個前程。張都監娘子道。你就是去娶。也得個媒禮。如今赤手空拳。你丈母就肯把個人白白給了你罷。少說也得兩副盒擔。幾對釵插。幾疋布絹。纔出得門。你一時間那裡湊去。劉癩子道。如今別沒話說。祖上遺下的這個空宅基。不論貴賤。賣也罷。典也罷。多少湊幾兩銀子。買個盒禮。先去看看丈母。或者他定個日子招進我去成家。我甚麼事兒做不來。還免得我東奔西走的。靠着幾家窮親戚趕飯吃。張都監娘子明知道這親事費口。見劉癩子說話通不在行。沒心理他。笑了笑。道。你說的也是。你自小定的親。料沒有話說。隨你怎麼去。等成了家。我約幾個親戚去賀去罷。說着話。劉癩子喜着揚長去了。過了幾日。典了一塊宅地。買了一擔盒子。雇個閒漢挑了。自己買了一頂新青氈帽。把臉洗得光光的。借了一件新青布大袖直綴。一條白布短裙。只因癩腿。借不出鞋襪來。却是一雙舊鞋。左脚的鞋是踏破了前

續金瓶梅

第四十回

九一四

思無牙滙覽

細

又一歌子

趣

半邊的。借個驢兒騎着。來到汴河橋。問了黎家門首。下驢來敲門。把驢兒拴在一根賣酒的竿子上。黎指揮家娘女在家坐着。正然吃午飯。聽得敲門。叫癡哥^③去開門。問是誰。癡哥走出門來一看。只見一個癩人在門外。領着一個人擔着四個盒子。問道。你是那裡來的。劉癩子道。這是黎指揮家麼。癡哥道。正是。那癩子朝上忙忙作揖道。我是他女婿。劉指揮的兒子。叫劉朝。今年從山西回來。買禮來認親哩。喜得個癡哥往裡飛跑。那人早把盒擔隨進去了。黎家娘女正坐着。見癡哥跑得慌慌道。俺劉姐夫買了禮來看娘了。^④慌得個金桂姐丟下飯碗。往房裡躲不迭。只見擔盒的人把禮放下。揭開盒子。不知是甚麼物件。但見。

臭烘烘無鱗鹹白鯊。隔年陳氣半薰黃。爛嗤嗤破面醃豬頭。
帶鹵連烟初發黑。河南紅棗兩三升。已經蟲蛀。山左楂梨四十顆。最是酸牙。更有兩件稀奇。可算十分孝敬。扁擔上一捆

蘿蔔菜。⑤盒子外兩把葫蘆條。

黎指揮娘子揭開盒子一看。險不氣得說不出話來。女婿劉瘸子一步一跳。走進房來。原是大覺寺裡見過一面的。不消細說。劉瘸子朝上行禮。磕下頭去。原來黎寡婦安排就了。連忙扯起來道。尊駕貴姓。莫非錯走了門了。不是俺這一家。我家小女在外生的。今年一十七歲。還沒定親哩。只這回汴梁城住了一年多。又不曾受人家一根紅線。那裡討個女婿來。劉瘸子行畢禮。起來倚着門站住。道。娘昨日在寺裡同我姑娘張都監娘子見過我了。因甚今日就不認得。我就窮了。倒底還是指揮營裡劉家。還有幾家親戚。誰敢昧了我的親不成。娘休錯了主意。着旁人笑話。黎寡婦便道。你就是劉指揮家兒子。當初誰是媒人。有甚麼婚帖。誰下的紅定。也要有叫有應的。當初一日。酒果羊紅那個到俺門上來。過了十數多年。來要白賴人家女兒去。何憑天理。說着話。跳起來。叫

亦是錚錚

續金瓶梅

第四十回

九一六

思無牙滙覽

癡哥把盒擔快趕出門去。一面將擔子推出來。劉瘸子正待發作。被寡婦連推帶打一頓罵。沒良心。沒廉恥的花嘴窮賊奴。推出門來。將門關了。在院子裡。千殺才。萬殺才。頂起屋來的喊罵。孔千戶娘子過來勸個不止。這劉瘸子在門外大呼小叫。說是賴他的親事。對着街坊鄰里告訴。明明是丈母。昨日認了我。因我窮了。今日就不收我的禮。要指望賴這親事。我是指揮營裡有名的劉家。我的妻子。看誰敢來提。只好留着屋裡掙錢養漢罷。原來劉瘸子人物不濟。口裡也紛紛會說出來。把過往的人站了一街。也有說。果是你的妻子。沒有賴親的理。想是你不成個財禮。借着話兒說說罷了。也有說。當日豈沒個媒人定禮。一個婚姻。寸絲爲定。到了官也沒有肯拆散人家姻緣的。還要問一個不應罪哩。劉瘸子道。這樣不平的事。我怎肯干休。縣裡告了。還有府裡。就斷不回人來。也要還我家的財禮。沒有個白白就罷的。嚷了一回。大家勸

着騎上驢去了。黎寡婦緊關了門。全不瞅睬。不知後來親事何如。多分是。今世無緣成比目。前生少玉種藍田。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① 此段眉批「儀」、「舌」二字原漫漶，據影抄本補。

② 「影」原作「髻」，據影抄本改。

③ 「癡哥」原作「憨哥」，據上文改，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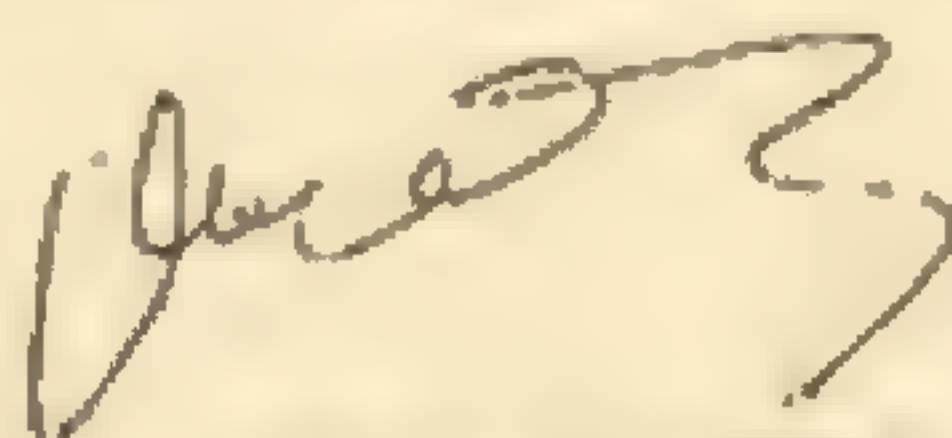
④ 此段眉批「又」、「子」二字原漫漶，據影抄本補。

⑤ 「葡菜」二字原缺損，據影抄本、務本堂本補。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Michel CARTIER, responsable de l'URA 1067 ("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d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FRANCE-, déclare autoriser,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cinquante titres),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 CIAN Hing-ho, chercheur au CNRS, et membre de l'U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Michel CARTIER Res
A Paris, le 19 Septembre 1994

授權書

本人以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URA1067--C.N.R.S.)負責人名義,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明清艷情小說叢書》(計五十種)。出版問題,依合約規定辦理。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
(URA 1067-C.N.R.S.)

負責人

賈永吉

1994年9月19日

思無邪滙寶

編輯顧問／

杜德橋 Glen Dudbridge (英) 牛津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

韓南 Patrick Hanan (英) 哈佛大學東亞系講座教授

侯思孟 Donald Holzman (法) 法國漢學研究中心前主任

夏志清 C.T. Hsia (美) 哥倫比亞大學榮譽教授

伊維德 W. L. Idema (荷) 萊登大學漢學研究所教授

雷威安 André Lévy (法) 波多大學中文系教授

劉世德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龍彼得 P. van der Loon (英) 牛津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馬幼垣 Y. W. Ma (美) 夏威夷大學東亞系教授

班文千 Jacques Pimpaneau (法) 國立東方語文學院教授

蒲安迪 Andrew Plaks (美) 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

李福清 Boris Riftin (俄) 俄國國家科學院通訊院士

波多野太郎 Hatano Tarō (日) 橫濱大學榮譽教授

吳曉鈴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主編／

陳慶浩

法國巴黎大學博士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王秋桂

英國劍橋大學博士

清華大學社人所、歷史所教授

校閱／

王三慶

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華文學院院長

王國良

東吳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主任

沈津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善本書室主任

李豐楙

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林明德

輔仁大學中文系教授

胡萬川

清華大學中語系教授

鄺阿財

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

執行編輯／

陳益源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續金瓶梅 十二卷六十四回／（清）紫陽道人著.
--初版.--臺北市：臺灣大英百科,1995 [民84]
冊： 公分.--(思無邪滙寶：31-33)
ISBN 957-8592-43-4(上册：精裝).--ISBN
957-8592-44-2(中冊：精裝).--ISBN 957-
8592-45-0(下冊：精裝)

857.48

84010644

思無邪滙寶〔叁拾貳〕

續金瓶梅(中)

發行人／葉貴英

總經理／葉松田

主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輯／吳秀梅・羅文翠

美編／孫秀琴

校對／林潛為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巨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A棟14F

電話／(02)7730868

傳真／(02)7764299

排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錦龍印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裝訂／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41號

初版／1995年11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全套定價：41200元

ISBN957-8592-12-4(一套：精裝)

ISBN957-8592-44-2(單冊：精裝)

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
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
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
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

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
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
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
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

